上海辭書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第三〇八册

全宋文

本書是宋代現存全部文章的總集，包括辭賦、駢散文和詩詞以外的其他韻文。收録兩宋九千餘位作家的各體文章十餘萬篇，總字數約一億。内容遍及歷史、文學、藝術、哲學、宗教、經濟、教育、軍事、法律制度等各個方面。



第三〇八册

上海辭書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目録

全宋文卷七〇二三

唐士耻　二

瑞慶節賀表……一
賀冬至表……一
賀梟斬吴曦表……二
代真里富貢方物表……二
貢土物表……三
代守臣賀改元嘉定表……四
代安定郡王以下賀宗學落成表……四
代婺州守臣進甘露圖表……五
代守臣謝宣賜嘉定十年統天具注曆表……六
代翰林學士謝賜唐五臣注文選表……六
代中書舍人謝賜金帶表……七
代提舉實録院進修孝宗皇帝實録表……八

代右丞相謝賜御書説命中篇表……一〇九
代童子謝秘書省讀書表……一一〇
擬河北宣撫使平貝州露布……一一一
擬權熙河經略禽蕃人首領露布……一一二
擬荆南路宣撫使平儂智高露布……一一四
擬川峽招安捉賊平王均露布……一一五
擬熙河經略使復洮河露布……一一六
擬兩川招安使平李順露布……一一七
擬延州問夏國宥州檄……一一八
江南西路提點刑獄諭所部檄……一一九
陝西轉運使諭横山部落檄……一二〇
熙河蘭會經略使曉諭西蕃邈川首領鄂特凌古檄……一二一
鄜延路都監報威明山檄……一二二
北路都招討曉諭劉繼元檄……一二三

謝許寺丞薦舉啓……二三
通卓倉使啓……二四
上許寺丞啓……二五
代人通劉教啓……二六
代人通桂陽趙守啓……二七
通羅守啓……二八
通吉守史彌忠啓……二九
代許守到任謝韓平原啓……三〇
通臨江軍王守啓……三一
通吉州鄭守啓……三二
通萬安黄宰啓……三三
代賀王察院啓……三四
代賀知院啓……三四
代賀徐侍御啓……三五
通判隆興衛安撫啓……三五
代賀吏部尚書啓……三六

代賀張參政啓……三七
代賀商侍郎除總領啓……三七
交代張司理啓……三八
賀金正言兼侍讀啓……三九
通婺倅陳國博啓……三九
全宋文卷七〇二五
唐士耻　四
通趙倅啓……四一
通京倅啓……四二
通建昌豐知府啓……四二
擬言定書……四三
代曹氏言定書……四四
代千三姪言定書……四四
代吕氏言定書……四五
與次子言定書……四五
代毛氏言定書……四六

與幼子納采書……四六
禮選序……四七
梁文選序……四八
神農時令序……五〇
宣和殿博古圖序……五一
禹瑞曆序……五二
帝學序……五四
太平廣記序……五五

全宋文卷七〇二六

唐士耻　五

剛應廣利忠祐侯廟記……五七
漢追封高祖功臣記……五八
唐貞觀凌煙閣功臣記……六〇
漢永平車服制度記……六一
紹興新建太一宮記……六三
天臨殿記……六四

玉宸殿記……六六
仁濟殿記……六七
漢議民徙寬大地記……六九
益州交子務記……七〇
濡須塢記……七二

全宋文卷七〇二七

唐士耻　六

太昊九庖箴……七五
黄帝陶正箴……七六
諫院箴……七七
編定書籍官箴……七八
三司使箴……七八
左右補闕拾遺箴……八〇
著作省箴……八一
統押近界諸蠻西山八國雲南安撫使箴……八二
漢隨月樂器銘……八三

高麗貢日本車銘……八四
景鐘銘……八五
禮神玉銘……八六
元豐大裘銘……八七
鐎狄銘……八八
陳瑞席銘……八九
隆鼎銘……九〇
唐京衛旗銘……九一
鳳葆鼓銘……九二

全宋文卷七〇二八

唐士耻　七

芝山頌……九四
紹興祚德廟酌獻彊濟公成安樂頌……九六
延喜樓冠帶河隴高年頌……九七
景靈宮頌……九九
紹興秘書省觀累朝御製頌……一〇〇

元祐邇英閣仁宗皇帝御書贊……一〇二
洛書五事圖贊……一〇四
武成王十哲蜀丞相諸葛亮贊……一〇五
真宗皇帝御製内香藥庫詩贊……一〇六
神宗皇帝御製祭狄青文贊……一〇七
損齋記贊……一〇八
府判何公行狀……一一〇
曹夫人何氏墓誌銘……一一二

全宋文卷七〇二九

唐士耻　八

代人祭趙開府文……一一四
代人祭戴夫人文……一一五
清修院建藏會疏……一一五
滿散佛疏……一一六
渲師刺血書蓮……一一六
祈雨疏……一一六

謝雨疏……一一七
諸天像成設供疏……一一七
代趙守請僧往惠力疏……一一八
改請天寧戒老疏……一一八
祈雪疏……一一九
謝雪疏……一一九
祈雪祝文……一一九
謝雪祝文……一二〇
萬安到任謁廟祝文……一二〇
謁諸廟祝文……一二〇
祈雨祝文……一二一
謝雨岳廟祝文……一二一
秋祀祝文……一二二
廣騷代師聖姪上樓教壽……一二二
請修金剛入五藏文……一二三
諸天入五藏文……一二四

許守宴趙倅李倅致語……一二四
許守宴趙倅致語……一二五
趙守宴李倅京倅致語……一二六
許守宴交代趙守致語……一二七
趙守宴李倅致語……一二八
許守宴李倅致語……一二八
祝聖致語……一二九
王母致語……一三〇
天基節祝聖致語……一三一
天基節致語……一三一
淳祐十一年天基節王母致語……一三二
淳祐十年天基節王母致語……一三二
王母致語……一三三
祝聖致語……一三四
當筵致語……一三四
當筵致語……一三五

當筵致語……一三五
全宋文卷七〇三〇
戴栩一
聖學疏……一三七
奏禦邊劄子……一三九
代賀冬至表……一四一
代水心賀正表……一四一
代水心瑞慶節賀表……一四一
代水心慰皇帝表……一四二
慰皇后表……一四二
乞補外劄子……一四三
再乞補外劄子……一四三
祧廟議劄子……一四四
答兩項祀禮劄子……一四六
論抄劄人字地字格式劄子……一四七
乞將清泉兩管均濟摘濟劄子……一四八

論邊備劄子……一四九
定海勸農文……一五〇
賀丞相冬啓……一五一
賀史敷文冬啓……一五一
賀丞相冬啓……一五二
賀敷文冬啓……一五二
冬至賀丞相啓……一五三
元正賀丞相啓……一五三
賀丞相正啓……一五四
賀史佑神正啓……一五四
賀丞相正啓……一五五
賀史寶謨正啓……一五五
賀丞相得孫啓……一五六

全宋文卷七〇三一

戴　栩　二

謝丞相得倅信州啓……一五七

謝執政啓……一五八
武博除太博謝丞相啓……一五九
賀丞相除太傅啓……一五九
除太學録謝丞相啓……一六〇
代衢守到任謝丞相啓……一六一
通薛尚書啓……一六二
上趙尚書啓……一六三
問訊平江趙尚書啓……一六四
賀程刑部尚書啓……一六四
謝史佑神啓……一六五
謝韓提舉答葉侍郎啓……一六六
上史侍郎啓……一六七
謝楊侍郎得改官舉狀啓……一六八
賀范侍郎小啓……一六九
上楊大卿啓……一六九
與胡總領啓……一七〇

通商總領啓……一七一
通袁少卿啓……一七二
通楊大卿啓……一七三
通司農吕寺丞啓……一七三
上衛參政啓……一七四

全宋文卷七〇三二

戴　栩　三

通秘丞趙右司啓……一七六
謝趙節使舉科目啓……一七七
賀高内翰啓……一七八
謝李提幹許薦啓……一七八
賀張殿院啓……一七九
答李狀元啓……一八〇
答張狀元啓……一八〇
答王狀元啓……一八一
通史守啓……一八一

答交代錢知縣啓……一八二
答趙知丞啓……一八三
答洪宰啓……一八三
代水心回史宰啓……一八四
代薛端明回史宰啓……一八四
答趙縣尉啓……一八五
通趙寺簿啓……一八五
代樂清宰與方倅啓……一八六
通趙倅啓……一八七
除架閣謝丞相啓……一八七
謝朱侍郎刑部啓……一八八
賀丞相加恩啓……一八八
答王新恩謝啓……一八九
全宋文卷七〇三三
戴栩　四
代禮部御札跋……一九一

跋方子斯贈奉詞山祠楊君不食㕙肉詩……一九二
無垢先生廷對分録跋……一九三
跋無垢先生言行……一九三
跋葛朴翁所和淵明歸去來辭……一九四
跋僧獨庵拈古……一九五
跋薛叔容遊四明洞記……一九五
跋樓聖準得母記……一九六
跋黄若晦西塍築室記……一九六
跋朱元剛詩集……一九七
跋朱景淵詩集……一九八
跋初機集……一九八
江山勝概樓記……一九九
永嘉重建三十六坊記……二〇一
浙東路分新廳題名壁記……二〇二
樂清王次點東巖記……二〇三
太師史越王祠記……二〇四

定海七鄉圖記……二〇五
定海主簿廳壁記……二〇六
顧逕左軍記……二〇七
平陽新修縣學記……二〇八

全宋文卷七〇三四

戴　栩　五

定海雲雩三公廟碑……二一〇
婁南伯墓誌銘……二一一
趙君舉墓誌銘……二一三
存齋蔣弋陽墓誌銘……二一四
張夫人墓誌銘……二一七
處州通判墓誌銘……二一八
佛夫壙銘……二二〇
祭林侍郎文……二二一
仙都祭薛瓜廬文……二二一
鄉祭趙郎中文……二二二

鄉祭盧直院文……二三三
族祭教忠弟令閤宜人文……二三三
祭胡夢昱文……二三四
玉山祭男德茂文……二三五
祭蔡子重文……二三六
祈雨祝文……二三六
諸廟祝文……二三七
池頭廟祝文……二三七
全宋文卷七〇三五
張　淏
會稽續志序……二三八
雲谷雜記跋……二三九
跋徐邦憲帖……二三〇
艮嶽記……二三一
洪　侃
富陽縣丞廳記……二三六

安癸仲
卜葬先塋記……二三七
女寶孫壙銘……二三八
葉孝錫
南海百咏序……二三九
全宋文卷七〇三六
鄭清之 一
中書令管城子毛穎進封管城侯制……二四〇
石鄉侯石虛中除翰林學士誥……二四一
陳玄除子墨客卿誥……二四二
楮知白詔……二四三
乞將史衛王配享寧宗奏劄……二四五
進讀仁皇訓典言祖宗仁厚英明奏……二四五
論敬天之休難疏……二四六
東漢詔令序……二四六
太上感應篇至言詳解序……二四六

黄大受露香拾稿跋……二四八
少游留題龍井跋……二四九
題御書真武讃……二四九
跋太宗行書蔡行敕……二五〇
元照律師開元寺戒壇誓文跋……二五一
理宗御書昭勳崇德閣扁記……二五一

全宋文卷七〇三七

鄭清之　二

雙井記……二五四
撥賜田産記……二五五
白公竹閣記……二五七
石壁雲洲記……二五九
大石橋碶閘記……二六〇
黄公祠記……二六〇
寶慶顯忠寺記……二六二
陸宣公像贊……二六四

妙峰善公塔銘……二六四
勸修浄土文……二六五
全宋文卷七〇三八
方信孺
謝某啓……二六六
刻陸游題詩境跋……二六七
三刻陸游書詩境跋……二六七
修朝宗渠記……二六八
九疑環觀閣記……二六八
寶晉米公畫像記……二六九
臨桂寶華山題名……二七一
臨桂清秀巖題名……二七一
臨桂琴潭巖題名……二七一
臨桂棲霞洞題名……二七二
虞泉銘　并序……二七二
碧桂山林銘……二七三

爲張自明作碧瑶壇銘　并序……二七四
趙善璙
乞明信約法奏……二七五
自警編序……二七六
自警編跋……二七六
濂溪書堂謚告石文……二七七
林駉
謝舉主啓……二七八
新編標題歷代皇鑑經濟名言箋要序……二七九
禹入聖域而不優論……二七九
陵澄譏康成之註論……二八一

全宋文卷七〇三九

黄君亮
廣州馬氏捨田記……二八四
樊泰之
重修王回祠記……二八五

綦更生
六部架閣廳壁記……二八七
□寅亮
重修凌連二陂記……二八八
趙希遠
乞隨苗水脚錢并依舊法奏……二九一
鄭子思
梁鄱陽王蕭恢題記後跋……二九二
黎時舉
乞化州別置貢院免附高州奏……二九二
姚　灼
龍溪書院養士田記……二九三
釋師稱
靈鷲山石塔款識……二九四
何大任
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序……二九五

王氏脉經後序……二九六
王深源
卧游録叙……二九七
三港渡通仙橋記……二九八
全宋文卷七〇四〇
謝　原
平江府重濬運河記……二九九
方世功
滄庵泉記……三〇〇
應謙之
滄浪亭題名……三〇二
應與權
乾道規約碑題記……三〇二
趙時近
謝及第啓……三〇三
趙　抃

乞擇近屬爲後奏……三〇四
趙希鎧
言選官未得其道奏……三〇五
初政急務奏……三〇六
龍泉寺重建法堂記……三〇六
張　翼
豐知郡祠堂記……三〇七
温大明
隱居助道方服藥須知序……三〇九
家大酉
留題周濂溪讀書堂……三一〇
書三賢贊後……三一一
游　郴
方是閒居士小稿跋……三一二
蔣　卓
還珠洞題名……三一三

林　恢
象山先生謚文安告謚文……三一四
鄭子恭
無錫縣重修縣學記……三一四
徐　鳳
請吴庵住扣冰……三一六
全宋文卷七〇四一
釋師範　一
致兀庵和尚書……三一八
普寧侍者告別贈語……三一九
枯禪序……三二〇
書無明禪師語録後……三二〇
跋大丞相游公所書心經……三二〇
跋圓覺經集注……三二一
費居士請諸山書金剛經得最後一分仍命跋……三二一
跋能凝範三人讚十二散聖……三二一

跋船子和尚頌後……三二二
跋圜悟法語……三二二
跋大慧法語……三二二
跋雲窠語録……三二三
跋念鐵嘴語録……三二三
跋嘯巖語録……三二四
跋少林語録……三二四
跋石巖語録……三二四
跋石田語録……三二五
跋大歇語録……三二五
跋大慧出隊歸止知事頭首出迎手帖……三二六
跋破庵法語……三二六
跋癡絶書石田語……三二六
跋無庵語……三二七
書楊省元學道論……三二七
跋闡提頌軸……三二七

跋弼知客山水軸……三一八
跋用庵軸後……三一八
跋出化先馳頌軸……三一八
題牧牛圖……三一九
題僧畫草蟲……三一九
釋迦出山相讚……三一九
觀音大士讚……三一九
漁婦觀音讚……三一九
文殊大士爲龍女説法……三一九
三教合面相讚……三二一
十六羅漢讚……三二一
須菩提讚……三二一
布袋讚……三二二
維摩居士讚……三二二

全宋文卷七〇四二

釋師範　二

達磨祖師讚……三三四
祖師圖讚……三三五
豐干讚……三三五
寒山持經拾得手接讚……三三六
蜆子讚……三三六
金華聖者讚……三三六
端獅子讚……三三七
普化讚……三三七
泉大道讚……三三七
郁山主讚……三三八
言法華讚……三三八
鳥窠讚……三三八
臨濟讚……三三九
忠道者讚……三三九
靈照女讚……三三九
常不輕童子讚……三三九

豐干寒拾虎四睡讚……三四〇
題巖寒拾讚……三四〇
圜悟讚……三四〇
大慧讚……三四一
破庵……三四一
無相……三四一
孟保相讚……三四二
鄒編修請讚……三四二
彰聖輝長老請讚……三四三
興化益長老請讚……三四三
定慧圻長老請讚……三四三
延慶日長老請讚……三四三
倫侍者請讚……三四四
東林日長老請讚……三四四
覺際融長老請讚……三四四
曹山榘長老請讚……三四五

洪長老請讚……三四五
永壽礎長老請讚……三四五
因大師請讚……三四六
日本琳上人請讚……三四六
禪人請讚……三四六
小師德輔請讚……三四七
德義請讚……三四八
德濬請讚……三四八
全宋文卷七〇四三
黃桂
榜眼謝福帥陳丞相啓……三四九
探花謝余察院啓……三五一
謝人賀賜第啓……三五一
嘉定清漳志序……三五二
卧龍祠題名……三五三
黃學行

全州登科題名碑……三五四
李　俞
進春秋集義表……三五五
周　弼
静安教寺記……三五七
饒虎臣
回南康游太守　一……三五九
回南康游太守　二……三五九
回南康游太守　三……三五九
回南康游太守　四……三六〇
回南康游太守　五……三六〇
回南康游太守　六……三六〇
回南康游太守　七……三六一
武夷山題名……三六一
王　輔
峽山神異記序……三六二

王夢龍
言三邊移運軍儲事奏……三六二
僧文聳刻白樂天沃洲山記跋……三六三
石宗祁
重刻沃州山記跋……三六四
王呈瑞
山陽縣新學記……三六五
全宋文卷七〇四四
趙伯豪
簡州學聖像石刻跋……三六六
牟　益
搨衣圖卷跋……三六七
再跋搨衣圖卷……三六八
徐　潤
別創常平倉記……三六九
于有成

横浦集序……三七〇
書海頭謡後……三七一
張文忠公祠堂記……三七二
李　遇
祭汪晫文……三七三
宋汪處士誄……三七四
韓元禮
上沿海州縣措置海盜事狀……三七六
葉　棠
台州壽台樓記……三七七
曹　説
資福寺銅鐘銘……三七九
趙汝馭
羅浮山行記……三八〇

全宋文卷七〇四五

趙彦滿

雲豐記……三八三
雲堂記……三八五
張世南
游宦紀聞序……三八六
尹起莘
資治通鑑綱目發明序……三八七
孫德輿
榜眼謝余察院啓……三八九
儀真新築兩翼城記……三九〇
孟　煦
金華冲碧丹經秘旨傳……三九二
趙汝鄜
常熟縣主簿題名記……三九五
全宋文卷七〇四六
張自明
北磵集序……三九六

游紫霄觀記……三九七
龍溪書院記……三九九
龍溪書院圖記……四〇〇
題名……四〇一
西山磨崖題名……四〇二
仁濟廟加封敕牒碑……四〇二
范　楷
言宗學事奏……四〇六
因李全反劾宰相疏……四〇七
四賢堂記……四〇七
趙與袞
刻漏圖銘……四〇九
齊　璧
海陵教授記……四一〇
章　劼
書詔建三清大殿上梁文後……四一一

章　樵
古文苑序……四一二
謝　南
添助學田記……四一三
全宋文卷七〇四七
李鳴復　一
論勤學致和疏……四一四
論運中和之極開皇極之門疏……四一七
論舉實政行公理疏……四一九
論天下之勢不可失于輕弱疏……四二一
論百僚盡道揆有法守疏……四二三
請諭輔臣以周召爲法疏……四二五
論修實德行實政用實才疏……四二六
論定大本建大權疏……四二七
全宋文卷七〇四八
李鳴復　二

乞行先朝迎養典禮疏……四三一
論求賢愛民治軍旅疏……四三一
論用兵可憂者五事疏……四三四
擬輪對劄子　一……四三七
擬輪對劄子　二……四三九
輪對狀……四四一

全宋文卷七〇四九

李鳴復　三

論天變可畏人事當修疏……四四六
論天下事勢之可慮可幸及所當勉者疏……四四八
論蜀中守禦疏……四五一
論金城守禦疏……四五三
論執政無定見侍從多私情疏……四五五
論致人才制國用疏……四五六
請將紹興府和買絹一半理估疏……四五八

全宋文卷七〇二三

唐 士 耻 二

瑞慶節賀表

衍十二葉之休慶，乾坤而震育；永億萬年之命壽，箕翼以天長。時協令辰，歡均率士。恭惟皇帝陛下祥鍾九祜，德冠百王。接堯舜禹之傳，更成湯之親受；兼天地人之大，實鉅聖之間生。茂對昌期，仍躋極治。五百里夷五百里蔡，將壹歸仁壽之區；八千歲春八千歲秋，殆莫比靈長之曆。臣叨分符寄，莫與嵩呼。想麗日卿雲，若仁祖稱觴之旦；惟泰山神鼎，陋廣成修己之年。《靈巖集》卷二。

賀冬至表

新甲子之曆，載兆陽和；占斗牛之躔，既更日度。無窮福履，四溢寰區。恭惟皇帝陛下育物對

時，與天合德。神惟不測，自然一氣之循周；心本好生，尤重初爻之來復。土圭景測，玉琯灰通。登靈臺以書，莫匪太平之象；吹黃鐘之律，灼知有道之朝。臣一障叨乘，三呼莫與。分化國之照，漸增晉晝之明；受圜丘之釐，益迓乾亨之長。《靈巖集》卷二。

賀梟斬吳曦表

某月某日，伏睹進奏院云云者。聖神廣運，大振當天，妖惡伏辜，曾不累月。同文胥慶，奕廟增嚴。恭惟皇帝陛下德合九乾，統承千歲。如川方至，十二葉之靈長；猶日正中，億萬年之珍貢。宜茲叛渙，亟焉剪除。不煩兵甲之陳，大致旂裘之震。臣欣聞馘獻，莫尾慶聯。夜瞻井絡之區，頓明乾度；朝誦鷄竿之令，一正坤維。《靈巖集》卷二。

代真里富貢方物表

葵心北户，久懷航海之誠；象譯南琛，初上職方之奏。畢輸誠於螻蟻，實慕義於衣冠。臣中謝。竊以興國悦渤泥之朝，嘉其始至；祥符偉注輦之貢，歎彼未來。豈期從古之戴盆，忽玷當今之同軌。伏念臣每以滄溟之中阻，姑爲吉蔑之附庸。下極熒煌，莫記星霜之變；斷根膏馥，第形賈舶之編。既

弗登夏王《山海》之經，亦莫與汲冢會同之解。且西鄰驃國，尚效德宗鼓舞之歡，而南境閣婆，每續元嘉職貢之敬。臣是敢遥起三呼，共馳一介。隨貫月乘槎之侶，占迎秋從律之風。效牽式啓於旄頭，任士仰干於禄幣。其德天合，其明日合，宜東西南朔之悉歸；大秦寶多，大宛馬多，想禮樂詩書之甚盛。形容駭師古之圖，道里續賈耽之志。恭惟皇帝陛下離明繼照，乾健統天。中國有至仁，自然篤近而舉遠；小邦懷其德，豈徒厚往而薄來。乃至微臣，亦知大義。法乎三聖，矧更出於親傳；令彼四方，自式歌於來享。某空懷辰共，莫與躬朝。嗣屬國之封章，自今以始；聳陪臣之復命，其教可知。《靈巖集》卷二。

貢土物表

正會休期，敢後萬方之集；交閒式貢，庸昭八熟之祥。遥睇紫宸，仰干禄幣。恭惟皇帝陛下接千歲之統，閱四海之圖。酌祖丕承，壹用元豐之名籍；深仁薄取，既殊大禹之組纁。其益無方時偕行，不貴異物民乃足。臣叨符江國，效禮職方。川浴車盈，賴叶氣致干之應；銖積寸累，見小人向上之心。《靈巖集》卷二。

代守臣賀改元嘉定表

聖神御極，三周再閏之年；政治更端，四揭一元之號。祥風所布，化日以新。竊以漢文未表於歲時，猶改後元之號；武帝欲明於正朔，遂標登封之年。皆通變以隨時，宜更張而盡飭。矧慶元慕文聲之盛，而嘉泰著代邸之隆，洎乎開禧，揭若日月。屬茲解弦之旦，新乎紀曆之名，誕布絲綸，徧翔寓縣。采詩書之遺訓，慕殷周之盛王。將見麟之德鳳之輝，百嘉順集；有如川之增山之壽，一德尊臨。名與實俱，人因天定。恭維皇帝陛下明明在上，赫赫當陽。四三王之仁，茂中興七紀之業；五泰元之策，迓升平再登之年。茲革故而鼎新，蓋泰來而否往。書標嗣歲，爰冠美名。臣圭璧叨分，風雷竦聽。斗標初指，覺星宿之倍明；日御欽承，洎子男而如一。《靈巖集》卷二。

代安定郡王以下賀宗學落成表

教被宗枝，創建親師之宇；事勤工正，迄新遜業之宮。九廟增嚴，八方仰德。竊以小侯立學，僅成戚畹之良資；二館育材，未淑潢流之遠派。歷選前王之故，莫如我后之朝。繄人有生，受天一理。然教化乃聖所任，而仁義非學不充。凡自后夔教胄子之餘，以及司樂掌成均之後，莫急受親之義，孰

知崇理之方。故間平爲豪傑之才，而漢唐多宗室之過。今兹肇立，亶爲創聞。兹蓋伏遇皇帝陛下道際三王，仁先九族。雖大禹卑宫之儉，每切謙謙；然周家以宗之强，獨惟汲汲。識頤養爲家人之要，知《菁莪》乃《麟趾》之基。謂金枝玉葉追琢之是先，而鳥革翬飛旅僝之當急。兹訓百孫之屬，俾知六藉之依。齊家乃治國之先，灼知原委；修道實正心之要，首及本支。臣等忝居託附之親，實被生成之澤，迪師友相先之效，期盡爲君子之歸。全天地不及之功，將廣沐聖人之化。《靈巖集》卷二。

代婺州守臣進甘露圖表

臣某言：盛德昭天，允格飛甘之露；泰和薄海，適臨須女之區。敢因繪事之成，用贊史臣之紀。竊以唐官品瑞，蓋齊等於卿雲；漢世標年，亦聯華於威鳳。足以表升平之協應，故每爲前牒之特書。維吾皇臨御以來，多至治休嘉之獲。不祧祖廟，嘗瞻三秀之芝；切近日畿，且見屢成之蠶。雖爲叶氣，未極偉聞。尚由動植之微，盍顯覆臨之感。獨此至味敵醴泉之美，晶華占夏晝之長。被草木以生輝，駭觀瞻之創見。敢藉丹青之毫末，用模萬一之形容。庶關斧宸之嚴，小借前旒之啓。恭維皇帝陛下紀元四號，授策六裡。湛恩洋溢於八隅，深仁厚澤；洪覆歡歆於一德，異瑞殊祥。宜其有道之符，著在無虞之世。臣適當假守，親覿自天。書玉版之端，喜姓名之亦預；信蘿圖之卜，與上下以同流。《靈巖集》卷二。

代守臣謝宣賜嘉定十年統天具注曆表

嘉靖殷邦，十見星霜之易；承宣漢郡，一蒙正朔之加。班春恪奉於王春，授日必從於卿日。竊以洛書協紀，一被周疆；舜曆在躬，四敷禹迹。維是當天之統，必歸乃聖之君。矧我一王之興，將及二星之數。念往時之更化，既四閏以標年。雖巧曆莫窮，殆如川之方至；而象魏咸睹，又見月之始和。太史之謹攸司，靈臺之占厥氣，奉天弗後，應序罔差。繩繩氣朔之兩全，井井歲年之各得。旁協九農之務，不聞毫髮之訛。下厚庶民之生，舉無動作之忒。乃肆班於郡國，以式順於陰陽。雖在遐陬，亦霑隆施。欲設施不背於慘舒，故命官而推步；欲惠澤咸周於民。欲設施不背於慘舒，故命官而推步；欲惠澤咸周於遐邇，故作曆以班宣。致茲王政之占天，亦俾侯邦之得序。密清臺之課，日月合璧，星如連珠；分方國之書，朔南暨教，東漸於海。臣敢不恪遵成度，廣訓黎民。使作訛成易之方，靡有失時之事；俾忠厚鴻龐之賜，舉霑成物之恩。《靈巖集》卷二。

代翰林學士謝賜唐五臣注文選表

禁直九天，方負非才之愧；善文衆傳，遽叨榮賜之恩。示其斧藻之淵源，兼以蟲魚之訓詁。竊以

漢嘉王景之績，賜以《禹貢》之圖；唐旌大亮之言，班之荀悦之《紀》。皆因人而示教，使勉學以加思。矧蕭梁帝子之英，極楚些詞源之邃，高艷盡窺於前作，殘膏遠丐於後來。開元之士五人，李善之注一變。儻曰雕龍之客，爭先文豹之班。臣筆札尋常，言辭魯鈍，誤獲寶宸之眷，俾從玉禁之游，絶無黄絹之好辭，少稱白麻之明命。自顧才殊於八斗，焉能筆掃於千人。惟兹傑製以偉編，加以明言而衆見，俯矜愚分，簡在皇心。恭惟皇帝陛下時御六龍，曲成萬物，念内制尤多於體裁，獨斯文稍具於條疏。示以規模，迪之種績。臣敢不悉心勉勵，仰德高深？若杜陵訓子之詩，務加精熟；誦《曲禮》拜君之賜，敢後服乘。《靈巖集》卷二。

代中書舍人謝賜金帶表

臣某言：伏蒙聖恩賜臣金帶者。綸省庸虚，方負非才之愧；身章粲爛，遽蒙超等之恩。深慚小己之私，不稱匪頒之重。臣中謝。臣竊嘗觀國家御下之法，識器服藏禮之端，丕著多儀，各爲一等。惟是致身紅藥之省，接武紫荷之聯，雖既與漢廷九列之崇，然未兼唐官三品之飾。必有非常之睠，乃膺特異之頒，歷誦前聞，備諳故實。長春醲賚，僅傳開寶之年；大筆簡知，間見祥符之歲。斯謂闊希之典，以待英傑之流。如臣志乏精堅，質非渾厚。居而强學，鑄莫遂於顔淵；出以事君，礪深慚於傅説。濫陪閨彦，誤入化錘。鳳沼判花，寧有同心之斷；彤庭書命，終無擲地之聲。忽拜誤恩，莫安揣

分。隨班中諫，驚改觀於常儀；侍省夕郎，歎均榮於兩掖。靖惟么麽，盍此叨踰。茲蓋伏遇皇帝陛下龍德正中，鴻慈溥博。歷觀周道，獨先馭幸之恩；度越漢皇，粗見解衣之惠。每異儒冠之顧，誤深愚分之憐。傑閣肇新，昔既述寶元之榜；垂魚僅錫，今更踰李絳之榮。臣敢不鏤骨銘恩，書紳圖報。服而拜賜，知眷逮之殊常；束以立朝，誓身捐而不顧。《靈巖集》卷二。

代提舉實録院進修孝宗皇帝實録表

臣某等言：業紹中興，丕赫三登之化；道光載嗣，聿編九閏之年。鋪張信史之成，密勿嚴宸之覲。竊以本書嚴於大漢，蓋祖《春秋》之規；實録顯於有唐，每先紀傳之作。矧上聖重華之盛，屬神孫述事之明，粲然累牘以成編，爛若有光於遂昔。恭惟孝宗皇帝心傳堯道，治廣文聲，勵精臨照之初，抗意恢張之表。法度彰，禮樂著，初無革故之勞；天地觀，日月明，自有鼎新之效。蒐羅俊乂，不拘於常法；修舉刑政，振起其大綱。仁以撫民而勤恤於至微，義以整兵而必期於可用。罷臺之儉無乎不服，太阿之柄久而益神。凡金匱石室之秘藏，迨壁簡科文之未見，屬重明之出治，監成憲以欽承。旁招副墨之英，共探汗青之粹，根本著廷之作，網羅私室之遺。旁該百度之變通，下逮諸臣之屢效。月繫時繫以年繫，慶曆數之無窮；大書特書不一書，歎形容之莫盡。用著不刊之典，永貽罔極之傳。茲虔卜以丁辰，庸上關於乙覽。文從椒掖，陋漢注之無端；禮備寶藏，與舜華而密映。交輝九

廟，森護萬靈。恭惟皇帝陛下離照當天，乾剛御極。緑車慶侍，昔已造於精微；丹史備書，今聿加於潤色。致茲鉅典，粲在明時。溢文治於聯編，有繼東都之盛；仰湯孫於奕世，愈揚前烈之光。臣等獲際昌期，幸窺丕範。於萬年而繩武，深彰紹述之勤；作一藝以襲經，豈有編摩之力？《靈巖集》卷二。

代右丞相謝賜御書説命中篇表

淵衷遠覽，期取監於《商書》；帝藻特頒，俾勉希於前哲。俯慚愚分，莫稱寵光。竊以世祖之頒細書，徒風行於勤約；文皇之賜飛白，僅意屬於股肱。未有探往行於前經，示聖心於俯賚，事光邃昔，道覺後知。仰惟商室之繼興，無若高宗之最盛。誠通天地，發於精祲之交；道際乾坤，著在便蕃之命。矧是中篇之告后，尤爲異代之良規。惟聰明必在於憲天，惟治亂每生於庶士。謙謹罔容於有善，豫防當戒於不虞。蓋巨賢上智之明謨，亦平世持盈之要論。維此忠嘉之所屬，當由俊傑以能然。如臣叨任棟隆，包羞鼎養。雖累年更歷，粗知保治之甚難；而一意贊襄，每冀竭誠之有補。曾謂寶跗之灑，俾知前哲之修。茲蓋伏遇皇帝陛下離照當天，乾剛御極。法宮親事，曾無自聖之心；肆筆成書，大闡不言之教。發碩輔進王之簡，開小臣趨善之門。臣敢不厲志奉承，伏膺啓沃。光生蔀屋，駭奪目於驪珠；思濟巨川，願悉心於龜鑑。《靈巖集》卷二。

代童子謝秘書省讀書表

臣某言：伏蒙聖慈，令臣秘書省讀書者。稗年觀國，慚非早慧之才；明綍疏恩，俾誦秘藏之簡。欲其有造，開以多聞。臣某仰咸平邵煥之恩，洎景德晏殊之澤，端我寢昌之旦，讀乎未見之書。如臣者不善養蒙，焉能求益？寧有百藥誦鄹子之博，初無甘羅悟不韋之奇。曾謂誤恩，俾從藏室。遠發中經之奥，近窺肆筆之成。青裾朝拜於木公，朱錦夕榮於藜照。連珍羣玉，接采九鸞。恩重孔門，將終保互鄉之往；事如東觀，蓋上追黃香之游。超凌尾弱水之蜚，優渥過舞雩之詠。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與參化育，樂長人材。念愚衷蚤慕於簡編，故遠慮欲培其芽蘖，致茲瑣薄，獲此叨踰。臣敢不周覽瑰奇，旁蒐隱奥。醯雞陋見，殆未免金根之譏；管豹窺窺，烏能及朋字之正。《靈巖集》卷二。

擬河北宣撫使平貝州露布

臣彦博等言：四海無波，共樂漸仁之化；一夫不軌，空懷負固之心。雖三軍之律，至勤貳政之臣，然六旬之叛，不出孤城之守。迄絶纖毫之援，適彰宗社之靈。蓋羣黎爭父母之歸，寧小醜遂豕蛇之食。用正鯨鯢之戮，莫逃斧鉞之誅。國家大業無疆，重明四葉。書同文車同軌，恩波匝雨露之滋；

仁也柔義也剛，政理若日星之照。曾何狂卒，敢啓亂心。本饑年流落之餘，旁緣戎旅；倚世俗妖訛之謬，誑誘羣愚。下胥兩協其僞謀，本計旁連於鄰地，斷浮梁而擅河朔，由正旦以嘯狐狸。惟天網之難逃，乃賊徒之自露。倉皇無策，狼狽圖全。劫庫兵而囚守臣，僭王號而易正朔，致茲叛渙，達於聽聞。陛下奮發乾剛，昭明師律，環鼓旗而肆擊，屬樓櫓之素堅。既築拒闉，乃見焚於秉火；或爲内應，復中阻於專攻。尚稽膾縷之誅，用急焦勞之顧。謂蕞焉小壘，曾閱月之未夷；而密彼邊疆，可頓兵而不戰。臣忠懷裴度，憤切有苗，願膺專閫之權，俾效捐軀之分。皇皇列纛，蔚爲啓乘之光；烈烈中權，得遂從宜之便。謀攻九地，誤敵多方。設伏西門，俾隻輪而不反；擣虛南壘，信妙算之無遺。既致戮於守陴，亦固圍而拒戰。衛社忽興於蛇槊，倒戈乃出於火牛。尚逃遁以求生，俄係纍而就死。檻車致命，正天街九市之誅；鶴唳聞風，震磧漠八荒之族。一寧邊徼，四赫皇靈，迄無纖粟之虞，益固迂衡之業。斯皆皇帝陛下深仁無敵，至健自强。在齊民疾痛之微，悉聞淵慮；當邊塞喉衿之要，敢緩天誅。役不淹時，戮惟元醜。占騰祥於析木，星宿倍明；息衽革以櫜弓，氈裘自聳。臣等無任慶快激切之至。謹遣某官奉露布以聞。《靈巖集》卷二一。

擬權熙河經略禽蕃人首領露布

尚書兵部臣某言：屢虔邊徼，既成怒臂之無知；小效天戈，竟破狡謀之三窟。蓋違理者，神人之

共憤；而背道者，明聖之不容。旁驚邊塞之心，上釋裕陵之怒。國家當天七葉，享祚百年，蓋子視於多方，亦海涵於萬寓。朔南暨乎聲教，初無遐邇之分；仁義極其漸摩，敢緩凶殘之取。蠢茲小醜，恃彼孱心，跳梁躑躅者久之，於邑恚忿者衆矣。語其最巨，斯謂叵容，陷我一城，仆其魁武，募賞嘗聞於先世，圖惟敢啓於陰謀。輒連平夏之師，竟指臨洮之域。版築大興於力役，干戈擬逞於雄心。謂合謀并勢以俱來，庶封豕長蛇之薦食。然淵謀廟算之所出，知接手就縛之無疑。一介朝馳，了了目中之敵；三單夕起，明明闔外之權。左右手知兩將之和，赤白旆皆萬人之勇。一鼓有同於拉朽，四奔盡殪於臨流。僑如莫假於游魂，孟獲竟從於生獻。盡破他酋之膽，合騰北闕之章。冷風極青海之遥，赫日破鬼區之暗。且始謀之不合，意并舉之難當。揣其私心，料彼愚見，謂寡固不可敵衆，詭姦計之萬全，然天定亦能勝人，奈雄圖之自濟。出其不測，成此非常。斯皆兩宮深仁上格於皇天，得道每形於多助，不從中制，惟責成功。先人奪心，賴合謀之竟售；以少勝衆，喜四塞之盡清。下叶隽功，詎逃大戮。《靈巖集》卷二。

擬荆南路宣撫使平儂智高露布

臣青等言：女側陸梁，卒致漢師之討；盧循猖獗，難逃晉室之誅。蠢爾蠻蜑，毒茲南紀。央央隼旆，啓十乘之元戎；烈烈牙璋，畀萬踶之突騎。亟清嶺表，誕布王靈。國家子視民編，天臨裔服，朔

南暨乎聲教，初無遐邇之分，仁義極其漸摩，敢緩凶殘之取。矧在靈旗之指，曾何前敵之留。王則負固於一城，旋歸受首；元昊藉資於累世〔一〕，卒亦來臣。茲焉蜂蠆之失防，赫若鷹揚而奮擊。醜爾智高之虜，桀焉交趾之藩。偶稽梟獍之烹，輒肆螳蜋之怒。象琛祇貢，期借助於中華；狼子野心，竟不逃於明見。竊攘山澤，招納逋逃。陰含短蜮之姦，欲肆長蛇之食。謫其衆以焚巢之酷，紿吾邊以告糴之虛。忽竟下於鄱江，乃亟戕於邕管，遂張皇於虐燄，亦僭擬於尊稱。正朔建其僞名，官號比之上國。偏屬升平之久，少忘豫備之修。連破堅城，痛吾民之塗炭；進圍廣府，期彼志之滔天。賴金湯有不拔之堅，然雷電乏無前之掃。偕忠殞於非命，畋修望而退兵。擁子女以歡歸，縱火炎而肆暴。赫乾剛之奮發，奉師律以虔劉。六驫風生，先斬罔功之將；三軍股栗，盡輸赴敵之心。將奪險以疾趨，反戒糧而示緩。果昧必争之地，斗臨不測之兵。魄喪魂驚，遂倉皇而送死；旗當鼓接，猶跳躑以求生。麾精騎以互馳，束飛矛而莫逞。威如破竹，膽落聞風，既夜遁於渠魁，遂朝清於截海。釋囚復業，頓還百縣之農桑；折馘數功，爰及萬人之京觀。交震雕題之俗，增明星紀之躔。斯皆皇帝陛下默秉廟謨，獨操睿斷。念何辜於黔首，乃墮兵鋒；運無敵之神機，亟清妖祲。勝惟一鼓，衆不三單。屹銅柱於南垂，永作地維之鎮；聳葵心於北户，愈虔日禱之瞻。《靈巖集》卷二。

〔一〕元昊：原作「元旻」，據四庫本改。

擬川峽招安捉賊平王均露布

尚書兵部臣有終等言：小校何知，遽受羣愚之迫；神威所蒞，定無天討之稽。矧維羸肱决射之徒，乃有背上忘恩之事。是之可忍，毋乃太荒。國家並用剛柔，初無吐茹，仁義四漸於六幕，賞刑迭出於萬幾。況兹效命以衽金，要在秉忠而知禮。凡服飾鞬橐之末，洎炙漿飯勞之微，何足動心，乃敢倡亂。縱馬轡以售姦計，戮主將而成凶謀，奔惶符節之臣，創易歲年之號，竟屠漢壘，亟走劍門。賴天險之難圖，阻兵端之將逞。屬上聞於事緒，爰申命於鼓旗。清壇有助順之師，一戰幾顯庸之録，邛蜀莫窺於城壁，嘉眉大合於干戈。叢然假息於頃時，昧若逃魂於萬死。開門僞遁，希小剉於鋭鋒；緣堞竟全，姑略從於養力。離其脅誘，静此氛塵，連收再勝之功，洊達九重之奏。數道争飛於矢石，孱然猶事於宴歌。炎火一施，敵樓隨盡，示之生理，庶此全功。雖戇夫懷悔禍之心，奈狡者繫首邱之念，竟焚召笥，莫效降幡。甚雨淋漓，顧未遂先登之勇；壯夫感慨，竟誰爲難犯之鋒。共知瞬息之危，猶冀遷延之福。力焉巷戰，樂矣烏聲。一夜沈沈，覺紛拏之頓肅；蜀江渺渺，知倉卒之弗航。竟從醉飽之餘，殲作梟獍之伏。斯皆皇帝陛下聖神廣御，文武兼施，萬里鼠偷，竟不逃於明見；三單鷙擊，終無敵於奇兵。迄平井絡之區，益茂蘿圖之業。《靈巖集》卷二。

擬熙河經略使復洮河露布

尚書兵部臣某言：斷匈奴之臂，漢家綽有淵謀；守四鎮之城，唐帝亦推上策。所以殺羌戎之勢，使之無侵軼之虞。蓋兵家萬全之圖，關人主九重之畫。國家深仁同視，大業無疆。英明特起於一時，憤觸蠻之未斥；經緯乃從而四略，期遵用於已施。念絶交離黨之奇，實保大定功之要。雖中國四夷之勢，振古則然；矧真人同軌之模，於今或未。伊焉羌類，比此夏疆。前世豢以金繒，成勳未大；茲地倘能臣妾，醜域自平。爰命小臣，俾攄成算，不壹戰以使之自擾，拊大酋以冀其悉來。封疆日闢於召公，謀慮勢均於充國。逮幾成於事緒，俄小衄於偏裨。救敗之師不可當，戰焉既力；出疆之任無所制，罪也敢逃。兵威大振於鬼區，職貢訖惟於人面。裴度終平於淮蔡，蓋一定於廟謨；段明遂弭於羌戎，亦多資於衆力。風動遠臨於青海，雷轟自懾於靈旗。茲蓋皇帝陛下智勇俱全，規摹素定，出奇謀於堂上，料狂敵於目中。推轂明明，旗鼓遂從而無敵；兵威凜凜，心肝爭奉於至尊。在臣逃稽緩之誅，由下靡遺餘之力。《靈巖集》卷二。

擬兩川招安使平李順露布

尚書兵部臣繼恩等言：坤維盜弄，何勞蠭虿之國，既安參井之疆，用寬西顧之憂，亟上北門之捷。國家鼎來帝運，離照鬼區，大一統以同文，奄八紘而有截。顧維益牧，小遠神京，然深仁厚澤之漸摩，與時俱化，乃曲見私心之反側，動衆以言。首謀幸厭於天誅，脅附更思於扇亂。適持節不知於撫定，致號狐益遂於張皇。城壁屢隳，官僚踵戮。痛吾赤子，何忍墮於銛鋒；憤爾緑林，敢肆行於虐燄。皇帝陛下赫然出命，昭若選才。推轂惟專，事靡容於掣肘；釋囚兼用，罪惟問於吞舟。甚昧愚心，敢爭天險，屬旗鼓兩明於將鉞，乃聲威大折於妖徒。矧東川素備於金湯，蓋巨幹豈移於螻蟻。棧路何虞於來往，王師亦務於驅馳。雖凶旅方興，若可游魂而假息；逮天威一鼓，悉皆授首以摧肝。電掃無前，風行孰禦，破竹實三單之快，刈鯨無半瞬之留。錦里依然，重被吾皇之雨露；雞竿肆及，盡還昔日之農桑。人違黥墨之災，罪止渠魁之取，雖支黨亦歸於禽獻，惟衆心本荷於皇明。岷峨還徹底之清，星宿有倍常之潤。臣叨膺授鉞，每誓捐軀，曾何三略之知，常愧六韜之學。幸賴諸軍畢力，羣校協心，更由神聖之威，獲致纖毫之效。貪天何敢，贖罪既多。《靈巖集》卷二。

擬延州問夏國宥州檄

年月朔日，延州問夏國宥州曰：蓋聞聖主執賞刑之柄，烏有所私；文告居甲兵之先，盡其在我。矧君臣之分素定，且是否之理甚明，姑少紓靈旗之威，庶不貽裔服之禍。國家當天五葉，享祚百年。中國有至仁，自然篤近而舉遠；小邦懷其德，豈徒厚往而薄來？唯明主始初之清明，在外服奔趨而儼恪。夫何一介，敢犯多儀？固嘗置辨以盡其辭，乃爾負義而難於對，俾之自反，敢此無知。虔我邊陲，輒形奮臂，屈吾詔旨，猶覬革心。不獨起飾非之辭，又妄生歸過之語，宜褚衣之輟賜，亦正朔之弗班。苟有人心，當知羞惡，豈期狼子，反欲鴟張？肆長蛇封豕之貪，犯細柳棘門之戍。莫解神人之憤，兼興夷夏之師。射月夢開，奉頭鼠竄，尚從含垢，未欲洗瘢。某叨與左符，每思大義，擬效枕戈而待旦，亦期決射以贏肱。馬革裹尸，深慕古人之勇；桑弧垂户，雅知男子之生。激烈懦衷，蒐羅英略，畢起報仇之衆，共揚問罪之兵。然慮傷天地并容之仁，姑少忍風雲叱咤之志。一興款語，三叩忱辭。況旌麾亦在於邊陲，勢分蓋形於上下。易地而論，忘恩者誅。苟其堅衽革之强，將再蹈前車之覆，當命營平之將，難稽蠻邸之刑，猶未臻迷復之凶，庶可緩成師之出。投誠儻至，洪覆何言。《靈巖集》卷三。

江南西路提點刑獄諭所部檄

年月朔日云云。兵革藏於私家，夫子謂之非禮；刀劍賣而勸稼，渤海復爲平民。簡牘所明，規繩可尚。且習俗有時未正，則訓諭於焉當行。敢罄我心，少裨爾見。維蚩尤之啓兆，衆械始基；若子産之立言，五材並用。然人主黷之尚爲不可，矧庶民藏焉殆未適宜。聖有格言，戒之在鬬，孝之爲事，夷也不争。耕食鑿飲之餘，惟知鼓腹；仰事俯育之暇，合事學文。庶全髮膚，勿徇血氣。且喜怒實爲難制，而暴狠發於無端。苟其具之素存，必此身之易陷，大有干於法度，小未免於過尤。苟念謹身，自應買犢，使吾言之不聽，當行法以無私。然文告之宜先，開首科而使免。儻翻然知過，家無鶴膝之儲；則坦若安居，人有龜齡之保。矧此多虞之起，自夫七札之藏，覆轍在前，後車合戒，噬臍莫及，蚤計當思。皇朝開天覆之仁，德政偏雲行之澤，何獨自貽於伊戚，要當遂覺於昨非。父兄子弟，相飭以馴良；井里親戚，永無於災禍。各保賦年之永，同躋比屋之封。當職濫奉詔條，思防民患，不顧言辭之無當，力祈仁壽之交修。勿自蔽於頑嚚，以卒歸於羞辱。《靈巖集》卷三。

陝西轉運使諭橫山部落檄〔一〕

年月朔日，陝西轉運使諭橫山部落曰：蓋聞民惟從惠，必歸明聖之君；夏以變夷，乃合《春秋》之義。并期二者，形之一言。國家超振古之邦，開無窮之祚。厚澤溢於八表，滲漉深仁；大度極於九垓，包容無外。昆蟲至於凱懌，草木遂其生全。毫釐之差。凡五葉以百年，咸四王而六帝。赤子舍父母而何往，深淵蓋魚鼈之所依。此理甚明，不言可喻。橫山番部，本從中國，偶墮戎疆，鼓旗居矧在歸誠，必敷異渥。顧禮義積衣冠之習，而賞罰無諸部之先，戈盾作萬夫之最。用之叛渙，惜此驍雄，矧役服之尚新，亦風聲之未遠，當爲反旆，是乃首邱。況諒祚資稟昏狂，性情率易。淫泆無別，殊虧謹重之威；庸暗喜讒，時有偏私之聽。名稱自侈，殺戮不辜，雖云蕞爾之邦，曷事孱焉之主。離心自起，明見誰先？且巴渝亦助於漢師，彭濮嘗從於周后，歌舞不替，簡册有光。維邊備在我以日修，藩落於今而歲至。與其展用於鋒鏑，曷若歸心於帝王。金犀即賜於昕廷，爵禄永膺於明命，名姓與史官之紀，子孫爲樂土之人。舍是不圖，又將焉取！

〔一〕諭：原脱，據四庫本補。

《靈巖集》卷三。

熙河蘭會經略使曉諭西蕃邈川首領鄂特凌古檄

年月朔日，熙河蘭會經略使告西蕃貌川首領曰：蓋聞帝王博愛之仁，雖重靈旗之指；臣子亂常之罪，當嚴齊斧之誅。以其素列於外藩，姑爾先施於文告。宜及幾微之地，亟加省察之心。國家丕冒普天，尊臨截海。八方同軌，談消烽卧鼓之娛；九譯來王，極航海梯山之遠。維錫祚再周於甲子，而致平高軼於五三。雖專仁義之修，不廢甲兵之備。矧在賞刑之際，罔差毫髮之微，凡曰剛柔，曾何吐茹。邈川首領夙殫忠向，世長戎邦。被純繢帶金犀，每厚鴻臚之賜；執干戈衛社稷，屢爭靈夏之鋒。錫爵有加，於汝何負？爰自襲承之後，忽開猖獗之端。侵軼邊疆，結連鄰國，將肆窺窬之志，莫知覆露之恩。昔征嘗欲飛揚，卒成困迫，此已然之明鑑，乃自蹈於覆車。識者爲之寒心，義士聞而扼腕，盍從一鼓，俾就七禽。維兩宮奕忠厚以四漸，均華夷而同視，念玉石俱焚之未免，在疾瑕小忍以何傷。姑少緩於師徒，俾三思於禍咎。儻尚知於改易，諒不失於拊存。事或起於他心，頑莫鍉於惡子。當自明於丹赤，毋入混於薰蕕。寶融致討於隗囂，益堅歸漢之志；吐蕃助誅於天竺，應無背唐之心。宜亟厲於戎昭，會大陳於鉞獻，斃茲叛渙，正汝君臣。若乃螳怒自矜，狼貪思逞，結憾至仁之主，甘心累世之讎。兵出萬全，命定遠營平之將；王斯一怒，正藁街蠻邸之誅。狡穴難逃，噬臍何及？《靈

鄜延路都監報威明山檄

年月朔日，鄜延路都監報威明山曰：中國首，四夷足，盍可岐觀；見善明，用心剛，乃臻大道。既信義交輸於兩地，宜死生如在於一舟。革故鼎新，泰來否往，斷之在我，展也有成。維去義懷利之誡，嘗略聞於孟子；若異域歸志之傳，實備見於唐朝。幽谷喬木，較然其迥殊；湩酪重裘，釋爾之可厭。徙父子君臣之境，服仁義禮樂之風，顧不韙歟，端可尚已。矧國家闡聖神之教，且政化極撫摩之恩，奄六幕以無偏，殆三王之莫過。若甘雨慶雲之覆露，惟和風麗日之披臨，於今寢昌，振古弗及。決用從違之論，一明取捨之端，釋此不歸，悔將焉及。威明山人推俊傑，天稟忠純，夙懷向慕之衷，蚤啓依投之緒，葵傾萬國之表，穎拔四夷之中。洎從行慷慨之徒，悉自蘊勤拳之想。書之縑册而何愧，確乎衣冠之是存。信使下馳，誠言俯逮，盡出由中之請，有孚不肖之心。感詠實多，戢藏敢後？竟力踐大丈夫之舉，諒無縈兒女子之情。朝發穹廬，夕覘内境。金犀蕃錫，當立至於昕廷；爵禄醲恩，亦交來於帝所。永作中華之胄，首霑信史之書。罄此有生，樂焉上國。彭濮巴渝之助，猶在下風；春秋冬夏之行，長瞻赫日。某敢不親提師旅，深入疆陲。會面有期，預喜一班之睹；承顔不日，尚遲踰刻之間。努力何言，竭心以俟。《靈巖集》卷三。

北路都招討曉諭劉繼元檄

年月朔日，北路都招討告劉繼元曰：蓋聞德博威制者廣，是名王者之師；兵行使在其間，要亦古人之義。維帝烈皇猷之廣被，尚書文車軌之未同。忍遽致於大刑，用先施於文告，蚤回念慮，毋俾吝尤。國家極效漸摩，紹休開創，訖惟人面，畢知職貢之修；瞻彼河眉，乃緩氛埃之屏。還觀五閏，並裂四方。有古冀都，屬茲劉氏，顧周室甲兵之問，洎先朝旗鼓之鋒，養晦有年，推亡不日。載念山川之割據，既賒日月之變更，臣子亂常，儻非自我，天地同量，以至於今。久矣戴盆，每焉藏疾，仰歎實沈之次，俯矜恒岳之方。尚阻四巡，合歸一統。矧深仁之及物，寧終怒於小夫；式觀江嶺之降王，有耀吳關之納土。同躋一視，卓冠百王，惟是非利害之端，在頃刻毫釐之際。勢之必至，理有固然。大明當天，寧容爝火之不息；黑子著面，誰謂鴻毛之匪輕。亟反首以三思，毋噬臍於七縱。社稷血食，徒爾自文，幕燕巢居，曾謂固蔕。何足爲狡兔之三窟，不當念首狐之一邱。隗囂實愧於竇融，彭寵何如於耿況。當識君臣之大義，勿貽今古之深羞。其或愚固怙終，執迷忘反，僥倖不可數得，禍福況乎甚明。雖聖王推惻隱之心，奈師旅厲虔劉之志。誠言不再，後悔何追？《靈巖集》卷三。

全宋文卷七〇二四

唐士耻 三

謝許寺丞薦舉啓

伏蒙台慈舉某堪充改官親民任使者。修見師之摯，方懼譴訶；賜踰衮之褒，遽蒙特達。豈有先容之助，過叨國士之知，撫己凌兢，荷恩深厚。竊以凡物之創，在理實難，矧惟文銓，每重薦主。五星同照，是爲希闊之符；一鶚争飛，庶啓聯翩之翼。倘非際會，曷自權輿。伏念某徒讀父書，素卑天質，議墨飲之罰，每切自憐；塗金根之車，政恐不免。僅以門調，玷於士流。濫簿書朱墨之官，無毫髮尋常之效，遲留初秩，冒昧理曹。蔽芾甘棠，兩閱春風之至；闌干苜蓿，僅争曉日之明。青山無爽氣之招，緑水乏芳蓮之映〔一〕，玩歲何補，捫心有慙。屬寸進之無階，效竽吹而自售，囁嚅稟露，循省悸忪。曾不踰頃刻之間，殆將出祈望之表，在古閒見，於今絶無。至於假借之辭，有匪愚庸之分，念堂構箕裘之際，實薰蕕冠履之如。益遠青氈，但嗟白髮，食蘗自厲，理所當然。刻舟以求，心切内

省。惟鷄鳴狗盜，有時而可用；而牛溲馬勃，無物之不儲。載念包荒，審知易事。茲蓋伏遇某官斯文宗主，吾黨歸依。廣厦萬間，自俱驩於芘士；采葑一節，無求備於使人。雖在凡才，亦歸大冶。某敢不千能磨琢，十駕駑駘？詩禮過庭，敢遽忘於手澤；簠簋示戒，當益謹於官箴。力持一曲之愚，祈盡半生之職，下殫勉强，上答眷知。感荷微誠，倍萬常品。《靈巖集》卷七。

〔一〕乏：原作「芝」，據四庫本改。

通卓倉使啓

伏以仰叨萬間之覆露，瞻望六條；俯憐一椽之塵埃，典司五聽。顧小己豈敢弗勉，在大賢何所不容，依矚二天，勤拳尺牘。恭惟某官閩山秀孕，漢傅流長。黄鐘大吕之洪音，合登清廟；干將莫耶之利器，屢解盤根。自高掇於儒科，雅横蜚於膴仕。西山爽氣，一歸拄頰之英；南紀鳴弦，兩顯字民之效。怵然譽處，煥若褒嘉，入司路鼓之朝，載正磐宗之簿。秉樞密勿，爰資筆削之功；歷試盤還，更攬澄清之轡。報政五月，歸心百城，褒幃凛凛於古人，衣繡亭亭於今日。摘茗裕國而民不困，餘廩平糴而食有餘。初花大庾之梅，繼餞揚瀾之鴈。鑄一牧之鼎〔一〕，旁周紫萍翠竹之珍；排九閽之雲，豈特季秋明堂之計。倍粲斗牛之域，行輝輔弼之躔。某不學面墻，問囚竊食。春風棠舍，素知畫地刻木

之箴；朝日蓿盤，恪守食蘗飲冰之戒。坐閱暑寒之屢變，曾何毫髮之萬分。冰鏡在前，豈刻畫無鹽之可掩；溲勃並蓄，庶濫冒吹竽之少安。夙聞登車握節之期，徒切望塵掃門之願。惟拜木揖金之伊邇，徒瞻山仰斗之彌深。《靈巖集》卷七。

〔一〕牧：原闕，據四庫本補。

上許寺丞啓

伏以延首李膺之門，每懷歆艷；妄意孔融之表，敢後歸投？矧良師並蓄，豈惟芝桂之儲；而君子易事，不責菲葑之備。曲致忱恂之禱，仰祈特達之知。伏念某腐櫟散材，爲裘冷裔。聚螢映雪，寒暑弗渝，磨鈍策駑，居諸坐閱。曩緣茫蔭，常領簿書，三年罔著於微勞，九品尚名於初秩。懵不自度，冒爲此來。鞠草圜扉，徒竭哀矜之念；面墻觸事，猶虞刻畫之嗟。行將知蘧子之非，誰復有何武之薦。念葵扇因安石而頓售，角巾由林宗而反妍。物有甚微，假人以重，士之求進，在理亦然。倘少紓寒谷之吹，庶以增凡馬之價。至於晚進之慕先覺，小學之宗大賢，剖膽及心，如水赴壑。恭惟某官受時間氣，爲世宗英。天下四泰山，凡物待其同濟；胸中九雲夢，於人何所不容。雖在冥愚，尚蒙矜體。與其進與其潔，備見於教詔啓迪之間；不爲怯不爲貪，每獲於顛沛困頓之頃。載惟先世，素相知

心。季札不忘於徐君，諒抗薄雲之義；燕昭能容於郭隗，自捐躍冶之疑。拳拳寸進之祈，汲汲一愚之録，微誠頌禱，倍萬等倫。《靈巖集》卷七。

代人通劉教啓

恭審光膺詔旨，榮領師儒。薤細杏壇，陡覺東風之透；陰成槐市，行當北路之舒。暮春歸尼父之門，泮水浹魯侯之澤。幸哉小子，首以忱辭。恭惟某官藜照洽聞，金刀顯胄。名山蠟屐，何須想像於興公；臣浸仙槎，豈復低徊於盧肇。筆下瀾翻於鋪叙，胸中融結於高深。共惟八采之才，登高能賦；獨立千英之表，首善峨冠。擬牽入仕之絲，蚤遂摘髭之第，三年海角，獨手鸞棲。盡嗟矮屋之居，竟大微官之綰。蠹魚輿版，肯容小吏之姦；林竹吟音，共喜同僚之隽。聲徹鄭鄉之井，最聞魏闕之書。且江河淮濟之流，畢輸溟渤；而禮樂詩書之習，遠自賢關。民足且知，仕優而學，用移駿軌，以遂雅懷。與其州縣之塵勞，孰若聖賢之景慕？矧此烏傷之壤，上當須女之虚。流風猶接於老成，多士争期於修習。雍容函丈，鼎新書帶之青；婉娩牙籤，豫悦經帷之絳。當此比賢之歲，式瞻有德之旌。惟咫尺於漢京，矧翩聯於越嶠，笑沈祠之在右，寧袁扇之自高。表表圭璋，必嚴廊之登顯；耽耽館學，寧弱水之阻修。不待席温，佇看詔下。某寒生故裔，小己修途，雖知名教之可從，尚愧駑才之難勉。囊錐淬厲，終無百鍊之姿；鼓篋希微，繆脱一囊之穎。茲聞風而慕悦，將望履以趨承。假斯駢儷之二

三，述此蘊藏之萬一。尚時稽於律吕，益無間於寢饗。其爲跂望之誠，罔盡語言之末。《靈巖集》卷七。

代人通桂陽趙守啓

居露冕吹鐃之貴，方優游凝寢之香；當紅蓮緑水之時，敢傲睨看山之笏。顧厚責何堪於小己，幸微心儻察於大賢。茲其處事之初，敢日髮牋之怠。恭惟某官相門巍冑，潢派英流。掄魁冠多士之場，材猷傑特；貴戚度常卿之表，鼐鼎尊安。即其先世之所由，見此名流之自出。矧其昆玉，卓爾菁英。知奕德之不衰，亦純忠之有繼。曩登膴仕，寖著英聲，雍容琳館之間，領護嵩神之峻，談笑青油之幕，裴徊緹屏之車，貳政玉谿，追懷棠愛。茲剖符於千里，既班政於雙旌。雨滴蕭騷，應帶湘江之韻；雪花點綴，既多桂管之冬。物得其平，氣從而適，即歸華貫，佇走置郵。入踐青氈，先持紫橐。某孤根冷甚，綿力薾焉。膏火種文，僅成飲墨；簿書了事，既作看朱。每知守乎曲謹小廉，乃自墮乎畫地刻木。雖中心之必勉，然五聽之實難。念昔先君，嘗預丞相遺簪之舊；越惟長樂，蓋蒙需章一鶚之飛。在某夤緣，亦爲際幸。昔承鸞枳，乃在一門；茲望朱幡，非趣二派。尚繇條教，可遂僥踰。《靈巖集》卷七。

通羅守啓

恭審輟自廷平，出臨江介。萱堂壽母，肩差榮畢之流；雁序衮衣，足接皐夔之里。人服聲猷之素，家傳經濟之諳，千里歡騰，一門德重。恭惟某官聯根太華，分種渥洼。掄魁振天下之英，儒門高表；政柄謀聖王之體，理道自明。矧從膴仕之初，洎此藍英之後，成歙江之朝釀，回嚴瀨之春風。閩嶠鬱青，映吏衫而一色；垂虹黝綠，飫鱸膾之四鰓。未登抱日之雲，且入籌兵之幕，俄護省曹之籥，更提候邸之郵。彌縫張釋之之卿，一毫不枉；度越隽不疑之母，六幕均蒙。當宁簡知，鄰邦分寄。且此盱江之境，更爲麻谷之源。神僊振古以莫倫，詞筆至今而有耀。水足三蓮之異，才多八采之奇。然民物雖繁庶，而未免機巧趣利之心；故詞訴爲浩穰，而大抵頑狡喜爭之俗。歷觀近日，竊迹今時，屢煩名士之來，至假高風之鎮。惟譽處雅隆於羣聽，必設施足厭於衆情，使人心不至於忍欺，蓋君子所貴於學道。坐席未煖，召驛已來〔一〕。某一得何幾，千能莫勉，枯根誰數，陋稟可知。莫逢鄒律之吹，每竊齊竽之濫。牽絲邑屬，不勝蠹書之多魚；讞獄掾曹，幾成刻本之不對。再冒問囚之寄，每驚全璧之難。幸大賢君子之來臨，庶森戟儗香之切庇。瞻望微悃，萬倍彝倫。《靈巖集》卷七。

〔一〕驛：原作「譯」，據四庫本改。

通吉守史彌忠啓

斂板趨庭，行遂識韓荆州之願；負丞哦竹，豈敬修牋記，少露肺肝。緊惟設官分職之方，蓋是近民施仁之易。有如邑貳，誰極官修？蓋明府實賴其贊裨，且茂宰每須其佽助。惟子産善相於小國，惟珫英游之末，莫逃墨飲之羞。欲了簿書，未免看朱而成碧；將平獄訟，依然畫地以爲牢。顧轙線曾何寸長，而駑馬不忘十駕，茲濫叨於一職，敢自後於千能？自非仰藉於洪庥，何以獲全於小己。恭惟某官人門兩勝，姿習雙長。如贊皇之蟬聯，更是八行之駿；若申公之龍禪，蚤收拾芥之青。旁薄歷年，踐揚積閱，是能出類，卓有異才。鄂渚奠安，采棒光生於朝日；柯山教養，通儒和扇於春風。不卑管庫之官，爭上鶚書之剡。一同撫字，蹊成河縣之花；半刺輝光，賦就鄱江之月。更畫戟清香之曉合，迄芳塘萋草之春生，課最鼎來，竹符洊出。維白粲連檣之魚貫，所係不輕；維介江比屋之犀渠，其綱必正。當仁是寄，迅召即承。且千里素服其英風，而庶俗尤諳於厚德，第茲斂惠，行此促歸。且某大父朝請之曩年，嘗在王國履簪之列，而先世符麾之昔日，又聯金昆羈靮之游。茲焉仰望於層霄，庶幾少寬於六轡。矧丞之於令，雖云位偪而勢親；而邑之有丞，豈可觀旁而手袖？三思宛轉，一得幾希。擅裨佐之實而無侵奪之嫌，乃贊助之善而緊忱恂之願。尚惟歷照，俾遂展爲。《靈巖集》卷七。

代許守到任謝韓平原啓

入造化之鑪，乃叨分於屏翰；就侯伯之國，幸已見於吏民。念由求科目，雖非所長；然襲黄誦習，豈敢不免。願少寬於轡策，俾畢效於菲葑。恭惟某官還伊周於保傅之餘，續高孝以慶元之盛。仰治平定策之懿，益大祖勳；卑管仲得君之專，僅成霸業。年既周於光甲，人愈樂於逢辰。太常烝鼎，不足殫其功；緑野平泉，莫許遂其志。蓋萬彙根荄之膏澤，凡羣才器用之鈞陶，悉自專裁，曾無遺外。乃至齊竽之濫，亦蒙鄒律之吹。某骯髒書生，夤緣儒第。仰看星辰之太素，敢賦舊官之詩；九叨香火之斗升，薄伸負米之志。曾謂阮青之俯及，深憐萊綵以曲存，畀紫泥一札之言，冒朱轂兩輪之貴。驅車入境，問俗觀風。維是蕭州，介於鉅屏。下洪江而泝吉贛，地最狹於列城；箠織具而貢羽毛，賦乃多於諸國。矧頻年旱潦之更，豈綿力承宣之易。致威拊剛柔之辨，酌富貧取予之中。恢堯天蕩蕩之仁，極於僻陋；秉周禮彬彬之義，淑彼俊英。竭半生繼燭之功，無一髮底囊之智。全家飽暖，懷元之諸縣之豐；寒士俱歡，惟子美萬間之誦。微誠依望，倍萬等倫。《靈巖集》卷七。

通臨江軍王守啓

榮瞻芝宇，嘗趨幕府之前；冒綰李曹，幸出旌麾之下。奉承伊始，喜懼實并，敢修干牘之恭，仰冀司籤之聽。恭惟某官長才振世，奧學絶人。靈芝卓冠於衆芳，蔚作明時之瑞；游刃何難於錯節，争誇妙手之能。蚤拾芥於巍科，亦彈冠而膴仕，藹藹踐揚之久，駸駸譽處之多。欲上夷庚，更資累試。一同雷社，足慈祥豈弟之心；百縣臺綱，盡本末源流之理。英聲益播，華署合登。嘗争飛一鶚之章，乃屈命專城之駕。政平訟理，綽分清宇之憂；吏畏民安，疊上諸侯之最。佇聽絲綸之命，入通鵷鷺之行。某生則甚愚，人何足數？僥踰世禄，名遂玷於天官；漫浪邑僚，職有慚於民版。丐斗升而自活，無尺寸之可譏，孱弗自量，思之則悸。顧木索鞭笞之下，有死生出入之殊，不明則未易以得情，不密則或虞於外泄。左證干繫惡其泛，飲食藥餌欲其時。苟毫釐頃刻之不親，則疏漏繆尤之必至。斯爲甚重，昧也何知。所冀禮義之化素行，暴戾之心不作。允洽太平之治，囹圄至於空虚；重觀比屋之封，文書爲之稀闊。使么麽亦從而幸免，在高明益表於寬容。頌詠微誠，倍萬倫等。《靈巖集》卷七。

通吉州鄭守啓

恭審光膺帝綍，榮鎮江城。貫索星稀，昔屢應中天之象；凝香寢闐，今更名春草之聯。雙旌五馬再臨民，露冕吹簫行奏最。恭惟某官長才八采，駿譽千英。渥洼池中豈尋常，況是七穆之緒；夷庚道上已超絶，更熟後鄭之書。矧茲彫纓以來，多此詳讞之任。刑辟雖非唐堯所急，若濫淫其可嗟；才能苟真咎繇之倫，亦侯公無疆之思，媿此牽絲，首從列掾。松竹吟哦之優逸，簡書科級之殊尤，屢評畫地之牢，更宰丹邱之縣。月卿烝贊，秋駕郎曹。秀禾六輔之鄉，薄海最聲之起，盤還雅望，超軼大猷。將淩法從之居，再觀德下之任。惟玉粲連檣之富庶，惟犀渠衆有之風聲。且多名勝之游，正重宣承之寄。長其善去其惡，必資鑑裁之長；倡以義率以仁，更賴撫摩之最。坐席未暖，賜環趣歸。《靈巖集》卷七。

通萬安黃宰啓

覲當今之卓魯，寂爾晝簾；知在昔之王楊，殫魄於大巫，敢曰矜明於爝火。恭惟某官裔從江冠於壁水。識本末源流之自，如箕裘弓冶之爲，將其夏，氣稟閩山。大秦珊瑚之區，最有木難之可玩；老

仙晁張之客，尤稱涪翁之逸羣。渥洼幾見於出圖，鄧木不多於一柱。當年飛舄，豈容行怪以驚人；此日鳴琴，是乃愛人之君子。行作中興之傳，遂荒褒德之封。某自愧不才，且兼無學。珠玉在側覺形穢，豈免汗顏；雨露所濡皆教端，且觀善政。敢言欽助，以速愆尤。初敬周章，愧乏琴玕之贈；英風祈望，行窺霧豹之斑。幸矜恕之曲加，不暗愚之深責。《靈巖集》卷七。

代賀王察院啓

恭審親結主知，擢居臺紀。自淳熙從諫之聖，昌言無三院之分；續貞觀確論之賢，勁氣有百聯之肅。奚須成蹟，交慶得君。恭惟某官擢秀七閩，蜚英六館。精金百鍊，合黃鐘大呂之音；拱璧無瑕，表清廟明堂之器。凡碩學鴻儒之望，若峨冠正色之資。禮學修明，炳炳留都之教；樞機周密，森森汗簡之書。自其一節以歷觀，咸曰九卿之俯視。矧文武圖回之日，乃是非纖悉之時。白簡風生，烏臺日永，思極謀猷之審，用殫推擇之精。帝制昭明，人心凱懌，君子恃以不恐，遠人聞之自驚。斯折衝千里之方，有定國一言之妙，秉持正大，獻納便蕃。柏老霜明，凜凜中臺之季攷；龍興虎嘯，亭亭當宁之神交。何待九遷，即躋兩地。某再乘一障，初乏寸長，政無五月之成，人自雙旌之愧。仰止層霄之迥，徒瞻執法之明。《靈巖集》卷七。

代賀知院啓

恭審晉魁樞府，仍與政機。二柄兼持，文武爲萬邦之憲；三公並列，尉史亞一相之尊。有誠歸心，含生增氣。恭惟某官閎深而開亮，靖重而裕和。卓然巴蜀之英，何止揚馬文章之選；粹若孟韓之統，深知洙泗學問之源。蚤掇巍科，寖躋膴仕，揚歷清華之貫，羽儀英乂之聯。星辰厭飫於步趨，日月頻仍於獻納，徑繇簡遇，直上夷庚。開沙路之端，既已參儀於黄閣；接火城之照，行將竦聽於白麻。時維復古之圖，更賴折衝之佐。必得詩書禮樂之彦，用恢東西南北之疆。服建隆亞政之名，往亦稱於宰相〔一〕；考元豐百僚之制，獨無變於舊章。周三孤蓋曰貳公，漢上卿均於開府，深重臯夔之望，即端房杜之居。《靈巖集》卷七。

〔一〕「往亦」二字原僅有「亦」字，下闕，據四庫本補乙。

代賀徐侍御啓

恭審光膺綸詔，晉陟臺端。徧儀三院之華，鸞飄鳳泊；深肅百僚之署，霜潔冰清。綱紀增明，縉

紳胥慶。恭惟某官黃鐘宏度，清廟凝姿。鷳鷖離風塵，躐羣蜚而獨上；驊騮開道路，借闊步以交馳。曩升烏府之嚴，屢叨虎闕之邃，周流膏澤，殫竭論思。徘徊古柏之陰，傑特寒松之操。坐閱歲月，屢罄忠嘉，深刻丹衷，鼎新白簡。君子信而後諫，況當堯舜之朝；人主兼以爲明，何遜王魏之直。茲正南牀之位，益輸北面之誠。且故事可稽，無並居於獨坐；則所學不負，自深簡於淵衷。惟五大之在庭，軼三登而致治。行慶精神之會，即躋輔弼之崇。《靈巖集》卷七。

通判隆興衛安撫啓

共仰魁星之照耀，今更躔翼軫之區；式瞻斗野之撫臨，昔曾與機衡之任。將趨走致恭於牧伯，而光輝尚隔於雲泥。第修牋版之勤，少格教條之奉，寸丹盍見，尺素虔申。竊以邑之有丞，職貳於令。欲佽助贊襄之密至，而侵離奸慢之絶無，每難其人，蓋遴於選。惟子産善相於小國，雖立之尤歎其弗施。如某者片善不霑，寸長蔑有。簿書獄訟，雖屢試以無幾；閥閱才猷，曾一端之足取。茲冒百里弼承之任，難知千能强勉之修。每焉曠敗之多虞，寧有菲葑之小節，包荒是賴，全璧幾希。恭惟某官姓埒魯邦，秀推吴壤。長才八采，身居積木之顛；偉望千英，貴亞百僚之表。語其積習，皆在名躔，近民贊於越之首城，迅召正羣縑之朋字。校書漢部，載兼王邸之師；著紀晉官，更擅侯封之掌。腐左浙陳因之粟，上王戎簡要之曹，宰士徧居，史螭卓立。頌臺命貳，明哉惟月之臨；寶牒得人，韙以特書

之策。洽兩制常楊之筆，握二選山毛之公，從容帝幕之繙經，整齊春官之秩禮。烏好一臺之屋，鸞雙二府之居。孰謂盤還，更許撫字？二伯一加之卷賜，重湖五玉之上頭。且康山南國之帥藩，而江介洪都之督府。許令英游之蹤跡，兩擅龍光；滕王高閣之登臨，重觀霞綺。況此百城之方面，盡歸一視之慈祥。九江揚左蠡之波，章貢足鬱孤之眺，道院傑霜筠之竹，連檣尾白粲之艘。且南則嶺北則淮，是爲鄰接；而江之流湖之匯，皆在慰安。人歸召伯之棠，績著韋丹之石。召環鼎至，几舄行歸。某瑞雖埒於男蒲，才僅同於襪線。古槐森竹，第賚縻廩之慚；列雁趨鳧，僅了涉書之筆。庶賴六條之雲覆，以叨千里之官修。跂望微誠，敷陳罔既。《靈巖集》卷七。

代賀吏部尚書啓

恭審有庸五禮，權首六官。鑑衡掄天下之才，權幾侔於一相；人物極甘泉之選，職更接於三公。仍綰秩宗，尤爲異數。恭惟某官君子温其如玉，大雅卓爾不羣，首科壓海表之英，奥學造古人之閫。議論弗苟，必求真是之歸；才用有餘，不畏難排之節。頻更器使，深著簡知。標論思獻納之英，足温厚深純之德。頃冠春官之掌，蔚爲法從之光。豈玉帛鐘鼓之云，甚速中和之教；非錢穀甲兵之比，既臻動化之孚。兹遴選於名卿，益加詳於聽履。惟是列曹之别，無踰二職之崇，論其要則孰若於司銓，語其清則必推於宗伯。兹全並綰之榮，實曰殊常之典。矧興比賢能之歲，居作成禮樂之司，復升黜於

三銓，實始終於多士。其爲倚任，未易比倫。蓋一時大用之階，實千載難逢之會。《靈巖集》卷七。

代賀張參政啓

恭審擢由機府，晉貳政塗。雖東西兩地之崇，均號公孤之重；然參決宰司之要，尤爲輔弼之尊。佇觀簡注之專，行慶沙堤之築。恭惟某官名門英彦，儒學羽儀。恢恢度量之容，綽有大臣之體；蹇蹇事功之赴，熟乎當世之謀。蚤掇巍科，寖躋膴仕。中外踐揚之久，周旋譽處之多，參華西府之崇嚴，考績大猷之密勿。肆加履效，改畀事權。唐蕭瑀劉洎之流，亦與政堂之列；漢丙吉魏相之相，先由御史之除。矧青陽先正之源流，由黃序耳孫而派別。子房卓標於三傑，不居蕭曹之先；九齡有用於開元，未若姚宋之究。盤還英緒，際會明時，佇償巖石之瞻，繼勒鼎彝之績。《靈巖集》卷七。

代賀商侍郎除總領啓

恭審光揚帝詔，擢貳民曹。興師日費千金，正賴蕭何之傑；足用不加一賦，允資劉晏之才。歷稽護饟之臣，亶謂非常之渥。恭惟某官儒林卓犖，學海淵深。鏘黃鐘大呂之洪音，合登清廟；秉干將莫邪之利器，屢試盤根。維德進則朝廷尊，然術行則天下富，小紓鵬翼，詳護雲儲。細柳連屯，合曉煙

於萬竈；危檣銜尾，粲秋穎於千艘。堂堂七尺之風規，仡仡六師之貔虎，士皆宿飽，人有奮心。顧成績之著明，宜褒章之度越，矧在恢疆之運，尤須裕國之方。營平謾上於屯田，孔明僅行於流馬，揆其淺鮮，愧此經綸。蓋信居足食之先，而義乃理財之要。若計然一曲之論，何其小哉；雖管仲九合之功，若彼卑也。坐致雲煙之畫，立躋衮繡之榮。某冒此分符，適焉乘障。供靡以事齊霸，敢後申侯；輸材以助漢邊，願同卜式。庶畢繭絲之賦，可明臣子之心。《靈巖集》卷七。

交代張司理啓

有懷芝宇，恨未揖於清風；承乏李曹，喜行霑於賸馥。敢因素牘，聊寫丹衷。恭惟某官姓著連天，族高薄海。詩書禮樂，萃一門之衣冠；梓杞楩柟，蔚千章之柱石。昔之小試，綽有令猷。茲聽棘於侯朝，更歌棠於民表。釋之爲漢廷尉，文瓘蓋唐理卿，究源委之綿長，悉哀矜於斷折。傳家千古，斂惠一邦，宜輕車熟路之無難，自迅節追鋒之立至。某索然冷緒，眇爾陋聞，不知自揆之方，輒冒難能之事。獄市貴乎無擾，所望曹參之言；氣色爲之益明，豈有臨淮之令。《靈巖集》卷七。

賀金正言兼侍讀啓

恭審密繇宸斷，晉陟諫坡。言謂忠謨謂嘉，恥君弗及；人不適政不間，以道相先。更橫入説之經，益聖乃神之主，薦紳胥慶，海宇均歡。恭惟某官碩學粹資，宏才偉望。夙秉致君之大志，陳義甚高；卓爲傑識之鴻儒，非禮弗履。曩擢居於言路，蓋浸結於主知，廩然六察之綱維，肅若百僚之著定。茲班顯綍，俾歷要津。惟建炎一詔之可尋，既不與掖垣之列；惟慶曆四賢之甚盛，曾莫追高躅之風。若魏徵之願爲良臣，而且保仁義之終；若陸贄之不負所學，而復見君臣之合。皆出平時之雅志，始知熟路之輕車。故雖都俞吁咈之微，莫匪規矩方圓之至，矧廣厦細旃之邃密，有微言大義之繹尋。致一人獨到之功，發千載不傳之妙。孰謂騰口之末，或非會神之交。補衮效深，築沙路穩。某坎蛙陋見，巖蟄驚魂。仰止慶霄，徒景雲之在望；載觀除目，喜威鳳之逢時。惟致賀之後入，尚熏慈之加恕。其爲慶抃，莫既敷宣。《靈巖集》卷七。

通婺倅陳國博啓

恭審顯承宸詔，榮貳輔藩。煜煜屏星，接輝華於須女；亭亭春月，分照耀於雙溪。坐看桃李之

成，即上雲煙之表，敢持尺鯉，敬候前驅。恭惟某官大雅卓爾不羣，君子温其如玉。七閩秀氣，鍾儲盛帝之宗；八采奇材，游戲兩科之彦。風化洽鍾陵之野，彌縫佐梅嶺之軺，曾何技經肯綮之嘗，更練錢穀兵甲之細。護餉密裨於劉晏，運籌參輔於周瑜。知己忽逢，需章直上。地官掌故，更知源流本末之全；壁水整綱，盡發詩書禮樂之秘。預漢室一經之博士，處周家大樂之前聯，少厭直廬，暫棲閒館。盤還英氣，擁護良能。惟長才尚俾以旁觀，而浩氣且從而全養，益以淬無前之利器，庶其衍莫大之洪鐘。贈王祥之刀，巨寶況當於達道；端西華之甫，偃藩足佐於循良。壎篪叶應以無差，瑚璉自難於久外。某嘗攀逸駕，蓋在陪京。白下政亭，折柳常思於取別；赤松勝地，維桑忽惜於肯來。均肖翹雨露之中，際庇覆雲霓之外。茲更燕雀棟梁之賀，遽忘鶗鴂羽翼之殊。持鼓雷門，陡覺小巫之自失；賜環驛騎，佇觀膏澤之廣霑。頌詠微心，鋪張罔既。《靈巖集》卷七。

全宋文卷七〇二五

唐士耻 四

通趙倅啓

承乏李曹，方有非才之懼；依仁星駕，又欣大造之歸。蓋包容覆露之庶幾，乃么麽孱庸之幸甚。恭惟某官宗英表表，儒學彬彬。金枝玉葉之葳蕤，卓爲羣木之冠；璧簡科文之淹貫，越在九流之先。語其才則間世五百之賢，論其氣則陪風九萬之快。合在巖廊而增重，豈應州縣之尚淹。矧龍盤虎踞之城，共肅哦松之操；而珥筆懷博之俗，變爲植李之區。雖小試之優游，亦英聲之洋溢。垂上青雲之表，却分明月之輝，彌縫剖竹之布宣，密勿烹鮮之左右。別車班歲，三看綵勝之飛；貳駕劭農，兩見香粳之熟。齊拍黄童之手，佇來紫檢之書。《靈巖集》卷七。

通京倅啓

恭審陪植圭琮，平分風月。端章甫而相，左右循良；賡宣城之詩，後先宫徵。聲華所被，悦豫無涯。恭惟某官奥學粹醇，偉才卓犖。光輝牛斗，夙推器具之良；伯仲魁台，夐出紳纓之茂。深閎陂度，典則卷儀，自登膴仕之塗，綽有取善之紀。彈官簿正，優游漢水之陽；流地鐵官，容與淮源之右。幾點郴江之雁，齊飛葉邑之鳧，桃李陰成，松篁節見。不作青雲之步，却符碧嶂之遊，春風扇梅葛之僊，朝日照章袁之水。且畫鷁舒徐而南上，正梅梢爛漫以北開。競推柳帶之金眉，更剖竹林之玉版，何須有蟹，行見贈刀。某冒昧問囚，幾焉全璧。兩年聽棘，徒殫十駕之心；片善采葑，豈有一緣之效。方重負修塗之浩歎，乃大賢君子之式臨。且陋士寒生，莫睹昔者分符之采；而窮年厚幸，獲趨此時剖竹之風。慰茲半世之心，起我望洋之歎。《靈巖集》卷七。

通建昌豐知府啓

慕凝香之寢，將開披霧之明；議畫地之牢，寧復看山之逸。方喜名傑條流之奉，又虞小巫神氣之殫。惟大賢何所不容，庶駑力得以自竭。竊以幸會之過，昔時所難。願識荆州，際合豈關於人事；請

御晏子，濟否又出於天時。恭惟某官八斗奇才，千英令望。曩空冀北，軒昂德裕之出羣；今擅斗南，卓犖夏侯之拾芥。自其筮進，共矚殊能，彈冠照茗霄之清，綵棒溢京師之潤，入玉壘六旄之幕，贊翠帘三輔之春。雪滿牢盆，腐積更充於左浙；風生刁斗，遐衝坐折於重邊。盡惟畫諾之資，兼制貨財之榷。人服崛奇之智，士推邁往之才，垂上層霄，却分明月。此時夜氣，還占斗牛之祥；當日霜鋒，重凛海沂之贈。巧匠寧容於袖手，太阿何畏於盤根。六翮垂九天之雲，一洗空萬古之馬，雙旌問道，千里歸仁。風聲新郭令之軍，意象回麻壇之律，政成蔭徙，才適時須。佇最課之上聞，即迅騑之促入。某枯根冰冷，俗態塵昏。問西江一障之囚，曾平反之可數；賡南國五官之季，常曠敗之是虞。踊躍豹窺，勤拳龜卜，矧緑水湛然而無滓，乃紅蓮寂爾以不聞。尚惟大厦之萬間，幾見至愚之一得，顧曲謹小廉之外，期百能十駕之堅。依詠微誠，敷陳罔既。《靈巖集》卷七。

擬言定書

締孔顏之好，幾閱百年；繼姬姜之歸，遂聯三世。矧用姑嫜之治命，且承甥館之裏言。雖舊維新，不疑何卜。伏承某迨至及笄之字，母訓既周；而某已踰弱冠之年，聖經僅讀。姑恃積姻之雅眷，頓忘衰系之寒荄。誠幣載陳，俞音立俟。秦其尚勤撫育，敢冀歡言；魯之終得事齊，庶希嘉惠。《靈巖集》卷九。

代曹氏言定書

借銀潢之潤，更瞻奕世之衣冠；聯玉葉之芳，用轉寒門之律吕。敢將誠幣，恭俟好音。伏承某擢秀閨闈，豈有膏粱之習；而某勉勤縑册，粗知琴僎之分。輒忘高援之攀，庶遂和鳴之好。期金蘭之永固，諒臭味之必同。昔甥館得賢，遠服間平之類；兹王孫擇木，近從顔孔之林。天幸所加，人爲自濟。《靈巖集》卷九。

代千三姪言定書

下玉鏡之臺，缺月重圓新照曜；叶龜人之兆，好風借順舊歡娱。況其喬木之百年，更此外姻之四屬。款高門而有請，期暖律之頓回。願締金蘭，迭張琴瑟。伏念某傳芳有素，而某學禮未能，方慚齊耦之不量，敢冀季金之遽諾。用將誠幣，佇聽好音。一雁入時吴楓丹，欣逢時序雙魚烹。處楚雲碧，適會襟期。《靈巖集》卷九。

代吕氏言定書

寒緒雖微，遠繇泰嶽，高門有自，夐系絳都。昔嘗迭長齊盟，今乃均歡二姓，何煩蓍蔡，不異姬姜。伏承某謀禮素風，夙習《家人》之位；而某簡編疲駑，未臻《大有》之功。久遲授室之儀，擬遂斷機之教。曾謂喬松之望，肯從幽谷之遷。雁幣必誠，蓋以將乎至意；龜言立俟，其諸遺我好音。

《靈巖集》卷九。

與次子言定書

唐自劉累而遷魯縣，可攷而知；陳蓋舜後而始胡公，其來有本。惟姻聯之在昔，雖男女之異今。然均爲合二姓之歡，庶亦少接千齡之躅。伏承某夙成天質，曾何俟於及笄；而某未善人爲，慚已踰於弱冠。擬内資於法拂，庶訖濟於閨門。矧簪纓喬木之家，蚤登評旦；顧詩禮趨庭之緒，莫擅雕龍。儻無間於寒宗，即敬承於吉語。《靈巖集》卷九。

代毛氏言定書

仰笏牀之裔家，有眉山之書；修雁幣之誠心方。且爭光兩曜之文，顧喬木百年之望。近越重孫之門，絶去膏粱之習；而某勤拳夙訓，勉修種績之世，肯從幽谷之遷。殆孟光尚德之倫，自不厭荆釵之陋；豈南容玷圭之復，有過聽斧柯之言。《靈巖集》卷九。

與幼子納采書

擬續世姻，夙蒙金諾，儻將誠幣，何間明縑。用輸尋尺之情，尚略單微之禮。竊以藉之用茅，何以薄何以重；恭之與幣，孰爲實孰爲虚？要期二者之交修，庶表一心之無慊。曩嘗瀝請，既有俞音。矧舅姑交敬以增隆，而昭穆適安而甚妥，大是不疑何卜，奚煩重説此言。然假物以見者誠之所將，從古不易者理之有在。尚幾洞照，曲鑑淵誠。《靈巖集》卷九。

禮選序

《禮選》者，諸王府侍講邢昺所上也。惟昺通儒碩學，究心禮文之事，慨念先王制作，其詳不見於世，戴聖遺傳，粗紀孔門之道，學者聚訟，尚應討論之功。是用筆削，以成一家。乃雍熙四年八月晉諸斧依，凡二十有一卷，聖主嗟焉。孫謀貽後，見於曝書之日，召昺同觀，帝藻下飾，爲一世榮美。貳之縑册賜昺家〔一〕，訖藏諸家，其不朽也已！《易》以卜筮全，《詩》以諷誦全，《書》百篇蓋存者半，然帝王大綱猶可想見。惟是禮樂之事，諸儒孜孜補拾，不過推士禮以想像萬一。西京之末，大小戴興焉，而德所傳未能粹然也。大禹之黻冕，仲尼之俎豆，空谷足音，是將焉屬？《月令》、《明堂位》一二附合，是殆可略也。昺也皓首窮經，紬繹之勞，殆非常人比。緝以爲書，則上而天子諸侯之所依憑，大而郊社宗廟之所設張，下而至於三百、三千，皆可以無愧，用以垂世，至於千萬年而不已，真韙事也。東都曹褒因叔孫通之書，次序禮事百五十篇，李唐魏徵作《類禮》二十卷，元行沖又從而疏焉，若可比肩是書。然褒之所祖不純，徵之任己自專，豈若昺合諸儒之長，以釋不刊之典哉！是宜真宗皇帝好善忘勢，加之贊述，五色下被而萬物增華也。昺是書世未之見，史略其説，然獨知其爲戴《記》者，蓋昺獻書之辰，太宗皇帝取其一篇加之聖覽，史謂《文王世子》，則爲戴聖之書明矣。昺之書其目則曰《分門禮選》，蓋彪臚有條，各從其類之文也。所上止二十卷，一書以爲二十一卷，

豈一卷之目合其數乃若是耶？是蓋昺書之細，愚獨取其千載之下，不忘孔門之講習，游夏之淵源，以淑諸來世，茲實爲醇儒矣。《靈巖集》卷三。

〔一〕册：原脱，據四庫本補。

梁文選序

《文選》者，昭明太子統所集也。維統心明才通，好古不倦，凡百緘册，既輯既釋，載念辭華之作，由屈騷而下，浩若烟海，雜然並陳，遴擇之功弗加，則黑白甘苦混爾一區，孰取孰舍，雖皓首窮年，曷克殫究，後學來者，何所矜式？是用極耳目之廣，徇權衡之公，拔其尤殊，成一編之書，凡三十卷，詔諸不朽，不可無述也。二氣絪緼，太和保合，靈而人，秀而文，經綸乎事業，發揮乎天人，儻將淹今古而觀之，則必有去取焉，有褒貶焉。有明而無厚也，有決而非同也，海納川涵，蓋所未暇，而采摘孔翠，拔擢犀象，吾亦於其善者而已矣。由屈平以來，更秦越漢，分裂之邦，離合之統，上下數百載，代不乏人，發於情性，見之事緒，揭爲世用，形諸筆舌者不知其幾也。若大若小，或淺或深，博古摯虞，不過爲之流別而已，他未暇也。帝子之英，精懋墳典，博望名苑，聚書幾三萬卷，一時俊乂之流網羅無遺。朝慮夕講，孜孜不

忘，聚古作而耕獵焉。討論之力既加，薈萃之功益著，月異而歲不同，以成章告。曰賦、曰詩、曰騷、曰七，吟詠情性之作四焉；曰詔册、曰令、曰教、曰文，上之訓下四焉；曰表、曰上書、曰啓、曰彈事、曰牋、曰奏記，下之事上六焉；曰頌、曰贊、曰符命以稱美，曰史論、曰史述、曰贊以評議古者四焉。曰辭以陳意，曰序以述事，曰銘以自儆，曰誄、曰哀、曰碑文、曰墓誌、曰行狀、曰弔文、曰祭文以厚終。始於班孟堅《兩都賦》，終於王僧達《祭顏光禄文》，凡三十有七種，而賦詩之體不與焉。由梁而上，異篇名什，往往而在，統之志勤矣。艷高屈、宋，香濃班、馬，而今而後，吾知所從事矣。音則蕭該、僧道淹、公孫羅、吕延濟、劉良、張銑、吕向、李周翰，其訓義曰以宣明。孟利正、卜長福之《續文選》，卜隱之《擬文選》，瞠若乎其學步矣，徐堅《文府選》云乎哉。韓愈以文鳴而高許，杜甫實詩人之雄也，其訓子乃曰熟精《文選》，理則統也。其可間諸選也，其可忽諸！《靈巖集》卷三。

〔一〕曰移：按《文選》並未單列「移」之一體，移即在「書」中，此二字當爲衍文，與下句「四焉」始合。

神農時令序

《神農時令序》者，因穗書而有作也。惟神農運膺火德，至治純龐，昭格休應，上黨之山，嘉禾八穗，知者創物，粲然成文，上觀天時，爰班明制，以前民用。丕休哉！出治之丕彝，三皇之鉅典也。三墳久亡，間見於韋續《字源》，庸摭初末，爲之言曰：日月之行，星辰之運，斗杓辨指，昏中定次，各有其常，不可變易。天之開人，固如此作，訛成易使，不失其度，生殺予奪，使不違厥宜。微而車服飲食，近而出入起居，罔不俾適厥性，人之事天者其可忽諸？風雨霜露，無非至教，保合太和，必由鉅聖，則時令之書詎容無作？維犧皇氏首造書契，河圖效靈，八卦三畫，二十有四，默象厥氣，欽若敬授，未極坦明。逮於神農，運化日開，賁桴葦籥，聲樂既闡，男耕女織，民生不難，凡物理之未發者，咸將顯著。天道聿啓，聖心感焉，乃因穗書，庸班時令。想夫皇謀既定，羣臣叶從，乃探乃索，發揚隱奥，克開厥後，貽之萬世，日行終始，八節爰創。大火而下，五官並建，各揚厥職，歲終索響，大蜡伊作，凡爾百度，咸用厥時。逮觀大《易》十三卦之義，聚貨懋易，乃在日中，豈市道必於陽盛之時而後可也。觸類以長，事爲之制，物爲之防，又可概見矣。維耒耜之興，肇於斯時，神農見號，厥尚可探，斯因禾瑞，爰班茲令。意者令所著獨於耕植收斂之際，尤詳厥理耶？且帝復能相土地之宜，燥溼肥磽，高下之別，令民知所避就，見於《淮南子》之書。仰觀俯察，遺諸永久，兩

全而無闕，自非聖人，疇能若是耶？淮南之書，又曰以時嘗穀，祀於明堂，觀諸後世四堂十二室之制，侑薦嘗新之法，見於呂《令》之書者殆皆神農之遺耶？厥後黃帝當時明天，五雲分治，朱宣玄鳥而下，分至啓閉罔不釐職。陶唐欽天羲和仲叔之掌，冠於經端，周公時訓月令之目，見於汲冢之書，非神農舉之於先，疇能述之於後耶？《周官》籥章一職，專掌春秋逆寒暑之氣，俱擊土鼓。夫土鼓者神農之所創也。作者之意，殆欲後之。明天時者謹毋忘神農之功云。謹序。《靈巖集》卷三。

宣和殿博古圖序

有宋八葉，天子聰明冠倫，密庸萬化之表，坐襲垂衣之慶。海縣鏡清，幾務餘閒，稽經諏儒之隙，每以好古博雅爲心，謂思其人，當愛其器。雖既更億變，多歷年所，毋庸畢見，然範鎔不朽之質諒有存者，旁搜遠獵，孜孜不倦，鼎來萃聚，采久采切，天畀地予，積日累月。既溢乎玉府之藏，爛乎秘宇之列，帝心悦焉，思以警動羣目，發揚若稽，是用肖其體則，備厥款識，施諸繪事，勒爲成書，以炬耀於億萬年。皇乎哉，曠世之盛典也！敢鋪張帝旨，冠諸篇首曰：高卑既陳，書契肇開，中古而降，文爲日詳。明聖制作，物有其則，凡厥器用，至理所寓，毋曰粗末，不足控揣，舍是而觀，義之精微，或幾乎息。逮乎兩都，世降道夷，然去古未遠，猶有存焉。辟之禮失，尚求諸野，空谷足音，跫然而喜。兑戈和弓，垂之竹矢，周序炳列，和鐘離磬，女媧笙簧，寵錫於魯，古之聖賢，嘉尚

若是。漢獲故鼎，殆非九牧貢金所成，薦之郊廟，間見歆艷，特書大書，匪一而足，豈徒觀美而已哉。文獻不足，莫甚樂律，黄鐘夷則姑洗之虞猶足考其一二，況他乎？維我熙朝開創之初，五緯叶於奎，文明之運，有開必先。區宇既平，篤於典藝，旁逮史籍，列聖就將，謨訓洋洋，振古未見。昌期盛際，仁義四達，旁皇洋溢，咸五登三，罔有軼言，維是往古禮樂之具，下逮日用，未克裒萃。鎔範有度，銘鏤有義，可安可稽，未遂紬繹。當是時也，聲名四洽，年穀屢登，爰詔多方，乃咨乃訪，輻輳麕至，爲品五十有九，爲數五百二十有七。曾宇禁嚴，肆陳彪列，參錯典藝，玩想不已，書之簡册，昔人興造之旨，罔不咸在，誠酌古大端，升平格典也。隆爾景鐘，相踵有作，大享殷薦，視昔罔愧，無自而然哉。中興以來，是書秘在册府，小臣竊窺萬一，蓋爲卷三十，叙論之略，先禮後樂，曰典制，曰征伐，曰常用，曰燕閒，抑居其次云。臣謹序。《靈巖集》卷三。

禹瑞曆序

《瑞曆》者，神禹欽天之書也。維禹隆功厚德，克膺明顧，曆數在躬，允繼極治，端拱無爲，百度自彰。仰瞻垂象，運動有則，垂世立法，爰紀厥常。經緯具舉，疾徐無爽，列之簡牘，以示千億。欽崇不朽，用承天休，名書示意，實曰《瑞曆》。其事不具於《夏書》，而荀卿《天論》獨著其略。敢追裒梗概，爲之言曰：兩儀並立，天職洪覆，日月星辰，罔非至教。神聖體之，爰建矩則，仰察敬奉，恪

恭不懈，用以顧諟明命，斂福錫民，由來上已。周天曆度，始自泰帝，推分星次，黄序明民，創受河圖，重黎有注。少昊名官，首曰曆正，式序三辰。越在帝嚳，下逮陶唐，德冠百王，羲和曆象，殆半堯典，欽若敬授，誠弗可已。舜之曆試，首齊七政，重華協帝，克紹泰和。雖去古既遠，書不盡見，然其觀象作則，前後一軌。矧維大禹親承治緒，襲爵行道，烜煥一時，欽天之書，其可無作？遠括羲、黄，近祖陶、姚，紬繹鳩合，克臻大備。財化輔宜，庸以無闕，二典三謨，與爲表裏。想夫是曆所述，兩曜聚散，五緯疾徐，如指諸掌。經星常宿，維見可觀，以占則信，以考則明，天儀合焉，羲和職焉，用以垂諸永久，誠大君盛節治世寶書也。《洛書》千載之期，上媲皇策之盛，光畀彝倫，九疇肆叙。箕子傳之數百年之餘，武王下車，汲汲訪問，《洪範》一編，光照簡册，五紀曆數，實居其間。然則是書之作，蓋本諸天，智若行水，毋意毋我，曰瑞曰曆，厥有深旨，範其領會，而是書其詳者歟？矧禹克勤於邦，櫛風沐雨，溝洫之地，殖爲桑麻，魚鱉之民，育爲衣冠。後人稱九州之廣，必曰禹迹，蓋功大則萬世不忘，禹之俯察於地既勤若此，則仰觀於天，見於是曆者要必碩大光明，有條不紊，與《禹貢》一書相爲上下，地平天成，萬世永賴，歸功有自，要當不誣。孔子答爲邦之問，首取夏時，殆亦出於是曆。記禮者叙夫子之言，杞不足徵，吾得夏時，釋者以爲《夏小正》，果聖人意哉！禹之行己，儉於欲，勤於德，略於私，厚於公，菲食而致孝，惡服而美冕，其奉若天道者殆詳且悉也。後世羲和廢職，至勤嗣侯之干戈，足以見典刑之尚存〔一〕，稽諸《漢志》、《七略》之目，天文一家，禹書不少見，獨有《夏曆》冠殷、周、魯之先，今書不存，無能識其梗概云。《靈巖集》卷三。

〔一〕尚：原脱，據四庫本補。

帝學序

《帝學》一書，乃元祐五年侍講范祖禹所上也。維祖禹純儒碩學，究心致主之術，謂夫尊臨六幕，統理萬幾，自非講習古初，不忘龜鑑，盍臻盡善之域？是用稽參前牒，萃合往行，上繇畫易之日，近底元豐之年，凡宸心緝熙、經幄紬繹之故，悉歸會輯，爲書八卷，實之淵宸，用宏端緒，日新益明之理，舍是殆無他歧，厥旨深矣。有天資有人力，天資至矣，而人力或有愧焉，必歉然於中；要使人力足以濟其天資，則乾坤無不全之功，神聖有蔑加之德。今夫一介之士不敢自棄自怠，必思夫修省之方、琢磨之術，以無赧乎降衷之善，受中之粹，矧夫居四海之上，爲萬乘之尊，予奪自我，維持自我，舉一政可以厚八紘，修一德可以倡萬姓，其可釋師古之道，去正心之理，以一聽之天哉！此《帝學》之書不可不作也。上考古昔，由伏羲以來，書契以降，孰不以學爲先務？堯舜禹相踵而作，語其德，一曰稽古，二曰稽古，形之典謨，垂爲軌範，皆學力也。文武並興，百年一轍，播之《雅》、《頌》，亦學力也。從漢而降，猶是物爾。惟我本朝累聖相承，崇儒尊經，超軼近古，盛治所就，奚止四三王而六五帝哉！惟我哲宗皇帝接千歲之統，膺鼎來之年，自修切磨之道，舍學將安取哉！祖禹獲侍經帷，夙夕孜孜，謂無以開萬里之塗，則燕轍越旆，莫知所適，一木之本不正，則他日之厚薄纖宏

殆未可知也。職在太史，縑册之存可稽也；責在進德，古昔之善可舉也。吾非侵官而離局也，吾非强聒以自誇也，事當其宜，而言有其要也。且一言可也，而至於八卷之博，祖禹之心切矣。《説命》有篇，敬之有什，商宗周后，用以立德，用以保治，視祖禹之書一轍也。祖禹蓋嘗輯仁皇之懿法以爲《訓典》一書，又嘗預司馬光《通鑑》之編，二者足以明烈祖監微惡，有補一時，有補來者，蓋不止《帝學》一書而已。然而《帝學》獨能開端倪，澄其源，正其本，使不哆不異，後世之君苟知所以尊用崇信以競競業業，日昃夜分以深察吾心，博觀物理，參之前言往行，淑夫一身，淑夫天下，後世其用可勝殫哉，其盛可容言哉！夫洙泗相與漸摩，不一而足，《魯語》一書成於門弟子，獨以「學、習」冠篇，蓋聖門正傳必自是始，祖禹其有以脗合也夫！《靈巖集》卷三。

太平廣記序

臣仰惟太宗皇帝嗣興創之運，混文軌之宇，治叶登成，業懋稽古，爰詔儒紳，采獲昔人稗官之篇，條分臚析，爛然有第，凡五百卷，藏之秘館，制作之道宏矣。學尚乎博，聞貴乎該，不讀《山海經》，畢鸞何以辨？不熟《爾雅》，幾爲《勸學》誤。一陋一洽，得失較若，書可無作乎？自典藝粲然，《易》之幽、《書》之明、《詩》之雍、《春秋》之肅，學之道訖已歷年牒，猶曰治亂之別、成敗之殊，釋是括九流、下騷問，尚遠而不即，廢而不攻，況百家之細乎？致遠恐泥，明戒凜凜，維日不

足，我則未暇。儒者類以末爲諱，以不正爲譏，博極羣書，旁通百工之學，卒蔽大人之賦，已事前轍，可不鑑哉！曰是一曲之説，非達觀之見也。蓋自乾元四部以來，唐政不支，醜羯腥聞，播於太紫之上，大京衆師，金湯屢隳，牙籤散亂之簡，不越而之四方，則莽在泥塗，國史不克全，況他乎？重以末造之禍，極之五閏之變，芸香牢落，竹帛土苴，誰復念之。干戈鋒鏑之餘，天厭塗炭，真人挺生，鋒旗四焱，罔不臣妾，孟蜀、江左之掃除，舟車聿來，册府以充。雖投戈疇隙，絶亡馬上治天下之想，煜煜奎躔，下關圖書，萃於五緯，搜遺有詔，獻書有賞，表著方册，炳炳若丹。以舜嗣堯，重華有光，三館翬飛，崇文標記，中屹傑閣，雲章昭回，頓還石渠、東觀之舊，文風日起。《御覽》一編，千門萬户，包總細微，咸曰周叙；《英華》踵作，囊括後先，流别井然，若延萬士，峨冠切論，皆前所未見。猶嗛聖心，蓋曰洪造無垠，變動惚恍，殊異之象時出間見，使無以昭明之，則駭溢元元，將有禹鼎未鑄之患。彼芻蕘一言，日表晏温，不以爲鄙而慢之也，況宇宙之宏，編帙之繁，耳目所不接，忽而陋之，不幾以常而廢變，守一而忘百乎？五石之隕，恒星之如雨，格諸降辜言晉之故，左氏不爲誣矣。故自虞初以降，千端億緒，或是或否，若信若詭，有不暇論也。若大宛之馬，驪黄牝牡，雜然具存，不爲汗血之豢也。若大秦之珍，瑟琉璃渠，珊然並舉，不惟尺璧之取也。大矣夫！有六經爲之正，有《廣記》爲之變，括洪荒而無外，秉仁義而不惑，吾道之終乎極千古之醇。《武成》惟二三策，竟萬物之動，九鼎用知神姦，來者克明，則皇心萬一，愚言不爲誣矣。臣謹序。《靈巖集》卷三。

全宋文卷七〇二六

唐士耻 五

剛應廣利忠祐侯廟記

婺之列壤，上直須女，垂芒俯屬，大者峙而秀，短小精悍，如賓從却立，惕爾聽命；北乃挺傑北則脉分東越，叱石羊興，初平所隱遁焉。南迴起乎其間。其生也不凡，其死也不泯，捍患禦災，茁偉，有堂堂大丈夫峨冠列坐之態，意其必有異人民澤衆，猶有見于百載之下，可以尸而祝之，社而稷之，血食永祀，名在頌臺之典者，是殆山川之所自有，而亦豈尋常之故也耶。邢爲縣鉅姓，間亦儒冠自修，膴仕吹鐃，然未見名聞一世、表表在人耳目者，靈氣磅礴，乃在於神耶？且神之在母也，有金革之兆，及其既生也，無齪齪之見，弗屑章句儒，所學萬人敵。蓋嘗觀光上國，有意鶡冠，雖命不時偶，於邑以終，猶能息山房之厲以茁里民，佐旗鼓之鋒以靜祆祲，以至除疾疫之害衆，却飛蝗之戕稼，曰暘而暘，曰雨而雨，無感不應，又爲一邦

之顯相，豈其長存不朽，真足與世之建功立事者並驅争先也耶？是宜里人思其烈，公朝著之名，睟容一新，堂序鼎立，永垂來祀，至於千萬年而不已也耶。嗚呼，與其見用於一時，孰若留芳於萬世；與其鼎食於生前，孰若尸祝於身後？使神遭遇時君，一將却敵，功不難建，又豈若今日之事之爲烈哉！夫人死而有知者，其死也必有異焉。方神之氣索魄褫，不隳不仆，筋維骨支，儼若生存之日，則知其所得於天也厚矣，所異於衆也遠矣，是又烏可終泯也哉！神世居金華之赤松鄉，諱植，賜額之班蓋嘉定三載九月二日。公朝書贊，既已勒在堅珉，兹不詳述，姑爲樂章以妥靈侑饗。辭曰：赤松兮白石，兩仙兮孰識。山所鍾兮未已，有神兮民是翼。彼大弓兮長矢，若秦王之崛起。神俯視兮振槁，力有餘兮莫比。是天之所付兮非常，胡忍齪齪兮堂堂。六麾兮曾足道，豈屑意兮公王。一時兮孰若萬世，茫民兮驅其厲。斬郅支兮封狼胥，是吾之心兮轟雷車。昭昭肹蠁兮氛祲掃，名登史牒兮幾大道。《靈巖集》卷四。

漢追封高祖功臣記

漢高皇帝以睿明之姿，廣攬英豪，蹙彊仆暴，大難略平，則既並啓爵邑，俾傳孫子，與國咸永。惠、文、高后繼之，數十年之間，搜遺追封，尤切不忘，其事見於《史記》。惠、景間侯表之叙，一代盛典，不可以無述也。天啓真主，風雲草昧，必有智勇之士爲時而出。大業甫定，分茅析圭，開國承家，永錫曾仍，貽芘無極，既盡報功之義，然其後世之君猶且日篤不忘，每惟搜討講求是急，必欲

使尺寸之效，舉無不見知之，歎其爲孝也大矣，其厲世也切矣。肆惟高帝，有知人之明，極容才之量，下逮屠販，寸長畢録，用以組嬰梟羽，脱斯民於鬻炭。區宇既平，歌頌以發，清廟之策既不敢緩，爰自六年十二月甲申，始裂平陽以畀曹參，迄十二年六月曲侯張平之封，凡百五十有三人，厚以第室之賜，固以山河之勢，表以十八侯之位次。漢承秦舊爵，列二十通侯爲冠，由關内侯以降下至于公士，霑等級之恩者尚多有之。特詔肆班，申敕長吏，厚遇高爵，入蜀漢定三秦之士，恩復世世，酬功懋賞，斯亦足矣。一傳而孝惠，再傳而高后，三傳而孝文，皆克紹厥世。將相公卿，登用耆舊，列侯朝次，藏之宗廟，猶以爲未足，又取高帝未論之功，俾祚爵土。父子之仁，君臣之義，交至曲盡，猗歟盛哉！謹案本表，平都侯劉到以孝惠五年六月乙亥封；平定侯齊受以高后元年四月乙酉封；中邑侯朱通、樂平侯衛無擇、山都侯王恬、松兹侯徐厲、醴陵侯越〔一〕，則四年四月内丙申所封；南宫侯張買、俞侯吕它〔二〕，又以父功追封；樊侯蔡兼，以文帝元年六月丙寅封。蒙之克家，蠱之幹父，特書屢書，孰謂漢家之猶少恩哉！厥後孝宣元康特發廟藏，復家賜金百三十有六人，孝成、孝哀興滅繼絶，建初、永元復封元勳之裔，桓帝咸熙三年猶録蕭、曹之後，前後一轍，有隆不替，宜其盛哉！終漢之世，鼎彝太常之勳，不一書而止，豈勸率之道素茂，有以啓之耶？《靈巖集》卷四。

〔一〕「朱通」原作「朱進」，「松」原作「啓祝」，據《史記》卷一九《惠景間侯者年表》改。

〔二〕「張買」原作「張賓」，據右引改。

唐貞觀凌煙閣功臣記

唐太宗文皇帝以濟安之姿，承開創之運，文綏武服，萬方同軌，爰命治功之成，雖曰圖維自我一人，而叶濟左右，抑羣臣是賴。纂承之始，首定封户，帝心若慊，以爲未足，載維繪事省貌，表揭曾宇，用彰殊烈，永垂不朽，誠弗可緩。越貞觀建號之十有七年二月二十八日戊申，誕發明詔，圖功臣於凌煙閣，真帝王盛節也。明主報功之義，期詔罔極，拔尤取穎，審象垂名，與日咸新，以勸以厲，盛世一轍。漢宣中興，麒麟畫象，光武系隆，雲臺襲美，再都四百，帝業用昌。矧維太宗，聰明剛決，叶贊神堯，果、密、德充，以次翦滅。中區既寧，靈旗四指，突厥、高昌，相繼俘蕩。冠帶詩書，配天軼海，紀綱制度，鼎鼎近古，俗易刑措，庶幾泰和，固已高軼七制而上追三王矣。創業守文，策力咸備，偉績殊勳，掀揭一時，烏可循默無報？爰命丹青，具紀形貌，致之禁嚴，日庸臨觀。想其冠紳劍佩，鱗次櫛比，立朝之正色，在師之嚴貌，暨暨濟濟，鷹揚山立，雖千百載之下儼然在目，風行化洽，人思勉旃。追思魏徵，登觀賦詩，委重李勣，別圖自序，始終著名，遣使特祭。開元潤色，曹霸承恩，瞻望崇締，感想雲龍，茂恩隆渥，有加弗替，佐命勳勞，益用不泯。太宗親讚一卷，見於《藝文志》別集之目，劉氏舊史載玄齡之贊曰「當官勵節，奉上忘身」，豈即太宗之文耶？王氏注杜甫《丹青引》復曰親序，豈序贊並見一時耶？《唐曆》、《唐統記》悉謂世南出自特寵，意者

博雅領袖，獲與是列耶？呂温贊引以爲象二十四氣，若漢將上應列宿者，果當時之意耶？舊史又載孔穎達明年圖形，豈其後復有繼登者耶？考之《六典》〔一〕，凌煙在宫城之内，李庾賦西都，謂締閣圖形，榮號凌煙，則斯宇創建。殆亦我朝博雅之士〔二〕，總録金石，考之孝恭、志元兩碑，曰「圖形戢武」，豈揭名前後不同耶？厥後聖曆侍臣加之贊述，子儀、光弼下逮希逸，肩摩登兹，貞元寵詔，刻石勳門，遂良等二十七人見於《會要》，晟等三十六人，上親爲贊，見於李翺所述柏良器之碑。大中二年七月己巳，續所未圖，前遺後承，光明靈長，亶其盛哉！無忌《太宗實録》、柳芳《唐曆》、陳嶽《統紀》，皆二十四人，始於無忌，終於秦瓊，具列名位；《會要》無靖、士廉，然亦曰二十四人矣。《秦瓊傳》雖無士廉，末叙永徽所祭乃居第二，吕温曆贊二十二人，而亮君集以罪斥，吴競《貞觀政要》與夫閻立本所圖數皆與《實録》合，然二十四人當已。謹記。《靈巖集》卷四。

〔一〕六典：原作「六曲」，據四庫本改。

〔二〕亦：疑當作「及」。

漢永平車服制度記

漢顯宗孝明皇帝以聰哲之姿，膺重熙之運，三雍七郊，禮明樂備，上媲隆古，人知向化。惟是中

興以來，撫摩勞來，歷有年所，民殷物阜，中人易移，未免小侈，車服之用，稍踰法度。帝思財約，爰詔有司，申討參酌，建爲矩則，以壹民心，以防濫溢。丕休赫哉！真人道之丕彝，帝王之盛節也。其端略見於《本紀》永平十二年之詔，而《輿服志》注復引蔡邕。敢裒集梗略，爲之言曰：人心惟危，因物有遷，不知自節，殫肆無度，明主憂之，爰創定矩，俾就準繩，不僭不濫，五三尚矣。漢興以來，高帝草創，衣服操乘，僅抑賈人。班壹雄邊，至僭旌旗，秦俗未除，屋壁倡優。帝服后飾，識者憂焉，深用太息。太宗刺經，制服名篇，概在《七録》，謙遜未皇，意則難見，專事躬率，綈衣革舄，上法堯儉，祈易風俗。孝景特詔，唯及長吏，世宗初政，綰臧首議。逮夫天漢，深厭侈放，大索京師，四年甘泉，乃班明制，旁達出日，見於南齊《輿服志》。大國朱輪，特虎在前，左兕右麋，小國前熊，寢麋左右，又具於劉昭所引《古今注》之文。概見一目，他宜稱是。先漢制度，森嚴若是，不可尚已。東都以來，務用安靜，未及裁制。顯宗紹遠，粟斛罕作，貢賦尤輕，府廩還積，草木殷阜，牛羊彌望。戚里侯家，車如流水，馬如游龍，極於齊民，頗恣耳目，帝則憂之。乃命有司，乃究乃討，上自侯王，下及黔庶，被服嫁娶，各有科品。廣示四表，永貽萬嗣，皇乎卓哉，誠有國丕則、人心大防也。帝意若慊，兼用躬行，身御澣衣，誠意深切。刑妻齊家，椒房春宮，重繒厚練，用倡於上。匪恃政刑，有光文祖，德禮具修。一時抽毫之士並賦兩都，謂申舊章，下明詔，命有司，班憲度，昭節儉，示太素，去後宮之麗飾，損乘輿之服御，文核事實，殊非濫矣。重規叠矩，有隆不替。肅宗建初二年二月辛丑，明詔申敕，兼命齊相，省去三服。冰素方空，縠吹綸絮，馬廖抗疏將順，長

樂、廣平、鉅鹿、樂成諸藩，樸素蒙賞。孝和永元十有一年七月辛卯，復揚明憲，諸古麗圭襜閨緣加上奇衮之飾，影滅迹絶。孝安之元初，孝桓之永興，悉修故事，前遺後述，化行俗易，猗歟盛哉！然而明堂郊丘，舊儀非古，帝命諸儒，東平宗老，尋繹藝傳，冠冕車服，悉還聖作，烜赫明備，似非所以示儉。然識者深挹帝旨，殆大禹惡衣美冕之心並行弗悖，理固若是，帝承尊經之緒，夙造時敏，是宜舉措，悉惟厥中。有唐車輿衣服，著令武德，殆亦永平之意。本紀詔在十二年，蔡邕以爲永平之初，范《志》湮滅，弗可詳考，姑存厥異，以俟博雅君子云。謹記。《靈巖集》卷四。

紹興新建太一宮記

有宋中興，再造之天子以睿明之姿，紹復炎景，區宇略平，百度次興。布衣臣千秋言祖宗故事，咸建太一之祠，永祈年穀之登。今兹翠華所蒞，未有常所，乃詔頌臺，尋繹往典。宣和舊宇蓋在乾維，爰究爰度，鳩工聚材，考成于紹興十八年季春之月，凡一百七十四區，輪奐肇新，恪恭典祀，貽芘千億，不可無述也。傳美少康復禹之績，必曰祀夏配天，不失舊物。漢宣中興，金馬碧雞之祠，乃致一時之譏，蓋禮有不備，丕承所急，汰侈之心，非曰孫謀。若昔興王，虔鞏玉帛，用恤明祀，凡以申薦德馨，貽福元元，既非一己之私，則繼世之君修振墜典，胡可緩哉！太一之祠雖不經見，楚人《九歌》，吉日良辰，形之詠歎，彪炳可覆。漢武甘泉，昉乎繆忌；唐之乾元，王璵有言，弗雅弗專，

無足譏已。聖祖神宗，宏模典要，丕丕易遵，非漢唐比。太平興國六年，首建曾宇，一新禋威，特寓陽郊。天聖八年兆乎西，熙寧六年處乎中，宣和元年又位乎北，凡以奉若天道，泛應曲當，中興之君，其可忘乎哉！矧建炎以來，明謨糾斷，偃伯靈臺，奠安六幕，百司庶府，駸駸略備。既彷象承平之舊，惟五福之祠以格有年，以茁億兆者猶有闕焉。韋布幹議，明旨繼班，奉常獻儀，共工董事，乃勅乃戒，民不知役，蓋易年而後成。翬飛翼布，弗陋弗奢，璇題奎畫，曰崇真，曰靈休，曰瓊章寶室，曰介福崇禧。炳煥之時，齊明有殿，真儀有庫，修廡角立，采繪彪列，籩豆靜嘉，悉著悉備。自今以始，四立之辰，祈穀之月，恪修薦饗，罔敢遺失，下逮黎庶，乞靈有度。二十有一日，帝乃躬修西面之禮，陰雲四開，庸昭肹蠁，凡爾在列，載欣載肅，罔有軼儀。熙朝之盛容，復古之大端，弗可加已。夫曾宮壯麗，釐事肅雍，迎康年，厚生民，仁也。俾率先王，不易乾方，似古人，順天命，義也。五典祭爲上，百神太一爲貴，懷柔肹飾，禮也。一舉而三善從焉，不眩不畫，智也。大報汔成，必躬謁乎是館，堯舜禹湯，繼繼承承，凡今幾見而永錫鼎來，如川方至，是宮之建，豈曰小補哉！臣謹記。《靈巖集》卷四。

天臨殿記

若昔真宗章聖皇帝治叶休明，萬祥畢臻，東封西祀，告厥成功，爰幸亳社，躬謁太清之宇，萬騎

雷動，次於近郊，臨宿雍邱之梵刹。紹聖初，知縣事臣黻詢逮緇流，采獲異聞，顧瞻太息，改賁儀範，俾埒皇居，爰揭巨扁，實曰「天臨」，欽贊樂石，歸忠之意，輝奐一時，不可無述也。天子以四海爲家，玉鼐羽騎，無遠弗届，翠華黃屋，驚夸際幸，後世之侈心乎？虞周時巡，徧逮於方岳，蓋曰秩典，非見創聞，欣欣喜色，見羽旄之美，特當時之頃，未聞若來之表著以侈於永世，何也？夫臣之事君蓋主乎敬，若稽往蹟，華蓋承辰，星陳天行，風伯雨師，泛灑交馳，嘗及乎斯地。警角告嚴，玉漏司晨，夔龍悲壯之音若猶在耳〔一〕。鹵簿森拱，入門無譁，旌旗車馬之容若然在目。於是而恝然曰一時之偶也，不幾於不敬乎？漢世巡幸之地，皆使致廟祀焉，於古雖未前聞，要亦君臣之義，末造由不敢廢，豈一時之陋哉。康衢之謠曰「帝何力於我」，雖無適莫，而事君之義則有間矣。矧惟真宗承千歲之統，廣三葉之仁，偃載威械，與民休息。皇乾顧歆，度越圖書之表，升中展慶，上比七十二君之盛。汾陰瘞祀，儀矩叶成。今茲欲謁真館，千乘方軌，方是時也，耕食鑿飲，無供辦之勞，黃童白叟，有縱觀之喜，春風和氣，四溢衢術，雲仍相傳，以爲大幸，故雖七八十載而未能忘也。黻於是竊有聞焉，皇澤四宣，家佩典藝，《天保》報上之心，夫人能言。黻也儒生，負民社之寄，宜其一聆盛際侈大而閎張焉，以舒宿昔向上之願而不暇請也。方朝謁訖濟，古亳宋都，咸賜酺樂，麗譙壯觀，曰奉元均慶，曰重熙頒慶，炳奐一新，君能下下以成其政，於是乎見之，則黻乎其可嘿哉！或曰陽曜匝宇，容光無間，而曰日在是；天一周流，盈虛變通，而曰水在是，是不幾乎誣？然神化運動，有一有萬，一者名既若是，則萬者盍其可違，而況天乎？標曰天臨，確乎其不

可拔，是名特見於王明清《揮麈三録》，以《會要》考之，蓋大中祥符七年正月十有六日。縣之圍城鎮，敝之初扁則歲月罔知，姑存其略，以俟博雅君子云。《靈巖集》卷四。

〔一〕猶：原作「由」，據四庫本改。

玉宸殿記

玉宸，古別寢也，朝聽晝問，厥事既昌，日倚而槐陰薄，漏移而蓮炬開，絲歟竹歟，皇胥樂歟？息歟游歟，薦清躬歟？矧四夷賓服，萬樞澄簡，日宴而坐，幽枉必達。問之朝，羣賢濟濟鏘鏘；問之野，黔首熙熙皞皞。河圖洛書，不藉龜龍之出，東封西祀，並驅隆古之際，非有暇之年歟？崇文有院，龍圖有閣，太清有樓，四部七録，取之左右逢其原。廣厦細旃，峨冠切論，爭先勛華，肆筆爲經，萬世五色，表裏典藝，講非不詳，指非不洽，而皇心莫之嫌也。三朝九陛，負扆凝旒，大寢叶焉，匪軼匪私，毋意毋我，九重静淵，萬籟不作，綈几獨御，歷歷維見，優柔厭飫，深造自得，悠然會心，時一解頤，韋編三絶，不足喻其懋，夜分乃寢，不足喻其力也。宏我漢京，兼麗卿雲，有曰金華玉堂，白虎麒麟，區宇若兹，不可殫論。内也不過曰乘茵步輦，唯所息宴而已，非古訓是力也，武宣之侈心略而弗論可也。然而身衣大練之后，弗與

濯龍之私，倉卒足欲，外戚傳至，與藩王爲密，興，外若可觀，自今考之，直文具爾。太紫在上書，天有所不及，聖有所未至，而我章聖皇帝獨千卷，雖九流古義有所弗取，況稗官乎？帝之學稽出自天性，非矯飾所至，故凡命召臣工樂豈之頃，必先之藝文，其見於玉宸也四：爲景德四年三月乙巳，由太清而至是殿也；大中祥符七年三月十朔則先是宇而移御也；九年三月四日蓋獨召宗室十九日兩觀稼焉。以考古爲未足，又察乎穡事，帷，方以道德爲麗，外物烏足道哉！帝藻昭垂，宸官女子，幾得其隙也殆矣。夫俗成洽熙，文治煟丙丙有度，奎壁邈焉。《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全秉德，百王一人，千載一日也。而況茲殿所藏凡八也非苟爲是博也，仰續道統，文不在茲乎？且帝之若日觀太宗皇帝聖文神翰而錫之膏飫也；八年四月癸丑人勤怠心何自入哉！且是殿所陳，有若漢文書囊集嘗紀本末，臣懼其慊也，用極鋪陳云。《靈巖集》卷四。

仁濟殿記

宋興百有餘載，德茂存乎四世，湛恩汪濊，洋溢乎方外，凡可以利用厚生爲億兆計者，靡不畢舉。乃慶曆紀元之明年二月庚辰，爰班明制，以大相國寺鍼灸圖石壁堂易名爲殿，標以「仁濟」，緣文察實，聖意彪炳。天地覆載之德，陰陽化育之功，有弗自全，而我仁宗皇帝將實全之。丕休哉，帝王之盛節也！神聖以天下爲己任，一夫之不獲，一毫之未至，吾心猶將惡焉，故其發政施仁之際，雖

一工藝之微，苟可爲斯民地者，咸盡其惻怛。斂薄刑清，政極豈弟，風正氣平，物無疵癘，神聖之職殫矣。彼疾痛疴癢生於小己，不能自衛，雖略焉可也。然由己飢渴之念，初無彼此之間，博施濟衆，與天同大，自昔黄序題期，岐叟應明堂之詢，纖髮悉備。神知創始，正物明民，見祀億千，弗可尚已。周官醫師而下，庀職爲詳，疾瘍者造，歲終稽事，蒼籙忠厚，百代所仰。漢之西都奉常、少府，並建太醫，初非重複。東京省官，乃去其一，及民之意，邈非前比。唐之太宗，覽圖明堂，僅戒鞭背，仰視皇王之仁，夐弗可及。維我建隆，命馬嘉志等校定《神農》本經，聖言標端，太平興國集方賜序，則曰「聖惠」。仁皇善述，天聖建元之五載，爰詔太醫詳理諸經，岐黄之秘奥，越人之綱條，下逮巢《源》，罔不鼎新。又念經絡十二，俞穴之所，差之秒忽，死生分焉，俗傳訛謬，弗克明壹，復命尚醫奉御王惟一精加考訂，爲書三卷，模木班用，命翰林學士夏竦序其意，鑄金象形，備列纖悉，置之一日二日之地，以正粗工之謬。今兹鍼灸有圖，石壁有堂，其殆推廣前日之仁，由天聖以迄慶曆，二十年間有加不替，克臻大備，休稱昭揭，聖心炳焉。自兹以始，凡爾工藝，服習究玩，艾石所施，必審無舛，六藏以條，百絡以鬯，暴沴不作，各全天年，其爲仁也大矣，其所濟也廣矣。蒼籙之盛，殆不過是，東都、李唐，比之褊已。四十二年之治，凡可以幸斯民者無所不用其至，廟號曰仁，不亦宜乎？厥後徽宗皇帝政和紀號之八載五月將望，聿班明詔，經曰《聖濟》，出自宸藻，備論衛生核邪之道，以幸天下，宸衷惻隱，先後一轍，猗歟盛哉！宋敏求記東京，謂殿建於天聖八年，在寺庭之東，與寶奎殿對峙。殿之石壁蓋仁宗御篆《針灸明堂經》之文，姑載其略，以補國史之闕云。

臣謹記。《靈巖集》卷四。

漢議民徙寬大地記

漢孝景皇帝以德克肖，接千歲之統，始初清明，慨念穡事之艱，顧維井田之制，既一變於阡陌。漢室龍興，專意休息，未遑復古，肥磽廣狹，憫然隱卹，簡在宸衷。乃元年正月，肆帝班綍，念人土之不相適，爰敕有司，稽衆論民，有欲徙寬大地者聽之。皇乎哉，明時之善政，人主之盛節也！人不土不生，土不人不成，游民閒田，隆古所無，咎單明居，特成一編，豈亦成夏之衰？事資振舉，蒼姬六典，司空蓋其一，度地居民，職掌攸專，土地不易，以及中下，截然隆殺，仁之至，義之盡也。秦用商鞅，壞振古之良法，以自成其私，干戈塗炭之餘，日不暇給。高帝五年後九月，徙諸侯於關中，九年十一月，徙齊楚大族五姓關中，與立田宅，是直强幹弱支，非出於厚下也。孝文刺六經以作王制，制農田百畝，兼明司空執度之典，地邑民居，必參相得，將汲汲於厚生本制之篇，先乎兵服。劉向《七録》，彪炳可考，凛乎復古之志，卒之謂皇，雖務在養民，田租盡除，念農之詔丁寧反復，而皇澤迄未究也。瘠鄉衆居，食猶不濟，豐薦之土，人不得徙，誠一時深病。帝也承恭儉之德，繼惠養之志，在位凝命，甫焉茲九重之内，奥窔之間，俯思民業，怒如調飢，帝王井牧之法雖未皇及，盍求所以舒目前之急、效均一之梗略？爰詔有司，爰開廣夏，爰咨爰度，首量國用，興創僅焉，固未能助

民之徙。若夫民之有不便願自徙者，其思爲之條畫，以便利之。凡我在廷，縻夫爵，食夫禄，其推我公心，達吾善慮，以厚夫元元，共躋仁壽之域，想夫薦紳將將，發言盈前，知者啓其謀，勇者替乎決，順民之欲，適事之中，小抑强秦之偏，漸窺隆古之平，中正溢於簡策，謳歌發於田里，亦足以亞七制、追盛時之彷佛矣。後之純儒若仲舒，蓋嘗仰思古道，發限民名田之論。孝武汩於兵，孝宣楷於法，而不暇及也。田畝奴婢之禁，乃見於孝哀皇帝綏和二年之詔，顧中止乎貴臣之私，而卒以不行。度長絜大，豈若孝景之果？兩都四百之業，夫豈一帝之力哉！然當時之政，獨其端緒粗見於紀，而他皆不詳，其信史之闕文歟？尚俟博雅，以要其歸矣。《靈巖集》卷四。

益州交子務記

有宋君臨萬宇，天地其量，不作不創，因民所欲，左翊右贊，使訖平允，以無困躓。益州之壤，鎮撫全蜀，直國坤維，雖車書混一初無彼此之間，然去都國幾萬里，了不與中原謀。壤地西接蠻戎，慮其溢洩，賦幣以鐵，人疾懋遷，而質劑興焉。主以十六户，時改事變，貧富不齊，有券莫償之患起矣。訟牒紛紜，官疲決責，或者厭之，將一棄不顧，然而遲重難遷之患，民又病之。議論複繹，事愈明白，官建專務，以主其事。一時因隨創建，豈無善意維持可傳於後者？輒補其闕而爲之記曰：民生林林，不能自養，饑求之食，寒須之衣，而農出焉。神農建耕織之教，少昊立九扈之官，爲聖神者亦

豈能坐視其自成哉！則必立之官師，著之訓飭，以佐其所不逮，而使之至於遂事而後已。然比之飲血衣皮之時，固已若多事，聖人不敢憚也。耕桑衣食之餘，日用萬貨，非一方可具，理須服賈而商出焉。稷佐懋遷之道，周建九府之法，亦無非左右齊民，爲之表則，使無後患，然比之蠶桑稼穡之務亦稍末矣，聖人不敢厭也。凡其由農而有商，自醇而趨便，從質以歸文，皆其勢之必然，理之必至，繼此且有變焉，聖人烏所避哉。我朝家法，不自神聖，凡百制度，多因前代，非喜因循，樂苟簡，慮其强民而弗從者。藝祖肇造，太宗統一，真宗守成，如出一轍，官師取其實掌，不顧名號，財用謹仍舊貫，何必改作。罔求富强，弗務鼎新，一以便吾民而已。至於民有所欲，起而應之，曾不旋踵，用能宏覆六幕，仁熙義恬。鐵錢重而券作，主户貧而券病。薛田握六條之節，極再三之思，以爲吾將禁之不爲，則重者不能使之輕，豈公朝愛民之仁，吾將任之自爲，則貧者不能使之富，又豈公朝理財之義？折以大中，則不若官爲設職，制其盈虚，有錢斯付之券，有券必予之錢，出入無毫髮之私，授受無斯須之間，母子之相權，名實之相召，經緯之相濟，力役省而紛争息矣。田請之而田去，寇瑊繼之而瑊又去。天開際幸，田代瑊後復起前議，清朝俞音，再畀外臺，漕臣張若谷既是之於其先，東川憲臣又稱之於其後。天聖元年十一月戊午，詔音俞焉，通貨泉之窮，極商賈之變，施之全蜀，至於今賴之。想其負販之夫，射利之輩，婦清之丹，卓鄭所治，重錦橦布，異物崛詭，四溢外區。邛杖傳節於大夏，蒟醬流味於番禺，捆載以往，垂橐而歸，執券取償，如探諸懷。揆厥攸元，薛田之力居多。天聖、明道之間，蓋章獻明肅皇后實司聽斷，其能決然用薛田之議，亦仁也夫？亦智也夫？託六尺之孤

而不負章聖皇帝者，豈偶然哉！或曰鐵錢行於邊，西北蓋同矣，俱患其重矣，則交子殆亦可行也。今公朝獨行於全蜀，而他邊不與焉，何也？漢均輸亦良法也，亦便民也，然而君子患焉，以其意不善也。夫交子蜀民創之，蜀民行之，蜀民有病之，吾特爲之醇制而使之不躓焉，非敢創其端也，從民之欲也。今而復行於他邊，則是强民也，非以便民也，是以均輸之意而推之交子也，其可乎？是爲記。

《靈巖集》卷四。

濡須塢記

濡須塢者，吴孫權之所興築也。維權藉父兄之資，奄有南國，定都秣陵，雖赤壁戰勝之威既足以破曹操之膽而奪之，然操進取之心未能遽止也，一時南向之意遠溢江表，權思所以禦操之術，謂據江以固，則逼過都邑，不如進營淮甸之爲愈也。乃眷乃顧，因仍天險，依山帶水，加以人謀之臧。腹心爪牙之臣蒙爰進萬年之策，若曰功不可狃，勝不可常，古語有之，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此備禦之至計、保國之大方歟！使吾有不可勝之形，則寇心自懾，吾衆亦堅，然後遐衝可折。權用其謀，土功肆起，不日告成，卒以遏北方之侵軼。偉哉斯塢，其守江之上算歟！其霸業之所由成歟！其鼎足之勢所由定歟！敢裒集信史，用記其顛末。在《易》之《坎》「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周官》大司馬之屬，蓋有掌固司險之官。夫以王者之世，仁義充塞乎兩間，訖惟人面，罔不來王，衆心成城，我戰則

克，而何有於險要哉。然猶不敢以本而廢夫末，不敢以腹心之寧而廢夫股肱爪牙之捍禦，而深畏夫人謀之未臧，人力之未至也，而況區區之吳哉！矧操官渡之役卒以不支，其鋒殆未可忽也。赤壁固非幸勝，亦其自犯古人趨利之戒，是能一炬而蹙之，操固旦暮思一洒之，而將集夫新功焉，南牧之舉未嘗不在心也。長江混混，固天所以限南北，然秣陵近在水濱，必思淮甸之經理，以固大江之藩籬。濡須之爲地，當淮甸之要衝，西趨合肥，實北方來侮之所寄徑也。有山峨峨，可憑以固，有水泄泄，可達之江。然城壘未立，虞隙尚多，不加之人力，是烏見其可哉！臣蒙睹茲端緒，訖用有言，關於聞聽，謂諸將之言，以爲上岸擊賊，洗足入船，是一切之見耳，是常勝之家難與慮敵耳，豈萬全無虞之策哉！是必版築有興，城雉有建，使敵心自阻，我意不折，而後江南可高枕而卧矣。權夙擅高明，善屈羣鳩工聚材，戒役庀事，迄告成焉。屹如邱山當道而不可夷也，堅如甲革之衛膚而不能侵也。雖以操之雄傑，決不敢越之以用兵於江南。�tt矣夫，其南國自固之大機歟？且以史考之，建安十八年正月，操至濡須，蓋四萬之衆，僅能破其一將，卒不能大有功焉。操也方興有子之歎，而懼夫春水之生。十九年七月又至焉，二十一年十一月復至焉，二十二年正月又以二十六軍之衆至焉，僅致一介之來，而遂不復以爲意。夫以操之威磅礴，五年之間而卒無纖芥之效，豈以濡須果得地利，無所復用其力耶？至明帝太和四年十二月之後，權繼有合肥之役，亦豈以濡須之既固而後可進圖合肥耶？厥後黃初三年，曹仁以數萬之衆臨於濡須，朱威僅以五千之衆而獨能走曹仁，且收斬將搴旗之功，豈以朱威之力而獨

能辨此哉？亦以濡須真得領會，而吕蒙之興築有以貽後耳。昔馮道根之戍阜陵也，有隙必塞，有敝必理，衆哂其爲，道根獨曰「怯防勇戰，此之謂也」，而竟以却敵。權也其亦道根怯防之類也歟！《靈巖集》卷四。

全宋文卷七〇二七

唐 士 耻 六

太昊九庖箴

太昊氏以神明之姿，膺木德之運，治隆中古，氣化日開。君臣之義，上承人皇，爰始名官，河圖效靈，以龍爲紀，五職分掌，歷歷維見，凡斯民生養之具，厥既日詳。上古淳龐，人昧火化，茹毛飲血，未有厥理。粤有燧人，鑽木教民，民以大悦。太昊因之，結繩佃漁，網罟興詠。既極搜取之道，又立九庖之官，以廣亨治之制。制鼎刃，範金割，斷燔炙，諒焉畢備，號別庖犧。厥義彰著，以祭以祀，以燕以饗，禮法之始。然葦籥蕢桴，乃靡靡桑濮之原；茅茨土鉶，實象箸章華之漸。雖上聖立制，毋容過侈，彼飲食大欲，中人易移。懼末流不能自反，苟非建度設則，具維厥中，則他日之敝，何止貪涼之殊哉。《三墳》之亡久矣，建官之略乃見於崔實《政論》，曾未有飭文之士追補古作者，敢爲之箴〔一〕。《靈巖集》卷六。

〔一〕以下原有按語云：「箴詞原本不載，無別本校補，姑仍其闕。」

黄帝陶正箴

黄帝以上聖之資，膺土德之運，治隆中古，氣化日開，紀瑞名官，上承羲農縉雲之類，五職具焉。風后力牧，常先大鴻之徒，布列左右，既不一而足。越有寧封，實司陶正。夫合土之化，其來上矣。士鼓蕢桴，載仰前哲，正名百物，明民共財。禮教日備，或鉶或簋，或尊或罍，以飲以食，以燕以饗，凡百器用，所仰實繁。神知創物，物有其則，毋寧過侈。火土之用，交適厥理，百工信度，敢不虔守。道揆所繇，則自明主。《三墳》之書，久矣不傳，史遷紀首，莫詳厥是用追哀大概，以補亡逸，若虞人之作者。箴曰：

載。設官之略，獨見於《列仙傳》之文，最上古鴻荒，民未克知，五行之用，孰其啓之？曰鼓曰桴，合土是基，疏仡之紀，黄序題期。氣化日開，百里具依，乃制器用，乃服裳衣。以瑞紀官，上承農羲，風后之徒，左右表儀。下洎陶正，寧封庀司，工則信度，罔敢或違。明民共財，禮教無虧，或鉶或簋，或尊或彝。爰節爾火，旁羅之宜，叶諸日用，飲食具施。以祭以祀，允叶禋威，以燕以饗，九譯航梯。至德無濫，大公無私，矧惟一器，一官之師。胡足控揣，上裨黼垂，臣所枉慮，人欲無涯。或者蚩蚩，象箸玉杯，前王之式，法制可推。毋廣毋增，侈源易開，必理必義，乃創乃爲。物各有則，毋縱詭隨，有虞上陶，我古是稽。周

命閎父，載踵成規，不奢不陋，萬祀咸歸。小臣之愚，敢告司墀。《靈巖集》卷六。

諫院箴

有唐設有門下、中書，兩省角立，散騎常侍、諫議大夫、補闕、拾遺並置左右，蓋古七人之列。中更五閏，我朝因仍，名同實變，雖云諫官必候別敕然後言事，盍簪之地，闕焉棟宇。元年七月辛卯，用陳執中之請，爰始庀局。元豐改制，舊貫不易；紹興復古，不隸兩省。弗自滿假，累聖日新，韙矣夫！且言則在人，聽則自己，求善之心切則讜直爲忠，諷感爲愛，涓埃不損，山崇海浹。苟懷自是之念，則惻怛爲彊聒〔一〕，深切爲謗訕，君門九重，奚翅萬里。臣等謏陋，誤承恩華，開以攖鱗之幸，顧盛德大業，何間之可言，然而萬有一焉，敢晉惓惓之愚。箴曰：

官以諫名，日造昕庭。涓流纖埃，逆鱗俾攖。是曰言責，盍效讜直。矧惟聖王，是拔是識。恩若岳山，報焉實難。其敢嘿嘿，以曠厥官。乃若睿哲，盛德大業。振蕩耳目，光明煜爛。內有經帷，唐虞是稽。外有鼎臣，稷契上追。勳無過舉，事隆前古。雖欲稱塞，莫識端緒。小臣深思，殫極千愚。萬分有一，慮之於無。防微杜細，禁於其未。愛君之誠，怛焉深至。此心苟虛，人言則娛。非出勉強，無間負芻。矧臣言職，日侍文石。庶乎有補，敢告執戟。《靈巖集》卷六。

〔一〕彊：原作「疆」，據四庫本改。

編定書籍官箴

國家因唐，並列三館，弘文、集賢，洎史鼎分，崇文總焉。元豐定制，秘書有省。建炎以來，簡陋弗宏。迄紹興十四年，輪奐一新，七月十三日用政和故事，命禮部侍郎臣熇提舉秘書省，鑄印庀局焉。明年閏十一月二十六日，復詔校書郎沈介、正字湯思退充編定書籍官，庸以右文稽古，蒐闕遺忘搜輯，昭昭設官之意，一時膺是選者不聞將順之作，以烜耀來嗣，是敢追爲之箴〔一〕。《靈巖集》卷六。

〔一〕以下原有按語云：「此下當有箴詞，《永樂大典》原闕。」

三司使箴

臣仰惟國家肇造以來，累聖相承，一意拊循，未遑變革，名官庀職，姑用前此。三司一使，

實曰計相，位亞宰輔，職總出入。鹽鐵度支，洎夫户部，曹局彪列，事殷業碩，理財富民，其責甚大。夫民部地官，有唐初政，權重事壹，中更鼎盛，侈心四出，是裂常度，使民紛然，民力用殫，國勢日困，加以變故，莫之能復。茲焉三司，乃其末流，宜若明王，深監前車。然一使獨總，列曹詳分，賦無不入，用無不關，聖神在上，安人裕國，罔有闕事。彼夫秦列九卿，漢實用之，西都之季，尚書肇立。唐爲百僚之冠，精神運動，制之在人，人存政舉，法守維末。敬哀祖宗故實，追爲之箴曰：

民生林林，衣食是資。邦國設張，征賦爰施。軍賓祭祀，下逮百爲，非財不濟，非官莫幾。權儻不一，孰謹細微。周之冢宰，纖髮具稽。漢則大農，財柄獨持。唐建民曹，周漢是推。夫何中葉，使領睽睽。加以多故，成憲莫追。五閏長興，如定三司。真人啓曆，姑用前規。累世遵承，未皇不釐。百王之末，適丁其時。在昔古先，山澤共之；今焉百萬，仰哺莫違。尚賴神聖，共儉天姿。緹衣革舄，土階茅茨。克己厚下，少濟無涯。臣竊願言，塵露仰裨。中古以降，淺陋弗思。民不致養，富自頭箕。揆所由，九重永惟。臣職計領，敢告司墀。《靈巖集》卷六。

左右補闕拾遺箴

惟我有宋中興二葉之天子，承休襲明，年浹三登，治功日新，弗自滿假，兢業萬幾，猶懼有闕，乃因從臣造膝有請，兩掖常員之外增置左右補闕、拾遺，慎簡直諒，以自儆切。丕休哉，真保治宏模帝王大烈也！臣切惟古者七人之立，成周保氏之掌，兩都大夫之建，李唐兩掖之員，皆主於正救王者以補衮之闕。至出於治定功成之日，庸以儆戒無虞，謹終如始，則未有我孝宗皇帝之德之懿者也。矧惟五季之陋，二官名存而實亡，太宗皇帝既一新之，克己厲精之意燦然可復。元豐六典，恪仍舊貫，蹇諤鯁亮，初非有乏明詔之頒，宸衷所向，欽戒不已，炳炳如丹，有君如此，則與是選者當何如其報稱？是敢追爲之箴曰：

唐建兩省，近峙北門。貂騎諫坡，先治一身。遺補肇立，越自後人。五閨倥傯，斯道日湮。國初之制，未免仍因。端拱慨然，官名聿新。元豐六典，是守是遵。累世同歸，逮我聖神。極治有成，升平三登。純亦不已，采戒采欽。增建斯官，貴毋慆淫。寧俟昌言，澤乃下民。聖意所嚮，盛德莫倫。明以益明，知臨大君。計效於後，玉振一均。顧臣之微，乃當選掄。糜捐踵頂，報稱莫伸。其敢緘默，囁嚅因循。以爲至重，土苴功勳。版圖當復，大義當申。苟其弗釋，膠擾紛紜。毋速毋晝，用之不勤。妙道所在，歷歷嚴宸。臣愚尠炳，蠡測溟津。狂斐一言，執戟攸聞。《靈巖集》卷六。

著作省箴

著作省者，典午氏之制也。維典午氏中書有省，秘書亦有省，著作之局嘗係中書而終不係也，亦嘗係秘書而秘書之省所不可一也。起於魏明帝太和中置著作郎，至晉則大著作郎一人，佐著作郎八人，此其所以有省也。蓋有官斯有省也，著作省者亦因中書秘書而得名也。省之爲名，清禁之宇也。西都則班固所謂金馬著作之廷，東都則有劉珍等所謂著作東觀之職，而未有專郎也，至魏則有之。夫古者左右史職司言動，古人謂其權重宰相，古史之猶可考者，《尚書》、《春秋》是也，所以起人主之敬心也。夫人主居四海之上，而名義不足以懼之，則亦荒矣，此古人之所甚畏也，此著作省之所由立也，敢因是義，用爲之箴曰：

眇躬獨立，九重之上，欲以運動，天下如掌。疑丞雖立，輔弼雖訪，一念之間，或聖或罔。不使有懼，心其自放，何以經緯，何以規創。名義苟存，必無跌宕，乃置史官，左右如相。言動必書，賢否可狀，使之萬世，可知無誑。著作有郎，此意可想，史官之餘，史官之彷。茲焉所居，曰省可仰，使之近君，纖芥必當。豈獨簪筆，浮辭是尚，黼黻文章，高明有抗。明君臨茲，視儀聽唱，不待書之，執簡偉壯。懼心長存，於背自盎，敢告執戟，九陛所向。《靈巖集》卷六。

統押近界諸蠻西山八國雲南安撫使箴

韋皐以明敏之姿，膺方面之寄，善撫諸蠻。貞元間，唐方以吐蕃爲患，而皐得蠻之歡心，足以散强虜之締交合黨，且能使之反與爲敵，以是遂受唐朝統押安撫之職。夫蕃亦人情也，貪者能使之甚惡，廉者能使之甚敬，不善者能使之甚怒，善者能使之甚宜。彼亦趨利避害耳，初無甚高難見之事也，夫其甚敬韋皐者有以也夫！夫其甚宜韋皐者有以也夫！則皐之受是任也不爲忝矣。然才在一世，用之者人主也，使讒者得以間之，不肖者得以奪之，則雖百皐亦未如之何矣，此則造命廊廟之上者之責也。所謂西山八國者，豈《皐傳》所載西山、羌女、訶陵、南水、白狗、逋租、弱水、清遠，八國酋長皆因皐請入朝者邪？不知八國名號之詳，姑即其理以爲之箴曰：

唐撫中夏，吐蕃在西。乃詔其屬，蠻與詔夷。古昔要術，結者使携。以此制人，百用不隳。所難及者，致此者誰？必得其才，多成闊希。有韋者皐，彼何人斯。可以撫蠻，使之實來。用堅南詔，强虜可摧。成效昭昭，吐蕃以披。信否兩端，我則未知。是在人主，察幽鑑微。讒者言勝，吾末如之。雖有百皐，將安所施。此理易達，三尺小兒，之所能見，之所能爲。第恐目睫，不能近稽。愚者千慮，敢告司墀。敢告司墀，清聽具依。《靈巖集》卷六。

漢隨月樂器銘

有漢上承百王，順天導和，鴻祚中復，三宮質文，月令以班，時律以審。建初二年七月，太常樂丞鮑鄴言食舉用樂，未應月均。車騎將軍馬防宏議願因歲首發太簇之律，卒以費廣，五年冬略施行焉。乃陽嘉建號之二年十月庚午，臨饗辟雍，聿奏應鐘，各隨月律，大宏樂器，宣舊用雅志也。維天運乎上，斗杓左旋，氣則應之，律吕殊焉。黄帝正名，推分星次，管十有二，允協鳳鳴，咸池雲門，召和明時。帝王因之，漢興未遑。建武以來，儒術盛行，孫謀詔遠，爰備爰舉。想其追琢範模，下逮草木，百工所爲，八音克諧，清濁高下，吻若符契，著耳入心，不鬱不紊，誠酌祖大端，宏化要道也。敬爲之銘，銘曰：

八音攸興，有濁有清，上覆下載，既和且平。聖王酌此，律吕互舉，象天之時，十二辰次。斗杓指寅，萬彙欲申，因物之震，太簇推仁。未可枚數，分彪列臚，不紊其常，一氣以御。三雍召和，東京不頗，靈臺列門，賁以吟哦。曷謂樂器，闕焉未備，建初闓端，陽嘉紹志。有琢有磨，範金若何，椅桐梓漆，琴瑟以和。合止柷敔，鞉纖鼓巨，笙竽洎壎，曰匏曰土。以祀以賓，不鬱不淫，庶幾免焉，愆陽伏陰。繄政之善，太和新聞，敬用銘書，揭示遥遠。《靈巖集》卷六。

高麗貢日本車銘

高麗蓋箕子之國，在祖宗時不憚航海之勞，屢奏一介之使，著在王版可覆也。元豐紀號之三年，柳洪、朴寅先實來篚幣之列，有日本國車一乘，其行人私於大鴻臚，曰諸侯而貢車服，誠知非禮，本國主之意，止欲上國見日本工拙，詔嘉納焉。肅慎貢矢，古蓋有之，汲冢《周書·會同解》：白州北閭，伐以爲車，終行不敗，猶在王者之庭。然則尚已！愛敬之至，必以其平昔所歆異以爲之獻，食芹負暄，曾何足道，而猶以白其向上之誠心，而況車乎？登于彖幣，藏在王府，永詔來祀，蓋曰是元豐三年高麗所貢日本車，是可無銘？銘曰：

中國之車，其作有初，轉蓬之形，理不可誣。厚積不敗，大《易》斯載，爲輿者坤，含宏無外。君子居之，旂服允宜，考之有記，獨詳所爲。是皆華制，有典無貳。豈若是車，出於夷裔？厥裔伊何，三韓之家，鄰境日本，足毗足夸。其旨奚若，禮義不足，充庭之次，庶明遠略。後世觀焉，知敬其先，其先濬哲，職貢闐之。車雖微物，來意可挹，皇心拊爾，歸于一德。熙寧之年，帝仁如天，丕冒海隅，不遺不偏。藏之王府，自我作古。爰勒銀書，日宣萬祀。《靈巖集》卷六。

景鐘銘

臣恭惟高宗皇帝以神聖之賢，系隆大業，欽祀不已，見之具東。紹興建號之十有六年十月二日，爰御射殿，命召臣工，出新造景鐘示焉。丕休哉，饗帝之偉器也。鐘之用尚矣。黄帝有作，厥數則五。舜命后夔，笙鏞以間。周家大備，則爲十二。漢列五樂，用之二至。唐叩隋鐘，旋宫以用。維以高宗身濟大業，具舉百度，稽大晟之法，周景祐之尺，九九成數，設之紫壇，盥而未薦，特先衆樂，以召陽和，足以對天宏休，爲時顯光。想其柴燎欲興，午階將陟，鏗鎗之聲，越乎物表，帝臨祗妥，黄鐘應焉。小臣竊聞萬一，斯器之作，休銘既勒，敬賡前作，以述盛際。銘曰：

於赫中興，治登休明，靈臺偃伯，爰洗甲兵。奠安無外，横流叶氣。黍稷有馨，是能饗帝。爰熙紫壇，肹蠁妥安，廣樂所述，大晟不刊。殷薦初恪，衆樂未作，昜召和氣，匪商匪角。迺命尚方，金齊必良，鑠玉和之，厥音允臧。大冶告備，臣工聿蒞，拭目榮觀，實見所未。歷歷休銘，遹駿有聲，皇心是宣，一純二精。越在黄序，厥鐘則五，西獨曰景，厥義有取。我其法之，名則昭垂，傳至萬年，永接神釐。八音之冠，午階恪儼，小臣賡銘，昭示遥遠。《靈巖集》卷六。

禮神玉銘

臣仰惟仁宗皇帝皇祐紀元之明年，肇修春秋大饗之典，縟文具張，事求厥至。宰臣彦博言禮神玉久闕弗備，今茲盛容，所宜詳講。玉府，追琢考成，光溢羣目。圭邸鼎列，蒸栗連采，黝璜殊尤，協于三方。凡茲九器，將美于周六天二地，暨夫靈祖，罔不顧歆。永鎮頌臺，典祀億千，於戲休哉！臣竊惟聖明，歸敬覆載，以牲牷幣帛爲未足，爰取至寶，以酬莫稱之德。大小有度，隆殺有制，《周官》宗伯，職掌昭明。漢之瑄玉，乃罔攸述。李唐盛際，唯存燔玉，自非神聖盛德有孚，純誠昭格，何以來遠夷之獻，備大報之用，允畀無疆之休，若是其烈哉。臣不自揆度，敢敬述盛際，銘曰：

昔者聖人，明天察地，歲時展事，厥禮大備。全腯惟牲，奠獻則幣，欲報之德，嗛若未至。乃薦幣玉，越有等配。皇皇四剡，恪恭上帝。厚示所臨，既去其二，五方之用，爰象厥氣。《周官》宗伯，職掌攸繫。仁宗御極，四表樂誼。爰舉大享，季秋肆類，有物必虔，乃究乃肆。宰臣彦博，庸請斯器，闕典肇修，玉音載惠。乃命攸司，蒐于寶秘，天休自啓，于闐之使。雜沓玉府，遴擇其懿，圭邸鼎立，黃琮兩洎，色隨方兆，黝璜尤粹。追琢成，光溢櫝笥。匪天盍開，孚尹傑異，匪聖盍成，郁

郁熙事。先漢瑄玉，何足控揣，小臣勒銘，用垂永祀。《靈巖集》卷六。

元豐大裘銘

維我宋六葉天子操能致之資，嗣重熙之運，稽經諏儒，鼎新百度，悉視古初。越惟天郊，久從合祭，累聖急民，未皇變革。元豐建號之初載，命樞密直學士臣襄領袖博雅，討論文獻。越六年仲冬端午之辰，日更初軌，躬祀圓丘，乃罷地示附祭之儀〔一〕，始服大裘，易古繪製，被以衮冕，破千古之誣陋，掃諸儒之異同，弗可尚已。維古斯裘，服盛不裼，爰比玄德，奧焉中立，彌文外彰，革衮以充，《周官》互見。陋儒罔考，不襲不旒，背理傷道，莫此爲甚。自非神聖，卓然不惑，其何以上追治古之隆、叶質文之中哉！小臣不揆，敬祓文字，欽述盛際，銘曰：

昔者盛治，制法經邦，圓丘展儀，精純上當。何以示質，大裘弗彰，何以象天，華卷有光。一素一裏，彬彬治昌。司服互見，陋儒弗詳。不襲不旒，理背道傷。獨裘罔衣，毋乃太荒。纊無繁露，盍事彼蒼。是皆大謬，久未斥攘。於赫神祖，奮發乾剛，蠱飾鼎新，制度紀綱。曰維郊廟，命爾臣襄，中討本原，必諦必臧。合祛既革，文物煌煌。爰頒明旨，織室尚方。不斧其飾，不綵其旁，膏濡緻密，忻惕彷徨。乃易繒製，不表而藏，升龍備冕，對越顒昂。德產精微，物亦發揚，辟彼陶匏，邸或設皇。采就以絢，膏秸以康。女質之中，庶答溥將。期詔千億，毋易毋忘，銘以識之，厥理斯長。

《靈巖集》卷六。

〔一〕祭：原作「際」，據四庫本改。

鐐狄銘

鐐狄者，曹魏景福殿所成也。維魏奄有綿區，德威所暨，罔敢不服。然有象古人之軒昂，命良金而模範，置之翠華之宇，以威遠裔，以示神聖。想夫良工，思其形模，大冶鼓其鎔液，既告厥成，坐之高門之下，顒顒偉偉，四方之來觀者罔不生懾服之心。維漢承秦，金人十二，越在禁户，茲焉景福實用，故比夫秦人銷鋒鏑以成金狄，魏人成鐐狄以示遠人，秦幾於强之而魏則思其自服，此其大概之不同者。何晏所賦謂「爰有遐狄，鐐質輪囷，置高門之側堂，彰聖主之威神」，蓋得之矣。《爾雅》有之〔一〕，鐐者銀之美者也，是以中金之上品，成其鎔範之質云。考之李善之注，許昌之宫成於明帝之六年，則是殿也其亦成於此時也耶？銘曰：

天生五材，誰能去兵？秦欲矯之，銷鋒以成。金人十二，列在外扃，曹魏鑑焉，亦肖狄形。厥狄伊何，僑如弟兄。冶鐐象之，景福屏榮。以威四裔，以服大鯨。想其良工，思慮經營。合土爲範，巨爐晶榮，中金上品，乃鼓乃亨。去其湛濁，存其潔清。一歸良模，毫髮如生。乃置高門，高入杳冥，

以象遐人，梯航上征。或用金革，終歸大庭，以彰聖神，以示威靈。四方來觀，懾焉以寧。何晏能賦，厥聲以宏，具述委折，中意自呈。鋪張揚厲，我則載賡。然而古人，明戒崢嶸，自治苟生，天道不爭。無思弗服，有往必傾，訖惟人面，屏氣以升。偉哉鐫狄，用勒休銘。《靈巖集》卷六。

〔一〕爾：原作「而」，據四庫本改。

陳瑞席銘

有唐治隆，縟儀備舉，文物彬彬，輝煥一時。五禘三祫，厥爲大祀，昭穆參序，祧遷與焉。神靈翕合，爰極敬慕。越因瑞藏，陳於太階之西，上者居前，以次畢列，北面西上，俱藉以席。太常有卿，天府是掌，太廟有令，帥屬以設，具見於正史禮、樂等志。考其深旨，欲俾子孫念德不忘，祈天永命，則是席之設，不其韙與？古人制作之意其不苟也如此。漢之世宗，天休滋至，播之樂歌，用薦郊廟，永詔千億。事異意同，維昔哲王，席之四端，莫不著戒，具在禮傳，戴德所述，矧滋蕆儀，嚴在清廟，其可無銘？用飾厥文，仰續古作。銘曰：

皇天眷命，有唐立極，殊休奇祥，不謁而獲。乾符坤珍，上昭下格，微若動植，具應盛德。或致於庭，或會於籍，藏之頌臺，固若金石。以祈以求，以實以頤，珍牒屢書，光掩疇昔。爰有大祀，五

禘三祫，昭穆畢萃，祧遷合食。恪哉孝思，神靈翕合，乃陳乃奠，藉之以席。上瑞前列，以次而直。太階之西，其向則北。用貽孫謀，永念先則。惟天無私，元命盍得。紛至沓來，非求以力。前王制儀，亦豈苟作。犧牲在列，馨香非稷，齊明盛服，肅肅降陟。爾奉爾虔，爾瞻爾覿，曾孫思之，永保宗祐。用重物薄，輝華曷奕，漢瑞作歌，郊廟翼翼。事殊意同，均詔千億，非侈非張，非汰非斥。赫赫昭昭，自可不抑，列之在目，庶爾無斁。銘以識之，庸遂鋪繹。《靈巖集》卷六。

隆鼎銘

我宋八葉天子接千載之統，膺四海之籍，乃崇寧建號之三載仲春之月，用隱士魏漢津言，備百物之象，爰鑄九鼎。四年季春，大冶告成，詔度地中太一宮之南，建殿奉焉，名曰九成宮。外接方維，中央之鼎，實曰帝鼎，祭以土王之日，量幣宮簉，庸接神釐。季秋二十日訖用禮成，翌日翠華親蒞。政和六年仲冬五日，詔易厥名，是曰「隆鼎」。丕休哉，升平之盛儀也！鼎之爲器尚矣，禹平水土，合九牧之金，模寫物象，以前民用。炎漢盛時，遐想歆慕，武宣顯宗，僅有所獲，猶以烜赫當世帝也。撫運重熙，爰舉縟典，上規神禹，度越兩都，鉅鼎成模，永畀來世。矧惟是器，實居其中，特殊休號，名之曰鼎，實一時偉觀。崇寧元祀十月十八日嘗勒休銘，以示不朽。小臣不揆，仰賡聖作，銘曰：

天象昭垂，其較可知，大角之星，鼎象是依。矧在大《易》，卦探厥賾，取新之義，維見歷歷。法天稽經，實在聖明，秦帝以降，各異其名。曰神曰寶，理則可考，象應九州，作於有道。我宋當天，仁豐義恬，聖以繼聖，至治日宣。崇寧三祀，百度具舉。逸民漢津，陳議翊翊。爰啓縉儀，神禹上追，偉器有作，棟宇翬飛。其中曰鼎，八方所會，特異厥名，其旨有在。政和易稱，斯意益明，永鎮神宇，不撓不傾。先漢歆豔，乃今創見。小臣勒銘，揭示遥遠。《靈巖集》卷六。

唐京衛旗銘

有唐治隆，盛容寢威，輝煌一時，物有其義。萬乘尊嚴，儀典具設，居衙行駕，肅恭儼恪。粤維元至，朝會臣裔，暨夫郊丘，大駕鹵簿，武士句陳，衛有十六，自麟旗而下，悉加繪事，奇禽異獸，庸示嚴猛，名殊數術，不一而足。然動静異宜，顯藏異用，明主有作，情文必稱〔一〕。京衛和平，惟畫蹲立，韜伏不曜，爰象厥事。若夫行幸，則以飛走，尚書庫部，夏官庀司，具見於正史《百官志》，其事雖不起於帝王，要亦德車結旌之義。漢之鸞旗，師古並載〔二〕，邈無異制，比之褊也，是宜祓飾厥文，以繼游儀嘉量之銘。銘曰：

永維黄序，始建五旗，鷹鳶之象，庸示厥威。周旗則九，各有等衰，龍虎龜隼〔三〕，默寓方維。漢儒集記，鳴鳶貔貅。未詳厥由，意則可推。視前所遇，咸適其宜。使知儆備，毋蹈於危。千載而

下，有唐蕆儀，元至會朝，遠及裔夷。不表尊嚴，武備則虧。郊丘大祀，清道前馳。千乘萬騎，豹尾後隨，不極儼恪，我敬則微。衛有十六，力逮熊羆，何以表揭，赫然有持。殊禽異獸，繪事爰施。其元伊何，麟之師師。或兕或駮，或鳳或犀。不一而足，各有所依。四海無波，京衛平時，乃蹲乃立，不走不飛。譬諸德車，結旌不綏，顯藏異用，古道可追。若曰行幸，厥尚則移。辨其動静，駕部庀司。昔漢前鸞，混淆實非。儒碩申討，吻合先知。事畢禮殊，非我之私。比周嘉量，爰勒銘詩。《靈巖集》卷六。

〔一〕必稱：原作「不稱」，據四庫本改。

〔二〕古：原作「右」，據右引改。

〔三〕虎：原作「虔」，據右引改。

鳳葆鼓銘

唐德宇宏遠，徧覆海内，訖惟人面，罔不來王。越有驃國，生聚西南，多閱星霜，未遠梯航之願，聞南詔之款塞，悠然興慕義之心。其王雍羌介南詔行李之來，附獻南國之樂，達之劍南西川節度使韋臯，因之作《南詔奉聖樂》。其龜茲部樂器有鼓，鼓有羽葆，用瑞圖之説，棲以鳳凰。夫十部有樂，類出夷裔，用之燕饗，昔尚聞之，然未有如斯之器有其飾、飾有其義者也。《周官》

之遺，《考工》有記，梓人有官，筍簴雕琢之飾，不間微類。今茲鼓葆棲鳳，抑臯之所自創與？豈驃之所固有而臯因之與？是皆未可知也。器必有銘，銘曰：

樂之爲器，羽葆其飾。鉦金之徒，孔雀奮翼。斯鼓，無以昭赫。丹穴有鳳，九采如織。善覽德輝，其來弗亟。在昔姚虞，簫韶和懌。能格此瑞，來儀奕奕。瑞圖有言，其言可識。惠然集鼓，和鳴不息。奉聖之樂，此義是即。維茲革木，厥音孔碩。明主聽焉，將臣之績。聲冠夷樂，始作有繹，其飾稱兮，文章五色。貞元有道，南詔來格，所獻者樂，光華簡册。驃國創爲，事關重譯。韋臯覽之，笑言啞啞。想其在廷，我考我擊。葆則震動，如翔如革。彼器之末，其意可揜。鳳實四靈，何止文翟。爲祥實巨，有冠於歷。今茲集鼓，彷象在昔。我其勒銘，永詔千億。《靈巖集》卷六。

全宋文卷七〇二八

唐士耻 七

芝山頌

宋興四五十載，叶氣格於上下，圖書之出，夐超往牒。人情洽熙，願建升中之禮，登封訖成，載修汾土之祠。柴瘞昭妥，昆蟲闓懌，爰扣琳宇，躬修款謁，凡前王盛際升平縟典，罔不咸稱。忱恂比馨香，殊應踵出，凡仰而見之於天，俯而形之於地，致其物繪於圖者，府無虚月，史不絶書。至於自本至根，效三秀之異者，尤爲雜沓。乃大中祥符元年六月，王欽若得之泰山，蓋八千餘本；六年十一月，丁謂得之亳都，蓋三萬七千八百本；越月丙午，又獻九萬五千本焉，殆前時所未有也。想其殊形詭狀，五色粲發，溢於觀覽，不一而足。彼甘泉之産函德之符，不過九莖，形之詔旨，詠之歌詩，使見斯時之瑞，豈不駭觀溢聽。宜其帝心格誠，不敢隱遏，叢而爲山，以對天宏休。二年四月二十三日，命内臣元吉分畀名地凡二百焉，八年六月復錫殊庭，加賚

臣工各二，俾之寶藏不朽。丕赫哉，振代之珍符，創見之明時也。天瑞應誠而至，昔蓋有之，求其系至麕集，輻輳雲會，若是芝者實千載一隆，又從而加之意，不役不夷，以震蕩億萬年之耳目，其兩至也已，是非我真宗章聖皇帝疇克致之，亦疇克顯之。小臣不揆，竊寓之律吕，播之金石，以彰無窮之偉觀。頌曰：

天尊地卑，人焉中居，有感自我，厥應不虛。有羲斯圖，有姒斯書，究而論之，不差錙銖。匪分而際，若鼓在枹，五閏易置，天厭紛如。乃眷真人，大濟堪輿，東征西怨，爰立宏模。曰義以正，曰仁以濡，詔爾來祀，毋二者踰。太宗一統，悉歸版圖，訖惟人面，畢會我都。章聖嗣之，不變不渝，三朝繼承，四方無虞。我澤益深，浹髓淪膚，叶氣薰陶，方外鬼區。有降自天，大中祥符，稽之往牒，振古所無。小民稽首，登封來歟，言曰今日，安若覆盂。矧此天瑞，有誠既孚，帝曰俞哉，叶以汾隅。柴燎奠瘞，肹蠁紆餘，亳宮載臨，確如前謨。保合太和，三秀以敷，人一己千，僉用歡呼。既萬且億，與常則殊，於岱之域，於亳之沮。上帝監觀，左睞右扶，不一而足，或黝或朱。五色交粲，光彩敷腴，其來雜遝，厥入連車。爰命爲山，錫之名廬，加賚臣工，非玩非娛。甘泉九莖，函德之除，寂寥間見，何足惓渠。漢德鮮矣，僅爾斯須，曷若昌期，可張可鋪。不隱不夷，永視居諸，小臣作頌，敢磐厥愚。《靈巖集》卷五。

紹興祚德廟酌獻彊濟公成安樂頌

堯舜一時，輔佐其子孫，咸有天下，且膺一統之盛。趙出伯益，乃獨跨帝軼王，度劉越李，而後興焉。中數小奇，天眷不釋，挺生程嬰，以左右之，史遷特書，焜燿縑册。雖陰佑所臨，似非人力，然忠肝義膽，要與日月爭光，又奚止丙吉陰德，僅見當時而已哉！烈士初心，夫豈望報，然被其施者自不可忘也。元豐紀號之四年五月，始封嬰爲信成侯，棟宇宰木之蔭，扁以祚德，始血食焉。中興行都，用肇昭享，蓋紹興十有一年八月至十有六年六月，加以忠節之號。二十有三年二月，爰命頌臺議超常度，爵以公，冠以彊濟，春秋二仲祭必用樂，酌獻之曲蓋曰《成安》，備縟典也。且統垂千載，累聖相承，民漸膏澤，詠仁蹈德。景炎系隆，運啓無窮，原其端緒，存趙之力爲多。是既不庸釋，死而不朽，無踰義烈，雖歷數千百載猶一日也，英心凜凜，如在其上。膏雨既濡，秋靈將肅，時序物情，人心怵焉。俎豆告潔，牲牲告備，即肖貌之宮，乃肆乃薦。八音在列，詩言義概，夷惠之風，懦立鄙寬。形之千古，如日常新。量幣既奠，縮爵既告，革木起壯，金石將將，絲管相叶，而百禮暨矣。《祭法》有之，法施於民，勤事定國，禦災捍患，悉在尸祝之列。矧公存孤，利浹萬世，致其恪恭，是宜有常。中聲嘉號，副茲縟禮，聖王懋焉。元封百度，厥端既啓，中興肇新，有隆不替，下貽億嗣，甚盛舉也。可無聲詩，播之金

石？頌曰：

皇乎趙宗，嘗在晉國，有孤幸存，擠者如織。帝曰念哉，是萬夫特，將建殊勳，覆露六幕，卒存其祀，險艱千億。昔云託孤，猶曰六尺，茲焉亡有，遺腹是植。豈無杵臼，大命且殛，囹謀竟售，虐心遂熄。此爲其難，委曲羽翼。豈無韓厥，卿位侯棘，上薄雲天，言烏可食，外内叶策，則各有職。惟嬰之義，萬世赫赫，歸告九原，一死何惜，執禮三年，何足酬德。矧茲源流，真人是出，五閏厭亂，四海乃闢。垂統千載，周道其直，六合廣矣，閱世再百。日被雨露，膏潤無極，時嬰之庸，時嬰之力。尸而祝之，佐以皦繹，夫尚何言，是安是適。青陽方中，萬彙奮迹，牲牷告腯，春酒有冪。思公之仁，温温如日。西顥將半，思象悽惻，黍稷告成，祠廷載陟。思公之義，秋霜栗栗，象德之音，意緒昭白，使遇季子，維見歷歷。侯今之樂，風概可識，勁氣堅節，介焉如石。才愧吉甫，鋪叙髣髴。《靈巖集》卷五。

延喜樓冠帶河隴高年頌

唐宏覆海宇，臣妾萬國。太宗皇帝之兵有以俘頡利，刊延陀，滅高昌，驛回鶻，幾踣高麗，而强弩之末終不足以振魯縞，僅以侯君集一戰之力而和吐蕃。玄宗鼎盛之日，雖西方萬里之遠，而一叛一服，終不能得其要領。乾元後，隴右、劍南、西山，三州七關、軍鎮三百所皆失之。憲

宗嘗覽天下圖，見河隍舊封，赫然思經略之而未暇也。及敵運之既衰，尚恐懼弄兵，而吐蕃比於危亡矣。於是鳳翔節度使李玼復清水，收秦州，涇原節度使康季榮復原州，取六關，靈武節度使李欽取安樂州，邠寧節度使張欽緒復蕭關，山南西道節度使鄭涯得扶州，是歲大中建號之三年也。八月乙酉，河隴高年千餘見闕下，天子爲御延喜樓，賜冠帶，皆稽首易服。昔漢宣帝能得呼韓邪之朝，而卒不能得尺寸之地、什伍之衆以有之；晉劉裕西滅秦、東滅燕，有以舒華夏之氣，而暫得復失，皆未足爲曠古之功。惟宣宗值此敵運之衰，不勞兵革之用，大刷祖宗之恥，收久失之地而復屬中國之版籍，其亦千載之一時也歟！而今而後，沙州祀祖父之衣服不必復藏也，順憲二廟之謚號可以議上也，偉矣夫，其振世之大烈也歟！土地人民之復，雖乘吐蕃之弱，兵不血刃，而紀獨以爲吐蕃獻之，傳則以爲諸節度之力，《通鑑》所書與傳不殊，今以爲據。頌曰：

用夏變夷，昔人有言，天運不息，恢若轉圜。常與願違，弗副而愆，故爲希闊，難遇之年。巍巍冠帶，聖明所宣，中國是尚，仁義則兼。漢能服從，來朝呼韓，呼韓至歟，金朱吉蠲。然而猶曰，單于爾專，爾地爾民，爾其保全。越有華衆，外方乃遷，天開大幸，既隕腥羶，復還古風，儼若衣冠。是真異事，可書之篇。唐有吐蕃，頑狡莫鐫，繫纍吾民，彼效裘氈。子孫以傳，敵運既衰，不勞中權。玼復清水，秦州肆連；欽欽季榮，復州曰原。兵威破竹，連取六關，李欽勉旃，安樂是還。欽緒出車，蕭關亦搴，終焉鄭涯，得扶以旋。八月乙酉，移御嬋蜎，延喜載臨，載撫載憐。謂汝中國，昔日民編，今墮邊地，厥心載悁。天開帝曆，帝曆綿綿，反汝古服，歡聲震天。歡聲伊何，躋我聖賢，

聖賢所制，帝王則然。酬我心曲，王化無邊，彼之强敵，飛灰滅烟。昔我沙州，祀其祖先，漢臘弗知，淚涌若泉。今其反初，菏澤九乾。菏澤九乾，有道平平。韙矣斯舉，大筆聯翩，播在金石，傳之億千。《靈巖集》卷五。

景靈宮頌

廟有寢古也，漢之原廟其寢之類歟？我真宗章聖皇帝大中祥符紀號之五年戊午，靈祖博臨於内宇，景貺昭灼。十有二月戊辰，詔建琳館，誕將休嘉，若唐太清。太史言太微之南，天廟十四星，仰福帝居，宜即已丙地創之。共工鳩役，九年五月以落成聞，凡七百二十六區。既更歷年，仁皇出震，奉真有殿；英宗面離，孝嚴紀名；元豐鼎新，十一殿踵立，蓋備帝后之奉、嚴衣冠之陳矣。元符三年十月甲子，復於馳道西游立宫館，而神宗所御屹爲列首，左右角立，罔有不虔。大典必告，首時必饗，蓋亦超漢而軼唐矣。帝王追遠之心，無有窮已，渙離萃聚，建之廟，立之主，精神之所憑依，祀享之所肅敬。猶以爲未足也，又即儀容之可慕，笑貌之可彷，若尸之於祭，庶幾乎其若存焉，繹之於祭，庶幾乎其或臨之，仰迓靈祖之貺，極淵源之所自，不苟不倦，是非仁孝之純全，其孰能與於此哉！真皇創於前，累聖繼於後，原廟之不逮古，太清之不通今，其皆瞠若者乎？小臣不揆，敢叶宫商，播之金石。頌曰：

章聖明明，百神受職，北來西服，五岳偃息。叶氣所薰，萬嘉如織，乃至靈祖，有臨翼翼。降祉如茨，景貺罔極，神休曷迓，棟宇宜植。以奉以虔，庶幾不忒，共工庀官，懋於夙夕。殫其壯麗，地開天闢。仁皇繼照，館御創式。承承自今，或願昭格。元豐鼎新，欽成以畢。徽皇大之，右館角立。大報云初，款謁無射。吉禮既成，翠華親即。春温秋霜，寒暑來適。凡厥四孟，罔不降陟，汔成典常，孝思是力。儀容恪然，有若親覿，我其庶乎，建其萬一。帝王之心，有欲報德，無或窮已，方升之日。豈無清廟，曰祊曰祐，精神所馮，《易》言王假。渙離萃聚，各有所直。聖人歉然，以爲未足。載因靈祖，景命有僕，彪列羣祀，虔加肹飾。漢之原廟，救過不給，叔孫一言，其事僅亦。敬愛所寓，止於列辟，豈若斯言，淵源赫赫。唐之太宗，嶷然以獨，天寶之侈，何足控擊。累聖弗及，徒自光迹，豈若斯宫，本末奕奕。國家蔵事，永開簡册，純誠不已，厥義昭白。上不遺本，昭穆畢系，小臣作頌，播之金石。《靈巖集》卷五。

紹興秘書省觀累朝御製頌

臣仰惟國家休明之運，聖聖相承，典學不倦，聰明冠倫之德，緝熙日就之功，肆筆揆辭，縑册充牣。西清六閣，内直紫楹，森拱萬靈，永貽億祀。重明繼照，鋭精紹述，則必閲視相踵，有隆不替。猶以爲未足，雲漢之章，奎壁之照，下徹飭書林之表，蓋跨經越史而凌躒乎諸子百家，

使天下英賢預瀛洲之選者，獲窺至理之萬一，顧不韙歟？高宗皇帝投戈息馬，篤意儒術，成憲丕謨，崇敬不忘，乃紹興紀號之十有四年七月二十有七日，秘書省落成，清蹕臨幸，乃召羣工，俾觀累朝帝藻。儒紳武弁，濟濟將將，寶軸琅函，光彩煥發，雜沓捍蹈，爭先快睹，忻所未見，發坎井之陋，啓醢雞之覆，爰逮萬宇，聳聞改聽，猗歟盛哉！先漢之君，若高祖、武皇過沛之歌、秋風之詠，聞見一二，寂寥希闊，既不足道；光武明章，系隆鼎盛，雖尊經崇儒，有光西京，東觀仁壽，書林炳蔚，曾不聞發越前作，以侈觀聽。唐文皇之集，徒與乎開元四録。肅宗克復以來，日不暇給，蔑焉潤色。增光之事，維我熙朝，累聖作於前，高宗述於後，以内閣爲未足，廣之以册府之儲，以寶藏爲未大，繼之以榮觀之勝，使數百年昭回之光，一旦盡被物表。文治煇興，羣心知嚮，誠復古之丕緒，酌祖之大端。顧未有續文王之什，作爲歌詩，揄揚盛際。小臣不揆，敬三祓而獻頌曰：

國家之興，叶於五緯。奎爲文化，天抉其秘。重規疊矩，出類拔萃。錫汝保極，達於遐裔。猶曰未足，敷言是事，非文則侈，非華足貴，發揚隱奥，萬物咸被。重明繼照，傑閣嚴邃。龍圖而下，盛名聿示。曰爾近臣，簪纓未戾。新爾觀聽，改爾瞻視。虎拜稽首，載舞載企。復賜册府，增光於外。唯務廣及，豈唯寶閟。瀛洲之英，石渠所萃。亦獲蠡測，大海之涘。此其盛時，莫敢少墜。中興系隆，投戈講藝。鼎新書林，翬飛淩厲。乃勑前驅，清蹕臨蒞。冠紳弁髦，命駕不俟。雜沓歡欣，開彼蒙昧。六合九垓，聞風服義。過沛之歌，《秋風》下暨，寂寥希闊，初非極致。矧彼復古，東觀大備，

紹述無聞，不幾廢棄？文皇彌文，列部之四；肅宗倥傯，弗窺櫝笥。維我列聖，瞻前鮮儷。堯舜禹湯，承承繼繼。煥章重華，有光奕世。吐辭爲經，斯文所係。六藝雜沓，不知其幾。維我高廟，知風之自。其幸後覺，深識本意。遺爾學者，莫大之賜。小臣作頌，金石不替。《靈巖集》卷五。

元祐邇英閣仁宗皇帝御書贊

維天錫無疆大寶命於我有宋，惟宋克肖天德。藝祖、太宗肇造統一，聖聖相承，澤流愈深。真宗章聖皇帝垂裳九閏，登封降禪，固已媲隆太和之盛矣。仁宗皇帝重明麗天，仁益豐，義益熟。刑惟恐不措，斂惟恐不薄。四表九譯之達，肖翹牙甲之微，罔不涵泳德化。帝心若慊，猶爲未足，訪逮賢才，容納忠直，片善寸長，靡不蒐獵，期以永保盈成，用傳千億。乃慶曆紀號之四年三月己卯，御邇英閣，聿煥奎章〔一〕，凜尊祖宗而下，彪分臚列，三十有五事，皆保邦之丕範，出治之宏綱，副以危言終焉。顧勸講之臣度、公亮、安國、洙曰：「朕觀書之暇，取臣僚所言可施於治者書以爲賜。」度等欽拜嘉錫，請釋其義。丙戌書成，帝指大者六事付之政地，俾施行焉。從古帝王蓋未有舍己從人，樂取爲善，若斯之盛者也。肆惟哲宗皇帝厲志紹述，延登老成，宰臣大防邇英有請，願揭書帷，永用監觀，詔音俞焉，實元祐六年季春吉日。道統一傳，若合符節。彼唐太宗俯監人言，嘗列屏障，或黏殿壁，然條目未備，强勉不終，僅見於一時，又未若前遺後

承之莫可及也。宜有儒臣，欽述盛際，謹昧死贊曰：

維天啓宋，無疆大曆。維宋克肖，維天是則。聖聖相承，先後弗易。舍己從人，盍分畛域。於皇仁宗，維明御極。維仁益豐，維義益迪。信及豚魚，政如金石。化成忠厚，行葦共測。泰運隆古，重見赫奕。帝心若慊，罔敢自逸。俊乂四來，忠讜乃繹。若奉先業，繼守翼翼。精乎六藝，尚吾儒術。信義益固，巧詐不惑。或廣視聽，或求静直。小人之情，俾無我溺。驕盈當戒，喜怒當抑。遠圖當講，功則無迹。矜民撫軍，片善咸緝。三十有五，罔由己出。終以危言，自儆自惕。帝詎闕此，式揚謙德。親灑璇跗，經臣特錫。度等羅拜，厥義請釋。六事俾行，無厭無斁。肆惟哲宗〔二〕，爰登鴻碩。頓首有祈，施之經幄。前遺後承，光掩在昔。唐宗容納，或黏殿壁，或列屏障，有昌莫述。盍若神聖，百載若一，帝王大經，彪分臚列。小臣欽贊，用播千億。《靈巖集》卷五。

〔一〕章：原作「牽」，據四庫本改。

〔二〕哲宗：原作「咨宗」，據右引改。

洛書五事圖贊

臣仰惟仁宗皇帝詔休大統，克己承天，越成洽熙，懷謙履薄，罔敢自寧。猶思儆切在躬，取《洛書》五事寫以爲圖。丕休哉，自修之要道、飾身之格典也。二儀同流，人極中建，形色天性，咸具至理，能者養之，各有其則。統宗會元，萬目畢振，天畀彝倫，神禹受之，箕子歷陳，越爲丕矩。初一五行，委之自然，次則敬用五事，蓋人道之始也。貌言視聽，内焉心思，實一書之領會。漢儒考古知德者鮮，庶徵之來，孰究厥奥？維我仁宗發千古之秘，啓不傳之妙，彪分臚列，瞭若日星，近取諸身，先其在我，八政而下，不行而至，誠爲己之大端、立極之奥理也。鋪觀國史，《洪範政監》爲卷二十有四，出自帝藻，殆詳略之交備，本末之相宣歟？厥後英宗皇帝常列《洪範》於欽明殿之屏，重華繼文，遹駿有聲。焉，度越流略，作宋一經，皇乎偉哉。小臣斐墨，昧死祇贊，贊曰：

人生兩間，萬化紛紜，盍執要端，無先一身。曰貌固有，養之在人，厥德爲恭，暴慢不侵。以之作肅，罔有弗欽。言從視明，聽當遠聞，咸適厥理，毋汩毋湮。妙若心思，中乎天君，睿以作聖，所造孔深。龜文出洛，有姒至神，具列九疇，光明郁紛。其樞維何，次二所陳。反躬之會，衆妙之門；行政紀疑，徵福之分。是皆外物，殆胡足論，有若三德，若邇若親。猶曰治人，朝己之真。有若皇

極，斂福錫民。切問近思，殆我之因。維我仁宗，其温若春。請事斯語，復禮爲仁。曰敬曰用，陰會默存。知言之要，懿乎斯文。昔焉《政監》，大義若綸。皇曰兹詳，無胥以淪。爰寫斯圖，萬世之珍。道不下帶，厥效孔殷，標曰《洛書》，探厥攸元。妙訣不傳，千載一辰，厥義惟新。小臣欽贊，并用書紳。《靈巖集》卷五。

武成王十哲蜀丞相諸葛亮贊

唐上元元年，尊太公以王爵，謚曰武成，俾其宗主用武之教，如文之宣尼，祭典一同，樂用軒架。復以歷代良將爲十哲像坐侍，蜀丞相諸葛亮實居第三。夫文武之途，至唐始歧爲二事，蓋將肖其形貌，施之丹青，書之姓氏官爵，以昭示後世，爲永遠觀美，此豈苟然哉！惟亮身起三顧，治善八陣，擇劉氏而事之？《出師》一表，皆至公盡誠之言，雖崎嶇蜀漢，而其事韙矣，其義著矣。況用兵行師，蓋威文節制之流亞，足以服孟獲、斬王雙、仆張郃，而其既死也，猶足以走生仲達，屢戰屢勝。天不假年，巾幗之遺方行，而蓋棺之事已定，夫豈人力之所能及哉！侑食武成之庭，而配孔門十哲之列宜也。夫使後世想其風采，人不可存，名則可存，身不可固，象則可固，欽贊以遺之億千，是可後乎哉！後之人入武成之堂，瞻諸葛之貌，而誦斯贊也，其有益於英雄義烈也，豈小補乎哉。贊曰：

漢之季世，四海鼎足。蜀居其間，尤小而蹙。諸葛用之，抗守如欲。孟獲崛强，七禽以覆。仲達勍敵，亦畏而服。而況他人，皆輒敗北。節制之師，如日之煜。不幸天年，夭焉如倏。使其義襟，不振不縛；使其英烈，不年不禄。維唐遴擇，以標以録，視之十哲，威略振俗。我肖我貌，載尸載祝，俾配武成，尚論以篤，參之羣彦，覆以廈屋。後世觀之，化成自速。寫此儀形，視之武赮，俾之烈烈，俾之肅肅，俾之想象，存其心曲。維兹宣聖，私之以淑。維兹十哲，四科之目，示之後世，白不日浴。今之大柄，各司其局，一張一弛，英才並育。以垂永年，齊人是告，欽贊樂石，用昭武塾。

《靈巖集》卷五。

真宗皇帝御製内香藥庫詩贊

内香藥庫者，古玉府也，獨以香藥名者，不貴異物賤用物也。上以備服御之須，下以裨經費之闕，犀珠磊落，粲然溢目。梯山航海，訖惟人面，罔不虔職貢之修，盛舟車之湊。越自肇造，日積月累，柴周之所儲，嶺蜀之所聚，銖收寸藏，殆非一日。至於我真宗章聖皇帝之年，蓋二十有八庫焉。維帝緝熙唐文，形之篇什，字爲一室之標，親灑璇跗，肆筆成書，金榜昭揭，下被萬古，雲漢成章，夫豈徒然哉！由盛帝「明良」之歌，若「三侯」之章、「秋風」之什，見於載籍者不可屢數，求其克勤小物，無一之或遺，若我真宗章聖皇帝者，蓋千萬世不一見也。其事不見

國史，獨夢得《石林燕語》存其梗概，而歲不具焉。容光必照，日月之輝已小，臣敬贊盛德之萬一。贊曰：

皇家之興，五緯若繩。若繩貫珠，降婁是明。降婁何職，比於東壁。文物之占，天意歷歷。累聖承承，宸章方增。九閣垂象，真星最稱。汗牛充棟，其書總總。克勤小物，罔不鼓動。玉府在周，遺規可求。服御是供，一職以修。冠以香藥，其名何作。不貴異物，厥義坦若。四七其門，臚列彪分，扁以宸章，理則具存。維玉至寶，及他玩好。茲焉是藏，儲之於早。亦有南琛，四方同文。訖惟人面，職貢繽紛。旁暨良藥，癘痾可却。拔象之齒，擢犀之角。罔不粲然，溢乎後先。標以唐文，相映相鮮。是謂玉食，以奉維辟。冢宰不會，宏哉九式。叶於四聲，七字一精。柏梁之餘，肆筆而成。如彼列宿，麗天昱昱，揭示萬世，漢將之目。聖作爛焉，永示萬年。《靈巖集》卷五。

神宗皇帝御製祭狄青文贊

寶元、康定間，羌動銀夏，時以偃戈之久，戎備小有未諳，諸將折北不支，獨狄青起行伍，搴旗摧鋒，擅百勝之威，名振青海。羌既知困，有稱藩來王之漸，仁宗神文皇帝用釋西顧之慮，而青之名字簡在宸心，至命繪者圖之丹青，貌其體肖，爲圖來上，以快鼓鼙之思。我神宗皇帝憤西北二敵未汔歸者，遽興頗、牧之思，嗟九京之不可作，親御綈几，雲漢之章，追酧忠魂，華衮

之褒，五色下被，烈士知勸，懦夫可激而立也。夫一介之善，不惟見用當時，猶使後世明主起當饋之歎，其風烈言言，真可尚也。祓飾厥文，敬贊下方，小臣其敢辭？贊曰：

蠢爾四裔，曷爲之備，必也虎士，戎容暨暨。功見於先，後王惕焉，宜有衮褒，被之九原。昔者我國，有戎西極，敢曰叛渙，稱爾矛戟。屬其一時，武臣小熙，赳赳烈將，折北不支。狄青乃出，捐軀效力，所向無前，踏賀蘭石。當宁載咨，丹青其儀，其儀鷹揚，登於天墀。烈烈神廟，如日之皦，憤彼叛渙，期至天討。思力及臣，乃拊忠魂，親摛宸藻，見之唐文。唐文偉已，壯士增氣，至於懦夫，亦有立志。頗牧是思，古則有之，不聞親作，下被昭回。帝王有製，意各有爲，厥意若何，漢封樂毅。黄金築臺，英士聿來，意之所見，罔不宏哉。維青良將，帝所嘉尚，英魄如在，倘其胖饗。氣吞驕戎，事昭隽功，百世之下，凛焉清風。宸章衆矣，是豈其最？小臣欽贊，以錐測地。《靈巖集》卷五。

損齋記贊

臣仰惟高宗皇帝身濟大業，息馬論道，治符昌泰，不自滿假，永惟中興以來，勞來安集，無所不用其至，猶懼一夫不獲其所。載惟益下之方，殆莫要於克己，乃闢齋居，名之曰「損」，一切屏去聲色玩好，聖經信史，終日諦繹。復據帝藻，發揚聖蘊，寫之琬琰，以自儆切。乃紹興紀

號之二十有八載仲冬之月，權吏部尚書臣允中造膝有請，願攄盛旨，播之詔告，以幸天下，玉音俞焉。爰因斯文，徧賚僚辟，外及賜履持節之臣，璇跗所親，庸秘册府。羣情歡感，咸仰盛德。丕赫哉，保治之宏模、帝王之盛節也！《損》之義大矣，爻象十翼，三陳九卦，反覆明辨，厥理淵微，帝心獨得。聖不自居，休稱揭厲，緝熙光明，有隆不替。修身及家，平均天下，見之事業，不一而足。統垂千歲，業畀萬祀。聖子神孫，累世一轍。恭儉是保，益迓平康，前遺後述，亶其盛哉！小臣不揆，作爲聲詩，欽述盛際，仰依樂石之末光，謹昧死贊曰：

若稽古初，博考載籍，義理之會，無過大《易》。卦六十四，《損》居其一，三陳反覆，曰修于德。於皇高宗，系隆炎曆，廟謨雄斷，大業再植。投戈息馬，索隱探賾，盛治日隆，泰和舄奕。不以既濟，忘其儆惕，爰究爰討，是法是則。皇心闡幽，齋室以闢，一切屏去，翫好聲色。曰經曰史，是崇是式。萬幾多暇，燕閒恭默。朝斯夕斯，不外一室。迺推聖意，發之翰墨。雲漢昭回，襲六爲七。寫之琬琰，大書深刻。實曰自省，豈欲外覿。二十八祀，中冬之律，臣曰允中，言發造膝。帝曰俞哉，賚爾百辟，外逮持節，十連方伯。欽拜嘉錫，洽於肺臆，璇跗所親，册府是錫。猗歟斯文，自克自抑，垂諸無窮，布在方策。聖子神孫，恭儉千億。揆厥攸元，貽謀歷歷。小臣欽贊，副於樂石。

《靈巖集》卷五。

府判何公行狀

公諱松，字柏固，世居婺之金華。曾大父邂，大父端禮。父溟，贈朝散大夫；母吴氏，封太宜人。公生於建炎之戊申，歲星方周，大夫君蚤世，公哀毁如成人，仰敬俯愛無闕。太宜人盛年守節，義風凛凛，得公愈自慰。大夫君負大材名於時，績文賫志。公力學紹先業，且訓二弟不倦，一門自爲師友，後俱游太學，復相繼儒科，益滿太宜人望。太宜人登稀年，晚節及三釜，閨門肅雍，兄弟怡怡，三百指無間言，皆公順承拊字力。公性莊重，寡語言，接親朋未嘗有忤色。至於商榷古今，極談世務，纚纚可聽，以是人益敬公。事親居家、處鄉黨類若此。及其居官，則亦温乎春風，洌若秋霜，人自慕之，亦不可犯。凡公所事二千石皆一時聞人，枯蒼則參政范公、工部樓公、尚書胡公，宣城則郎中傅公、侍郎曾公，閩則丞相趙公，昇則侍郎章公，咸恨識公晚，故公之超初秩，脱侍郎選，至通籍外郎，鶚表屢上，皆未嘗攀貴援，一出於諸公特達之知。初仕枯蒼，少師何公少推可，公之歸，出詩以餞公，有「官卑自立古今難」之語，其見許如此。初至宣城，魏王出鎮，閹役有以獄屬公者，公毅然不受，其不撓如此。劇盗儲小八稔惡盈貫，侍郎曾公委治其獄，賊徒憚公明，慮不免，以匿名書累公，曾公笑曰：「是欲間我。」其見信如此。長樂有嚴濱湖，沾灌甚廣，淤久不治，公鼎新之，增斗門，明要束，刊石垂久，今察院林公賦詩以贊。至公弟椿丞侯官，復攝長樂，民安之，咸曰是魯衛

之政，其見思如此。公贊江左幕，侍郎章公名公所居曰「夷清」，親書八分以贈。及貳新安，寺簿徐公傾蓋如素識。太守庀徒，公攝郡事，孜孜公決，人不敢干以私。惜官物，毫髮不妄用，累數月，府庫充盈，太守耿公悉却之，耿公愈加敬重。鄉人王魯公秉鈞軸，且姻婭，每見辱推借，或語公曰：「盍求助焉？」公笑不答。在長樂，同僚鶺冠知書善屬文，公與之厚，後攀附陰信用，炙手可熱，數問君動静，公掉頭曰：「是可浼我耶？」卒不通問。公恬於進，未嘗一毫俯首於人，以是不至通顯，殆亦隱於吏者。以廉自將，一介不妄取，歸自長樂，貧無卜築資，借僧舍以居。訪劉峻故迹，登山臨流，徘徊自樂，不夷不惠，蓋可否之間。公以丙戌龍飛擢進士第，迪功郎、處州麗水縣主簿，升從政郎、寧國府録事參軍，改宣教郎、知台州仙居縣。丁太宜人憂，服除，知福州長樂縣，轉奉議郎、主管河南東路安撫司機宜文字〔一〕，轉承議郎、朝奉郎，以登極恩轉朝散郎，賜銀緋，通判徽州。紹熙壬子九月九日卒於官，享年六十有五。娶曹氏，先卒，以慶元戊午十有一月日合葬於縣之白砂鄉麻車塢。男一人，伯熹，迪功郎、新撫州臨川縣主簿。女六人，長適進士曹端臣，次適進士錢直浩，次歸於士恥，次適進士陳莊，次適文林郎周珏，次在室。孫男二人，堅、基。某曾大父與大夫君同娶吴，某母氏則公之女弟，故某不肖，每獲修二舅之敬，知公爲詳，誦公之萬一，以丐銘於當世君子。《靈巖集》卷八。

〔一〕河南東路：四庫本同。疑當作「江南東路」。

曹夫人何氏墓誌銘

我中興聖天子主鬯既闕，爰泝璿源，爲天下得人，而嗣天子作焉。德壽重華，道光堯舜，兩盡仁孝，皆宇宙以來所未見，哀榮始終，所以從先帝於禰廟者。至以孝冠稱天德，而天子不以爲過，於是閔似續之成圮，開異姓之曠塗，蓋仁澤之浹，遠及海隅，是宜聞者翕然格心，不見背負之事。然猶有受人付託，中棄不顧，是則可怨也已。而夫人以閨閣之密，乃能安受天命，無纖毫恨悔意，有操義自修所不能至者，是則可銘也已。劉漢椒塗少日，其家使卜相視焉，以爲貴而少子，若養他子，得力當踰於所生。章帝懇懇誠篤，卒如前占。夫人乃獨不得於其所子邪？沙陀異貊耳，多子他出，咸致死力，戰勝攻取，何夫人不逢之甚也。世人禍福利害有不如初心，則必起怨嗟之意，而夫人幾不少見於顏面，苟復不暴白其不隕獲之盛，俾著於來世，其亦負潛德於九京也。夫人之終，所子蓋嘗匍匐號慕於夫人之柩，踊哭盡哀，雖旋踵復去，然使前日之鞠育少缺，何能得此於既死之餘，而卒無以掩其悲傷之自發也耶？夫人蓋徽州別駕何公之長女，生而慈順，其初適曹氏，舅姑在堂，甘旨日至，及其終也，又哀以送之。雖在曹公子道之盛，而夫人贊助亦多矣。孕育多女，然而家道日進，終遂子荆之居室，而曹公亦亡矣。慈祥惻怛，人期夫人之越稀年，而天嗇其報，僅及七十有九，不知福善之理真可恃也耶？夫人昔者念似續之未立，向心釋典，人見誦讀琅琅成章，舉族欽歎，謂殆過於男子。夫人豈

少紊於德事者，特其甘分素患難之心久矣決然，故所成就若是其光明碩大也。夫人之終，去曹公即世凡二十餘年，生理如昔，皆夫人維持之力。曹公之兄之婦威氏耆艾寒乏，多夫人左右以濟之，迄以壽終，無絲毫厭斬意。其御下也，不尚鞭扑而人自力。男三人，智孫、庚孫皆夭喪，次則如愚，如愚曹公之猶子，援以主伏臘。女四：長適文林郎趙某；次適進士郭某，先夫人卒；次適進士何某；次適進士陳某。卜以年月日合祔於曹公石龜之藏。銘曰：

彼之弱冠，决科孰營兮。絶甘設醴，致其隽英兮。彼之幾壯，念嘗蒸兮。婿之女弟，俾用其情兮。又不止乎桑下之三宿，何迺心之反不誠兮。天乎命耶，盍即之杳冥兮。《靈巖集》卷八。

全宋文卷七〇二九

唐士耻　八

代人祭趙開府文

維公間平之望，爲善最樂。然犀物燭，中外聳愕。咸謂期頤，二伯四嶽。大數有定，忽成反壑。嗚呼哀哉！泝公之源，銀漢碧落。積善不替，百年永莫。孕此英粹，六矢既躍。東甌之北，芝田九鶴。維川建瓴，白石鑿鑿。維山巍峨，包蘊既確。卿雲五色，和氣含橐。方如書生，種文積學。臚第太常，聲儗簫勺。撫仕上國，青芻管籥。臺綱鍾山，餫計是度。星屏煜煜，爛燭江角。千里五馬，民功卓犖。護庾平糴，陽春有脚。連檣白粲，六條寬博。雙劍豐城，龍氣上薄。人謂物華，淬爾霜鍔。豈知靈傑，賜履綽綽。一門六輔，冠今侯爵。繁庶浩穰，輦轂豐洛。公惟高卧，最聲四爍。末乃移鎮，漢秩優渥。下安其仁，如百酺醵。小疾無幾，薤露頓作。嗚呼哀哉！伯篲晚出，一見如昨，國士之知，需章薦鶚。俾佐振民，俾參入幕。言無不從，深許蹇諤。俾學製錦，爰歷旬朔。萬間宏覆，加

以揚搉。今而思之，如夢俄覺。恨此微宦，一官自縛。莫能親慟，聊薦醇酌。嗚呼哀哉！《靈巖集》卷八。

代人祭戴夫人文

人莫難於耆壽，尤莫難於遺後，嗟嗟夫人二者具有。尚想含飴，知德之厚，既有以死矣，是能不朽。儒冠峨峨，諸孫之友，合簪升嘗，拜此清酎。《靈巖集》卷八。

清修院建藏會疏

古跡靈山，耽耽佛廟；真詮覺諦，歷歷琅函。幾年春到花開，三日鐘鳴鼓吼。爲十方諸大檀越，轉七寶無上法輪。自然贊嘆，福生福異。華龍海會，要是斬新。拈出不妨，依舊重開。好在劉先生六百年捨宅因果，又如傅大士十萬軸透地光明。推倒藥仙繩牀，別作清修話欄。《靈巖集》卷八。

滿散佛疏

預啓篤生之頌，妙果既圓；仰依大覺之慈，永無極。嵩呼有請，沙數爲期。伏願皇帝陛下燃不盡燈，爲見在佛。保山河而長久，常轉法輪；若龍天之護持，莫窮象教。《靈巖集》卷八。

渲師刺血書蓮

一佛出世，贊善者尚成摩頂之緣；半偈傳芳，剽聞者不翅恒沙之寶。況如來最後之所説，且血誠染盡而後書。昨夜夢吞一剃刀，不惟選僧又選佛；今日共成七寶塔，既已歸法又歸僧。《靈巖集》卷八。

祈雨疏

九農肇作，乃愆三日之霖；大覺深投，敢致一純之禱。念旱潦創痍之未定，且田疇芽甲之方興，用能輸寫於微誠，庶乎感通於鑑願。以半刹那頃發大悲心，即於遍法界中降甘露雨。《靈巖集》卷八。

謝雨疏

微誠躬禱，方祈膏澤之霑；真覺敷仁，遂荷感通之速。豈一念杳冥之遽格〔一〕，蓋大慈憐愛之實深。既寬千里之人心，預卜九秋之豐兆。欲報之德，惟知妙有之歸；尚惠其終，庶獲大田之慶。《靈巖集》卷八。

〔一〕杳：原作「香」，據文意改。

諸天像成設供疏

加飾大雄之像，炳煥一新；更嚴香積之供，殷勤三請。梵唄首居塵之過，吉祥集喜拾之身。共增長於福田，經皈依於佛日。金碧崢嶸之奪目，用輸恭敬之心；富壽磊落之踰人，各竭修爲之報。《靈巖集》卷八。

代趙守請僧往惠力疏

幾年忘却東山雲，何妨面壁；一口吸盡西江水，合付當仁。便須直下承當，切莫遲疑擬議。禪師透徹龜毛兔角，顆昂獅吼象行〔一〕。白槌曾震海潮音，紅日恰照須彌頂。況此瑞筠古刹，依然大士法輪。略敲一錫振無邊，且轉半藏存妙用。西來的的，行看一瓣紫羅香；南極皇皇，仰祝萬年天子壽。

《靈巖集》卷八。

〔一〕顆昂：不詞，當爲「顢昂」之誤。

改請天寧戒老疏

西刹鐘聞，共吸西江之水；南山雨足，更興南岫之雲。便合承當，毋勞擬議。惟禪師潛室正銀，鐵庵嫡孫。百尺竿上報四恩，十字路頭傳萬口。趙州繩牀不下，門泊五湖船；大士法輪無遮，人寂通宵月。松風細聽茶將熟，錫杖方挑令已行。莫辭數步之勞，爲祝萬年之壽。《靈巖集》卷八。

祈雪疏

書春秋盈尺之祥，慮愆臘應；叶大有明年之兆，用叩覺皇。願監微誠，曲回慈聽。儻一正元真之氣，即四興蒙蜜之雲。足倉箱於彫瘵之餘，每荷雨暘之若；明玉燭於嚴凝之際，更祈覆露之終。《靈巖集》卷八。

謝雪疏

雨雪其雰，曲荷鴻慈之應；自今以始，必終其所賜。一掃癘疵之氣，肆陳栗烈之威。冬無愆陽，斯謂八風之正；天之所覆，共依四序之和。更占嗣歲之祥。豈微誠有感，若是之不難。蓋大造曲憐，《靈巖集》卷八。

祈雪祝文

玄冥庀職，浹焉六旬，蒙密四野，屢布同雲。既復釋然，若蹇若屯，敢即靈宇，寸誠具陳。北風

其凉，雨雪其雰，嗣我豐年，祛我癘氛。神之聽之，終此薰仁。《靈巖集》卷八。

謝雪祝文

茲以冬杪，飛雪未逢，徧走靈宇，秉陳恪共。胙蠁交孚，油雲四同，休徵紛然，嗣年其豐。維此一歲，有感必通，載詠載依，拜賜之終。《靈巖集》卷八。

萬安到任謁廟祝文

品子兮單平，僥踰兮負烝，領事兮伊始，於茲兮妥神。靈兮其尚監之，俾千日兮克成。《靈巖集》卷八。

謁諸廟祝文

某濫竽品子兮冥冥，膺春棠兮心驚。斷無似兮皋陶之淑問，又烏有知兮哀矜。維神兮胙靈，不敢不勉兮必以情。《靈巖集》卷八。

祈雨祝文

往歲之災，旱潦相仍，極意拊摩，創夷未平。維茲暮春，東作既興，膏澤復屯，嗷嗷人情。神食斯土，守言幸聽，尚念民急，霧起雲蒸。一霑千里，槁者復生，嗣茲終芘，迄於西成。加殽薦腊，黍稷惟馨；曰千曰萬，永福含靈。《靈巖集》卷八。

謝雨岳廟祝文

惟神方鎮之尊，俯芘斯土，今茲有請，胙饗旁午。曾不崇朝，大霈甘雨，優渥霑足，郊原膴膴。神之賜民，若携若取，躬造祠下，有清其醑。載依載瞻，拜手鼓舞，尚汔於成，終神之祜。《靈巖集》卷八。

秋祀祝文

維時季秋，萬寶西成。汔用有年，繄神之靈。時焉典祀，黍稷薦馨。肹蠁洋洋，尚鑑忱誠。《靈巖集》卷八。

廣騷代師聖姪上樓教壽

壽公以端溪鴝目之硯，龍骨甚勁兮石始見。何，湧泉不足比兮雲蒸峴。彌滿六合兮澤四海，活枯槁兮速飛電。

壽公以奚李蒲梁之墨，理如犀兮質如玉。質真足奇，一點如漆兮其效速。今而小試兮詩書禮樂，徧千里曾不日而足。願寶之兮入帝幕，發六藝而澤滲漉。

壽公以澄心玉版之紙，不作鄒枚小技能，維持名教兮使復起。要振聖經還古始。民俗蚩蚩兮理固存，弘之者人道如砥。肯學硜硜賤丈夫，歷注蟲魚兮爾爾。

壽公以宣城諸葛之筆，邈隆古兮創此物。濡毫伸紙兮孰告遠猶，告遠猶兮理秩秩。玉皇顏開兮四海下澤，言繇我兮功既立。蓋自皇雄畫卦之後，孰謂復見于今日。

壽公以中山千日之酒，四召太和兮歸不後。六藏珠連兮浩無滓，息如龜兮由踵之右。片雲不生兮六虛澄，天高地卑兮股肱元首。衣裳垂兮意自寧，由公之謨兮視其阜。

壽公以閩山紅緑之荔，中有玉露肺肝洗色。香未變兮擅羣品，百果倫魁兮如此意。過海雲帆兮無驚浪，月明如晝兮絶纖翳。謁公之顔兮登公堂，似公之德兮壓冠履。

壽公以太華玉井之蓮，開花十丈兮顔容鮮。碧蓬鬱鬱兮太虛色，駢頭玉蛹兮甘泉邊。中有神汞兮育真源，助公丹成兮歸于玉皇之案前。衆真峨峨兮足官府，公總其樞兮疇公先。

壽公以安期似瓜之棗，中邊味足兮不枯槁。風成露混兮俱膏腴，顔如渥丹兮輔公之不老。五鸑齊飛兮丹臺書存，吾三一兮歸有昊。歸有昊兮秉鈞軸，處中央兮括遠道。

壽公以紫緑飛燕之菱，使其神氣安而清。歷覽萬物兮胡可掩，如鏡之燭兮毫髮明。是非清濁兮奚翅億萬，公如一二兮數不停。有才如此兮奚止五大合，歸廊廟兮八鴻自徵。

壽公以龍團火前之茗，兩腋生風兮宇泰定。宇泰定兮神則全，彼何足芥蔕兮塵勞屏。塵勞屏兮心改觀，竹石閒暇兮理則井井。理井井兮非曇釋，自聖賢兮傳于莫永。《靈巖集》卷九。

請修金剛入五藏文

二如來外護法門，永斷千魔并百惱；五雜組合成藏府，直須萬祀便億年。只今立地長威靈，好箇

起頭真話巴。自此神通度大，誰云假合姻緣。從他夏暖冬凉，斷然不移一步，任爾山頹海竭，豈容略惹半星。《靈巖集》卷九。

諸天入五藏文

像設乃尊敬之因，金碧峥嶸驚宇宙；喜捨是菩提之種，富壽磊落照乾坤。況茲屬累之不磨，豈若空華之亟滅。一錢換取無價寶，貧子却有木難珠。大小大功德尊天，今即今成就衆事。《靈巖集》卷九。

許守宴趙倅李倅致語

東泝合璧，喜先後之俱賢；北海傳觴，兼御將而致禮。炳煥三台之座，裴徊九奏之音。恭惟某官柱史仍孫，龍門慶裔。宏才高擅，合陪清廟嚴廊；利器無前，屢試盤根錯節。重上碧天之杪，却分素月之輝。載惟別駕之堂，曾孕高文之彦，靡踐青氈之舊，尚參黄閣之崇。矧星屏照爛之華，有光幹蠱；定泥軾最優之課，叶兆鼎亨。某官天派分祥，地靈鍾秀。千英萬傑，虬髯端似於太宗；七略九流，藜照蔚臨於子政。屢最臨民之課，更題丞郡之輿。梅鹽成平仲之羹，獄市必子文之告。永永甘棠之愛，渠渠造士之宫。紫詔鼎來，即上夷庚之軌；白麻煥發，咸登貴戚之卿。某官左洪崖、右浮丘，

對皂閣、揖玉笥。念送舊迎新之兩切，亦依仁戀德之交修。隽永瓊瑶，高薦碧林之味；連娟翡翠，屢賡白雪之歌。鼓音未徹於江干，絲語鼎來於帝所。某等蓬山拭目，虹采纏頭。幸有新聲，品侑五鼎之食；莫逢妙手，列書三賢之圖。聊從半叠之清謡，以寫一時之盛事。

北海尊前樂事多，合符別駕瑞軿羅。迭賡白雪陽春曲，爭唱凌寒傲歲歌。松竹新添梅蘂亞，龜麟更著鳳聲和。三臺舞徹成佳兆，紫詔齊催入紫荷。《靈巖集》卷九。

許守宴趙倅致語

北海傳觴，式啓初筵之敬；東泝解佩，遂交傾蓋之歡。天借賢侯欽助之深，人喜江國俊英之萃。藉儷草駢花之語，發連珠合璧之輝。恭惟府判太中潢派珍流，蘭芳奕秀。飽錦囊之句，更登拾地之科；博藜照之書，還是識時之傑。屢試盤根錯節，居多騰茂蚩英。游二劉三孔之鄉，貳前召後杜之政。不縮旁觀之袖，翬飛新造士之宫；獨排累鷙之霄，鵷薦溢峙臺之表。垂快青雲之上，小紓素月之分。判府檢討寺丞温詔起家，剛占榮綬。秀色陡添於皂閣，盡歸春風和氣之中；良辰未遠於蘭亭，況有畫戟凝香之暇。既張右史握東坡之手，更杜二車均六一之賢。娉婷緑柳成陰，麗景時翻於舞袖；睨黄鸝出谷，崇光倍滑於歌聲。今日聊參玉版禪，他時同作金閨彦。某等叨居樂部，獲奉賞心，采兒童老叟之歌，倚之弦管；陪翡翠鴛鴦之列，侑此尊罍。上對台顔，敢陳口號。

北海尊中琥珀新，首延星駕詠嘉賓。宗英却偶文星坐，使竹欣依半刺仁。畫戟日長香冉冉，玉揮風細雨申申。從今千里何多幸，共駐陽和無限春。《靈巖集》卷九。

趙守宴李倅京倅致語

想漢相之威儀，今逢玉季；襲文公之衣鉢，夙賴星屏。蓋一日見兩別駕之賢，亦千里慶三勝流之聚。播傳盛事，洋溢清商。某官操著拔葵，詩成分月。坐閱閣山之蒼翠，于茲兩年；每歎金川之清明，如我一節。緑髮頻回於華髮，青氈行躡於細氈。甘棠薄寓於翬飛，□存巨扁；白粲小資於饟計，戲解盤根。據鞍矍鑠欲風生，不日超騰聽詔下。某官洪鐘解叩，汪宇欣瞻。雁聲不到於郴江，濫游鳧舄；颿影迎從於滕閣，猶□珠簾。班春擬伴於朱轓，□斗暫移於紫氣。照專城之乘，賞心共繞百花洲；賡静練之篇，携手同登一覽榭。未黔墨突，即贈吕刀。某官泛北海之尊，設元王之醴，清誦憶國僑之惠，峨冠喜公赤之彈。毋須對影政三人，遠勝共談祇二士。笑語釋稜層之凍，丰姿聯雜沓之芳。瑟玉羅生，更從徑寸；松筠列立，忽見横枝。幸歡娱。敢誦台符，少陪燕俎。

昔年兩劍説豐城，此日尊前眼倍明。天産地靈端一理，郡丞侯相得雙清。聯蜚定列三千牘，佐治那淹九萬程。更有奇歡君記取，還須貴戚上頭卿。《靈巖集》卷九。

許守宴交代趙守致語

驅齊侯之車，既鼎來於前旆；告楚尹之政，爰賁飭於初筵。黃鍾大呂迭起於宮商，干將莫邪上衝於牛斗。效儷草駢花之伎，侑合堂同席之歡。恭惟某官自半千潢派之靈，下太乙青藜之照。維城望重，分器恩深。眷二劉三孔之鄉，借前召後杜之政。竹使銅符，夙遄玉笥皂山□春正濃〔一〕。墨突不得黔，報政切遲於五月；漢家自有制，奏最即懋以三公。某官池草夢回，寢香句就。鑄一牧之鼎，問舊事於然犀；蜚十行之書，接新榮於簪筆。駐馬小聽鶯出谷，持杯共看李成蹊。發連珠合璧之輝，雜來雁去鴻之曲。千里慶龔、黃之襲，一時欽程、孔之交。某等拭目雙旌，攀轅四牡，合已效先聲之頌，奉揚眉啓齒之歡。

豐城雙劍已龍驤，牛斗依然昔日光。玉笥皂山千際幸，春風和氣兩徜徉。間聞召、杜猶難儗，繼至龔、黃信異常。從此青編循吏傳，屢言銀筆二劉鄉。《靈巖集》卷九。

〔一〕「竹使」以下一聯難以句讀，當有脱文。

趙守宴李倅致語

剖符江國，幸別駕之俱賢；設醴鈴齋，快高譚之竦聽。駐春風於千里，開暮靄於羣山。小助賞心，可無俳語？恭惟某官朐次光風霽月，源流仙李猗蘭，輝華凌厲於牽牛，人物頻仍於孺子。雲霄垂上，輦轂曾游。端章甫願相焉，一何謙也；視文公有光矣，猗歟偉哉。衣冠溢盛事之傳，步武接前人之迹。兩萃班春之駕，賸收佐治之功。政廷蚩一鶚之書，鵷行立賓；鄉旦照連珠之乘，瓜戍先更。某甫爾下車，首焉設醴。昔著姓聯百家之譜，今清霏妙二士之談。接賢助於宣城，曾賡净練澄江之句；洽將迎於北海，亟誦凝香燕寢之詩。閣山、玉笥正平分，元禮、林宗真莫逆。蘭契能成於俯仰，鶯求雅合於宮商。明朝酒省足歡娛，温詔鳳飛齊羽翼。某等叨居藝列，獲奉歡顔，敬薦歌謡，狎陪觴詠。

奉風是處起歸心，獨在高堂深又深。共喜仙丹成莫逆，一陶和氣足登臨。寢香小散單衣潤，鶯友時求萬木陰。碧嶂清江相映發，快須緑蟻十分斟。《靈巖集》卷九。

許守宴李倅致語

題陳蕃之輿，歡由傾蓋；右孔融之席，禮重初筵。清香燕寢之凝，揮麈高譚之接。敢薦俳諧之

語，用倍莫逆之情。恭惟某官暫屈雄飛，聊從半刺。似續有光於蠱幹，幾微將啓於鼎司。上□□之堂，兆形黃閣；解吕虔之佩，事溢青編。某官足仙舟共濟之風，定尊酒細論之契。既報齊侯之政，來暮興歌；少紓漢璽之書，班春聯駕。握手悉攄於肝鬲，諧聲定若於塤篪。二士必説妙言，聊參玉版；諸縣絶少公事，喜治金罍。鼓過未半於江干，綵詔鼎來於帝所。某等濫吹末伎，獲奉清歡。拭目而觀，咸喜覘於合璧；自今以始，願畢奏於清商。寫賓主之俱賢，藉管絃而度曲。

豐登幕府省文書，況值星屏此下車。傾蓋交歡俱爽豁，初筵揮麈共紆餘。玉笙香霧先春暖，畫鼓晴雷鎮日居。從此掀騰携手去，軟紅塵裏笑軒渠。《靈巖集》卷九。

祝聖致語

神聖篤生，永迓無疆之算；臣工效祝，肆覃有截之區。錫汪洋膏飫之恩，起雜沓殊尤之頌，合白叟黄童之語，望祥雲麗日之居。恭維皇帝陛下衍十二葉之休，接萬億年之統。道大天大而地大，聖王蓋三大之兼；堯傳舜傳而禹傳，湯后更四傳之盛。度越千載，雍容十年。齊民耕鑿以夷猶，極治馨香而感格。圜丘肆類，借陽春於冰雪之中；廣土一心，望清蹕若雲霓之切。面縛行加於頡利，躬朝并見於呼韓。大恢同視之仁，長薦昇平之祉。茲仰流虹之旦，夙標繞電之辰。千官悉罄於嵩呼，列辟咸趨於虎拜。恩榮湛露，悉霑醓賜之優；樂寫鈞天，不愧角招之叶。泰山供炙，滄海供酌，靈魚薦尾，名

猩薦脣。祥風和氣恣翱游，曼壽平格莫窺測。臣叨居樂部，薄奏民謡。睇瞻北闕之崇，仰慶南山之固。

好風來自萬年枝，湛露恩榮匝地維。徧予鈞天觴九曲，還將嵩嶽祝三施。温温愛日祥光起，濟濟羣賢喜氣隨。此節明年應更好，龍荒也咏匪陽詩。《靈巖集》卷九。

王母致語

虹渚紀祥，大洽需雲之澤；龜臺慕化，樂爲震旦之游。效嵩嶽之三呼，倚韶華之二曲。恭維皇帝陛下受時寶策，爲世玉皇，蒼精循軌以一周，黄道有經而十踐。居中處極，泰階平七政平；御歷執符，六甲起五子起。垂拱九關雙闕，朝謁千真萬靈。含生共樂於華胥，秉已不殊於姑射。慈儉獲老聃之寶，寧爲周穆之遊；精神過成子之身，何必漢皇之禱。若木幾希丹線影，常娥掩映玉梳光。夙仰符膺間世君，自然烝結長生籙。命福地洞天之府，會雲軿羽駕之人。飲瓊液而餐芝房，烹龍肝而炮鳳髓。騫林也奏殊音曲，閬苑偏多異色花。瑶池休憶舊時游，皂閣且誇今日事。臣妾來從西極，效祝南山。傳五岳之真形，圖連益地；報大河之改色，子結蟠桃。溢書丹臺益算之文，更詠碧落步虚之語。

喜乘西極紫麒麟，來賀流虹湛露辰。碧玉壺天三萬里，黄金化日八千春。閬花合匝羣仙覆，鈞樂裴徊九奏申。結子蟠桃猶未熟，從今度度薦芳新。《靈巖集》卷九。

天基節祝聖致語

蓂開五葉，九霄呈繞電之祥；嵩動三呼，萬國後天之祝。歡同率普，喜極混茫。恭惟皇帝陛下乾坤覆持，日月臨照，聖明接帝王之統，勤勞開國家之基。奄兆姓以海涵，撫四方而春育。臨大寶二十六載，所存者仁；翼皇圖億萬斯年，必得其壽。

春到堯蓂五葉中，電光繞斗正流虹。鳳開雙闕朝羣辟，鼇抃三山舞半空。天上有龍爭噴水，人間何地不呼嵩。衣冠拜手慇懃祝，早混車書大同。《靈巖集》卷九。

天基節致語

春十日而正五日，十二月念五日立春。帝命生商，鶴千年而龜萬年，嵩呼祝漢。庶邦星拱，四海雷歡。恭惟皇帝陛下日月并明，天地合德，在璿璣而齊七政，調玉燭而和四時。三登遄格於太平，九變坐臻於至化。帶江淮而杯湖海，藩劍棧而門夔渝。寶塞塵清，金甌枕奠。曆載新於鳳紀，祥共慶於虹流。蜀道易蜀道難，傾心樂國；聖人富聖人壽，交口華封。臣濫簉伶官，欣逢昌運，輒陳民頌，仰祝帝齡。口號：

花底千官拜紫宸，官梅禁柳競争春。建寅行夏生商月，先甲逢辛誕聖辰。是日辛未。湖海澄清新氣象，岷峨洗濯舊精神。天顔笑指孤雲角，五十餘州得盡臣。《靈巖集》卷九。

淳祐十年天基節王母致語

來祝南山，閱二十七年之星紀；遠辭弱水，跨三千餘里之煙波。欣逢有道之長，喜見太平之盛。恭惟皇帝陛下克明克類，乃聖乃神，流虹首庶物之元，浴日正飛龍之旦。惟皇作極，熙然外撫而内寧；與物爲春，穆若乾清而坤闢。數莫開之五，獻蟠桃之五，賀歲登者三，呼嵩嶽者三。願叶氣横流，混六合而光宅；祈令聞不已，膺萬壽於無疆。

飛車晻藹鶴鬍鬖，來祝南山記幾曾。至化始欣臨九變，太平應喜見三登。吴江到海難窮底，蜀柱擎天不計層。叶氣兩間融結處，明爲日月峙爲陵。《靈巖集》卷九。

淳祐十一年天基節王母致語

祝南山之壽，重來二十八年；酌東海之觴，伏願萬有千歲。不辭遥遠，長頌熾昌。恭惟皇帝陛下文武聖神，聰明睿哲。開後天八卦而出乎震，闡皇極五疇而生於寅。昌期外撫而内寧，令節天符而地

應。浴日次開基之旦，呼嵩前插勝之辰。春又逢春，聖復繼聖。願太平長享，收寢兵措刑之功；叶氣橫流，燕拱手垂衣之治。頌言莫既，韵語載陳。口號：

羅天象緯祝千秋，二十八星今始周。江海波清閒廟算，岷峨日暖静邊籌。彩雲飛渡瑶臺遠，春酒斟濃玉斝浮。巧轉洪鈞歸橐籥，陶鎔九土作瀛洲。《靈巖集》卷九。

王母致語

有來風馭，羽觴曾酌於瑶池；知繞電樞，飛佩又辭於翠水。遠颺西海，高祝南山。恭惟皇帝陛下如日之升，體乾之健。克明克類，奄四海之尊臨；乃聖乃神，混六合而光澤。彌月肇一年之始，一乃乾元；流虹當五日之春，五爲皇極。是宜繼百王有道之統，于以垂萬世無疆之休。爲春爲秋，未論椿壽；一花一實，休問桃年。惟願玉燭明而四時調，將見實祚綿而百順備。珍符闡握，河出圖洛出書；海宇會歸，行同倫車同軌。頌言不足，載陳口號：

流渚虹光燭八埏，瑶臺拜舞下羣仙。不辭水遠三千里，來祝嵩高億萬年。他日舒開三島外，春風吹滿十洲天。蟠桃莫問閒花實，端拱垂裳合自然。《靈巖集》卷九。

祝聖致語

九五龍在天，邁太祖開基之一日；四七火爲主，符光皇應運之初年。喜極埏垓，歡同率普。恭維皇帝陛下天地合德，日月並明，建皇極三統而生於寅，體後天八卦而出乎震。方慶誕彌之節，迭頌寬大之書。聖繼聖自昔希逢，春又春于今創見。化日晃岷峨之雪，惠風清江海之波。枕奠金甌，陽明玉燭。聖人無爲而自化，非勉而行；王者必世而後仁，可立而待。輒陳輿頌，仰祝睿齡。口號：

霜葭吹盡暖融融，嵩嶽三呼萬國同。此日衣冠趨北闕，明朝樽俎又東風。宮花爛映幡花裊，御酒香浮春酒紅。拜手神龍飛躍地，摩圍蟠結五雲中。《靈巖集》卷九。

當筵致語

觴稱萬歲，鳳開雙闕之金；仗肅千官，燕荷九天之錫。鴻恩露湛，龍邸雷歡。恭惟某官會際風雲，忠貫日月。幾年閫苑，隆金湯不拔之基；今日黔江，厚雨露無窮之養。壽愈增於國脉，恩均被夫官寮。府判西蜀洪儒，方舟華貫，抱負皐夔之學，襟懷堯舜之民。暫題五洞之輿，行對九階之樂。萃文昌而聯武曲，歌聖主而頌賢臣。上奉清歡，聊申喜頌。口號：

摩圍聳翠壽山峨，彭水流深福海波。吐氣轉回葭琯律，和聲散入竹枝歌。香浮寶幄祥雲蓊，花覆瓊筵列宿羅。來歲紫宸稱玉斝，曉隨天仗響鳴珂。《靈巖集》卷九。

當筵致語

孟春爲端月，莫開五日之祥；《湛露》宴諸侯，嵩上三呼之祝。明良胥慶，神人以和。恭惟某官才品茂洪，謀猷文武。涉江濟漢，護唐蔡之風寒；歷井捫參，回黔巫之春暖。安靜中宛存植立，寬慈際凜有威嚴。誠所謂二千石之良，真可謂五十州之最。僊班暫駐，壽域宏開。府判僊李蟠根，儒林挺秀，賦方圓於弱歲，取科第於芳年。詩無敵而卜杜甫之鄰，墨稱妙而比羲之之列。暫作黔中之上佐，遄歸天上之清班。滿座星華，萃文昌而聯武曲；當筵綺語，歌聖主而頌賢臣。上奉清歡，載伸善禱。口號：

二十七年燕壽巵，三登同喜太平時。無邊春意歸梅萼，滿耳和聲聽竹枝。尺五天低山嶙隱，三千海遠水逶迤。願隨僊仗催班去，拜手稱觴度玉墀。《靈巖集》卷九。

當筵致語

喜燕開時，湛露均流於率土；神龍飛處，祥雲常溢於摩圍。殿茲天子之邦，侈甚封人之祝。恭惟

某官撫摩仁熟，安静化成。桑麻宛是華胥之國，樓閣依然武陵之圖。潛藩志繪畫真龍，折桂心翱翔治鳳，有煒黔巑之善政，增輝江漢之前功。飛上層霄，無忘小隱。府判江山共賞，風月平分，笑無螃蟹之可持，謾有鶩鳧之堪左。幸胸次富八九之雲夢，向毫端揮千萬之琅玕。肯負君哉，暫對南墻之竹；今召公矣，亟司西掖之花。聯滿座之衣冠，拜九天之尊俎，共際風雲之會，行依日月之光。上奉清歡，載陳善頌。口號：

虹光流渚五開冀，暖律吹葭僅隔辰。御酒濃添春酒釅，宮花裛接勝花新。莫辭天下三回□，難得人間兩度春。游泳太平何以報，重賡聖主得賢臣。《靈巖集》卷九。（以上黄錦君校點）

全宋文卷七〇三〇

戴　栩　一

戴栩，字文子，號浣川，永嘉（今浙江温州）人。登嘉定元年進士第，主定海簿。入朝，歷武學博士、太學録、太學博士，遷秘書郎。紹定三年以奉議郎通判信州，後爲湖南安撫司參議官，終太常博士。栩學於葉適，通五經，爲文亦似其師，著有《五經説》、《諸子辯論》、《東都要略》、《浣川集》。見《南宋館閣續録》卷八，《宋元學案補遺》卷五五，參《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二《浣川集》條。

《浣川集》，明焦竑《國史經籍志》曾著録爲十八卷。原本已佚，清四庫館臣自《永樂大典》輯出，重編爲十卷。本書所收戴栩文，以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浣川集》爲底本，參校敬鄉樓叢書本，復輯得佚文六篇，合編爲五卷。

聖學疏

臣仰惟陛下英明冠古，聖德緝熙，凡在列之臣得以面清光者，無不以講學爲言。所謂講學者，

《中庸》《大學》其首也。臣不佞，以爲陛下之所講，羣臣之所對，未免寖流於虛文，臣請掇其切於實用者言之。臣聞《中庸》之學自謹獨入，《大學》之學自致知入。《中庸》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夫能謹於喜怒哀樂，即自其謹獨而得之。人雖中智，其不知戒懼，徒以隱顯殊制，作輟靡常，惟於不睹不聞者謹之，則誠意所積，流通無間。今陛下臨朝若神非不嚴恪，恭己南面非不粹淵，然退而寒之者多矣。贊御使令，慧黠順適者獲進，巧詐迎合者見容，燕飲之不節，舉動之少輕，宮庭隱微，一有過差，皆足以干陰陽之大和。近者星象違度，陰雨彌旬，螟螽爲沴，穀價騰踴，疵癘洊作，流離日繁。陛下反之於躬，真足以位天地、育萬物乎，然後謹獨之學可驗也。《大學》曰在明明德，在新民〔一〕，在止於至善。夫能底於至善，即自其致知而得之。天下事物無窮，而莫不有定理，其本末有倫，先後有序，惟事事物物，求其至焉。一理既通，觸類自悟。今陛下精一之談不絶於口，危微之旨日陳於前，然尊所聞、行所知者鮮矣。處事用人，明辨是非者有幾，別白邪正者有幾，號令所出，朝更而夕變，除授所加，倏佞而忽賢。朝廷施設，一或失宜，皆足以召天下之釁侮。近者訛言迭興，叛孽間起，其事未作而人疑其無成，某人未用而人疑其必敗。陛下反之於躬，真足以明明德而新民志乎，然後致知之學可驗也。臣願陛下取二書而觀之，不以廣誦泛説爲能，而以切問近思爲貴，執中必如虞舜，繼志必如文武，克明俊德必同於堯，日新其德必同於湯，守之以誠，養之以敬，日夜去其所未合而不忘其所已合，然後講學之功有補矣。且夫《中庸》、《大學》一理也，《中庸》之九經即《大學》所以治國平天下者也，《大學》之毋自欺即

《中庸》之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者也。書二而理一，陛下能自得師，則優游饜飫，皆是實誼，左右逢原，莫非妙用，惟當使此誠此敬無一息不存耳。昔唐德宗出宮女，屏遠玩好，淄青將士投兵相謂曰：「聖主出矣，吾屬猶反乎！」及其猜忌一生，以推誠爲無益，則貞元之敝有甚於肅、代。陛下於此察之，使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説，聲名洋溢於中國，施及蠻貊，則主勢日隆，獨非今日之急務乎！唐憲宗平淮蔡，制馭强藩，當時論者謂非朝廷之力，直以措置能服其心。及其驕侈一萌，任用便嬖聚斂之臣，則元和之治終愧於二祖之風烈。陛下於此加省焉，知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惟命不于常則天命日固，獨非今日之永圖乎！夫以陛下耽玩此學之久，嗜慕此學之篤，而又體察此學之詳，臣申復其端則不以爲贅，辨明其實則不以爲忤，而臣進對之始，亦姑論其大略而未敢徧舉也。狂瞽之言，罪當萬死，惟陛下裁幸。《浣川集》卷四。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九。

〔一〕新：《禮記·大學》作「親」。

奏禦邊劄子

臣請言天下之大慮。今殘虜不足慮矣，近而可慮者淮孽也，遠而可慮者靼人也。淮甸之孽，雖逆名未彰，而逆節已露，我之耕牛則倩客以致之，我之戰馬則昂價以誘之，我之材木則資以爲舟筏之

具。朝廷方計糧而爲之餉，廣糴以應其需，稍拂其意，則起而殺官吏，焚城郭，暴骨草莽，積聚爲之蕩然，一得其善言則置而不問。夫朝廷不先事以激變，誠大體也，而臣揆之事宜，自可並行而不相悖。陛下與大臣務爲恩言以存其終始，申勅制閫，常爲之備，俟其有變而誅之。彼之未動則有所忌憚，動而欲爲不善，則天人共憤，而曲不在我矣。靼人之擾我邊陲，西起巴蜀，中經襄漢，東並淮泗，橫亘數千里。度其勢未能如是汗漫，意其羣盜潰卒假托名字，游魂竊息，不然則所過郡縣驅其丁壯老弱以爲前鋒耳。若是者當精間諜以伺之，不可聽其自爲去來也。然臣謂二者實所當慮，而先爲不可勝以待彼之可勝，則必有措慮之地矣。陛下所恃爲攻戰者將非吾兵乎，所恃爲保障者將非吾民乎，今自三衙達于屯駐將帥，掊刻日甚。借貸之責償，差使之納賂，征行戍守，反利其死，而名糧口券動占虛籍。甚者家貲豐餘與夫材力之出衆者，往往貪忌，百計以害之，而陛下之兵怨矣。自内郡達于沿邊州縣，朘剥尤爲苛峻。稅賦之重輸，贓罰之過倍，楮幣貼入，自爲折閱，而茗鹽酒麴，動致破家。甚者和糴城築之類，科抑百端，朝廷雖給本費以巨萬計，反席卷而藏之，而陛下之民怨矣。兵怨民怨，陛下不得而知。所恃以爲耳目者風憲之職而已，間有背公徇私，竊弄威柄，尺牘所馳，轅門鈐閣無日無之。其營求囑托如裨校之補陞、掾屬之辟薦，主將州郡能順適其意，則過雖山積，且曲爲之地，尚奚肯爲陛下告哉！唐文宗有言：「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是雖有激而云，亦末俗之通患也。臣不識忌諱，位卑言高，何所逃罪？惟陛下留意自治之策，使可慮者不至於可慮，則天下幸甚。《歷代名臣奏議》卷三三八。

代賀冬至表

莫報君恩，空曝野人之日；所期歲美，又占太史之雲。敢對昌辰，而歌介福。恭惟皇帝陛下握曆數紀，通天地心。靜以閉關，屏事爲於無作；和而聽律，洗氛祲於一空。爰届迎長，茂開有永。臣棲身窮壑，綴職近班。初散紫宸，恍鈞天之昨夢；共扶黄道，付時彦之宏圖。《浣川集》卷六。

代水心賀正表

蔀推十閏，聿新紀曆之休；運啓萬年，爰格迓衡之盛。恭惟皇帝陛下與時無歇，體道有初。届於小往而大來，用以乾旋而坤轉。臣俯棲圭竇，遥企觚稜。百辟嚴趨，恍隔鈞天之夢；羣黎徧德，懽同擊壤之謡。《浣川集》卷六。

代水心瑞慶節賀表

三登洽德，衍鳳紀之無疆；十月爲良，標虹流之有慶。後天請祝，率土承休。恭惟皇帝陛下端命

穆清，履躬元默。儉故能廣，陶庶俗於丕平；勝在不爭，格遠人於多助。與天心而脗契，增神筴以彌新。臣竊伏窮棲，猥參近綴。乾坤數合，當符浯頌之大來；土木形頑，猶是嵩呼之一物。《浣川集》卷六。

代水心慰皇帝表

太子薨，七月初六日。

龍撿前躔，震虛宗邕，九陛切鍾情之痛，萬方深失望之悲。恭惟皇帝陛下遹駿聖圖，系隆國本。茂銅扉之教，久迪温文；愴璧宫之哀，俄韜輝潤。有齡莫告，所望而思。願惟廟祐之欽承，毋至宸衷之過怛。《浣川集》卷六。

慰皇后表

儲德沈暉，痛摧中夏；母儀隆愛，慘結長秋。恭惟皇后殿下三善承乾，一索得震。定漢有司之請，實贊睿謨；求秦越人之方，遽驚慈抱。短修有底，哽戚無裨。祈少節於悼懷，俾盡符於經禮。《浣川集》卷六。

乞補外劄子

某一介極陋，百爾無堪，分甘選海之藏，敢起周行之夢！忽超故府，旋厠儒官，既不繇班次以通閨，又獲免塵勞而作縣，僥踰已甚，恩造難名。某早夜忖思，髮膚誓報，豈不願效駑鈍以酬洪遇，豈不欲苟歲月以希叙遷！第惟怵迫于私門，所合披投于化治。伏念某有母八十，景薄桑榆，卧病頻仍，日親藥石，若非求就養之便，恐莫遂怡顔之期。敢望朝廷曲賜敷奏，察小己由衷之悃，體方今迭補之規，特與陶鑄在外一小小合入差遣，庶幾上廣錫類之仁，下全知分之耻。某感戴恩紀，銘鏤心扃，儻未棄於明時，尚勉殫於異日。惟是資歷至淺，躐控非宜，突犯威尊，下情無任震灼俟命之至。《浣川集》卷四。

再乞補外劄子

某一介么愚，輒冒鈞威，申瀝悃忱。某粤從筮庫，徼倖學官，可謂窶儒之至榮，豈非曠世之奇遇！黽勉寸職，圖報明時，乃分攸宜，亦某夙志。唯是有母八十，抱病沉綿，日起枌榆之思，欲親藥餌之便。某比者控祈補外，出于由衷，未拜俞音，復叨峻擢，載循微瑣，實不遑安，或自速于顛隮，

恐倍煩于造化。欲望朝廷特賜敷奏，陶鑄某在外一小小合入差遣，庶幾就養，以廣錫類之孝，服勞以體更迭之規。天地恩隆，髮膚誓報。干瀆嚴尊，某下情無任震灼俟命之至。《浣川集》卷四。

祧廟議劄子

某一介么瑣，誤蒙拔擢，寘在故府。仰惟大丞相國公先生識學淵深，動與古合，而議者乃謂英廟當祧，某輒輸管見，以備采擇。某竊謂不必祧者二，不可祧者三。夫天子七廟之制，昉於《書》，詳於《禮》。今之所以議祧者，正以廟數已多，不合於七廟之制耳。某謂此知七廟之説而不知七世之實者也。夫所謂世者，父昭子穆，各爲一世，若兄弟則同此昭穆，不得以世言。昔者仁宗祔廟，禮院欲以太宗爲一世，而遷僖祖於夾室。孫忭以爲太祖、太宗共爲一世，合存僖祖以備七世之數，有詔從之。今兹大行皇帝以世數遡而計之，自一祖四宗，功德巍巍，百世不遷之外，英宗爲一世，哲宗、徽宗爲一世，欽宗、高宗爲一世，孝宗、光宗各爲一世，其與大行皇帝纔六世耳。況高宗又爲不祧之宗，其實爲五世，於七廟之制未爲溢數。此其不必祧者一也。議者謂若以兄弟同爲一世，自太祖而降距今大行皇帝猶爲十世，某謂此知所謂世數而不知宗在廟數之外者也。夫所謂宗者，皆在七廟之外。劉歆以爲有功德則宗之，不可豫爲設數；周公舉商三宗以勸成王，則是宗無定數。故班固定諸儒之議，取劉歆爲博而篤，以其合情義之中也。本朝一祖而下，太宗有戡定宇内之功，真宗有藻飾太平之

功，仁宗有父安天下之功，神宗有肇正法度之功，至我高宗中興，其功尤茂。凡此五宗，百世不遷。景祐、元符、紹熙詔書，固已備述，要皆在於七廟之外。以此數之，安在其爲十世耶！此其不必祧者二也。且古之所謂祧者，以遠廟而爲之耳。祧之與廟，本非有所降殺，特以久近示有別異而已。若有所降殺，則是子孫得擇其祖而事之，非爲禮之意矣。故《曲禮》所載，自考廟而上凡五，而以二祧足之。考《周官》守祧之注，則周以文武爲二祧，而其後各以昭穆附之，修除黝堊，精嚴若一。今若議祧，則必如周人文武二祧之制，自太祖而下皆擇其親盡者奉之，於祧方爲允稱。若獨祧英宗，則於情義有所未安。此不可祧者一也。議者謂今特用唐人之制，遷之於夾室，自僖祖、順祖、翼祖、宣祖固行之矣。某以爲不然。夫四祖者，皆未始親有天下，特以太祖初興，肇立親廟，故備數而祀之。今英宗撫有四海，篤生神宗，聖聖繼承，以迄於今。其在先廟，翼祖既祧而復舊，宣祖當祧而不遷，其謹之重之猶若此。及孝宗祔廟，太宗正東向之位，而後宣祖、僖祖始遷於夾室。今英宗之事與四祖不同，此其不可祧者二也。又所謂祧者，以親盡而遷也。漢人謂親廟四，故有五世親盡之說。按經傳明文，天子七廟，則安得六世而遽遷者！且漢人五廟迭毀之說，本出矯枉，蓋漢在京師之廟百七十六所，而上食衛士祝宰樂人至七八萬人，故貢禹始爲迭毀之說。今祖宗之廟專嚴簡靜，本非有礙於事宜，揆之以祖功宗德，不在廟數之限，則英宗廟在七世之內，豈得謂親盡而遷乎！此其不可祧者三也。夫宗廟之議至嚴至重，若非出於至當，則不可輕動。況子孫之於祖，從其厚不從其薄，惟情有所止，義有所極，則不得不爲之節。今既有不必議之實，而欲行不可爲之議，則幾於薄矣。前日九世之

廟而爲十二堂，本襲唐人九廟之制。今若布告中外，使知一祖五宗百世不祧，在於廟數之外，則雖祔大行皇帝，復增一室，猶不害其爲正七廟之名也，而又何必更張乎！惟並觀於羣議之合遝，而獨得於廟謨之精微，則於禮制有光矣。冒瀆鈞嚴，下情無任震灼怔營之至。《浣川集》卷四。

答兩項祀禮劄子

某伏蒙台翰，以某前日齋宮曾話及先農、武成王祠日，重賜垂問，極佩隆謙。某意以吉亥饗先農，當在祈穀祀上帝之後。蓋所謂吉亥，乃是涓亥之吉者，非謂上亥也。若未祈穀祀上帝，則於上辛以後選吉亥而用之，亦何不可？唐制既用十八日、二十九日，豈得爲上亥乎？上戊祀武成王，亦當在上丁祀文宣王之後。蓋《月令》仲春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此上丁見於禮經者。唐開元立上戊祀武成王之禮，特取其降於宣聖耳，非禮之舊也。若上戊在朔日，則自宜展用中戊。唐貞元中從議禮者之請，遇上丁釋奠與大祀同日，則展用中丁。丁猶可展，而況於戊乎？若兩項祀禮如此施行，方得允當。今檢《唐會要》數項併《唐志》簽出申呈，伏乞台察。《浣川集》卷四。

論抄劄人字地字格式劄子

古今以立法爲最難，不獨朝廷之法，凡州縣一政、處一事，其創立格式，未有可易爲者。蓋區畫議論之初，本皆以美意爲之，及其思慮微有不周，則奉行益訛而實利不及于民矣。竊睹大府頒下抄劄格式，釐爲三等：有力自給之家爲天字號，不耀不濟，其次則地字者耀，人字者濟。彼有力自給之家固爲易見，若其以粗有田產藝業者爲地字，鰥寡孤獨癃老疾病貧乏不能自存者爲人字，某竊謂立式容有可思者。且田既不種矣，雖有數畝之產，安所得食？鄉里既皆貧乏矣，雖爲工爲匠，爲刀鑷，爲負販，誰其用之？且既有數畝之田，則不得不謂之藝業。若此者而不歸之地字號，則抄劄之官且以失實獲戾矣。聞他縣官吏有疑畏過甚者，必鰥寡孤獨癃老疾病而後歸之人字，如此則得濟者幾何人哉？是固不知抄劄立式之本意。且既云鰥寡孤獨癃老疾病六者同濟矣，何止及于六者而不及於貧乏也！今定海抄劄之人字固無此患，而其所可慮者止地字號耳。蓋官吏拘于格式，不得不以田產藝業爲地號也。某遍走阡陌，備知其疾苦而深得其情狀。大率中產之家與貧乏之家，其爲缺食而仰給于官則一。嘗聞其言，率多怨懟，曰：「吾薄產之家，歲輸秋夏二稅以報國家，今吾田荒不種，無所得食，而國家止濟無產之家耶！且吾輸納義倉，政以爲歉歲備，今若官不給我，則俟鄰户得米，攘之而已。」又

每見抄及鰥寡孤獨癃老疾病之人，則譁然來曰：「明春耕種必須强壯之丁，今强壯坐視其飢餓，而殘弱獨蒙濟給，可乎？」夫人情無厭，固難盡狥，然反覆思之，亦殊有理。或者乃持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之説，某以爲此非爲救荒設也。文王治岐，耕者九一，民樂其業，本無窮困之民，文王猶慮其然，故仁政之施必以四者爲急，非謂舉世皆窮民而仁政獨以此爲先也。今乃欲以文王樂歲之政而爲饑年救荒之策，是豈謂知理者哉？爲今之計，莫若使人字者五日一濟，地字者十日一濟，去賑糶之虚名而使民被賑濟之實惠，此策之上者也。又不然，則地字之家計其大口之數，或兩小口當一大口，其及三大口者摘濟一口，五口以上則摘濟其二。或口數頗多，次第增添。庶幾一家之内，足以小補，不至全然闕食，觖望而争。此又策之次者也。若曰吾以人、地兩字分爲濟、糶，今又混之，不可。某謂此二策者，固已分别地字、人字，俾所濟有等差矣，非混然費官司之米而無辨也。若必欲使人字者濟而地字者糶，人情見其家之有無不甚相遠也，彼空手而得米，此持錢而後得之，其能帖然乎？大則喧鬨生事，小則訟牒繁興，咎將誰任？伏惟大府少垂察焉。《浣川集》卷四。

乞將清泉兩管均濟摘濟劄子

某一介庸孱，過蒙使府驅策，將清泉兩管去歲被旱最極去處，令某監散賑濟米斛。某除已同官長錢宣教一一詳議斟酌施行外，見本鄉東西兩管綿地五十里，以户計者凡千二百六十一，以口計者四萬

三千九百六十四，其間省地字號人户例欲求賑濟，扶老携幼，懷牒紛然，稍不得志，動以死生脅嚇官吏。某既日與受詞，猶復詣提督府判寺簿等使衙變名易第，陳乞不已。某載惟始者抄劄崇丘等鄉，已曾妄陳便宜於府，謂地字人户與人字相去不遠，宜少有以賑給之。今崇丘、靈巖兩鄉已蒙府判寺簿申禀使府，添給米斛矣，百姓獲此甚大惠也。某竊計使府米斛有限，難以盡行添給，某遂將兩管所結給散甲分其鄉里足以相知者遍行訪覆，具知其家之有無，錙銖不忒。有家力相去不遠而一家至於全給，又有一家略不霑惠者，遂令通融，或輟半口一口以遺無給之家，使其厚薄不致殊絶，名曰均濟。間有死亡事故者，俟其家葬埋已畢，旋與收上，亦以給所合均濟之人，更不別請官米。唯是東管地字號者稍多，不免照崇丘鄉例隨宜摘濟，却以都正吴俊等米添給，計其爲數，亦不甚腆。除别狀供申外，欲乞台慈特與申府照應。《浣川集》卷四。

論邊備劄子

某僭有出位之悃惶，申禀邊備一事。大丞相廟謨默運，已極周密，某海瀕之人，又嘗試吏定海，竊見温、台、明、越海道所接，實爲要切。似聞曩者海舟往戍，多爲山東所留。今者山陽餘黨，若以重兵討之，恐彼懷侵軼之計，出吾不意，則海道之近於山東者不可不爲之備。明、越猶爲重鎮，若温、台則素無兵備，守令自財賦期會之外，未嘗過而問焉。謂宜密諭守臣，凡軍器之未飭者飭之，軍

額之未補者補之，私販競渡之酋，鄉豪雄長之輩，皆陰籍其姓名，使足應倉卒之用而不在于張皇，此亦預備之一端也。某書生，竊亦有志於事功，區區報國之忠，每欲自竭而恐無益於時。今當去國，輒陳一二，更乞鈞慈特賜詳酌。如某言無可采，得寬誅斥之罪，實萬感幸。退惟嬰突，下情無任震汗之至。《浣川集》卷四。

定海勸農文

歲二月，守令集父老于近郊，若國令典，以飭田事，厥維舊矣。相于茲時，雖我海邑，罔有不穡之民，亦罔有不墾之土；耄倪丁壯，餉饁耕耨，鋤耰錢鎛，如魚鱗而起。人力勤而地力且盡矣。然則農不待勸，而所當勸者去其害農而已。鄉閭里閈，務相輯睦，一語不酬，動成睚眦，則鬬争之俗宜革也。田壚宅區，各保分界，彼此詐虞，自爲畦畛，則侵冒之習宜屏也。積居貯貸，懋遷有無，左右罔利，則人皆賤之，謹勿以壟斷爲也。廬室輿馬，服食器用，好奢無法，則覺或萃之，謹勿以掘閱爲也。田家作勞，斗酒自適，維沉維湎，盍防厥微。婚姻以時，男女有別，維淫維佚，盍杜厥漸。若其弈博敗攘，囂頑冥諍，我民其必不爾，盍亦謹之察之。凡茲數者，萬幾一焉，則麗于辟，閔于有司，恫瘝于厥身以及其家，而所以害農者蕃矣。去是則仰而事，俯而育，春臺熙如，協氣孔洽，陰陽和，風雨若，螽螟之沴不作。維天其相之，於田功乎何有？父老其詔子弟焉，毋忽！《浣川集》卷九。

賀丞相冬啓

曆統肇於三微，届七日陽生之慶；宰輔通乎四海，應萬年帝賚之榮。喜溢中邦，福隆上衮。洪惟某官德參泰極，功格皇天。布濩湛恩，增煥慶雲之瑞；清平王度，允符舒日之長。羣陰見晛以默銷，萬物回春而自遂。適應朋來之序，宜臻滋至之祥。懿典徽章，峻潞公之禮貌；遐齡永算，邁衛武之期頤。與國匹休，對天無斁。某身叨祠粟，跡囿化鈞。望黄道之蜩冠，莫預稱觴之列；控丹衷於繭墨，願賡調鼎之詩。頌詠逾勤，編摩罔既。《浣川集》卷六。

賀史敷文冬啓

觀臺雲煥，暢和氣於箘均；翹館日長，溢歡聲於綵裹。敢因亞歲，申蔵上儀。恭惟某官文瑩冰壺，德輝珠緯。殊庭賦禄，期承順於親嚴；延閣通班，密祇凝於聖眷。行冠漢臚之唱，遂參商鼎之調。茂對昌辰，翕膺純嘏。某棲遲窮里，瞻遡叢霄。荔挺初萌，正有資於造化；黍寒方極，寧無覬於吹噓！因賀以祈，此悰莫罄。《浣川集》卷六。

賀丞相冬啓

泰元迎日以推，一陽來復；上相代天而理，萬類回春。慶溢寰區，福隆英衮。恭惟某官勳塞宇宙，忠貫羲娥。開億萬年周室之休，既安既治；邁二十四唐人之考，益熾益昌。祛陰沴以潛銷，暢至和而旁浹。屬黃鐘之應候，宜赤舄之儲祥。合璧連珠，天瑞允符於亞歲；備物典册，帝心益眷於師臣。茂對亨期，式昭異數。某次需郡佐，跡囿鈞陶。望北闕之衣冠，莫陪舞拜；荒東曹之牋奏，遥祝壽祺。頌詠逾勤，揆摩匪究。《浣川集》卷六。

賀敷文冬啓

曆候璿璣，應飛灰於葭琯；家傳鼎鼐，襲和氣於槐庭。茂對三微，遹綏五福。恭惟某官峻標峰峙，邃度波涵。養經濟於格天，卓爾相門之相；寄吟哦於斲雪，雅哉詩人之詩。方殊庭延閣之餘閒，適合璧連珠之協瑞。慶由善積，道與時偕。贊造化之發舒，日添宫線；簡聖明之睠注，春在恩綸。某需次偏鄉，囿形全覆。奉南山之壽觴，莫預鳧趨；荒東閣之賀牋，第深雀躍。滌心贊詠，拜手知歸。《浣川集》卷六。

冬至賀丞相啓　求薦

望大農之薦，寒荄孰動於孳萌；獻光範之書，暖律獨依於坱圠。敢以迎長之賀，而陳汲短之私。伏念某菲質灰輕，衰門冰寂。舉詞科於賜第之後，慚無繡縷之增工；竊禄仕於將母之餘，僅類韝材之助養。粤司賤筦，全仰洪鈞。雖初陽出九地之深，微芒特甚；而壽域開八荒之大，運轉何私。俾剛長之道亨，斯太平之福應。故慶曆彙進，如珠星璧月之相輝；洎元祐朋來，猶瑞靄祥烟之遞見。茲爲治象，盡屬明時。恭惟某官格天以紹先勳，洗日而更大化。得機緘之靖定，更險阻以晏如；符形氣之太和，融偏黨而會正。方將消敵氛於分剥之日，恢皇祚於昌復之期。紫垣夜明，黄道日正。考兩京之鍾虡，應我樂均；封泰嶽之檢泥，光于神筴。偉元功之無斁，雖一士以不遺。顧某何人，報恩有地。荔逢時而遂挺，固知費累於生成；鵙在旦而猶鳴，所懼聒煩於覆幬。叵勝震灼，唯誓糜捐。《浣川集》卷六。

元正賀丞相啓

真人撫運，法五始以乘乾；上宰調元，斡三陽而開泰。慶綿寶祚，福萃鼎司。恭惟少傅樞使大丞

相國公先生道冒羣工，仁熙庶彙。躬暨湯而一德，已恢濟於宏圖；民載舜以同心，方翊扶於初政。届小往大來之應，輯下蟠上際之龢。維春之祺，與國無斁。某夙塵坯治，欽企階符。雖慕結蒼梧，莫舉班庭之禮；然心馳賀柄，敢忘裁贊之恭？俯懼厓蕪，仰祈鈞鑑。《浣川集》卷六。

賀丞相正啓

攝提正于孟陬，統歲功而肇始；太微應乎上相，拱辰極以舒光。睠茲弼亮之謨，赫乃清寧之祐。恭惟某官忠垂簡册，績紀旗常。同德格天，濟保衡之專美；純忱輔世，闡師衮之大猷。兩宫歡娛，四野晏粲。獸樽初發，颺言賡詠於巖廊；蟬冕增輝，顓面顯都於槐位。諒自天而錫羨，期與國以無疆。某藐爾廪祠，陶乎鈞播。寸荄冰泠，密依坱圠之工；壽栢春浮，願上龐洪之祝。熏忱詠贊，刊贅拳勤。《浣川集》卷六。

賀史佑神正啓

斗回乾野，溢喜氣於椒華；春在相門，集祥光於槐蔭。慶深雲擁，頌起風馳。恭惟某官周魯傳家，韋平繼緒。抱高科而未試，魁星密映於台星；聯華閣以自頤，德雨默符於霖雨。式應放墀之曆，

訖施隔座之屏。某夙出恩閎，茲叨祠廩。仰洪鈞之一氣，竊待吹噓；同寒谷之寸荄，亦知鼓舞。賀忱逾劇，緘贄匪虔。《浣川集》卷六。

賀丞相正啓

上聖紀元，三既盈而啓萬；中階履泰，坤以順而承乾。輯時椒頌之華，贊我槐庭之慶。恭惟某官敉迪鴻化，弼諧燕猷。鋗玉鏘鳴，已助成於熙事；師干薄伐，行迄奏於膚公。維春之祺，方夏永佑。某衡門屏跡，翹館馳心。仰堉圠之洪鈞，大開壽域；回羈孤之暖律，儻畀叢祠。且賀且祈，以懼以惕。《浣川集》卷六。

賀史寶謨正啓

合紹定之昌期，肇新曆紀；茂韋平之令緒，宜介春祺。敢即輿忱，用伸善頌。恭惟某官學傳黃閣，美濟青氈。戒寒士以爭名，尚袖桂華之手；與賢才而拔彙，益培槐蔭之基。對此泰亨，別膺晉接。某夙叨恩範，自玷官箴。念九地之陽春，未回窮谷；思四天之霖雨，庶活枯荄。敢趑趄辭，仰祈炳鑑。《浣川集》卷六。

賀丞相得孫啓

慶延宰席，秀挺孫枝。人統肇乎甲申，仍崧嶽降神之歲；斗朔紀于大吕，協魯邦同日之祥。盛事一門，歡心萬宇。恭惟某官家傳經濟，世載忠勤。十七年夷夏之敉寧，已茂中興之業；億萬載君臣之相悦，又開同德之基。邇者煌煌之芝，産于奕奕之廟，於昭珍瑞，式應階庭。蓋决策安宗社之圖，功施于國；則積善衍公侯之緒，燕及其私。天意則然，地閥加峻。某素叨冶鑄，益侈厚成。頌姬召之勳，方與周室始終而無斁；較韋平之系，豈漢世一二而足言。喜抃伊深，捻陳已淺。《浣川集》卷六。

全宋文卷七〇三一

戴　栩　二

謝丞相得倅信州啓

奉麻源三谷之祠，投閒已忝；佐翠巖五峰之郡，起廢滋榮。墨想誤以成蠅，福殆生於失馬。得非所覬，感極其真。竊念某縮朒亡堪，際逢自幸。繇筦庫之下士，通朝靡介於先容；招學館之諸生，職教特叨於累擢。既白風霜之簡，旋汙香火之緣。春老萱闈，旨甘切望；地寒蓬户，疾疢薰心。方憐羝乳，哺以無期，詎謂牛喘，鳴而有問。甫更歲籥，仍玷化鈞。葵藿之傾太陽，固日依於臨燭；江湖之多乘鴈，豈或計於去來。顧乃察其忠朴之不移，遂復許之馳驅而自試。出於望外，畀以治中。然而秀萃鷲山，夙標近甸，才慚驥足，曷展題輿！雖懷印以來前，亦凜冰而知懼。使功不如使過，敢負陶埏？成始又獲成終，若爲稱塞。兹蓋恭遇少師樞使大丞相國公先生道維宗祐，德冒幅員。兼中興太平之功，七六經而無媿；任夾輔維師之寄，億萬載以逾長。其爲宅揆之至公，妙盡知人之能事。不以一

毀譽而易聽，每因衆好惡以默觀。噓冷灰於復然，録焦桐於已爨。恩鴻稠渥，情蟻怔營。某思礪厥初，力鞭其後。猥憑泥軾，歌功敢必於海圻；遥企魁符，畢志願酬於材館。翰畦易罄，心篆難窮。

《浣川集》卷六。

謝執政啓

陪麻源三谷之祠，久忘熱夢；半翠巖五峰之刺，遽起寒荄。鈞陶之恩有加於前，銘鏤之款莫知所止。伏念某違時自好，泥古成迂。陞筦庫之微，厠朝班而知愧；忝膠庠之任，董晨誨以罔功。遂罹栢省之風霜，旋飭蕊宫之香火。省循知咎，覬望奚心！烏哺方艱，念蘭陔之潔養；鳳鳴未吹，覺黍谷之慳春。丹爐藥疢疾之軀，清鏡雪塵埃之鬢。自分梗萍之永斷，詎期橐籥之不遺！畀以佐州，厚於爲地。顧此鷲山之近甸，壯觀維多；歉然驥足之下材，題輿匪寄。雖尚賒於滌篆，已凛懼於臨冰。造萬物而成始成終，包荒信矣；取羣才而使功使過，報塞謂何！兹蓋恭遇某官德量涵空，神鋒耀世。身扶昌運，植丕圖如泰山四維之安；學闡正傳，揭至治於盛帝三王之上。鼎彝事業，竹帛勛庸。方且計吏治之績以黜升，灼臣工之心而進退，遂俾溝中之棄質，重牧爨底之新功。某仰佩龍光，俯殫駑技。指大江而東遡，緹屏益勉於清箴；睇皦日之中臨，蔀屋復希於普燭。敬黔毫楮，莫白端倪。《浣川集》卷六。

武博除太博謝丞相啓

陞聯右序，方懷倚席之慚；改命上庠，又玷橫經之選。寵再新于浹日，幸一出于自天。块圠恩深，凌兢惕甚。伏念某無能爲役，妄意曰儒。起自寒鄉，乏蝱子半絲之援；陶于洪造，收蟫魚隻字之功。爰脱選于吏銓，乃充員于學省。塵埃盡洗，光價潛增。曾何分録之勞，僅免聚嘲之累。虎困皮中之蠹，族自爲仇；鹿懸庖裏之須，身其召祟。矧親齡之遲暮，適卧疢之頻仍。菽水幾何，巫醫百計。詭外庸而自便，叨中渥以沓來。宜去而遷，逾覺面顔之厚；以文易武，寖驚蹇步之高。豈今古之能通，實見聞之咸屬。彼漢重五經之置，必久師資；若唐自四門而除，尚云優選。載循薄陋，曷稱便蕃。兹蓋恭遇某官勳塞兩儀，德隆四輔。機神明鑑，斡海宇之廣于範圍；性道文章，發先民之秘于幽渺。兹億萬年無窮之事業，皆六七經未盡之淵源。肆令微生，均囿樂育。某益堅素尚，毋負殊知。剖滯析疑，雖愧昔賢之博邃；黜浮崇雅，尚裨聖札之丁寧。刳心難銘，汗簡莫賦。《浣川集》卷六。

賀丞相除太傅啓

伏睹三月十四日制書，大丞相進加太傅者。册渙天庭，位升帝傅。聖主三年而大報，衍慈極之鴻

名；明公一德以欽承，格昊穹之駿惠。徽章申錫，輿誦祗歡。蓋聞畢公參坐論於周朝，誕彰懋德；鄧禹進東向於漢世，式表元功。然而當禋祀合莫之時，非必有寧親教孝之美。猗歟今日，迴邁前聞。德貫兩儀而處盛逾謙，功塞四海而疏榮屢巽。迨勉受於儀典告成之日，蓋少見夫明良繼志之餘。上固謂何官之可酬，人亦曰此恩之已晚。恭惟太傅樞使大丞相國公先生道開久大，神與哲謀。十八載弼寧考之謨，紀綱具舉；數千里恢中原之境，寶鎮來歸。既丕翊於重光，了不言乎舊伐。惟思日孜孜之念，皆迓衡穆穆之圖。搜攬人才則霧滃雲蒸，申飭戎備則狼馴麚伏。里廛帖泰，國步乂安。故得南位奉瑄而景宿絢明，東朝進册而祥雲布濩。茲天意之攸屬，豈人謀之强能！載觀孝廟之隆，卓有越王之懿。嘗因鏤玉，爰陟面槐。是宜發中旨於龍旒，播温綸於鷺序。冠冕百辟，威容彰絶席之尊；師範一人，德誼侈如賓之寵。并加井賦，益重巖瞻。追配前文人，竚拜維垣之峻；延洪大寶命，永同過曆之休。某竊屏叢祠，緩聆郵置。妻孥陶於一飽，仰無窮無極之恩；燕雀舞於千間，效隨見隨聞之喜。其爲贊詠，尤倍等倫。《浣川集》卷六。

除太學録謝丞相啓

金耀庀藏，居既慚於愒日；璧雝分録，寵忽冒於自天。寖汙職事之聯，盡脱塵埃之跡。化鈞所播，恩海旁流。竊以庠序治世之精神，師儒立學之元氣，斯道升降，視人重輕。非古今博碩之英，必

甲乙隽造之選。伏念某人品至陋，名第亦卑。志目中眉，墮南省十人之後；暴鱗點額，乏西掖六題之功。望已隔於清華，分自甘於冗散。敢謂公朝之簡，俾從故府之游！空食罔功，第慰循陔之養；剡章如式，繆成通籍之階。寸心曷報於陽暉，高蔭重滋於露渥。與成均之糾正，分博士之討論。有英材所樂者三，未妨麗澤；無吏事不堪者七，迥絶闇氛。雖空疏莫稱於範模，而迂腐粗便於習性。僥覦過甚，報塞於何！茲蓋恭遇少傅樞使大丞相國公先生勳冠西朝，道關百聖。恥一夫之不獲，躬持伊尹之平；得吾相以爲師，士誦周公之懿。龍德方資於夾輔，鴻猷益罄於恢張。肆令棫樸之微，均被菁莪之養。作人盛美，小己餘榮。某思宿厥官，勉耘其業。率諸生以忠孝，當少補於清時；揆己量之崇卑，庸敢昧於素分！永言悃愊，莫既豪銖。《浣川集》卷六。

代衢守到任謝丞相啓

立朝無補，猥參蘭省之華；領郡非才，亟及瓜時之戍。延見父老，勉宣教條。顧望實之甚輕，荷甄陶之愈重。伏念某早繇庠序，旋脱漁樵。憂患十年，嬰家庭之素韠；間關萬里，徧蜀道之青天。出選海以來歸，厠班行而誤綴。周旋左右之學，進登禮樂之司。遂玷郎曹，獲叨銓部。追數平生之遲頓，忽若昇仙；自惟冗食之優游，何以報國！力祈外補，少試民庸。敢圖旒扆之矜，遽假麾符之寵！睠信安之沃壤，實左浙之名城，井邑鱗繁，簿書久稽，舟車輻輳，紓績未舒，必得疏通之材，乃當治

辦之寄。厨傳儻疏於過客，凜矣羣嘲；保障或奪於繭絲，難哉兩裕。載維質朽，曷稱委隆！茲蓋伏遇某官扶日元勳，格天碩輔。開誠心，布公道，陪聖政以常新；霈厚澤，浸鴻恩，磐羣生而咸遂。用捨短取長之意，絶重内輕外之偏。俯念羈孤，特加器使。某敢不恪共侯度，祗服官箴！政在撫循，當不出樂職中和之外；民無愁嘆，庶同歸大鈞块圠之中。鏤骨知歸，矢心誓報。《浣川集》卷六。

通薛尚書啓

斡斗樞於帝室，肅瞻上省之輝光；守膚鑰於神京，竊備下陳之趨走。矧以拜恩之舊，爲今受令之新。咫尺納柔，萬分涵假。恭惟某官亮天熙采，與世作程。機神明鑑莫及之，量該公輔；嘖伸諧戲無隱者，照徹邇遐。曄然大科異等之名，闊矣高足要津之步。條疏四百令，民自以不冤；課最二十人，上咨其異績。徧轄中臺之綱紀，久參右府之訏謨。皇家密運於規恢，邦綏悉資於方略。慮無遺算，動則底功。内則利人，外以救邊，版儲允殖；後於論才，先於考行，詮鑑惟精。兼數器以有餘，歷百爲而匪懈。豈伊經濟，尚緩登庸。取天地以名官，雖冠六卿之兩職；上星辰而聽履，合歌左相之一詩。某初乏寸長，靡逃半矚。雪遍萱闈之髮，喜懼兼縈；星周杏苑之題，俛仰若夢。調既陪於受秸，戍猶俟於及瓜。土銼無煙，自笑賣文之難活；王城如海，誰憐寄隱之空藏！正恐碌碌於抱關，翻慚坎坎於伐轅。惟二天之覆近，覺千里之投輕。似是騎曹，請以馬喻。震迅而上馳道，不辭盡日之泥塵；長鳴

而顧主人，乞與明年之春草。歸忱逾切，琢類匪工。《浣川集》卷六。

上趙尚書啓

曾移書衛參，勸令剡薦，又欲辟爲幕屬。

文昌八座之尊，仰光耀者有日；從事十部之重，借吹噓而上天。雖褚中之畫未酬，而宇下之恩自出。叙以片言之贊，堅其終惠之逢。竊以士之湛泊何常，誰毀誰譽；上之汲引既定，不進不休。顧榮途萬有至難，在知己一亦足恃。如其諉命，則又非情。伏念某窘於空疏，加以拙訥。皇皇就舉，選始得而顏已衰；飄飄從宦，游再至而心轉苦。以蕭然垂罄之室，賦淒其悼亡之篇。獨期舉主之破員，少慰阿孌之加飯。然而邈無雅素，詎敢未同而言；久相因依，乃或游辭以解。大錯悔幾州之鐵，洪爐羨萬物之銅。謀之坐交，喟焉長嘆。平生崔魏，非不爲少陵著價之高；此日嚴徐，空至視枚皐忍窮之久。思舊臣之外舉，仗宗工之裹言。頗記執吏役於鳴珂，嘗因進詞業而望履。卓爲特達，自幸庶幾。借勢於王公大人，昔嘗聞語；推轂於卒史下士，今果親逢。載觀翰劄之丁寧，殆越父兄之記慮。捫感衷而自涕，意蹇運以終通。塞翁之倚伏固然，誰云失馬；博子之轉躍未定，自合成盧。恭惟某官揭日月而行，符天地之運，胸次納萬壑於滄海，筆端起微雲於泰山。不曰秘官登瀛洲，已獨立神仙之表；豈惟都公學宰相，蓋素高台輔之名。既持事本於諸曹，實寄政機於一武。嘉績良圖之建，方共倚於泰平；小善片藝之收，宜豫儲於豐暇。重念某懦雖不武，差亦自彊。翁歸兩器自將，敢爲健吏；斯立二

塗取一，儻列諸生。莫非陶治之私，尚俟采擇之及。且祈且謝，以懼以慚。《浣川集》卷六。

問訊平江趙尚書啓

凝燕寢之香，違屬車八十乘而未遠；流京師之福，與浙水三百里以俱東。矧塵埃小吏之踪，在推輓大恩之內。奏記晚矣，矢心以之。恭惟某官智略湊乎上前，風采聞於天下。當其職居喉舌，所謂建璇玉以運陰陽；迨今郡屬股肱，豈徒釋繭絲而爲保障！王仲舒之教修可紀，楊君發之慈敬爲先。將使全吳，寢還舊事，然後興見聞於觀樂之彦，慕禮遜於達節之倫。風景逾新，獨照武丘之明月；勳名鼎盛，空維笠澤之扁舟。政路亟翔，宗潢有煒。某愚不自揣，困亦望升。流汗九衢，信矣王城之如海；垂涎丹鼎，難乎凡骨之爲仙。幸受翰林牀下之知，遂申車師屏間之記。念先容之無幾，荷爲地之過周。以待來年，諒不渝於前諾；適在今日，可自墮於後機！敢告曲成，庶幾終惠。具姓名於副墨，恨未殫歸倚，尚俟謝裁。《浣川集》卷六。

賀程刑部尚書啓

伏審八座陞班，一冰叠組。斷鼇以立溟極，亟當至周召而乃留；豐貂以步文昌，聊復與皐蘇而並

駕。士方續賀，民實具瞻。竊惟天開我宋之隆，時獲異人之用。王文恭草治平之詔，進端殿所以爲參預之階；范忠宣翊元祐之謨，遷吏銓所以寄宥密之徑。蓋付危疑於談笑之自定，則處富貴皆勳業之優爲。若時鉅賢，重我皇國。恭惟侍讀直院中書判部尚書四海慕尚，百世宗師。作爲文章，何止翔蛟龍躍虎鳳；措諸事業，固已駕風雲鞭雷霆。歷東西臺而金玉厥聲，合内外制而機杼一手。人固榮其儒學，公未展於緒餘。屬當倉猝之幾，卓有謀猷之致。先皇重付託而定楚璧於五拜，主上軫謙冲而對漢璽者三辭。與大臣從容其間，俾宗祏帖泰如故。其偉績有若此者，顧何官可以酬之！今兹横經於勸誦之帷，曳履於論思之地，皇猷益煥，事本維新。雖總禁詰於秋官，尚煩率屬；然登疑丞於帝輔，行穆奮庸。庶幾億萬年敬天之休，不越二三臣同德之内。某遂叨屬隸，素切儀圖。上焉得人而仰處公朝，下焉適願而自忭私室。蓋疇昔泛承於謦欬，而于今親入於範圍。倚墻仞而稱門生，有天共幸；聽制麻而同走卒，計日以須。頌贊之深，捻隃則淺。《浣川集》卷六。

謝史佑神啓

陪麻源三谷之祠，久忘熱夢；半翠巖五峰之刺，遽起寒荄。坏埏之恩，有加于前；銘鏤之款，莫知所止。伏念某違時自好，泥古成迂。陞筦庫之微，尾朝班而知愧；參膠庠之任，董晨誨以罔功。遂罹栢省之風霜，旋飭蕊宫之香火。省循知咎，覬望奚心！烏哺方艱，念蘭陔之潔養；鳳鳴未吹，覺黍

谷之慳春。丹爐藥疢疾之軀，清鏡雪塵埃之鬢。自嘆奇窮之作祟，詎期終始之垂憐！畀以佐州，厚於爲地。顧此鷲山之近甸，壯觀維多；歉然驥足之下材，題輿匪寄。雖尚賒於滌篆，已若凜於深淵。贊天地之發生，信有資於雨露；報山河之恩德，懼無補於涓埃。恭惟某官天迪忠嘉，家傳經濟。東閤之觀奇士，素得於心目之間；西江之起涸魚，特借以齒牙之論。知某戇直，必能捐糜於一節；念某單寒，故常剪拂以殊恩。有此際逢，若爲機感。然而某窮途方轉，弱植易搖。譬彼燕巢，正賴廈屋帡幪之托；殫其駑技，願成海圻康晏之功。毫楮雖黔，端倪莫白。《浣川集》卷七。

謝韓提舉答葉侍郎啓

姓名不能及遠，顧曾辱鄉先達之知；文墨何所取裁，遽至動部使者之聽。雖大賢樂善之心適契，而賤子揣分之幸逾榮。既卜終身之歸，敢希一字之寵！伏念某賦才最下，稟性弗靈。點朱勘黃于章句之傳，但守古人之糟粕；取青媲白于駢儷之習，不慚童子之雕蟲。惟其少竊場屋之名，故弗忍老漁樵之伴。間關一第，荏苒八期。祀竈而請比鄰，自謂寬門之得計；代庖而越樽俎，不堪鞅掌之驚心。剸裁方困于汗顏，吟嘯尚餘于習氣。彼篇章相寄，固爲先生弟子之常；然流傳以聞，敢要王公大人之譽！視舌尚在，浹背無言。幸輪囷蟠木之先容，致下體采葑之取節。士屈于不知己而伸于知己，持此以前；今欲自舉一人而求得一人，曷當是選！庶幾與點，乃遂薦衡。茲蓋伏遇某官吾道宗師，天民先

覺。博南澗之衣鉢，文自成一家言；書内殿之屏風，政蔚爲諸道最。姑暫煩于藩翰，即入展于弼諧。是司善類之盟，克罄上臣之節。拆故人之書于夜雨，不以窮顯炎冷二其心；起寒士之嘆于秋風，豈惜長育成就終其賜！遂令庸妄，全覬甄陶。重念某衰緒沉灰，孤身弔影。先伯父托門墻之舊，天實爲之；下執事憐簪履之遺，恩其始此。比叨慰藉，似軫羈窮，將偕特達之知，敢叙塵埃之迹。況會課已書于下下，而撫機切慮于姍姍，身三沐以陳辭，首九頓而俟命。雖云望外，或在數中。願同湜籍輩，終老韓公門，此心一定；既笑沮溺苦，又哂子雲閣，末路萬分。依遡惟勤，震惶靡措。《浣川集》卷七。

上史侍郎啓

厭承明廬而奏最，初喜聞東方千騎之回；走丞相府而掃門，今尚類弱水萬里之隔。縱身被微官之縛，當氣蘇君子之前。率爾一言，庶幾三語。恭惟某官貴名赫乎日月，敏識際乎天淵。琳琅一門，何翅先朝之吕、范；蓍蔡萬事，倬爲昭代之箕、臯。既陪屬車豹尾之游，宜補衮職龍章之闕。力祈勇退，廉詭外庸。南嶽配朱鳥之躔，治聲更聳；北固垂青天之海，雅望逾澄。翻然爲賦吴江鱸鱠之詩，不獲已拜阿閣鳳巢之命，坐令三島地之勝，復見八節灘之清。人以爲高，公豈在是！長松不自知其千尺，企者蓬蒿泰華使之。視于衆山，孰非培塿。惟其以人物爲己任，初不因中外二其心。蓋鄭武公父子并爲司徒，本爲好賢之一念；韓獻肅兄弟相繼宰相，不踰選士之數言。識者所期，是則有取。伏念

某學無師授，拙與命謀，讀書應舉而僅免墨水之慚，作吏隨人而迄無毫髮之補。昔固有在魯山得美譽，今姓名獨不數于諸公；昔亦自汜水登朝端，今才力乃不堪于一削。興懷及此，沉嘆久之。唯依元禮之龍，或遂正平之鶚。未見顏色而竊請，何敢云然；有憐困窮而爲客，恃此以進。其爲歸倚，罔既編摩。《浣川集》卷七。

謝楊侍郎得改官舉狀啓

五穀之種掛壁，久墮空涎；千金之契在懷，竟酬初諾。襞謝箋而欲叙，紛感涕以先横。伏念某藐無他長，早辱異顧。介玉堂之鄉誼，何翅瀆者再三；訊紫橐之年盟，亦嘗念其萬一。非無先紹，既拜成言。而某命與拙侔，時將蹇至，欵若代期之迫，茫然身事之諧。撫賜第之青衫，枯黄半改；望通閨之墨剡，破白全慳。孰知鈞造之畀矜，乃合襟期之先定。迄成高義，一洗寒顔。得赤水之珠，信他人之未見；掛延陵之劍，諒逝者之亦歡。有此際逢，若爲摧謝。兹蓋恭遇某官識覃衆妙，器韞魁能。陪獻納於西清，雖曰青氈之舊；俾經綸於北省，是爲黄閣之階。既權衡人物而付之至公，必網羅英俊而憫其遺軼。睚眦所竢，采擷是宜。某敢不思其至難，謹於自愛！寸步以進，何知崑崙玄圃之程；一枝可棲，亦自重地隆天之賜。其爲銜戢，未易揜摩。《浣川集》卷七。

賀范侍郎小啓

渙敭天寵，晉貳春卿。演五色以成文，已睹真舍人之樣；咨三《禮》而作秩，遂高小宗伯之聯。除目甫傳，輿情胥抃。恭惟某官妙宗道閫，雄帥文壇，偏儀清切之班，深被聖明之眷。侍螭坳而記注，粲然青簡之編；裁鳳誥以代言，妙矣紫薇之句。古學今猷之洞究，名辭麗藻之相宣。既攄日月獻納之忠，宜稱夙夜寅清之選。果膺休命，爰正邇聯。發揮稽古禮文，莫親此職；前後爲時輔相，矧在明公。紳笏所期，寰區允賴。某卧病江海，阻慶門墻。驥足非才，敢嘆窮閭之留滯；燕巢有地，正依廣厦之帡幪。欣躍之私，編摩莫既。《浣川集》卷七。

上楊大卿啓

曾移書金陵，爲之求辟不遂，既赴科場，因上此干薦。

不才誰重，空煩翰苑之借言；有味兼收，終覬大農之薦士。譬彼卉草，生於庭阿，披拂者春風，範圍者造物。非主人特施於一溉，則時節將閟其孤芳。理伊固然，恩豈無待。伏念某讀書漫漶，臨事頓遲。然嘗慕裴度、杜黄裳之功名，謂皆出方隅諸鎮幕之培養。幸而一仕，不見格於吏銓；營以尺書，姑求應於邊辟。惟將母不可遠去，在秣陵最爲適中。每記吹噓之厖厖，自嘆奇蹇之落落。朅來此

地，莫省何官。點欠鈎零，雖不識字而猶可；隨榮逐進，獨幸依公而爲歸。偶賦有悼亡之篇，而問無起廢之答。阿孌十日而五病，環堵上陋而下空。何以加餐，能無愧負米之志；庶因剡削，可自附奉檄之歡。儻更遺之，斯窮甚矣。恭惟某官精鑑懸乎日月，高誼薄乎雲天。振拔滯淹，所以襲邁德之焜燿；收儲寒畯，所以濬經邦之淵源。從橐久虛，詔泥已熟。雖西江之水愈闊，而上林之蔭正濃，可使轍魚，不如巢鵲！若聽靈佺之慟哭，懼玷明時；或憐靖節之拙詞，敢期冥報。未殫忱愊，少俟謝緘。

《浣川集》卷七。

與胡總領啓

大司農領使，遥瞻卿月之光華；諸掾史辟官，驟借春風之坱圠。拜履未償于此膝，執鞭已快其初心。賸有機緣，肅通名字。恭惟某官宏猷開濟，盛德中庸。挹江流吉字之文，黼藻空乎萬古；起乾道正人之後，琳琅萃于一門。蓋嘗持節于衣錦之鄉，加以并組于含香之日。乃眷之渥，不言可知。帝曰表裏江淮，古爲財賦淵藪，孰飽中權之勁，盍咨外計之良。況聚金穀十八州，肌骨已削；而屯貔貅百萬衆，保障方嚴。坐俾本根之不摇，仍復調度之自給。宜邈乎難繼者，幾弄印而留之累年；且歡然大用之，試揭甌而召者四輩。竊某精神無幾，局趨太繁。衣食奪山林之謀，青衫慢著；歲月供簿領之役，黄卷不靈。偶叨臺府之剡書，獲陪京畿之猥局。然而有親暮景，鶴髮脩脩；竊第周星，駒陰冉

冉。念曷供于滌濯，悵可見于頭顱。不堪期戍之遥，求與柬僚之缺。雖山公好在，自應憐嵇紹之孤；顧种曷無他，何以備河南之擇。有如借譽，寧不汗顔？遽聆特達之音，自詫遭逢之會。補士安之幕多名輩，得無小吏弗稱之憂；開公孫之館來賢人，豫識上官兼收之意。茲爲歸嚮，莫既掞裁。《浣川集》卷七。

通商總領啓

前總領辟爲幕屬，未報。

陞使指以總儲，方趨上青霄之節；聽公車而命辟，願終歸洪造之爐。雖望塵寸地以未階，顧蒙幸一天而有二。摯因賀狃，忱與翰馳。恭惟某官拓千古之心胸，炳萬微之蓍蔡。挹閩峰于磅礴扶輿之上，卓負英姿；積公望于泓涵演迤之初，藹從壯歲。既峻接鵷鸞之武，乃獨當戎馬之衝。誼不辭難，時將大任。庚癸之呼則諾，雲連廣運之艘；甲戌之築惟征，月靜臨邊之柝。緊功烈如此偉者，宜聖明滋欲試之。維今江淮表裏之雄，無復財賦東南之舊。使干戈可朽，斧鉞可鈍，奚取萬全；欲蠶絲不竭，保障不搖，莫如兩裕。此宸旒所以弄印，而温詔得之籌鞭。列數百餘所之營屯，紓其宿飽；制三十年通之國用，由此奮庸。某何以激昂，最爲塵陋。一第恍同于鹿夢，空嗟黄卷之不靈；微官端類于馬曹，益信青衫之誤著。迄自憎于面目，況可見于頭顱！徒以有母，啜菽飲水之懷；慨然諸公，噓枯吹生之賜。屬剡章之未報，適駕傳之鼎來。望畫餅以垂涎，已笑飢兒之騃；續斷弦而再鼓，或逢流水

之知。自非垂不貲之恩，其何返既失之得！雖羅石生而致幕，難預英遊；然慕晏子而執鞭，尚諧素願。《浣川集》卷七。

通袁少卿啓

京兆雲霄，班棘方升於卿月；微官塵壒，場苗亦借於仁風。孰占遠來千里之逢，宛遇命下九重之日。喜拂手版，敬濡心箋。恭惟某官鄞鄮鍾以粹英，古今發於秘妙。占大蔡，引神蓍，瞭乎不足以爲明；運青萍，連太阿，隨其所向而立斷〔一〕。宏此事功之富，揚于聞望之華。處容臺策府則炳煥皇猷，參宥廷省闥則熙成帝載。遂亮疇於民監，伊尹正於神京。桐影疏疏，煙銷碧瓦；鼓聲紈紈，塵靜赤丸。曾何浩穰之足云，固已首善而稱最。然上方重貨源之寄，而公亦優心計之長。睠乃穡臣，兼于敏手。彼湟中之糴不及，厥效何疏；迨都内之積相因，於誰是賴！宜俾終於能事，用亟緝於殊勳。以冢宰周知，豫熟國家之此意；繇開封大拜，矧有天聖之舊章。某吹竊諸生，灰沉冷緒。脱身簿領，賜第之夢周星；俛仰斗升，倚門之髮欲雪。迨兹走戍，尤可笑揄。吏鼯竄以弗前，車鷄棲而亡有。是真爲馬圈厮役之伍，曾不如兔園册子之時。惟憐依德於定川，嘗亦候塵於上國，或者鍾事賢之幸，遂其成畢世之榮。毋俾失人，曰大農鄭莊之薦士；若爲知己，猶良驥伯樂之賦芻。投悃郅深，琢詞懼略。

《浣川集》卷七。

〔一〕其：原脱，據敬鄉樓叢書本補。

通楊大卿啓

遡宰僚於北省，仍瞻卿月之輝；陪候吏於東門，猥守廣星之積。銜思已舊，稟令方新。敢自諉於贅文，致少虧於彝敬。恭惟某官得坤爻之六二，符乾運之半千。鷄翹豹尾之家聲，有開鼎輔；玉質金相之嫩德，無間輿譚。自慎簡於臺司，因序陞於扈正。相時先務，爲國廣儲。使阜人節用而有餘，在詰武笭戎而孰禦。然而兩禁凝嚴之地，紫微名曰帝庭；萬化密勿之原，黄門實爲政闥。既贊裨之績懋，合經濟以身親。豈依列寺之聯，尚緩文墀之步。詔泥且熟，陟嚴徐侍從之班；汗簡是期，方稷卨弼諧之駕。某庸庸亡取，犖犖受知。里次窮櫚，悵莫供於飲啜；辟書餉幕，慨屢費於吹噓。每思梟盧不就之祥，恐有塞馬自歸之幸。既塵董屬，復隸提綱。雖舉員定於造命之權，而薦進由於當仁之手。譬諸駑蹇，長鳴祗望於園人；倘不遐遺，終惠佇期於春草。投忱逾切，琢類匪工。《浣川集》卷七。

通司農吕寺丞啓

參農扈於棘聯，峻仰儀朝之望；專鎖魚於匊局，猥隨屬隸之塵。半生擁篲以未能，此日肅緘而何

幸！恭惟某官識空渣滓，聲滿薦紳。出建炎名相之家，有光勛閥；遊永和諸賢之地，默悟道微。應時所須，指景獨往。奏邸既登於鵷武，貳工更倚於鴻籌。旒扆之瞻采隆，金穀之司是贊。幹勤活國，清明涖人，維昔賢之美談，皆今世之急務。賡柏梁揚箕之詠，暴若丘山；陞荷橐簪筆之班，瞬而霄漢。某最爲塵陋，靡所激昂。賜第之夢周星，脱身簿領；倚門之髮欲雪，俛首斗升。方茲碌碌於抱關，政恐坎坎於伐輻。惟惠慈之幸教，獲信謹以亡他。使其收三百里秸服之功，儻可備七十家筦庫之列。食穀馬無乏正事，願盡此心；推轂士有味其言，敢陳故實。茲爲悃塞，曷究揣摩。《浣川集》卷七。

上衛參政啓

坐政事之堂，疇越具瞻之元老；拜集英之第，曾爲更化之諸生。翩其有逢，訖或幸濟。敢以姓名之陋，而干幬載之私。伏念某乏具通材，靦於適俗。踵少游初筮之地，望之如仙；懷南豐一瓣之香，供焉者佛。蓋嘗返故山之寂歷，理舊書之荒蕪，豈敢嗟老以羞卑，所幾學遁而習隱。然而堂有霜髮，念爲子何以承顔；師若水心，謂故人未嘗不仕。既揭來之數月，姑漫迹於一場。聞令彫纓，隱在薦墨。使恬而委分，幾自棄於明時；若競以苟榮，又大繆於初志。必得冠世之望，可榮庇身之棲。韓昌黎之論依歸，尚引孔門爲極摯；杜少陵之憐餓死，欲報平津而已疏。儀圖于衷，重拜以進。恭惟某官古今發其粹學，宇宙遜其盛名。議論正實而無頗，襟度冲遠而有則。開浮雲於黄道，笑談鎮國宗祧；

卷暮雨於西山，豈弟爲民父母。蓋中外皆太平所寄衆望；若司馬之相元祐，遂號召於羣材。顧某至愚，自分弗畔。三復瓊茅之占美，庶幾似之；儻云桃李之滿門，豈其少此！倚需摧謝，纔露端倪。《浣川集》卷七。

全宋文卷七〇三二

戴　栩　三

通秘丞趙右司啓

西崑策府，益欽宰掾之清華；東候苑門，方備局員之冗賤。緬霄淵其悠隔，憑心翰以自通。未拜于庭，此爲之贊。恭惟某官歸泰嵩于國鎮，運溟渤于天潢。博極羣書，指微詣深而有得；包越衆妙，懸解立斷以無留。應所際之休明，行其知之光大。粤登崇于班武，亟密贊于機衡。角亢象明，冠于列宿；麟雎瑞應，董我皇支。洊參東壁之輝，復正文昌之緒。昔子政燃藜之學最苦，劉綜未聞；彼文饒思亭之決若流，領撰亦淺。孰若美兼于共二，信知才擅于無雙。學士號登瀛洲，由此弼文皇之治；都公習爲宰相，矧當稽神廟之謨。佇有明綸，式光麗籍。某諸生竊吹，吟系沉灰。星周杏宴之題，斯焉再禄；雪遍萱親之髮，將以遠來。靖惟勾校于定川，汎亦依承于崇仞。詎敢謂省車師之面，行且將隨圉隸之肩。恭聽提綱，倍忻請事。抱鑠魚而奉約束，借厩馬以喻妄庸。伯樂在前，當無食日不盡粟之

嘆；杜陵早計，或有明年待春草之思。投悃郅深，琢詞懽略。《浣川集》卷七。

謝趙節使舉科目啓

箴商隱之太倉，最爲漫汗；聞東平之賓閤，何自招延。豈其惡流俗之蔽賢，聊欲使斯文之增氣。既殊私謝，敢薦公言。竊以通籍有禄利之媒，世競求於五剎；虚名無登庸之實，士靡急於十科。惟容心則取予罕公，惟毋意則是非乃定。厥今所獲，眡彼實榮。如某者少也執糟粕之經，長焉涉彫蟲之筆，兩與此選，藐乎無營。然而葉水心百代之師，收張籍於門弟子；林西清四明之彦，識仇覽於縣功曹。是猶爲耳目之綢繆，未有如君侯之特達。青帘畫舫，一瞻杖屨於湖山之間；鏘佩鳴珂，遽屈車騎於衡茅之下。自是游從之雨絶，但能夢寐於風流。豈復料薦寵之緘，忽不待紹介而至。別有渥注之種，才敢繼於儒宗？空看碧海之魚，文詎該於衆體？有味甚矣，過情謂何！兹蓋恭遇某官倬神秀於天潢，標孤高於人爵。繁州雄縣，剸裁喧九牧之聲；名鄉望郡，儀羽峻丹墀之武。才全德鉅，屬近行尊。乃以周室之宗明，尉爲劉氏之祭酒。惟平時鼓行翰墨之場，故今日網羅尺寸之技。垂琳金薤，方盛爲士苑之流傳；無當玉卮，乃得備王門之寶玩。此爲知己，亦復幾人。某曷稱所蒙，因伏自念。述封禪之文於未死，既恥不爲；著游説之辭於窮愁，又非其比。不勝慚汗，徒激感衷。《浣川集》卷七。

賀高内翰啓

上眷舊人，詔登内相。得陸贄文可不墜矣，姑暫演於絲綸；若伊尹學而後臣之，當亟調於鼎鼐。心知所暨，手舞惟鈞。恭惟修史侍講内翰表世作程，挈道立統。經駘蕩，出馭娑，踐揚幾遍於清華；左延義，右邇英，啓沃深諧於密勿。天既付以遺上聖，人方傒以福羣生。豈惟批敕而公輔之望隆，蓋嘗代言而經綸之猷顯。遂由瑣闥，擢正鑾坡。治老癃以德化之成，激武將以忠誠之感。是亦寄徑，寧復逾時。釋筆硯而秉化權，擇一令日；任棟梁而康國步，於萬斯年。某越在叢祠，剽聆郵置。仰明河之爛爛，信可望不可親；依大厦之耽耽，茀相賀。尚須泚穎，以竢續箋。《浣川集》卷八。

謝李提幹許薦啓

歌有客傳河尹之詩，賸知盼睞；讀喜士稱贊皇之史，願卒依歸。命未拜而神馳，恩彌深而語拙。聊憑咫尺，敢瀆再三。伏念某壯不如人，少而知學，方其鼓篋游鄉校之日，已嘗斂衽誦明公之文。竊惟雄深雅健之辭，實兼衆體；假在奔走掃除之列，蓋所甘心。結清夢以無從，撫流年其寖往。鶯遷谷換，偶預諸生；鸞在枳棲，更叨藐吏。斯其幸者，抑有甚焉。海角寂寥，疇昔莫聞于軺傳；芝眉絢

耀，乃令親拜於履絇。雖旅進旅退而懷抱靡宣，然咨諏咨度而風謠畢采。交友豫忻其遇合，私心自賀其機緣。亟馳一介之緘，果奉千金之諾。所謂在下寮而氣蘇於君子，何但論今世而意求之古人。乘秋起孤鶚之騫，時哉勿可失；守株待逸兔之獲，正爾良獨難。伏望某官拔茅茹於泰道之彙征，種桃李於芳蹊之滿蔭。高風聳澄清之轡，鼓舞泠然；甘雨應平反之車，潤澤多矣。命此山斗門闌之久，付以芝桂藥籠之新。如覆一簣而爲山，自茲伊始；儻連三捷而奏凱，厥有繇來。某謹當思稱所蒙，分鞭其後。未遇知己，道不同耳，固應踴躍于今時；有如此心，天實臨之，敢不糜捐於異日？永言僭迫，倍極淩兢。《浣川集》卷八。

賀張殿院啓

恭審紫禁登賢，赤墀執法。立五花，號七貴，雖接武夔龍而寢崇；繇一歲，凡六遷，非方駕周召而未止。名流所扑，舊吏逾深。恭惟某官學粹而德方，量宏而節峻。挹垂虹長江之浩蕩，逸韻無雙；酌北斗元氣之淋漓，奇文有爛。既最藩維之課，遂儀清切之班。胡三丞兩部足以回翔，果一臺衆正於茲倚重。維時邊瑣，係國隱憂，豪傑景附而未堅，敵國灰殘而更熾。昔唐莫分於朋黨，故河北之寇難平；若漢能用於直言，則淮南之謀自寢。凡明目張膽之地，乃折衝禦侮之機。風采一時，精神千里。君子有恃，小人有懼，方大愜於輿情；臺諫盡言，宰相盡行，將悉歸於能事。某久棲德宇，側聽除

書。雖舞手不持，此心實共海内而喜；然含毫復沮，常語敢爲門下而陳！顧已負於後時，聊少伸於稱贊。誦乘黄待春草之句，定累陶鈞；獻崑崙服紫芝之詞，願珍鼎餗。惓惓祈嚮，堇堇掞裁。《浣川集》卷八。

答李狀元啓

簸明月於海水之南，香名藉甚；奏繁露於帝庭之右，鼎甲巋然。敢云袖贊之勤，肯逮襟期之冷。既慚後賀，深慊先施。恭惟狀元正字郎中才擢鯨牙，學傳麟筆。百王軌法不可易，究厥本元；北方學者未之先，是爲豪傑。果以頡頏之佩，徹于清燕之旒。得董仲舒、公孫弘出焉，有光初政；若陳了翁、韓獻肅云者，益勉壯圖。某猥以具員，獲觀盛事。前龍媒於伯樂之厩，所愧因人；投魚目於隋侯之旁，何以爲報！空懷顙泚，莫既心論。《浣川集》卷八。

答張狀元啓

瑞合谿流，羣讖應魁躔之兩；聲蜚雲陛，臚傳壓經佛之千。上見晚以興嗟，士得如而適願。歎委長牋之逮，賸知謙德之光。恭惟狀元正字郎中識洞萬微，學窮三聖。負奇志而游河汭，懷矣功名；彫

小説以干天官，付之戲笑。何目所志而眉中，蓋齒之宿而意新。僭焉先登，快我直上。旁薄偏于千里，請看嶽頂之雲；少却方之一頭，同是池邊之鳳。某濫隨攷藝，自愧因人。聽騎導之音隆隆，惠然肯顧；較附托之儔擾擾，茲亦至榮。薄言以酬，有悃未既。《浣川集》卷八。

答王狀元啓

開億萬年寶曆之休，大明麗極；續四十三黃扉之句，魁哲應期。方同衣冠交賀之歡，乃辱車騎惠來之寵。曷酬先贊，聊飾片辭。恭惟府簽狀元郎中望屹神人，學瀕聖處。借歷代之大訓，鼓行東序之區；壓杓端之六星，冠在南宮之紀。雖諒默未遑於親策，而句傳首重於得賢。風采聳聞，善類快睹。不負平生之學，是曰初心；盡循先輩之規，有光舊事。某濫焉程校，榮此旁觀。所愧因人，覽日華而喜愕；自知匪報，襲雲采以珍藏。頌詠深勤，掞裁難罄。《浣川集》卷八。

通史守啓

顯對帝謨，肅開侯度。揭九山於斗柄，肆班東后之春；奉二典於奎躔，如接中朝之晝。旗旄動色，稚耋歡心。恭惟某官傳經濟於相門，洞本元於學海。金相玉質，凜氣概以自將；霧滃雲興，蔚才

猷而有用。卓然文獻之舊，著于騰翔之初。守符使節之交輝，民績事功之兼懋。逮總九府之圜法，實持諸道之要權。綽有成猷，達於上聽。星闈月寺，方直上於禁嚴；藻館珠宮，乃力靳於恬雅。未容袖手，俾近錦邦。借延閣之隆名，爲中州之偉觀。自取信爲廉矣，此民抑何幸焉！睠我提封，夙標名地。王謝之流風未遠，當不費於爬搔；邾魯之擊柝相聞，已習知其肥瘠。非但森戟凝香之可樂，何妨鳴禽春草之重吟。度雁蕩而訪龍湫，倍覺先聲之有喜；參鸞臺而貳鳳閣，即聞温詔之趣歸。某曾此識韓，榮於御李。不謂窮櫚之需次，乃逢賢牧之臨藩。雖朝蹟之已收，實陶埏之有素。受廛宇下，尚叨官供家請之私；伏謁道周，敢後塗歌里誦之賀！其爲忻快，莫既捻摩。《浣川集》卷八。

答交代錢知縣啓

奉辟書而守壯縣，已先膺二千石之知；從簿領而拜長官，敢敬助三萬户之賀。方藻思而削牘，忽盥手以剥緘。倒置後先，交集榮懼。恭惟某官襲錦繡裏山之慶，標玉壺懸秋之清。學問久矣一家，知殫見洽聞之有自；政術特其餘事，何盤根錯節之可言！徘徊湖浙之壯游，培養國家之重器。迄今改命，尤屬遴才。方前逋後負之相乘，甫能支拄；如沉疴積痛之已定，但少康强。屈敏手以臨之，不勞力而濟矣。長作靖川之嘉話，便膺密令之褒除。某吏道無師，儒酸自錮。一第續燈於諸父，勉爲祀竈而來；九品絓鞅於底寮，敢期代匠之斲！久寒心於司敗，欲折屐於前驅。矮屋可以棲遲，盡復本來之

面目；盡簡更須卒業，尚收驚畏之清魂。瞻遡百千，敷宣一二。《浣川集》卷八。

答趙知丞啓

烹素書之魚，記分携於蓬藁；迎紫氣之騎，幸掃溉於松槐。天憐我輩之味同，人喜鄉邦之誼厚。某官毓神明之正氣，洽古始之奥聞。指青雲而圖南，九萬里風斯在下；扣丹墀而獨對，三千字日猶未斜。朋游共詫於摘髭，能事了無於德色。輟殊庭之香火，分大邑之絃歌。誦遶廳草合之詩，聊紓闊步；聽方底芝封之詔，即據要津。某何取長裾，正堪矮屋。向霧天之一角，不圖至斯；對海月之三圓，亡庸恐甚。賴有嘗僚之託，遑其司敗之羞。竊自歎於此時，聞似人足音喜矣；儻未忘於疇昔，見君子我心寫兮。持此以酬，言之不足。《浣川集》卷八。

答洪宰啓

詔出楓宸，寵分蒲璧。聖天子圖治六載，歎宵旰擇令之難；賢執事爲民一來，喜錦纜牽江而近。敬同此邑，仰候先驅。恭惟某官逸步獨超，穎才自露。典型是似，實金貂玉鉉之流傳；肯綮備嘗，亦珠椽碧幢之游戲。尚圓五剡，屈涖一同。魯邦擊柝相聞，何勞爬撫；王謝起家可紀，便有褒除。某倚

席汰歸，題輿愧忝。尚以未瓜之戍，獲逢行李之臨。伏謁道旁，幸識魯山之面目；依棲宇下，更陶武邑之絃歌。忻贊良深，掞裁已淺。《浣川集》卷八。

代水心回史宰啓

伏審選繇堂授，寵即男封。孤嶼一僻陋之區，似非所處；相門多經濟之手，定自不同。恭惟某官璧絢繅以齊輝，刃淬硎而特發。爲方伯連帥之佐，亦既練詳；收人民社稷之功，固應餘裕。豈乏汲引而登要地，乃恬平進而詭外庸。賢者高風，茲邑鉅幸。豫想畫簾之靖，趣蜚宸詔之華。某朽質無春，窮簷待死。何意瓊瑶之詞翰，墮此一緘；尚同鄉社之耄倪，詠乎三異。先施良渥，琢報匪工。《浣川集》卷八。

代薛端明回史宰啓

明綸敷渥，茂宰陞華。此日朝堂，最重字人之長；吾邦巖邑，顧迂名閥之英。雖公自爲計則疏，而民之蒙惠良厚。某官修能穎脱，敏識鑑開。風流今在茲家，本傳於經濟；富貴吾自有途，合上於夷庚。乃飛太史之鳧，殆屈朝陽之風。竊窺高致，無愧前修。便應有緑綈方底之書，非復拘墨綬銅章之

比。某一丘自老，十世與廛。未遑慶贊之恭，忽拜華緘之辱。思魏國夙昔之好，永矢弗諼；誦陽城撫字之辭，敢以爲獻。陋文匪報，謙施良慚。《浣川集》卷八。

答趙縣尉啓

交代畫鸂鶒灘於廳屏。

簿領沉迷，空愧淮海樓之舊跡；牋函委逮，如挹崇義里之清風。後賀既慚，先施彌寵。某官天潢派近，國器量閎。賜秘書之仙圖，爲善乃其最樂；燃太乙之藜杖，多聞蓋以自娛。胡爲此來，似亦少屈。然而玉貂衮衮，帝眷方隆；金印纍纍，玉門自有。略展民庸之試，便應褒詔之頒。鸂鶒灘頭，已尋故事；鵾鵬海畔，共看壯圖。某名在小儒，職慚高士。對秋砧於明月，歲則一周；托夏屋於震風，芘斯萬幸。方稽削牘，例辱記名。未能與筆楚辭，豈亦同於此味；相依如輔車勢，願有取於其心。《浣川集》卷八。

通趙寺簿啓

主印月聯，峻仰中朝之望；抱關星廩，猥隨下走之塵。半生擁篲以未能，此日肅緘而何幸。恭惟某官德輝銀筆，才冠瑤枝，訪興公賦詠之蹤，地鍾清淑；探子政校讎之學，天與經綸。既懋底於民

庸，乃亟陞於廷蹟。惟儲帑計籌之歷試，故源流本末之具知。粤從農殖之司，特任鈎乘之寄。清明四達，盪涴一銷。豈惟數上於便宜，固已密裨於均節。歌栢梁揚箕之詠，雖則權輿；登荷橐簪筆之班，是應步武。某塵庸太甚，濩落何堪。霜枯杏苑之袍，僅焉再緑；雪遍萱闈之髮，將以遠來。那知稚秣之放，但有庾廖之守，尚依裔蔭，獲免空官。食馬慮不盡才，所覬異知之顧；好士爲之推轂，倘形有味之言。投悃采深，琢詞非腆。《浣川集》卷八。

代樂清宰與方倅啓

玉笋輟班，蹔題輿於白鹿之壘；銅章綰綬，行負弩於棲雁之峰。豈惟邦人仍蔽芾之榮，抑亦吾黨得師承之幸。僭裁初贊，肅候前旌。恭惟某官織雲漢以成文，探禹穴而發秘。越其英妙之歲，聲實既隆；澹若功名之塗，進用謂晚。袖演綸之手而展轉乎學館，屈均財之謨而參裨乎帑儲。上方招文武之英，公自託藩維之佐。薄蓬萊而崑崙弗即，可謂衝高；康海沂而邦國不空，亦足惠利。趣歸有詔，宏濟是圖。某濫此附庸，居然選調。窺斯文之統緒，有一瓣香；墮今日之塵埃，如三斗艾。敢謂竊舉員而幸去，庶幾抱素學以知歸。笑言偃之弦歌，儻或取爾；詠杜陵之廈屋，其自今茲。喜忭彌深，編摩曷究。《浣川集》卷八。

通趙倅啓

記班聯於朝武，不知歲月之馳；托臨照於貳車，忽覺星辰之近。僭裁緘簡，仰候緹屏。恭惟某官慶流發乎璇源，盛德輝乎銀筆。養成大用，羞崑崙而薄蓬萊；自秉精忠，經駘蕩而出馹娑。借司儲之寄徑，爲制國之權輿。乃眷中川，素稱近甸。謝康樂之池宛在，有此平分；趙清獻之樓巋然，無非樂事。未應暖席，合即賜環。海圻忻忻，聊與民而留愛；政路鼎鼎，宜由階而遂升。某何但識韓，益榮御李。詎謂衡棲之需次，又逢輿坐之臨藩。鷓鴣一枝，方喜受廛於樾蔭；駑馬十駕，尚期問政於瓜時。贊詠良深，揣摩莫既。《浣川集》卷八。

除架閣謝丞相啓

賦羽林之芻秣，曾乏寸長；掌金耀之文書，忽叨鈞播。寖以清夷之轍，易其塵冗之途。鎔冶恩深，鏤藏語淺。竊以長倩貽輩流之笑，何自抱關；東方答客難之辭，伊誰掌故。蓋濁宦清游之必較，乃古情今態之悉同。儻使得整轡問程，漸有投棲之地；豈不勝逆風揚櫂，了無登岸之期。此意難言，以榮爲忝。伏念某材微且樕，學落而蕪。第太常者十七年，絶企騰黃之步；課考功者歲六稔，僅收破

白之章。雖仰蒙鴻造之穹窿，敢謂出選階之汗漫！凡前後有祈於薦牘，皆震惶自悸於心扃。況象魏庋藏之聯，爲鵷行儲養之徑。崇寧秩令，酌六部以分曹；中興官儀，籲羣才而弄印。不圖懵甚，亦獲濫旃。驚夢猶疑，豈姓名之誤及；闔門起舞，但手額以知歸。茲蓋恭遇某官德應泰階，道扶辰極。以至誠諧國是，初靡滯於拘攣；以公論叙人才，乃先知於窈眇。將恢一統之業，用成長治之勳。緊取捨之所關，實規摹之至到。仕茲豐水，助開數世之仁；采彼新田，俾收多士之用。永弼昭代，惠及鯫生。某曷酬東閣之施，唯慰南陔之養。竊其餘暇，儻習睹於舊章；緝此見聞，或粗供於末用。興言報塞，倍極凌兢。《浣川集》卷八。

謝朱侍郎刑部啓

賦玉臺之芻秣，曾乏寸長；掌金耀之文書，誤叨殊渥。恍平生其未夢，溢小己以餘榮。竊惟仕路由塗轍而分，人情得依歸爲重。處鼂錯於掌故，人知文學之未寒；事昌黎於二卿，士喜師資之有地。使稍出於塵埃之底，兼親承於名勝之前，其在斯逢，可謂鉅幸。伏念某本以單疏，加之樸訥。皇皇就舉，選始得而顏已衰；飄飄從宦，游再至而心轉苦。自劫司於膚鑰，期寖脱於選階。區釜縱横，了何關於古學；圂廁爾汝，寧復對於高人！僅收破白之章，空笑化緇之袂。忽躐司於象魏，殊昔問之馬曹。事簡職閒，猶侈小蓬萊之號；薦專員的，足成圓峯堵之圖。方倚出於下風，豈但謝於今日。茲蓋

恭遇修史判部侍郎莊裕山立，孚融玉温。浮沅湘而略巴江，蚤藹蕃宣之績；游蓬壺而憩元圃，徧儀清切之聯。登于甘泉，重我法從。雖究臯蘇之能事，豈稽伊吕之遠猷。方將拔彙征之茅，合善類於開泰；新薄采之芑，收多士於中興。翊兹明時，望在寰海。某唯知自好，不辱所蒙。緐故實以有聞，或供近用；附賢哲而不朽，敢有遐心！且謝且祈，以愧以惕。《浣川集》卷八。

賀丞相加恩啓

誕膺顯册，申衍慶畬。辭太傅之三公，愈光謙德；受加賦之一等，勉答聖情。海宇交欣，庭紳胥慶。恭惟某官弼諧新政，迓續宏圖。運精神而折遐衝，乾清坤晏；觀會通而行典禮，星潤日輝。輯四表之歡心，昭一人之達孝。洎登成於懿鑠，爰疏錫於徽章。雖厚德之欲酬，顧何官之可報！而乃巽以自牧，退然不居。論道經邦，惟茂燮調之實；加地進律，姑承睠賞之彝。益見君臣之協同，兹謂古今之罕儷。某身陶恩紀，喜溢心扃。愧無博士愈之詩，以歌碩輔；願觀太史佚之誥，克敉宗勳。僭斐有敷，凌兢是懼。《浣川集》卷八。

答王新恩謝啓　建封

諗蘭亭之諸王，克世其學；得桂林之一郤，足張吾軍。軒玉驄以見臨，袖華藻而爲贄。云胡不喜，又過所聞。伏惟某官姓名已香，器局甚茂。筆端雲湊，千巖萬壑之輪囷；胸次海流，五典三墳之醲郁。若時得隽，夫豈釣榮！方聖天子紹開於中興，而子大夫入奉於大對。剴切陳當世務，覽必異焉；魁磊光信史間，今其始矣。某眩於五色，見此一斑。既意氣之相投，聊誦言而爲謝。若曰變崑西之體，豈屬畸人；唯應對渭北之譚，願期他日。偶以祠事，慚於後時。《浣川集》卷八。

全宋文卷七〇三三

戴　栩　四

代禮部御札跋

皇帝濬哲文明，嗣無疆大歷服。乃寶慶二禩，實維受郡國計偕之始。正月庚寅，命臣玭、臣應龍、臣貴誼典貢舉，暨其屬三百有四人，臣端常實司綱肅。越二月丁亥，上親灑宸翰，雲漢絢耀，賁於澤宮。聖訓攸屬，欲得偉厚正平之士，且申禁防，勿使僥倖者進、忠樸者遺。倬哉皇乎，真帝王之盛心，而我宋之家法也！臣等祗惕對揚，謹拜手稽首言曰：仰惟祖宗以儒立國，臺萊之盛，用康世軌，豐芑之休，燕及後人。其登明選公，垂意功令舊矣。肆我寧考，坯冶多士，粤自慶元臨御，恭默法宮，丕飭禮闈，審厥去取，曰器識偉厚，曰議論正平。洎于更化，雖大廷錫問，猶放詔札，豫戒主司，用以見寧考之德之純，對越在天，靡不維吉士是奬，維正論是崇，式克躋世熙洽，四海歸仁。皇帝陛下遹駿前烈，宣迪景光，乃者登耆碩，褒逸民，録賢裔，圖象記功，恩暢德普，罔匪率循先志，

明示鄉趨，俾會於有極。矧今親策未遑，天府既登，亟縻好爵，蒐擇之重，實加曩時，是宜聖心厲惻，責成有司。臣等猥以庸虛，濫持文柄，雖更相勵勉，各既乃心，柬尤拔穎，務惟其人，尚懼不足以稱塞明詔。抑臣等聞之，天降時雨，山川出雲，隆昔得賢，唯意氣感召爾。萬邦黎獻，實由帝德光被，故敷納明庶，隨舉輒效。今陛下聞昭殊俗，化溢方外，精神所感，俊乂彙征。其大者宜有光明俊傑之士出爲時用，而其小者亦當靖共豈弟，一意承休。培薄而厚，礧偏而平，允矣有不足道者。《詩》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唯在乎益加之意而已。臣等敢以奎畫勒之堅珉，用諗萬葉，俾與我有宋無斁。《浣川集》卷九。

跋方子斯贈奉詞山祠楊君不食㲉肉詩

「自爲青城客，不唾青城地」，此杜子美題丈人山祠詩。敬其祠不敢唾其地，況敢食其所忌乎？楊君可謂篤敬君子矣。方松山長句大篇，闡發幽奧，鬼神之德，體物而不可遺，非燭理者孰知之！《浣川集》卷九。

無垢先生廷對分録跋

嘉定甲申之春，南安教授徐君以無垢先生張公語録見寄，余目注心省，手不能釋也。明年新天子改元，以公中興明道，錫謚疏封，官極一品，寵章煥焉。士始知侈公之名，企公之節，而其遺文亦復間出。然則天下之於公，夢而覺、醒而醒，聖主褒表之功也，而徐君所以景行于公，動知取法者，則先此概見矣，是所謂豪傑之士歟！今又刻公廷對于學，且序其後，謂士莫大於始進。初，余承乏癸未禮闈，得徐君卷，愛其論漢唐不爲舉子語。及上集英對，以其藁示余，直而不訐，婉而不迂，事切當世，鉅細靡不及也。有司初第居上，已而纔綴甲科，所謂不詭遇求獲者，徐君殆以身教，非空言也。夫大明中天，象景旁燭，表直木于道，固有目者所共準的也。而又有爲之引繩者焉，則天下之士所以儀型而無愧于公者，其必自南安始。《浣川集》卷九。

跋無垢先生言行

余兒時聞諸長老，故侍郎張公無垢先生來守永嘉，一以禮義廉耻遇其士民。有讜辭以訟者，先生廉得其情，既而拱手對之，曰：「九成爲公惶恐。」訟者愧汗自悔，終其身不至訟庭。其他如戒褻語，

皆與家傳相出入。又言：公去，民遮留，不獲，既歸，輒具起居。有傳其疾少間，因讀丁晉公玉帶事，怒其挾詐要君，疾復劇。至今誦之，以爲剛德君子，而家傳若有所隱諱者，何哉？夫善善惡惡，天下之公理也。惟公所以自立於世者，直氣噴薄，故自其對策天子，以至筮仕立朝，遇不可必行其意，始終大節磊落如日星，正以其善善惡惡之素明也，而豈以無所喜怒爲賢哉！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又曰：「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公以人之恥爲己恥，以天下之公怒與天下共怒之，若是者可以爲人矣。余故因述所聞而私附其後。《浣川集》卷九。

跋葛朴翁所和淵明歸去來辭

報恩信禪師出示朴翁《和淵明歸去來辭》，題者既盈軸矣，余未知所以言也。會余與師登浮圖絶頂，注目太空，日光掩苒，雲霧起其下，赤松諸山皆積蘇累塊，處處聚落，真蟻垤然。因嘆天地無盡界，今古無終期，人以世故自絆，不翅如蟻之營營，而生死去來，夢幻不足擬也。彼以家爲歸者固贅矣，而以爲無適非歸者，亦得無孟浪于其間哉！雖然，寒絲饑粟，聖賢不得已與人同者也，淵明、朴翁之賦幾是乎！遂書于此軸之末。寶慶初閏。《浣川集》卷九。

跋僧獨庵拈古

道不屬知，不屬不知，知是妄覺，不知是無覺，古人成案，隨旨贊揚，信手拈出，皆向上機，具第一義，所以闡宏正法，昭揭迷津，其惠後學不少矣。然印肯已涉費辭，分疏又添注脚，豈盡撥疏鈔，徑指心源，必無言無説無示無證而後可以入不二法門歟？抑亦諸説現前，譬如油蠟爲燭，燃以不言之炬而後始光明燦爛歟？此知不知之間，所當會也。獨菴俾余着語，余筆閣不得下，欲拍膝卓杖以自逃，則擬議且晚矣。納此敗闕，用資莞爾。《浣川集》卷九。

跋薛叔容遊四明洞記

余仕定海，以事至彰聖院，跡訪洞天。有僧謂余曰：此去五百里近矣，石穴四，呀谿吞谷，蝙蝠家其中。然非真四明洞也。洞去山窈絶竅，玲瓏正圓，如月景之印空，非裹糧兩浹旬叵至。余固心疑，聽者交阻遞止。會雨，且檄程嚴迫，遂棄去，雖近者亦不果游。今觀叔容此記，所謂四石穴者非耶？因思李善注興公賦，謂方石四面，自然開窗，皇朝志九域，又以爲山有四面，面産異木而不相

雜。考其指認，語似牽附，然則騷人墨客，毫殫紙費，亦直爲文字之好耳，詎必其真哉！雖然，以傳聞之荒唐疑游覽之淺涉，余則誕矣，請以叔容所記爲正。《浣川集》卷九。

跋樓聖準得母記

聖準得母時年已四十，詎今七寒暑耳。計其孤苦道途之日多，而奉歡膝下尚淺也。夫終慕者子職之常，三樂者人道之極。曾萊氏自稱至耋，猶復欷然，聖準欲以來今而償其往昔，顧親髮盡白而聖準無壯顏矣，得非尤曾萊氏所喜懼哉！余方囿於喜懼者，故重述聖準之心。《浣川集》卷九。

跋黃若晦西塍築室記

黃君若晦玉腴而冰澈，文行稱其爲人，高翔逸翥，所謂掩浮雲而上征者，余甚疑西塍不足以留之。余非以其地薄丘墟，以地雖勝不能當其人之勝也。今觀若晦所記，則異景錯陳變幻，不可名狀，若遂遜其美者，豈地與人固交相發哉！夫以境爲樂者常士也，以心爲境者奇豪也，若夫有境不自知而方有羨於是境之外，斯則衆萬之流矣。故山顛水涯，跋峰蜚瀑，非不聚幽叢秀，而俚翁傖父羈庸隸惰，曾不療一饑，雖歷朝暮，俛眉而去之，何樂之云！至其漸漬耳目，流染性情，過鉅麗之區，睹靡

曼之會，妖歌冶舞，危絲脆管，未必能盡通其趣，而皆有豔慕之侈心焉。甚而視重閽之龍、近郭之烏，猶自以曠年歷世不可及也，豈不悲哉！然則處人之所同囿，而詔人之所獨詣如若晦者，詎可以限域較焉！或謂不以隘陋改其樂者，顏氏也；必以嵐煙野色而後樂者，若晦也。二者無逕庭乎？噫，有間矣！雖然，使顏氏子不足以發而以空意自娛，則直陋巷一癯耳。惟其帝樂王禮，卷舒胸次，是以信其與虞庭之臣曠載同道，而非居隘陋者比也。然則若晦豈閉關西塍者哉，謹毋以其寄焉者命之。《浣川集》卷九。

跋朱元剛詩集

余友朱君元剛訪余，出近作若干篇。君文余所知，詩亦清婉，余於君家兄弟述之屢矣，茲復欲贅余語，何哉？淮盜平，是日捷書下郡國，余閱報拊手喜甚。曩以病止酒且一年，謾留君小酌，余盡數杯，病亦不作。因讀君詩終帙，翛然有世外意，如軼風塤而超惘怳也。中有哭吾兒詩，讀之亦不甚悲，豈其喜溢而有是歟！姑誌其末。若夫君所纂余《周禮説》及君所自著雜文，竣日訂正而書之未晚。《浣川集》卷九。

跋朱景淵詩集

余舊友彫謝，或散而他游，其在者以余衰病，不相往來。間以事請，余力不能應，重拂其情，俛仰愧懼而已。獨南蕩朱君景淵出必見，見無他故，必示以詩。余與詩絶久矣，而君勤勤如此，所謂不以榮枯二其心者歟！君詩婉麗清密，如萬舞九奏，笙磬間發，聽者忘倦，而何待余之刻畫？其不可不言者，則君之行誼是已。君蒲江先生之南容也，當蒲江在時，賜贈無虛日，君亦哀窮悼屈，隨手散盡。館于戚里，毅然不干以私，無纖粟累其意，徙他館亦然，以故貴人多愛敬之。君通《詩》、《書》、《禮》及韜略之學，倦游場屋，而以膏馥沾丐取榮名者，無德色也。斯不亦行誼過人，當世之奇男子歟！讀君集，因書其末。《浣川集》卷九。

跋初機集

楊君示予賦頌詩騷記叙等若干篇〔一〕，余玩讀未既，亟索余語，且諸賢題品富矣，余安敢贅！每怪文無異道，而評文者多異説，何也？文蓋言之黼藻云爾。世之方譚俚語，彼我相命，猶有不能通其意。開以端倪者或昧於所宿，授以指嚮者或倚於所趨，甚而認杪爲本，迷朔以南，言之難知如此，又

從而黼藻焉，宜其愈不易知也。夫以文之不易知，而操翰染牘者或體未周而辭先焉，趣既狹而辭勝焉，或覆之以艱深，或張之以孟浪，往往文皆出於言之表，宜不知者因以爲詬，否則影褒譽贊而已。然則古今評文者不勝其異説，亦各其見然歟！楊君才奇而志遠，氣偉而識高，其文如急波壯瀾，瀰漫浩蕩，不可遏禦。至其自爲洄洑，則纖形隱態，頫仰且足。若遂充之以理奥，博之以事變，嚴之以法程，陳規腐論不必重襲，則徑當與古人挹晤於千載之上。此文之終事而道之成也，然亦豈以當世盡知爲貴哉，楊君其有以自信而去其未信者焉。《浣川集》卷九。

〔一〕君：原作「居」，據敬鄉樓叢書本改。

江山勝概樓記

謝康樂守永嘉，垂七百年，郡人始即城北門爲樓，以康樂泛中川，涉孤嶼，歷覽倦乎江壖，因取北亭叙別之詩，借樓以表之。然《晉志》永嘉屬臨海，合三郡户不滿二萬，今較以一縣，何翅倍蓰！計其當時荒凉寂寞，翳爲草莽之區，與今之鄽肆派列、闤闠隊分者，迥不侔矣。以故市聲湏洞徹子夜，晨鐘未歇，人與鳥鵲偕起。樓跨大逵，自南城直永寧橋，最爲穰富，俗以雙門目之，而罕以謝稱也。獨郡有大醼會，守與賓爲别席更衣之地。酒三行登車，迎導殿訶，回集府治，往往快里陌觀瞻而

已。其在斯樓也，或牖扃弗啓，帷帘複張，曾未覿江山之面，而詎能識康樂之心哉！四明史公以奎閣月卿藩宣我邦，嘗按圖牒，登樓而翫之，病其庳陋不敞，且頹棟落楹，礎没而瓦漂，嘅曰：「江山信美，而誰與領之！」乃闢舊址，乃鳩新材，兩廡旁翼，三闥洞開，周以欄楯，臨以罘罳。白瀆界其前峙，羅浮接其右隈，斗山四繚，迭爲崔嵬。大江横以東下，勢欲去而徘徊。見夫雲霞出没，景魄往來，寺塔映乎林壑，艘舶湊乎帆檣，於是江山之勝與目力不約而諧矣。牓曰「江山勝概」，以與衆共之，而題康樂詩於屏間。然則康樂始獨受是樓之名而不專其名，今同享江山之實而得全其實，公與康樂神契於七八百年之上，非所謂善學康樂者歟！雖然，昔人論江山之勝者以險持壯，以德持險，而觀眺之勝不與焉。非以爲不足也，先立其大者而觀眺之勝從之也。郡城之門十而北隅居其五，蓋屏蔽大江，便於守禦。自郭山抵海壇，然後達於三隅，延袤十八里，承平既久，隳圮日增。公嘗曲慮密籌，計丈尺，度土功，將請於朝，節郡費以新之，可謂得設險之政矣。雙門本唐名，後易爲望京。郡俗侈外而窶中，高車大蓋，填巷塞途，冠裳履服，士隸亡別，故公每欲辨名分，崇禮節，而民狃於故習，未遽革也。惟舉善而教，使之見義而心服，聞過而意消，則人和之效又在於設險之先者，茲不亦政德之兩全歟！夫合内外，具本末，公之爲是郡也，允協於古道，則江山之勝，備吾觀眺者，暇日從公而登之，可援筆而賦矣。《浣川集》卷五。

永嘉重建三十六坊記

分畫井鄙，標表術衖，此政也，而有教焉。何謂教？示以好惡而著之風聲，興其視聽而納之軌物，斯爲教矣。古者閭必有門，孝友睦婣，任恤有學，昕出夕入，實具而名未立也。唐人以在市爲坊，坊門縱閉，水洊襄焉。然則唐之坊，古之閭也。其後植以雙木，結屋覆之，門不設而揭扁於上，爲美名以誌。名者教之所自出也，詎容漫漶而就湮，摧圮而終廢哉！永嘉州郛延袤十八里，較諸雄藩會府雖不及，視列城則過之。在昔民聚未稠，甲乙可數，比緇黃者稱寺觀，目姓氏者兼藝能，大略有以辨識足矣，質而俚、厖而未純者弗計也。後乃文化寖成，藩飾聿至。《祥符圖經》坊五十有七，紹聖間，楊侯蟠定爲三十六坊，排置均齊，架締堅密，名立義從，各有攸趣。故摭其勝地則容城、鴈池、甘泉、百里是已；遡其善政則竹馬、棠陰、謝池、墨池是已。否則歆艷以儒英，掖導以世美，梯雲雙桂，儒志棣華，與夫揚名襲慶、繡衣畫錦云者，彪布森列，可景可效。而最切於防範，俾家警户省，則孝廉孝睦之號，遺忠遺愛之目，或旌以招賢從善，或蘄以簡訟平市，義利明而倫類彰，取舍審而操嚮正，有不説之教焉。獨嘅夫風霜之剥泐，水火之蕩燬，百二十餘年而沈守樞更建，如楊侯之舊。又五十年而煥章少卿史公實來，其規設益逾於沈矣。觀其博棟竦楹，翼以楗礎，飛榱延橑，被之藻彤，阡周陌匝，絢焉如眉目之在人。出者入者，觸名感

義，一睹而三思焉，渠不知所以自懋哉！紹其續增者曰狀元、衮繡、祈報、豐和，復其續廢者曰崇仁、榮親。又永寧嚥酒，寶珠井蓮，爲一郡都會，撤而新之。還明倫曰登瀛，易浣紗曰鼎桂。總四十而仍舊稱，以楊侯重也。初，楊侯既名其坊，又什以詠之，曰「三十六坊月，一般今夜圓」，至今稚髫弱孌交口誦道，豈非以其人蘊藉而平易近民之效哉！今煥卿公以銳志恢永圖，以餘力輯小務。凡城郭途路役之至難者既已燦然畢就，其於區坊瑣瑣若不足爲公紀，而郡人請伐石以侈之。蓋公不獨優於治辦，而其禮賢下士，有足多者。鄉飲、釋菜，日與諸生周旋揖遜，士至歌而頌之，如魯泮然。公於教思無窮之義，其必有得於政理之外矣。《浣川集》卷五。

浙東路分新廳題名壁記

人之趣量相越，其官業絶殊，可歎也。夫事條物畫，細大畢盡，不爲苟且，是之謂賢士大夫，而不賢者反是。且廬宇以庥其躬，有吏有卒萃而爲賦政出令之地，又其家之寒暑燥濕託焉，乃不能興一日必葺之念，而猥曰傳舍云者，此其人何如哉！余去鄉之他郡，見此類者衆。問其故，則曰我務實也；問何者爲實，如民如兵如帑藏，則又茫然泮然，邈無緒績。豈其以坐享給廩、加之一意漁獵者爲實歟？抑亦甘寢飽食，偷日惰歲，此外皆以爲名歟？中興路置鈐轄，以統州郡厢禁之軍官，使臣六品，位在守倅下，斯亦不輕矣。日有教，春秋有大閱，其駐劄之所，呵殿出入甚都，而居無定廨，非

人情也。其初以渡江草創而不能置，其中以旅寄壽寧之佛舍而不暇置，其後佛舍又爲强有力者奪去而不及置，又其後轉僦民居，遞互遷徙，而卒無肯置者。蓋百二三十年而郡守史公實來，會稽孫君紹祖始出力爲己任。告之，首得城西廢地若干步，而内有堂序牖户，高明爽塏，傍墉而瞰湖。建大門，爲長廡屬之。廳如邦君之居，賓次吏房周設其外，而至庖湢，無不全好。又爲亭冠壕上，楊柳芙蕖，周遮掩映，得四時之勝，而於觀渡尤宜。扁曰「臨流」，用以滌煩疏鬱，可謂不苟矣。余頃在匊局，實與君相後先，見其敎膚整治，斛金齊平，老胥桀倩尚遵奉其教令，此余所見者也。其去而宰漢東，攝光化，統轄京西軍馬，邊績軍聲鎬耀於榆塞之外，余固得以其所見而信其所不見者焉。前後方伯巨人滋墨淋漓，莫可勝紀，兹所謂務實而兼有其名者哉！今將去而顯用於時，復求居是官者列氏名於壁，余因掇其要節繫之。《浣川集》卷五。

樂清王次點東巖記

王君次點以《詩》、《書》、《周官》、太史、班、范書，東嚮爲人師者二十年，其學長於講説，引類貫倫，斂博歸約，爲文峻潔雄特，下筆不自休。走京邑，咸願館之。已而試輒北，束書東歸，告余曰：「東巖之屋就矣，吾將隱焉。屋距縣三里，自州而遊台雁者必經吾門，逸人勝士暫止遽泊，時有扣發，彼我交暢。左接白沙，春扈夏網，蠯蠃蠔蜃，采掇無算，此擊鮮釃酒一快也。右並東岑，佛廬

塔户，磬梵鐘魚，朝暮清越，此吟幽玩奇一助也。依流而樊，通崖而徑。凝四顧之矚則異植掩映，紛紅蓊緑，趁節嫵媚；陟十尋之步則鉅海淼茫，來潮去汐，效技獻酬。屋之狹不數楹，而所貯賒矣。屋後山也，三面平疇也。聽羽族之和雝，勝俗吻之滄詘；觀土物之茂好，勝險心之梗榛。若是者，可遂隱乎？子盍記諸。」余曰：允矣。抑余聞昔之隱者，或有隱之業，故耦而自耕，汲而自灌。漢魏以降，土無塊壤，則良艱矣。甚而庸伍賃舂，織畚屨以肥其遯，否則殍及之法固應爾。君獨能倩雲月爲調度，顓筆册爲性情哉！已仕而禄，未仕而館，士之常職也，無愧於心而有功於人，以自食其道，斯不害於隱之義矣。君用之則某效，子弟從之則某善，非孟氏歟！余敢質君以其所爲隱者。《浣川集》卷五。

太師史越王祠記

恭惟孝宗皇帝祇適高廟，紹光中興，實惟一德之臣是憲是圖。粤由初潛，以迄内禪，所謂「自周有終，相亦惟終」者，故太師忠定史越王一人而已。内輔國政，外飭戎功，大丞相所以覆露海隅，而此邦愛戴不釋者，抑豈偶然哉！蓋聞之薦紳先生，善爲相者必先立乎國論，善謀國者必先當乎天心。天心者何？曰仁而已矣。孝宗每以讎恥未雪，思用兵於敵者寢不遑夕。獨越王謂讎可復也，而不可無自治之規；兵可用也，而不可爲嘗試之舉。故每隨敵有功而民不困於鋒刃。慶元權姦，傲倖開釁，卒使境塞生靈淪胥靡底。大丞相起而拯之，一遵先算。師以直爲應，不貪勝以自疲；將以信爲御，不先

疑以自隙。歲幣絶矣而北人之辭愈恭，城壁增矣而邊境之儲益裕。故百姓沐浴膏澤，和樂萬里，此天心所嚮，而佛菩薩一念慈憫，共符合軌者，祠之建於是地匪稱歟！若夫太守之佳政美績，獄無淹囚，庭無滯訟，百吏畏風，四民得職，嚴而卒歸於恕，明而不流於察，實同此仁心之運。邦人所欲贊頌特書，守力止而亟辭者，邦人不得而違也，故私記以附其後。《浣川集》卷五。

定海七鄉圖記

縣東北距海，西南屬之鄞，廣輪綿五百里，自錢武肅王鏐以其地鹽出漁聚，始置邑名之。國朝熙豐間，疆理沿革，今之清泉、靈緒、崇丘、靈巖、大丘、海晏，則其鄉之定著者也，而清泉析爲二管，總號七鄉。余嘗以縣籍攷之，政和六年户一萬六千二百二十六，口三萬六千二百，墾田三千三百頃，蓋國家極盛時也。中興以來，休養生息，以迄於今。户視政和幾增半之，口更逾昔數之半，而墾田所加纔三十之二焉，以故税户益分而客户猥衆。然則東南之民雖未富，而蕃庶可睹矣。往年明、越以歉告，聖天子爲弛賦蠲租，大出粟以贍之。定海以口受粟，仰給於縣官者且六萬石。夫當户口滋衍之時，幸其既富而爲漁民之政者，唐開元是已；聽其既庶而不暇修養民之法者，漢永康是已。若其不以取民之易爲常，不以予民之難爲異，無絲髮求民而一切應民之求焉，此我朝立國之至仁，用以延洪慶祚於無極者也。余既括七鄉而圖之，併其山川徑畛、風物古跡，敢敬叙聖天子惠養元元之盛旨以諗

萬世。《浣川集》卷五。

定海主簿廳壁記

余既圖定海之版於壁，乃庋其簿書爲七，使隨其鄉而出入之。客有謂余曰：「古者圖與書相表裏，周貢賦職九事，實與邦中土地分畫者並藏。漢入關，所收地形阨塞爾，户口亦與焉。今子之爲是圖與書也，使賦斂齊一，鉤校有考，不至叠誅複取以爲民病，稱若職矣。然廳壁無記，前後居是官者莫可考也，毋乃典猶有缺，盍記諸？」余曰：「子以爲揭之壁間者，視藏諸人心者孰愈？」曰：「然則河南尹之贊、藍田丞之碑，贅耶？」余曰：「有二説焉。凡官於民者，惠利在人，所去見思，睹其草木猶景哀之，而況其姓名乎？雖歲月既久，觀聽不接，一見其姓若名，凛然興敬，乃可貴也。其或弗良厥職，恫瘝於民，人厭苦之，惟懼其身去之不速，而何望其跡之留也？故有聞其事而唾去，見其名字而劃滅之者矣。若是，則雖大書深刻，愈增愧爾。」客曰：「遂書此以記，可乎？」乃爲摭諸吏牘，自政和以來得三十五人焉。其必有遺愛可思者，用前之説以侈之，而用後之説以自警云。《浣川集》卷五。

顧逕左軍記

紹定三年七月

姑蘇之東，枕江而戍者曰許浦。許浦之東百有餘里，港與浦應，而險阨逾之者曰顧逕。寶慶元年十一月，陞顧逕爲許浦左軍，從都統吳公英之請也。國家駐蹕吳會，與六朝都壤不同，其備禦亦異。隨勢緩急，非豪傑稔于世故者，不足以知之。議者但曰守江至于許浦則無復遺策也，不知籓墻門屏，迭護堂奥，愈切愈密。故由秣陵而視則淮爲急，而大江次之；由錢塘而觀則江爲急，而長淮次之。矧江會于海，而海道所通者其經涉最廣。今日之事，備江所以備海也，詎宜略哉？公之言曰：「顧逕與黃魚垛相望，轉料角，越沙窖，迤邐抵山東海界，此實咽喉之地。今但差兵探望動息而已，卒有警急，何以制之？」遂上建屯之策，請條陳利害，指述便宜，皆灼然實意。夫許浦置樓船之師，自節使馮公湛移部定海，距今七十年矣，而顧逕止爲斥候之地。聚尖底艎，留甲士五百，則淳熙間陳緒擒王駱所肇建也。其後增五百人，以正將涖之，又增千人，以統領轄之。雖續有建明，然率半歲而更，倏去忽來，僑處而戍，散居露止，卒非服習，器非便利，雖得地形而人無固志，甚失漢人兵體三章之要。公請始募諳海道之人，視舊戍倍增其數，使二千人爲正，五百人爲奇。正者皆閩浙猛毅，舟用巨艦，蔽日屯雲，屹若喬嶽，縱有衝突，蟠踞不動。奇者皆東廣驍銳，舟用多葉，厲波遡濤，疾若飄風，平視渺茫，出没疑神。又翼之以引强蹶張之技，濟之以火攻水戰之具，朝訓夕練，嚴若對壘，而

器與人既精矣。創新寨二千屋，裨校有廨，毬射有場，易更戍以就屯，人得安處，損道頓之勞，忘室家之念，而人與地始相得焉。是宜朝旨賜俞，璽寶加奬，而卒底厥績也。初，公爲蘄黄之役，帥舟師西邁，敵聞風宵遁，餘黨勦平。統制張裕亦與有勞，至是舉裕爲左軍統制，委以經理。未幾，擢改中軍，士志悦附，戎政修整，兩屯相望，精卒逾萬，熊踞虎視，雄于江滸焉。余嘗竊觀國史，謂長江之險雖敵我共之而一，善用其險者勢固在我而不在敵也。方逆兖渝盟，襲劉豫故計，大治戰艘，欲睥睨海浙，高廟赫然震怒，召李寶授以北討之略，由許浦進發，卒奏膠西之捷。然則備禦之與進取，固非二途也。今許浦既宿重兵，而得顧逕爲之掎角，以公之忠亮沉鷙，奮其威略，直搗犬羊之穴，迅掃鯨鯢之垠，奇勳偉績將有出于竹帛所不能載者。昔郗超知謝玄於履屐之材各得其任，因料淮淝之功必成。余頃簿領定海，公適主定海軍，見其度策揆謀，動中機要，余固心服之矣。今將吏以置軍本末來諗，予方期公異日而欲自附於知言者，故樂爲之書。紹定三年七月既望，奉議郎、新通判信州兼管内勸農營田事戴栩記。《重修琴川志》卷一二。

平陽新修縣學記

紹定四年八月

紹定四年春，平陽修學竣事，客以顛末來諗曰：「吾邑之學伉櫺星門者三，築墻百步而繚之，鑿水半璧，梁其上以達重廡，翼翼嚴嚴。先聖之宫，從祀東西列者，咸設帷帘，飾藻旒，釋菜釋奠，弁

服雅雅，尊罍簠簋之屬如式，又作射亭以繹志觀德。凡此者，主簿吳君興祖所建畫也，子其爲我記之。」余曰：「學迂是止乎？」客曰：「奚止是？吳君日延諸生，執經論難，月校季比，文義彬彬。若吳君者，其知當務之急哉！」余曰：「子以爲急務信矣，抑外以爲急而内疑其可緩歟？夫明智之士類以學爲飾治之具，特不可廢爾，非真以爲急也。下至俚俗，則徑以虚文視之，甚而轉相訾病。今試與子論其真不可緩者焉。余聞教人莫切於行，行者日可見之行也。今自天子之學達於州郡，其師儒之官不過文義往來，而其實可見於行事使人靡然心化者，影響不接也。其上者則以聲望壓之而已，而況未必皆聲望之夙著者哉！獨縣邑之官不然，其與民至近，其朝夕行事皆在民耳目而著於其心矣。夫習見其行事而效焉，斯其爲教易矣。故觀其周隱卹瘼，無濫笞，無枉捶，則疇不師其義？觀其約節遊遨，靜定言動，則疇不師其禮？觀其明謹號令，恪守期會，則疇不師其信？觀其搜蠹剔弊，剖曲析微，吏弗克欺，姦弗克縱，則疇不師其智？夫然，則與羣士講論經誼，必不至僅爲章句而已；指授文律，必不至僅應格程而已。」客曰：「然則在人而不在學乎？」余曰：「學者人之寓也，教不可無此人則不可無此學矣。於論鼓鐘，於樂辟雍，此天子之學而文王朝夕焉者也。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此大國之學而魯僖朝夕焉者也。善者吾從，不善者吾改，此小國之學而子産朝夕焉者也。夫以實意行實行，朝夕於學，則學容可緩諸？不然，則榱棟連雲，采榱耀日，亦無補於治理矣，奚怪乎俚俗以爲訾而明智以爲疑也！」客曰：「吳君肅恭明鋭，一邑藉之，今將代而調矣，故思述其績而寄予懷焉。」夫惟實行，民自以爲得師，則是學之新也宜無愧。仲秋朔日。《浣川集》補遺，敬鄉樓叢書本。

全宋文卷七〇三四

戴　栩　五

定海雲雩三公廟碑

絶縣港東南行爲靈巖，複阜重巒，遞互隱映。間，問其名，曰三公雲雩廟也。縣負海抱江，數旱輒請羣祀。余熟知雲雩之秩祀籍，而不知其壯且麗也。堂甚敞，挾兩夾室。仰視其修梁，則歲月與重建之姓名咸在，曰某年某月某人。詰其初置，耆老莫知所因，惟道其靈驗事不絶口。余攷圖志，雲雩山屬鄞與定海分壤，蓋二縣之鎮也。夫山益峻，其神益靈，呼吸雲氣，觸石膚寸，能潤澤其人，故雩必先有事於山川，其在方國，得即其封内祭之。自祀禮訛逸，神有廟，廟有像，凡被服儼坐於壇壝而當牲牢酒醴之薦者，率唐迄今之袍幘也。獨雲雩不然，繰旒九就，黈纊兩耳，山龍黼黻，上下輝絢，真古三公之飾，斯非穀梁氏所謂應乎上公而通乎陰陽者歟！然則神之從來古矣，而古今幾變也。古者自吾身而達之政理，所以橐籥太穌，坯範元

化，既靡所不用其極，間遇咎疹，則自省自艾而齊慄禳祈亦與之并行，蓋容有輕重而非以爲簡也。穀梁氏曰「時窮力盡然後雩」，是知古人求神之簡而不知古人銷變之詳，已大異矣。後世人事缺圮，又一切求之神，神將不勝其應也則勞，勞而無斁，茲神所以愈弗可忘已。乃作送迎之詩，使歌以祀神。其詞曰：

海浮天兮揚素濤，江怒鯨兮生兩潮。擁鹹沫兮空滔滔，功莫概兮杪與毫。猗雲雩兮山之高，乘陰陽兮凌九霄。憫我民兮殖蓺勞，畀嘉澤兮潤土膏。操天弧兮服靈弢，舉長矢兮射魃妖。驅雷車兮駕風鑣，挹明河兮翻斗杓。羌儵忽兮霈四郊，紛耕耔兮閑我槔。神安翔兮反翠旆，雲隱隱兮鼓簫。之帝閽兮賓以朝，飭百職兮毋怠驕。祛祲氛兮鍾吕調，百困庾兮樂且饒。神之惠兮德孔昭，恩不腆兮牲若醪。長思神兮仰泬寥，後三光兮孰使彫。《浣川集》卷五。

婁南伯墓誌銘　寶慶三年十二月

南伯婁氏名鑄，寶慶二年十月乙酉卒。君既卒，有《潛山集》若干卷，孤穀所纂次也，介其狀請銘。余讀之曰：文之體不相沿，其究一爾。且吟咏以情性，論著以理義，古人未有越此者。世所同知而或不能自通於古人，以其情性否而理義闇也。君詩用元祐律，雖繪組故事以就聲韻，而高睨物表，自爲開闔，不失情性之正。其他文倫紀條通，勸戒森列，往往有益世教。若駢儷，則君集中居大半。

夫四六本法，不過句偶，按昔字辭，運今意調，隨其分量，可以稱工，尤者絶出矣。君割製揉合，理義默貫。然則君之文無粗細，非苟應俗者，此朋友所以悲君生五十二年而湮汩以死也。始君童丱游鄉校，翔趨闊視，見者辟易。都講老師相語曰：「此婁氏子也，夙成炳蔚。」皆目注之。既壯，晝繙夜玩，經史傳記獵采無休時，奥篇隱帖，覽即成誦。觚翰所就，鄉之文學先生愈益賞異，而君亦以此不遇場屋。俛視黄紙册皆舊等夷，或不逮遠甚。朗歌永嘯，舒幽散鬱。間以病告，而不知者以爲君且得心疾矣。夫以君之孝友仁裕，門之内雍如也，門之外泊如也，豈以尋尺得喪塵介其胸次，而顧不釋然哉！此識者所以重爲君悲，不獨時命之難，而知心亦罕也。雖然，以君之才，使之得仕，展露其所有，將不即人而人即之，忌媚習生則訕謗更起，嘿嘿可以爲傲，咢咢可以爲傾，而其論未知所定矣。君既以學娱身，不妄出庭閾，無争名炫燿之嫌，無進取眡睚之怨，以此自養其高，鴻冥飛而鳳遠翥，其得不既多乎！余故謂非所以爲君悲，而君之意亦必有以自慰歟。君之先繇長谿徙永嘉。曾祖琯。伯祖監察御史寅亮者自譜其系，距唐納言十四世爾。祖克亮。父世初，楚州教授，淳、紹間知名。母何夫人，翰林學士溥之女。娶劉氏。劉之大父歙尉昕與歷陽守仲光忘輩行，不以婿禮視君。君雅厭俗繳繞。二女，許嫁。長衡陽理掾槃之子煒，余季也，次湖口丞陳埴之子鉅。每媒老白二家，君曰：父余友也，可以無一語折難。其坦吉如此。三男子：穀、轂、慤，咸力學，文有指授。天其卒相婁氏，以酬君之志，余以爲非所患者，果不必悲矣。君卒，明年十二月辛酉葬建牙鄉西華山。銘曰：

峨蓮峰兮架穎錡，湛岷潭兮濡墨芳。跨蜿蜒而上征兮，兆曰文字之祥。《浣川集》卷一〇。

趙君舉墓誌銘　寶慶三年四月

寶慶之元，聖天子龍飛，加惠同姓，湛恩濡焉。於是趙公君舉以屢薦國子監，例當上集英對，不幸以母夫人王氏憂毀瘠疾侵，冬十有二月甲午卒。其弟時稼泣言於余曰：「人所罕能者，兄之所能也，人所同預者，兄之所不得預也，茲命矣夫！」余請究其説，乃曰：「天以我宋克肖厥德，宗英競爽，林立穎出，較其藝行，豈遽不寒士若者，然人率疑而弗信也，遞而弗偕也。予兄以遜順篤實，絢詞藻而發之，朋游敬愛若一，祭酒諸先生往往館焉。先是，宗姓無假館于人者，斯特異矣。今明主興太平，中外忻忻，凡恩典一至春官者咸得齒仕籍。予兄獨弗獲青衫手板，與州縣吏自展竭簿書奔走間。不然，但至天子之廷，吐其平生韞積，雖朝奏暮死亦瞑目，奈何鈞不及儕輩耶！」余聞而蹙然，更喻之曰：「能其所不能者，君舉所以過于人也；不得預其所同預者，抑天使君舉不自混於人也。今世多謂宗盟入仕之優，故有欲削其數者，欲靳其予者，使知人之同得而有不能得者焉，庶一付之命而議論紓矣。茲君舉爲宗盟地，而子何憾焉！」時稼乃出其譜系行實而讀之。按君舉諱時賢，藝租皇帝介弟秦魏王九世孫也。曾大父公孺，故忠訓郎。大父彦羣，故訓武郎。父扐夫，故秉義郎。自高祖武翼扈從南渡，因家秀之崇德。君舉少刻厲，寒窗一燈，研磨徹旦。室雖單空，半菽杓水，顔色怡如也。其教四弟，身率行勸，以前哲爲繩準，舉動微過差則抨正之，故和而克立，巽而知恥，咸以器業

自致。時稼爲寧國府司户參軍，其乞銘於余，辭氣款惻，文而愿者也。以此知君舉所以教矣。君舉且死，屬諸弟曰：「修短有數，吾知之，誠安之。長往之後，故書千卷，足遺子以學，所大戚者二親先逝，重親塊存，無以終養爾。吾儒生也，斂以深衣，勿用緇黄，以汩吾尚。」嗚呼信然，亦不足於銘歟！君舉生淳熙之丙午歲。娶王氏。子二，若簐，次未名。女一。寶慶三年夏四月丁酉，祔于臨安仁和之先兆實黄山。銘曰：

匪甘而飴，味我道腴；匪華而祛，藻我芳思。得匪增峻，失匪虧卑。於銘不忘，雁行之思。

《浣川集》卷一〇。

存齋蔣弋陽墓誌銘　寶慶三年

存齋者，蔣君德瞻諱叔輿所自號也。君曾祖扶。祖厚，贈中大夫。父行簡，以朝議大夫知處州，最有名，贈中奉大夫。水心先生銘其墓所，云梁普通初爲永嘉守，其隱於西華者，蔣氏之始也。道降俗漓，士多旅于分域之外，其以功名自詭，尤莽蕩，寧復知自存哉！昔孟氏謂人之異于物者，至無幾也。存之者君子，故推而天地同倫；去之者庶民，故極而鱗羽無別。斯其爲教肅矣。公之學本末畢具，天文地理律曆音樂倉扁之書，靡不該究。而其大者，漢唐本朝兵刑財賦之源，櫛理而組貫之。其言八陣，牝牡奇正，畫地成圖，不翅指掌。余嘗見其手抄，箱積棟充，盡天下異書也。其學之博如

此。至覘其所存而驗之朋友親切之際，則毫髮咸就繩準，獎善箴過，無曲諛抵訐之色，藥病卹難，無强知謾應之論，不以締昵爲聲利，不以逖疏爲怨嫌，其步武實地又何其約而有要哉！余是以信君之所存而非其自耀也。君以中奉任調揚州司户、臨安府仁和買納鹽場、華陽軍節度推官、吉州永新丞。嘉定九年，浙漕薦其文於禮部，遇余行都。余摘水心語謂曰：「子以勝流，恬于仕進，子無干澤可矣，奚必以科目爲累哉！」君笑頷之，自是不復舉進士。所在廉平自將，條令通久。如般陳聚新，振舉倉職，而不以糾發前逋爲能；住竈起火，密防私販，而常以厚支鹽本爲急。其聽獄訟，雖發謫莫欺，而湖北李閬之獄，必辨其非殺人祀鬼者。其治征賦，雖豪户不少假，而永新預借督促之擾，則寧辭攝邑而後已。蓋心無適莫，惟是之從。前後薦主率名守賢使者，猶曰改官常舉爾。京湖制置大使趙方威名隆盛〔一〕，擇屬辟掾皆一時選〔二〕，雅敬慕公，檄佐其幕。有旨禁攝局，趙留之不可，力薦于朝，知信州弋陽縣。會所知爲外臺，先以書抵之曰：「月椿爲銀若干，此邑之所以困也；榷酤報牛，狀牒鬻紙，此民之所以重困也。」公其有意蘇民瘼乎！既至，度不可革，則曰吾先經理其政可也。縣爲鄉九，都踰六十，令民首實，以整詭挾之弊。其疆畝肥瘠、品等高下，各爲圖以記之。保正副物力陞降，皆緘之几側。夜漏未盡五刻輒視政，吏分案捧文書立庭下，無敢叢擁者。廋姦匿黠，連年累訟，一閱牘底，立剖不留。其委折曲直參互者呼至前，兒女諭之，或釋怨不争而退。夏秋二賦，與民立期，一胥不至鄉落。宿欠幾三萬緡，收遺拾碎，痛自節約，迄無少負。建社稷壇以崇本，興常平倉以濟艱，又以餘力創薰風樓，造了巖李村驛，而月解裕足，常先於諸縣，郡將每指以爲他令法，民家置畫像以

祠。公既得疾，文書應報如平常。嘉定十六年正月二十六日卒官，年六十有二。積階承議郎。士民爲之出涕，具詩頌酒殽旗鼓送其柩，至數十里外。世率謂獲乎上者必厲民，而得百姓譽者或速譴上官，亦豈盡然哉！初，公從中奉出峽，與兼山郭雍上下其議論，而公親領密受，又從袁道潔於夔州，亦以所學質焉。公邁爽自整，幅巾抵掌，談辯如雲，聽之者莫不心醉。其所植立，麾斥塵滓于八荒之外，人莫能涯也。余聞古人學聚之外莫大于尚友，故友一鄉之善士爲未足，又友一國之善士，一國之善士爲未足，又友天下之善士，極而至於千古之人，莫不與之神交意會，然後謂之好學。公於詩則四靈，雖調度不合而不廢也；於文則水心之門友，雖意趣間有偏者而不靳也。道德性命，既已參周、程之旨於袁、郭，而於薛公士隆講劃制度尤詳。又以管、葛自期，而尋繹其事於齊語蜀書，慨然有拔起之志。則公之尚友者，豈今人所可到哉！夫其合鄉國天下之善，又推之千載，而僅施之一邑，可哀也已。其配劉氏，封孺人，閫行敕備，後公數月亦卒。子兕、熒、焱、暌、燊。女一人。寶慶元年正月十二日，合葬于瞿嶼亥山。越二年，兕以狀來乞銘。銘曰：

伊古哲人，以識爲質。淬學磨友，朝熙夕緝。既成鑑燧，坎離自集。後之陋者，質薄而虧。學磽弗入，友窳者隨。譬彼荒甓，曷治曷鋤。偉歟德瞻，可以大受。書高屋危，芳液在髓。交匝海區，標律在手。施于男邦，如鄭之僑。裁割政幅，柔美教條。上敬下順，匪偷匪囂。平昔蘊積，粗一二試。豈其管葛，同播異地。抑或有逢，度越不啻。巽峰之宅，亥阜之墳。蘭氣徹户，松色蔭原。生殁不朽，是謂存存。《浣川集》卷一〇。

〔一〕京：原作「荆」，據《宋史》卷四〇三《趙方傳》改。

〔二〕擇：原作「釋」，據文意改。

張夫人墓誌銘 寶慶二年十月

初，余簿定海，定海宿樓船軍四千，與許浦相應援。主將吴君英開冶鑄，治札革，揉角煉幹，凡矛劍刀戟甲兜鍪假面大弓滴油弩之屬，無不犀利精好。手援斧墨，爲戰艦百餘艘，營部屋廬，寸瓦尺壁無剥圮者。余數奉檄閱視，乃知自嘉定更化，朝政清明，廟謨淵密，雖内地一將，無不謹選而咸獲其用也。吴君間與余語，必及忠孝，且道其客黄希吕之賢，於是余始獲與希吕交。吴君既移許浦，又携希吕以俱。齊安之役，寇方遁去，餘孽未平，吴君往戍，希吕贊以畫，盡勦其黨。又偕戍膠西，積勞補進義校尉。一日希吕以書抵余，使其弟武在京學者泣且請曰：「希吕不天，母夫人竟逝矣。古云三釜，若希吕等何痛如之！」往返十數，余歎曰：此常何所以知，客忠孝者也。按夫人大父某，父啓，姓張氏。家平陽，逾笄歸同邑黄處士厚之。處士孝甚，夫人德諧志偶。姑晚而喪明，易喜怒，夫人沐浴抑搔如其意所出，藥餌唯謹。處士及其季升之兩室一爨，夫人與叔姒相佐佑，恩意周悉。不幸繼亡，撫其子叔度與己子均，教爲成人。處士既没，夫人不葷肉，散其子游四方，理長緝短，儉内勤外，葬其仍世未舉者五喪。嘉定十七年十月乙卯卒，壽七十有八。寶慶二年十月某日，祔于處士之

塋，實桃源里。三子：長希吕，次武，次衛。二女，長適進士鄭去病，季適進士孔正大。孫男三，女一。余謂夫人慈養有泣鯉之遺，鞠教有鬻髭之勤，而又同居以洽愛，躬績以畢終，若是者皆可書。余獨因述希吕而以所聞見者附焉。銘曰：

靡嫩不録，維邦之穀；靡積不昌，維家之祥。《浣川集》卷一〇。

處州通判墓誌銘

寶慶三年十月

戴姓著于永嘉，垂百七十年矣。知鹽官縣事士先，始擢進士第。臨江教授述繼之，與公曾祖中散大夫迅爲伯仲，訂經諏史，文辭大振，鄉人號二戴先生。教授與周士行己游至款，而狀舍人劉公安節行實則中散筆也。同從程氏學，故教授亡，周博士爲哀辭，且銘其墓。祖覬，朝請大夫、知建昌軍，有詩名，今永嘉誌多其題咏。父九韶，淮東總領所幹官，未展用而歿，以公贈朝散郎。公諱若冰，景清其字。少而風姿穎爽，玉雪自將。朝散愛而名之，且遜以己所補官，自以屢舉入調，主崇安簿、臨海丞、知羅源縣。或謂選人爲令，此無病自灸者，公輾然弗答。既至，則審計度，躬儉勤。閩土磽而狹，賦人多倚院寺僧，以明年之獲鬻今歲之直，甚而豫鬻四五年者，名曰撲賣，至期則竄，無從索，耆户長厭苦。公令先占税而後貿易，故督賦不擾而辦。帥何公澹下其法十一縣，行之至今。侯官有陳氏獄，獄疑，帥以委公。公以爲死者趾傷，非要害也，詰家屬，得其情，乃解鬬而踣，亟平反之。帥

稱善，欲聞于朝，公謝曰：「是欲置侯官宰何地乎！」故何公靡由介請，剡以京狀，監行在贍軍激賞東酒庫。考與舉如格，改官爲瑞昌縣。北兵擾淮，糾民護江，供億倍費，公櫛梦砥棘，民不告疲。辛巳之役，蘄爲寇踐，對境不百里，囂頑幸釁，訛言挺驚，公隨方鎮帖，衆賴以定。民有姻族交訟，率以倫彝曉切之。勸闢農畜，增續學廩。居三年，化理大洽，守憲鄭公損、留公筠上其績，諸使者薦交于道，曰此賢而練達者，此繭絲與保障具全者。公不以自多，秩滿造京，慨然曰：「視茫茫而步僂矣，老不供世用也。」部注通判處州闕以歸，累階承議郎。在瑞昌，獲僞爲州縣印但時達等贓賄鉅萬，令該詶賞，公輟不復言。既而以今皇帝登位恩轉朝奉郎，得官一子，識者謂階品素定，而公之蹈義俟命者賢也。寶慶改元三月疾于其家，屬其子涓歷屈指，自頷曰：「某日可矣。」遂以其日庚申卒，得年七十一。三年十月己酉，葬建牙鄉渚浦之東兆。夫人劉氏，先公二十年卒，蓋同祔焉。余每謂儒宗士系守所見聞而能攄之用者難也，發于用矣而能使人信其用者尤難也。今世以作邑爲繁重，未改官則相戒以浼已，既改官，則曰姑以償吾債而止。雖有絶異之材，或疑于自試。無他，浮聲悸之也。況儒生沈錮家法，世方笑静以鈍，謗實以疏，豈獨建置侮卓而盤錯訾虞哉！公蚤當劇任，曾微阻容，及其再試，如駕輕就熟，固其宜爾。然通官顯僚，豈無意見各異，而公顧能使聲譽如出一口，余是以喜公攄發所見而人信之，兹不亦克振世德者歟！雖然，公之永其世德，抑有可述者。初，公既用大父澤，而公之子必聞又遜公澤以授其孫耆壽，補將仕郎。蓋其家庭一以孝慈遜順轉相浸浹，其不以官爵爲一身之私，匪待勸詔而能也。《易》曰「有子，考無咎」，公其有子承考矣。婿鍾太初、張瑾，次孫頤

壽，孫女三人。銘曰：

伊亳之譙，徙于魏陵。嘉祐、元符，世擅儒英。既衍既蕃，各爲芳馨。公生儒門，而有吏聲。治辦在境，孝友在庭。兩澤四世，綿延以興。我觀薄流，計影析形。既迫于謀，亦隘于成。胡不有裕，鑑此德銘。《浣川集》卷一〇。

佛夫壙銘

佛夫戴氏，余弟三子也。永嘉之俗，名子者曰亞某、某孫，獨余弟槃名子以夫，夫者，剛立之稱。余愛其誼，故三子率以夫名。佛夫初生，其母王氏臨蓐，夢入梵室，有佛危坐，頭嶢然疏眉秀目，準直而口方。旁一老父唱曰：「與佛有因，與佛有緣。」忽寤而胎下矣，視其相如所夢。纔百晬，人孩撫之，輒能誰何。或教以誦佛，合十爪以聽，因奇之，不復以護養經慮。侍婢携抱不謹，置之廳石上，有犬過之，驚得癇疾，藥以保命丹即愈。既逾年，會鄉鄰有争浄光山者，聚千百衆，鳴梆嘯吻，聲撼屋瓦。佛夫因驚，舊疾復動，重以吐瀉，越兩日死。是歲八月，余官行都，寓其柩於廣福寺。暨七載，余始來歸，遂葬之德政鄉頭陁村和迦隴。隴之下有帆游戴侯廟，相距百步。銘曰：

孰來而生天地指，孰去而死露電示。藏于迦陁結梵紀，來嘉定辰去以巳。厥藏寶慶戊直子，辰胃巳井子七朏。神居岡首佛隩止，同我族類錫甿社。《浣川集》卷一〇。

祭林侍郎文

繄衆哲之繁興，信蘭芳而芷潔。渺流風之獨繼，惟松操而筠節。姷鄞江之多賢，佩瓊琚其陸離。儼魏國與玟瑰〔一〕，孰典刑而似之。昔余之耳底金穀以成務。非方隅則護三軍之餉，非大農則版四海之賦。蓋傑然爲衆彦之宗，何多多而長裕。洎余之目公也，按步趨於仁義，甘咀嚼於詩書，鄙趣辦爲一切，笑敲朴之粗疏。居處無華靡之奉，服用皆素樸之餘。蓋退然得儒者之範，豈聲利之區。嗚呼！斂才而冒以德，約器而歸諸道，茲前脩之能事，尚老成之是考。喪榘矱于前陳，宜旁觀之慨悼。矧宵人之受之，超冗賤而獨厚。蜚剡墨于無媒，垂贈言于不朽。曾歲月之幾何，隔死生於翻手。倩千山之啼鵑，侑苦詞于一缶。《浣川集》卷一〇。

〔一〕玟瑰：疑有誤。

仙都祭薛瓜廬文

嗚呼！笑睨浮雲，宇宙物蛻；哭視潛壤，師友道替。水心往矣，我師者誰！子又繼之，我友曰

稀。凡我友朋，散而仕游。念子塊處，條春蒂秋。示我新集，逸響琅球。我念子敏，世莫與儔。語無留聽，書無停矚。千載之精，盡遺其粗。繩尺彌修，芒鍔匪厲。期子皓首，復反卒歲。人曰子疾，我省則非。丹顏戟髯，蔚其有輝。欻驚餞客，甚皙而臞。飯不儤合，飲水滿壺。嗚呼！子竟仙去，豈以疾逝。詩傳雞林，字照四裔。家有令兒，競爽齊芳。華締未完，克紹其堂。烟殽火釀，子寧肯歆。愴怳隳辭，式鑑此心。《浣川集》卷一〇。

鄉祭趙郎中文

嗚呼！由藩方領使節，而清苦不瘵于藥資；歷册府登郎闈，而恭選不移于位貌。雖昔賢之共然，於今世而皆到。緬道術之湮微，嘅人風之變踔。笑沖泊爲亡庸，指傲桀爲見效。維公敏超事先，健幹物右，投獲以棄，匪齪齪者廉也；吏欲擅師，文希絶輩，藏高以卑，匪煦煦者謙也。自其科世級，筮京仕，而世固以遠器占之矣。夫離謗而叢譽，積愛而銷嫌，宜美爵之傾赴，胡程促而步殲！矧中壽以未艾，豈景薄于西崦。嗚呼哀哉！百慮非憂，一敬似懼。役肝膽以過勤，召膏肓而自崇。方簡服之來隆，勇丐外以迭試。易章貢于宣城，次猶虞其太遽。偉佳兒之擢銓，曾弗寘于忻豫。視外物爲一塵，何死生之足計。庚敲若焚，濤江沄沄，歔其歸舟，翩彼旐旛。我酹我哀，匪直鄉枌。《浣川集》卷一〇。

鄉祭盧直院文

嗚呼！闢清華之軌路，挾駿駃而上馳。公收勳于藝籍，蚤挺拔而芳腴。綴明月以爲珮，建舒虹以爲旗。遍窺蓬山之户，分僊鼇禁之扉。紛詞頭之夜下，或慶律而戎機。蓋十擅其六七，何輒出而愈奇。兼牋奏于南宫，涌泉思而沛餘。繄余鄉之前哲，掌帝制其寔稀。儼先陳而後蔡，粲紫橐之相輝。縱窘步而少却，胡奄忽以至斯。每觀公之韞立，信才宏而具宜。事前迎而却拒，理透深而摘微。既燭瞭以鑑裁，亦藪藏而煦濡。杼逸思於篇什，寄餘襟於酒棋。謂此樂之終竟，罄交朋而來期。倏五十以嬗化，悼賀監之莫追。嗚呼哀哉！乞郡委羽之境，築室太玉之坻。使左餐右粥，豐及物之德，而精筆妙墨，富閒居之詞。靡二者之一遂，愬穹蒼而孔悲。想營魂之留衬，陳薄奠以來思。《浣川集》卷一〇。

族祭教忠弟令閤宜人文

嗚呼！潘楊父友，地擅儒門；王謝家秀，天媲隽倫。兩美之合，于古罕聞。展如夫人，懿積采芬。教成桂堂，明經冢婦。其養伊甘，其薦伊楚。相彼夫子，如玉斯組。和以慈物，敏以輯務。煌煌

天閼，著籍以朝。朱幡翠節，介于幩鑣。豈不赫奕，而色靡驕。慶繇順至，天道孔昭。繄世閼陷，雖天莫巧。五福幾矣，維疾是悼。四十二春，半爲治療。有劑萬金，莫覿一效。嗚呼痛哉！某等蔭于蘿蔦，夙稔音徽。娣規姒式，老睠稚依。粤聞告訃，漣泗竢歸。一觴縮酹，妥此輤車。《浣川集》卷一〇。

祭胡夢昱文

嗚呼！元化橐籥，幹流爲神；志士心胸，浩達爲伸。神非爾僭，吉凶在人；伸不我回，賢佞幾塵。嗟嗟季昭，伊國靡家。論議罊洗，肝膽莫鎒。昔者同朝，有驂其驊。觚稜拜舞，星澹月斜。誰招一身萬里。人爲天疑，我窺其神。人爲君咤，我君言，誰斥君死。淮南之諫，平津之詆。南冠到頭，一究其伸。不然，胡不慙君以富貴壽考，而徑殞于瘴江之濱！是故昔賢所以求仁，而先正襲、鄒不以感而易欣者也。自君之行，逐客相繼，沈預議而遭彈，余贈吟而同祟。自嘆數奇，不諉君累。天王聖明，公論首出。雲開南荒，恩沾白骨。君之姱節，允爲國光。匪國之光，抗我三綱。三綱斯張，宇煇宙煌。回首昨遊，夢逾一紀。宦情秋薄，分刺君里。寫哀一酹，芼蘋湘芷。《象臺首末》卷四。

玉山祭男德茂文

嗚呼痛哉！余爲父不明，使朱彦明醫汝，以致此耶？彦明，東山下一賤隸耳，比年以來，人稱其善拯癘疾，所至必結里巷之雄狡者，爲之耳目，以故交口譽之。汝試太學來歸，得病七日已汗，逾三日無故忽再熱。余與婁千三伯丈議之，以爲食傷邪，則飯粥籥合不下咽矣；以爲風耶，則重帷複帳之外未嘗闖首也。婁伯丈治余疾，效應若響。余以其非專科，欲參用一人，而婁伯丈以彦明爲薦，適與衆論合，余俛仰從之。孰知其二證莫辨，兇愎自賢。汝本虛羸，而連進石膏湯，以速汝斃耶。汝既逝之後，旋聞彦明一月之內，殺者三人：南郭之何下洩而歿，以陰爲陽也；新河之李胸結而殂，以陽爲陰也；數日而汝繼之，又復以陰爲陽。豈彦明茫無知見，但遞互懲創，而汝適嬰其鋒耶？汝且死，彦明謂已平復，而謂侍病乳嫗之脉必死。既而皆不驗，明之無術較然矣。嗚呼痛哉！余自病後怔忪，遇事惘惘，惑於衆論，所謂心官不思而蔽者。婁伯丈談辨如雲，率屈其坐人，亦撓而從彼，何耶？豈汝大數有期，如繩斷之必有處耶？抑余獲戾于鬼神，去冬不死，而移禍於汝耶？將彦明汝之怨對，而假手於醫，以殺汝耶？汝之聰敏慈孝，鄉黨知之，朋友知之，姻族共知之。余將勒之堅石以志汝葬，今未暇述也。姑摭余之所恨所悔艾者而告汝：汝夙昔不能飲噉肉，近益衰減，所嗜唯鰕蛄鯖鮝魚。又數齋素，齋則作湯餅麩炙而已。今用汝之所嗜，置之靈几。汝垂絶一紙，光動穎墨，神識了然。豈以

死隔杳冥耶？翩其來臨，對我交慟。嗚呼痛哉！《永樂大典》卷一四〇五二。

祭蔡子重文

世實須才，孰植而培。才必用世，孰控而制。伊余子重，挺空千尋。既克挺之，而陸與沉。學研于心，書以自訂。蚤年辟雍，晏歲葉嶺。夜玩畫繙，今古蘇醒。道信于師，友無間言。亟進非枉，屢黜非愆。將略相謨，題品散傳。水心有「任也甚將相」之句。秣陵之畫，妥江帖淮。伸縮在手，細大殫懷。代匠而斲，固世所排。松川之政，和强悦弱。吏息鼷逃，版絶蠹落。隨錦而製，厥效維卓。嗚呼，跡前之毁，匪哲曷明。繇後之譽，靡凡弗稱。宰路深知，帝聰東在。時將子即，子不時待。嗚呼哀哉。擢第三紀，考纔六書。人劣己優，彼駃此徐。瞻定於山，萬兵弗視。病羈一榻，無故而悸。智行若神，千載可推。死溘半旬，誰匿其知。嗟此性靈，偕嬗而化。矧伊外物，胡可中靶。乃尹赤縣，乃藉金閨。有緋其章，笏象佩魚。哭子不聞，酹子以芻。《永樂大典》卷一四〇五六。

祈雨祝文

天之牖民，稼穡維寶。豐年穰穰，有相之道。今適南畝，維暮之春。既種既戒，永觀厥成。瞻仰

昊天，崇朝其雨。有淒萋萋，則不我阻。暵其乾矣，瞻彼阪田；泉之竭矣，瞻彼溥原。嗟我農夫，云如何里。神之聽之，莫遠具爾。南山朝隮，興雨祈祈。既霑既足，孔惠孔時。神之格思，職競用力。粒我烝民，有實其積。斤斤其明，濯濯厥靈。以享以祀，無不爾或承。《浣川集》卷九。

諸廟祝文

猥以妄庸，來試簿領。竊聞聰明正直，依人而行者，神也。某敢不砥礪，無愧于人，以不失神之所依。唯爾有神，尚克鑑之。《浣川集》卷九。

池頭廟祝文

將母而來，簿領茲邑。維我廬宇，與神爲鄰。公廉勤畏，誓堅此心。神其知之，是用相我。《浣川集》卷九。（以上刁忠民校點）

全宋文卷七〇三五

張　湜

張湜，字清源，號雲谷，單父（今山東單縣）人，寓會稽（今浙江紹興）、武義（今浙江武義）。慶元二年預鄉選，尋以蔭補官。累官主管吏部架閣文字、奉議郎。撰有《會稽續志》、《雲谷雜記》（今皆存）。見《金華賢達傳》卷六。

會稽續志序　寶慶元年三月

《會稽志》作於嘉泰辛酉，距今二十有五年。夫物有變遷，事有沿革，今昔不可同日語也。況城府内外，斬然一新，則越又非曩之越矣。苟不隨時紀録，後將何所攷？昔虞翻、朱育答郡太守問會稽古今事，應對如流，纖悉勿遺，當時但歎其殫洽，殊不知二公皆望人也，其習熟有非一日。湜雖世本中原，僑寓是邦，蓋有年矣。山川風土之詳，人材物産之富，與夫事物之沿革變遷，曩嘗訪聞，兹又目擊，於越事亦粗稔。懼其久而遺忘，輒裒輯而彙次之，總爲一編，曰《會稽續志》。所書固辛酉以

後事，而前志一時偶有遺逸者因追補之，疏略者因增廣之，譌誤者因是正之。異時有問我以越事者，敢執此以謝。寶慶元年三月旦日，梁國張淏序。《會稽續志》卷首，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雲谷雜記跋

嘉定五年二月

予自幼無他好，獨嗜書之癖根著膠固，與日加益。每獲一異書，則津津喜見眉宇，意世間所謂樂事，無以易此。雖陰陽方伎、種植醫卜之法，輶軒稗官、黃老浮圖之書，可以娛閒暇而資見聞者，悉讀而不厭。至其牴牾訛謬處，輒隨所見爲辯正之。獨學孤陋，詎敢自以爲然，以故棄而弗録。他日閱洪文敏公《容齋隨筆》，往往多予所欲言者，乃知理之所在，初何間于智愚哉。而公以「戊」爲「武」，謂司天之諂朱温；以「秋寺雨聲」之句爲李頎所作，怪「賞魚袋」之名不可曉，言玉蘂花至彌旦山野，如此之類，亦疑公考之未詳。深恨其生也晚，不得陪公談麈，丐一言以祛所惑。太息之餘，曩之貯積于方寸間者，于是悉索言之，非敢以千慮一得爲誇，蓋將識所疑，而求諸博聞之士相與質正焉。凡同于《隨筆》者不録。又往歲嘗紀所聞雜事數條，因取而合爲一編，雜然無復詮次，故目之曰「雜紀」。時嘉定歲在玄黓涒灘仲春，單父張淏清源識。《雲谷雜記》卷末，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又見《鄭堂讀書記》卷五四，宣統《武義縣志》卷一〇，《曹南文獻録》卷六三。

跋徐邦憲帖　嘉定七年

紹熙甲寅，予侍先大父還自酉陽，寓居于婺之武義，故寶謨閣待制徐公寔里人也。尚氣節，重唯諾，不妄交于人。一日忽過予，一見之如平生歡，予爲賦詩云：「五花麟駒籋飛雲，鳴珂敲月曙色分。晨光炯炯照玉勒，華風熠熠生衡門。磊磊落落萬人英，氣射斗牛貫九精。筆扛龍文百斛鼎，鯨呿鼉擲風雨驚。英辭琳瑯潤金石，寒芒正色如明星。淫哇亂雅快一掃，英莖韶濩重鏗鎗。質高器大聲必廣，古來才士豈虛名。我嗟壯歲困五窮，終年齷齪文字中。絶編壞簡徒自苦，炊沙鏤水初何功。志高意廣材不足，奴輩豈特笑孔融。龍潛蚖肆亦物理，誰能便與朽腐草廬未必非英雄。天生我材必有用，誰能便與朽腐同。願得側翅附鴻鵠，追風掣電凌太空。」公曰：「是篇置之李賀詩中，誰復能辨？君少年俊邁如此，我當退處一頭地矣。」因是遂爲忘年交。嘉定癸酉，予自龍舒歸，公已出守九江，而數數寄聲問予還期。予時將以所記書傳疑事往質正焉，未果，而公卒。予方痛悼，有以公貳冬官時與龍舒趙使君帖示予，讀之悲益不自勝。趙使君中道易守新安，予不及識之，而楊敬之逢人説項斯之意，似不可忘也。悲夫，天胡爲奪予良友之遽也！九原不可作，予之所疑者誰與折衷之？昔季札以寶劍許徐君，未及獻而徐君死，乃以繫冢樹而去。從者曰：「徐君已死，尚誰與乎？」季子曰：「始吾心已許之，豈以死背吾心乎？」輒以公帖冠之卷首，是亦季子于徐君之意也。嘉定甲戌，張淏書。《雲谷雜記》卷首。又見

艮嶽記〔二〕

徽宗登極之初，皇嗣未廣。有方士言京城東北隅地協堪輿，但形勢稍下，儻少增高之，則皇嗣繁衍矣。上遂命土培其岡阜，使稍加于舊矣，而果有多男之應。自後海内乂安，朝廷無事，上頗留意苑囿。政和間，遂即其地大興工役，築山號壽山、艮嶽，命宦者梁師成專董其事。時有朱勔者，取浙中珍異花木竹石以進，號曰花石綱，專置應奉局於平江，所費動以億萬計。調民搜巖剔藪，幽隱不置，一花一木，曾經黄封護視，稍不謹則加之以罪。斲山輦石，雖江湖不測之淵，力不可致者，百計以出之，至名曰神運，舟楫相繼，日夜不絶。廣濟四指揮盡以充輓士，猶不給。時東南監司郡守，二廣市舶，率有應奉。又有不待旨，但進物至都，計會宦者以獻者，大率靈璧、太湖諸石，二浙奇竹異花，登萊文石，湖湘文竹，四川佳果異木之屬，皆越海度江，鑿城郭而至。後上亦知其擾，稍加禁戢，獨許朱勔及蔡攸入貢。竭府庫之積聚，萃天下之伎藝，凡六載而始成，亦呼爲萬歲山。奇花美木，珍禽異獸，莫不畢集。飛樓傑觀，雄偉瑰麗，極于此矣。越十年，金人犯闕，大雪盈尺，詔令民任便斫伐爲薪。是日，百姓奔往，無慮十萬人，臺榭宫室，悉皆拆毁，官不能禁也。予頃讀國史及諸傳記，得其始末如此，每恨其他不得而詳。後得徽宗御製記文及蜀僧祖秀所作《華陽宫記》讀之，所謂壽山、

艮嶽者，森然在目也。因各摭其略，以備遺忘云。御製《艮嶽記》略曰：「於是按圖度地，庀徒僦工，累土積石，設洞庭、湖口、絲谿、仇池之深淵，與泗濱、林慮、靈璧、芙蓉之諸山，最瓌奇特異瑶琨之石。即姑蘇、武林、明越之壤，荆楚、江湘、南粤之野，移枇杷、橙柚、橘柑、榔栝、荔枝之木，金蛾、玉羞、虎耳、鳳尾、素馨、渠那、茉莉、含笑之草，不以土地之殊，風氣之異，悉生成長養于雕闌曲檻。而穿石出罅，岡連阜屬，東西相望，前後相續，左山而右水，沿溪而傍隴，連綿而彌滿，吞山懷谷。其東則高峰峙立其下，植梅以萬數。緑萼承趺，芬芳馥郁，結構山根，號緑萼華堂。又旁有承嵐、崑雲之亭。有屋内方外圓如半月，是名書館。又有八仙館，屋圓如規。又有紫石之巖，祈真之磴，攬秀之軒，龍吟之堂。其南則壽山嵯峨，兩峰並峙，列嶂如屏，瀑布下入雁池。池水清泚漣漪，鳧雁浮泳水面，棲息石間，不可勝計。其上亭曰噰噰，北直絳霄樓。峰巒崛起，千疊萬複，不知其幾十里，而方廣兼數十里。其西則參术、杞菊、黄精、芎藭，被山彌塢，中號藥寮。又禾麻、菽麥、黍豆、杭秫，築室若農家，故名西莊。上有亭曰巢雲，高出峰岫，下視羣嶺，若在掌上。自南徂北，行岡脊兩石間，綿亘數里，與東山相望，水出石口，噴薄飛注如獸面，名之曰由龍淵、濯龍峽，蟠秀、練光、跨雲亭，羅漢巖。又西，半山間樓曰倚翠，青松蔽密，布于前後，號萬松嶺。上下設兩關。出關，下平地有大方沼，中有兩洲，東爲蘆渚，亭曰浮陽；西爲梅渚，亭曰雲浪。沼水西流爲鳳池，東出爲研池。中分二館，東曰流碧，西曰環山。館有閣曰巢鳳，堂曰三秀，以奉九華玉真安妃聖像。東池後結棟山下，曰揮雲廳。復由嶝道盤行縈曲，捫石而上。既而山絶路隔，繼之以木棧，倚石

排空，周環曲折，有蜀道之難。躋攀至介亭，此最高，于諸山前列巨石凡三丈許，號排衙。巧怪巉巖，藤蘿蔓衍，若龍若鳳，不可殫窮。麓雲、半山居右，極目、蕭森居左。北俯景龍江，長波遠岸，彌十餘里。其上流注山間。西行潺湲爲漱玉軒。又行石間爲鍊丹亭，凝觀、圖山亭，下視水際，見高陽酒肆，清斯閣。北岸萬竹蒼翠蓊鬱，仰不見天，有勝雲菴、躡雲臺、消閒館、飛岑亭，無雜花異木，四面皆竹也。又支流爲山莊，爲回溪。自山蹊石罅搴條下，平陸中立，而四顧則巖峽洞穴，亭閣樓觀，喬木茂草，或高或下，或遠或近，一出一入，一榮一彫。四面周匝徘徊，而仰顧若在重山大壑、深谷幽巖之底，不知京邑空曠坦蕩而平夷也，又不知郛郭寰會紛萃而填委也。真天造地設，神謀化力，非人所能爲者。此舉其梗概焉。」祖秀《華陽宮記》曰：「政和初，天子命作壽山、艮嶽於禁城之東陬，詔閹人董其役。舟以載石，輿以輦土，驅散軍萬人築岡阜，高十餘仞。增以太湖、靈壁之石，雄拔峭峙，功奪天造。石皆激怒觸觸，若踶若齧，牙角目鼻，首尾爪距，千態萬狀，殫奇盡怪。輔以磵木、瓌藤，雜以黄楊、對青，竹蔭其上。又隨其斡旋之勢，斬石開徑，憑險則設磴道，飛空則架棧閣，仍于絶頂增高樹以冠之。搜遠方珍材，書盡天下蠹工絶伎而經始焉。山之上下，致四方珍禽奇獸，動以億計。猶以爲未也，鑿池爲溪澗，疊石爲隄捍，任其石之怪，不加斧鑿。因其餘土，積而爲山。山骨暴露，峰稜如削，飄然有雲姿鶴態，曰飛來峰，高於雉堞，翻若長鯨。腰徑百尺，植梅萬本，曰梅嶺。接其餘岡，種丹杏、鴨脚，曰杏岫。又增土疊石，間留隙穴，以栽黄楊，曰黄楊巘。築修岡以植丁香，積石其間，從而設險，曰丁嶂。又得頽石，任其自然，增而成山，以椒蘭雜植于其

下，曰椒崖。接水之末，增土爲大陂。從東南側柏枝幹柔密，揉之不斷，葉葉爲幢，蓋鸞鶴蛟龍之狀，動以萬數，曰龍柏坡。循壽山而西，移竹成林，復開小徑至百數步，竹有同本而異幹者，不可紀極，皆四方珍貢，又雜以對青。竹十居八九，曰斑竹麓。又得紫石，滑浄如削，面徑數仞，因而爲山，貼山車立。山陰置木櫃，絶頂開深池，車駕臨幸，則驅水工登其頂，開閘注水，而爲瀑布，曰紫石壁，又名瀑布屏。從艮嶽之麓，琢石爲梯，石皆温潤浄滑，曰朝真磴。又于洲上植芳木，以海棠冠之，曰海棠川。壽山之西，別治園囿曰藥寮。其宫室臺榭卓然著聞者，曰瓊津殿、絳霄樓、緑萼華堂。築臺高千仞，周覽都城，近若指顧。造碧虚洞天，萬山環之，開三洞爲品字門，以通前後苑，建八閣亭于其中央。榱椽窗楹，皆以瑪瑙石間之。其地琢爲龍礎，導景龍江，東出安遠門，以備龍舟行幸。東西擷景二園，西則溯舟造景龍門，以幸曲江池亭。復自瀟湘江亭開閘通金波門北，幸擷芳苑。隄外築壘衛之，瀕水蒔絳桃、海棠、芙蓉、垂楊，略無隙地。又于舊地作野店麓，治農圃，開東西二關，夾懸巖，磴道隘迫。石多峰稜，過者膽戰股栗。凡自苑中登羣峰，所出入者此二關而已。又爲勝遊六七，曰躍龍澗、漾春陂、桃花閘、雁池、迷真洞。其餘勝跡，不可殫紀。工已落成，上名之曰華陽宫。然華陽大抵衆山環列，于其中得平蕪數十頃，以治園圃，以闢宫門。於西入徑廣于馳道，左右大石皆林立僅百餘株，以神運、昭功、敷慶、萬壽峰而名之。獨神運峰廣百圍，高六仞，錫爵盤固侯，居道之中，東石爲亭以庇之，高五十尺，御製記文，親書，建三丈碑附于石之東南陬。其餘石或若羣臣入侍帷幄，正容凛若不可犯，或戰栗若敬天威，或奮然而趨，又若傴僂趨進，其怪狀餘態，娱

人者多矣。上既悦之，悉與賜號，守吏以奎章畫列于石之陽。其他軒榭庭徑，各有巨石，棋列星布，并與賜名。惟神運峰前巨石以金飾其字，餘皆青黛而已，此所以第其甲乙者。乃命羣峰，其略曰朝日、升龍、望雲、坐龍、矯首、玉龍、萬壽、老松、棲霞、捫參、衙日、吐月、排雲、衝斗、雷門、月窟、蹲螭、坐獅、推青、凝碧、金龜、玉龜、疊翠、獨秀、棲烟、躑雲、風門、雷穴、玉秀、玉寶、鋭雲、巢鳳、雕琢、渾成、登封、日觀、蓬瀛、須彌、老人、壽星、卿雲、瑞靄、溜玉、噴玉、蘊玉、琢玉、積玉、疊玉、叢秀。而在于渚者曰翔鱗，立于涘者曰舞仙，獨踞洲中者曰玉麒麟，冠于壽山者曰南屏小峰，而附于池上者曰伏犀、怒猊、儀鳳、烏龍，立于沃泉者曰留雲、宿霧。又爲藏烟谷、滴翠巖、搏雲屏、積雪嶺，其間黄石仆于亭際者曰抱犢天門。又有大石二枚，配神運峰，異其居以壓衆石，作亭庇之。寘于寰春堂者曰玉京、獨秀、太平巖，寘于緑萼華堂者曰卿雲。萬態奇峰〔一〕，括天下之美，藏古今之勝，于斯盡矣。靖康元年閏十一月，大梁陷，都人相與排墻避敵于壽山、艮嶽之顛。時大雪新霽，丘壑林塘，傑若畫本，凡天下之美、古今之勝在焉。祖秀周覽累日，咨嗟驚愕，信天下之傑觀，而天造有所未盡也。明年春，復遊華陽宮，而民廢之矣。」《艮嶽記》，民國四川存古書局刊本。又見《汴京遺蹟志》卷四，宛委山堂本《説郛》卷六八上，《古今説海》卷一一八，《名山勝概》，乾隆《祥符縣志》卷四。（以上祝尚書校點）

〔一〕此篇底本間有缺字，均據《汴京遺蹟志》補，不再一一出校。

洪　侃

洪侃，鄱陽（今江西鄱陽）人，适孫。淳熙間爲承務郎，監建康户部大軍庫門。嘉定二年，丞富陽。後通判建寧。寶慶間爲朝散郎，判徽州。見周必大撰《洪文惠公神道碑銘》（《盤洲文集》附録），正統《富春志》卷二，弘治《徽州府志》卷四，嘉靖《建寧府志》卷五。

富陽縣丞廳記

丞廳自韓文公記藍田之後，雖以文鳴者不能復容其喙。柳州武公之作，視之已有間矣，況後人哉！余兄子雲頃丞宣城，嘗作壁記，吾家野處翁以爲犯不韙，且作文以訓子姓，余蓋具聞其言。嘉定改元之明年〔一〕，來丞富春，念邑雖褊小，爲今日京兆屬城，求前人名字，得陳君岷乾道丁亥所刻木本於壁間，歲月易久，日就剥落，將不復可攷矣。於是取而壽之石，因書前事，以示不敢作記之意。甲子十有一月甲子日，鄱陽洪侃書。正統《重修富春志》卷二，正德十六年刻本。（尹波校點）

〔一〕嘉定：按文末署「甲子十有一月」，查嘉定無甲子年，而嘉泰四年正爲甲子，二者必有一誤，疑此「嘉定」乃「嘉泰」之誤。

安癸仲

安癸仲，字北望，廣安（今四川廣安）人，安丙子。嘉定十二年知果州，以功爲朝請大夫、直華文閣、主管宣撫司機宜文字。紹定初知資州。累官至太府少卿、總領四川軍馬錢糧。見《平齋文集》卷二二，《宋史》卷四〇二《安丙傳》，光緒《廣安州新志》卷三九。

卜葬先塋記

己卯冬十有一月甲辰，不肖子癸仲丁先妣齊國夫人大喪，時方多艱，未克葬。後二年辛巳冬十有一月，先君守宣撫、太師、國公隨亦薨背。明年壬午，既卒哭，則載墓師與親友之來會哭者，將窮晶然橫亘之陽以葬。忽望見大山之下，起峰突然，中有三畝餘地，獨鮮潤可貴，亟往，抵龜而卜之。進士王震、趙大榮從旁合而言曰：「善斯卜也，是所謂名山大川，還萬古英靈之氣者。」乃具畚鍤，日飯二百尾黑牯，下取巨石，百堵并興，幾用二年之力，始成墳葬。前後凡三北而三修，至甲申之春正月己酉，始克葬我先太師國公。甲子〔一〕，母宜人鄭氏卒。癸仲時守資中，垂滿，因請持服，歸襄先夫人暨鄭宜人。明年乙丑夏四月景午〔二〕，始克大葬。而即還之日，天色改容開霽，弔者塞途，因得

以逸緩葬之罪。然以此力荷興墓前階石之既穸者〔三〕，無微不至，勞費非所惜也，而區區所遭之艱，用力之苦，亦固有人所不堪者矣。幸自人謀而定焚鹿，犯柏而自盤口，是石者没若有靈，豈亦獨不念哉！以下闕。光緒《廣安州新志》卷三九，民國十六年重印本。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九二。

〔一〕甲子：按此與上文所叙干支次序不合，疑當作「戊子」（紹定元年）。

〔二〕乙丑：疑當作「己丑」。

〔三〕此句不通，文義亦不相屬，疑「墓」字以下有脱文。

女寶孫壙銘

寶孫，安氏子也，故四川宣撫使、贈少師、武威公之孫，朝請大夫、直華文閣癸仲北望之女。母宜人馮氏；外祖故朝請大夫、知金州使也。初，武威公以嘉泰甲子解隆慶郡丞，寓家寶峰下，是歲冬十有二月己酉，寶孫生，因以寶字之。寶孫既生，而乃祖除知大安之命下，故尤鍾愛焉。凡鍼縷女紅之事，一試即精，天資雅静，視珠翠金玉泊如也。嘉定癸未夏五月景寅，忽得喝疾，匆遽以卒。會卜以明年正月己酉葬我先公於晶山之麓，念公自將貴至於薨背，與此女子實爲始終，乃窆於其翁之側而祔焉。時十二月之十六日也。是爲銘。光緒《廣安州新志》卷三九。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九二。（以上尹波校點）

葉孝錫

葉孝錫，興化軍莆田（今福建莆田）人。紹熙元年登進士第，歷官秘書郎、教授。見《後村集》卷一，雍正《福建通志》卷三四。

南海百咏序

境以詩名，在在皆詩也。境之近遠，則東日下、西王母、南北户、北觚竹不足以喻其垠岸，而《南海百咏》又特其境之寓者耳。詩境方君來尉番山，剜苔剔蘚，訪秦漢以來數百年莽蒼之跡，可考者百，而綴以詩，可見胸中之磊落。使其乘飛廉、憑豐隆，翱翔乎氛埃之上，登崑崙絶頂，凌閶闔，扣玉壺，憩轡乎扶桑之根，以觀日之所出，方壺員嶠，横陳浩蕩，長麗裔皇，絡其來御，下視齊州，不啻紅塵九點，則境中之詩，又可勝既耶！莆田葉孝錫於是特書其百篇之首。時今上躬耕藉田之明年三月既望。《南海百詠》卷首，《宛委别藏》本。（楊世文校點）

全宋文卷七〇三六

鄭清之一

鄭清之（一一七六——一二五一），字德源，初名燮，字文叔，別號安晚，鄞縣（今浙江寧波）人。少從樓昉學，能文，登嘉定十年進士，調峽州教授。理宗即位，授諸王宮大小學教授，遷宗正寺丞。寶慶元年，遷起居郎，二年權工部侍郎，進給事中。紹定中，遷翰林學士、知制誥、參知政事，累官至右丞相兼樞密使。端平中拜左丞相兼樞密使。歷封申國、衛國、越國、齊國公。淳祐十一年卒，年七十六，追封魏郡王，謚忠定。著有《安晚堂詩集》六十卷（今殘存七卷）。見劉克莊《丞相忠定鄭公行狀》（《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七〇），《宋史》卷四一四本傳。

中書令管城子毛穎進封管城侯制

造書代結繩之政，孰與圖回？將軍拔中山之豪，式隆任使。載疇爵秩，庸賁時髦。中書令、管城子、食邑若干户、食實封若干户毛穎，美秀而文，神明之胄，本長生於月窟，亦分配於日辰。何特顯

於秦漢之間，蓋自別於衛聃之裔。記夙標於明視，得而稱焉；昔見逐於韓盧，非其罪也。俾歸掌握，爰布腹心。簡牘是資，拔一毛利天下；文明以化，知百世俟聖人。通篆籀於古今，公《春秋》之褒貶。自蒙恬始資其用，至韓愈復傳其功。博學强記，無以尚之；殫見洽聞，有如此者。難嘗賜湯沐之邑，未能展摹畫之規，賞不酬勞，位宜稱德。爰剖丹書之券，大開孤竹之封，期益廣惠施之五車，毋但樂渭川之千畮。分土壤黑，勒勳汗青。於戲！萬里封侯，豈效昔賢之投筆；三朝受籍，適觀寰宇之同文。往盡乃心，毋替朕命。可進封管城侯，依前中書令，加食邑若干户、食實封若干户。《文房四友除授集》，百川學海本。

石鄉侯石虛中除翰林學士誥

敕：朕恢張文治，搜攬奇材。石崖可磨可鐫，挺生國器；王言如綸如綍，允藉詞源。載嘉鳳咮之姿，庸陟鼇扉之選。石鄉侯石虛中温潤而縝密，重厚而剛方，風範端凝，面目嚴冷。巧匠斲山骨，剖元化之精英；擲地作金聲，露斯文之圭角。廉而不劌，澤乎其容。對冰壺以雙清，陋肉食之無墨。圓成規，方成矩，凛若通才；磨不磷，涅不緇，屹然雅操。披拂則管邑中令，切磋則上林客卿。秦徒引重於陶泓，唐始見推於薛稷。毋抱端溪之璞，盍呈孔席之珍，聘以寶奩，登之書府。磨厲以須王出，提挈而當案前。期鍊色以補天，豈研朱而滴露。日高丈五，影動磚花；夜草制三，風生玉著。若寶儀

之清以介，與楊億之勁而剛。是以似之，予其潔也。於戲！徒得君重，文章騰萬丈之光；其代予言，號令有三代之烈。勉加灑濯，式副簡求。可依前石鄉侯，除翰林學士。《文房四友除授集》。

陳玄除子墨客卿誥

昔李斯學於荀況，爲秦客卿，尊寵委任之，乃焚書坑儒，自畔於孔氏，罪不勝誅。爾與毛穎、陶泓之儔，娛侍始皇，乃能黽勉蓋覆，知黑守白，迄全博士書，不至煙滅。魯共王得科斗文字，寫之竹簡，亦與有力焉。遂使百王文物，如五采章施後世，炳然目擊，其有功於名教甚大，與李斯異矣。然則傳千古文章之印，有三代號令之風，磨以歲月，賁飾聖世，其效可殫紀耶？俾陞棘列之光華，實亦松階之積累。宜戒成蠅之誤，務滋脱兔之毫。往欽乃司，毋乏吾事。可除子墨客卿。《文房四友除授集》。

楮知白詔

朕讀司馬遷《史記》，知楮先生名舊矣。想其議論風采，恨不同時。卿養素林下，潔己不汙，操行砥平，襟量寬博，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凡古今治忽、人物賢不肖，納納容受，豈若輕兼，有窘邊

幅。且學貫九流，事窮千載，六經百氏，靡不該洽，可謂博學多識之士矣。朕稽古之暇，富於著述，方與毛穎、陶泓、陳玄三人者，朝夕從事，獨卿懷長才，以傭書自給，浮湛市肆間，人情番薄，堅忍不顧。雖宋人之刻，蔡倫之造，玉雪楚楚，曾不與易，豈老於世故，猶有結繩之風歟？其亟就公車，與衆賢雜遝而進，以抒心畫，以展素蘊，用騰洛價，毋鬱剡藤。故茲詔召，想宜知悉。《文房四友除授集》。

乞將史衛王配享寧宗奏劄

臣竊觀古今天下之事，不早正於一時，而貽患於數世者，獨見之主憂國辱之臣，所當深思而逆慮之。國家自肇造以來，聖君代生，賢后世出，太祖太宗兄弟相遜，高宗、孝宗父子相遜，此于堯舜僅見而三代所無有也。是以家法治法遠過前代，相臣將臣謹守忠節。迨至元祐，哲宗御極，宣仁臨朝，母子之間，初無異意，新法之改，實當人心，亦神宗之素志也。未幾而小人甚之，倡爲紹述之説，自詭援立，厚誣先朝，遂致京、黼交毀我室，豈真風雨漂摇之變哉！蓋當是時，正人□□，國無仁賢，不能早正明辨，絶履霜堅冰之漸，弭束蘊燎原之害。靖康噬臍，亦何及矣。恭維藝祖皇帝在天之靈，系隆正統，使孝宗既作于前，而陛下復啓于後，萬世無疆之休，方自此始。初潛之建繼照，雖出于寧考之定見，陛下之無心，而實基于故相史彌遠之忠慮，培根沃膏，非一日矣。至於茂陵憑几，慈聖垂

簾，當中外危疑之時，有風雨呼吸之悲，乾龍御天，朝野愛戴，直頃刻間耳。所謂垂紳正笏，不動聲色，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彌遠有焉。使事幾未判之前，有毫髮幾微之露，將如李泌所言，必有就舒王求定策之功者。臣自聆彌遠淨慈佛閣之言，橫經潛邸，日夜兢業，惟恐於魔寐泄之。況是時臣於濟府講官盧子章並居，臣恐其密有啓白，俾臣男易服來往於濟門之外，伺察動靜，忽以赫遞報濟，將入禁中，已促前馬矣。彌遠亟遣人諭以朝廷方舉行奏告禮，不宜深夜駭驚睹聽，濟乃掩關就寢，彌遠始獲一意區處。詰旦，事節懼有屬垣者，即撤去屏障。今四面洞然，就坐中堂，儗定進封節次指揮，討論垂帷典故，商確詔文語意，雖韋蠅莫知也。曉鐘動，彌遠趨朝如常時，密疏椒房集禁，乞於簾前有所陳説。既見，力請舍昏立明，以決大計。慈聖答曰：「此先帝素志也」。當時簾前所奏之語，臣嘗見彌遠録本，自合進呈，付之史館，而彌遠以言功爲嫌，止藏於家。臣端平去國，乃有忌賢嫉功之相，誘他執政子鑿空傅會，妄飾甌函，夤緣以進。而宿姦詭智又爲之羽翼，誣言簧鼓，聖聽雖聰，一時之褒贈，不顧百世之是非，亟取正史，勒之事實，歸功政地，使彌遠若無預者。臣嘗觀《時政記》，無一語及當日時事，爲之短氣拂膺而衝冠也。韓愈有云：「天地神明，昭布森列，不可誣也。」代邸一節，在下者獨彌遠、宅之與臣知之，而謂執政先時與聞者，實爲欺天罔人之説。陛下篤念彌遠，豈以私恩爲哉！蓋安家所以寧天下，存我所以厚蒼生。聖明嗣歷，乃洪宋億萬年之統，翳誰力是賴？霍光雖非伊尹偶，而後日稱之必曰伊、霍，以其事同也。彌遠已没，宅之又亡，臣今日既無狗情締交之嫌，獨有憂深思遠之慮，不早辯之，則異日使巴陵之邪黨復祖紹聖之故智，變亂白黑，巧飾異論如邢

恕輩，覆出爲虐，我國家豈堪再壞耶？臣爵位已極，光陰無幾，凡世間事一無覬覦，獨以國事爲意，出於一念之烈，有不能自默者。《平淮西碑》不言李愬功，一軍士猶能訴之，臣受國厚恩，具知始末，可不直書其事爲陛下告？欲望聖慈以前日所親歷者隱之於心，驗之以事，明紹統之公義，略報德之私嫌，特降御筆，以故相史彌遠配享寧宗廟廷，取嘉定末年國史從公釐政，以正《春秋》謹始之元，以圖紹興誣上之禍，宗社幸甚！《安晚堂集輯補》，四明叢書本。

進讀仁皇訓典言祖宗仁厚英明奏

淳祐五年

仁祖之仁厚，發爲英明，故能修明紀綱，而無寬弛不振之患；孝宗之英明，本於仁厚，故能涵養士氣，而無矯勵峭刻之習。蓋仁厚、英明二者相須，此仁祖、孝宗所以爲盛也。《宋史》卷四一四《鄭清之傳》。

論敬天之休難疏

敬天之怒易，敬天之休難。天怒可憂而以爲易，天休可喜而以爲難，何哉？蓋憂則懼心生，懼則怒可轉而爲休；喜則玩心生，玩則休或轉而爲怒。《宋史》卷四一四《鄭清之傳》。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

一三，《安晚堂集輯補》。

東漢詔令序　紹定六年八月

迂齋先生樓公，四明儒碩也。其文祖韓、柳，其學尊濂、伊，其論議辯博，步趨於老泉、坡、潁間。平時游意藝苑，采擷會粹，動有程式。朝華夕秀，部居條流，如匠石觀於郢林，凡杗桷杙楹、方圓修短，默計而潛蓄之。斧斤一入，了無遺材。其用力於古史，若《東漢詔令》，網羅散軼，輯成一書，特其刃餘耳。然足以彰炎國之盛治，備昭代之華典。久未鏤傳，日者東粤帥卿程公以無垢先生《語》、《孟解》摹本寖泐，易而新之，且亟見遺，因還書，慫以前説録其副往。公雅敬前修，思惠後學，必能出帑餘，刊善本，布之同文之世，俾觀者知文章爾雅不獨專美於西都云。紹定癸巳中秋日，門人通奉大夫、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鄭清之謹識。《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一二。

太上感應篇至言詳解序　紹定六年四月

臣竊觀大《易》一書，包羅天地萬物之變，而自始至終稱必者僅四語：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曰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曰陰疑於陽，必戰。陽則爲善、爲君子，陰則爲

不善、爲小人。自古及今，天下治亂不一端，人物賢否不一律，而所以爲治亂賢否之分者，善惡而已。至於善積而慶鍾，惡稔而殃集，感召之機，隨觸而應，施報之跡，以類而從，則曰：非我也，天也。夫虧盈益謙，消息之理也，天非有所厚薄而增損焉；栽培傾覆，逆順之勢也，天非有所好惡而予奪焉。視聽明威，非禍福驚動之也。行乎於己，則效著於物；過萌於心，則咎形於事。此作而彼應，有不期然而然。《易》之所謂必者，蓋善惡報應之際，斷虖其不可易。此《感應篇》之所繇作虖！恭惟皇帝陛下聖性高明，英姿凝厚，而加以問學緝熙之功，故能取善如舜，拜善如禹，夙夜行善如宣王。一言之善無不聽，一事之善無不爲。臣曩歲獲侍龍潛之講，視聽言動，稔於朝夕，好惡取舍，窺所趨鄉，蓋未嘗一息不出於善也。勸誦之暇，汎及它書，或未經見，必立致之。是以經史之外，雖百家雜說，有片善可觀者，靡不采訪。一日，語及善惡之報，因謂李昌齡所註《感應篇》該貫殫洽，信而有證，亦可助教化者。翼日講畢，則是書已列几間。蓋平時汲汲於尊所聞類如此。太一宮舊有摹本，轉假留外，燬於辛卯。鑑義臣胡瑩微再謀鋟梓，遂語以李註，引事以爲證，乃傳也。將欲述贊以明理，庶幾涓埃之助，日力困於應酬，期年而未償。去歲冬，得目眚甚異，伏而思之，未省貽譴造物者。偶記高邁長明燈頌事，念有負於《感應篇》贊久矣，亟齋心研思，日裁數章，疾良已。既以授藥宮，刊未竟帙，幹辦御藥臣陳洵益因醮祭見之，銳於進善，即以奏呈。聖語有曰：「諸惡莫作，衆善奉行，乃是書之大要。」可謂簡而切，坦而明矣。且御書二語冠諸篇首，得日賜禁錢百萬助工墨費，不日而成。異哉！祝融回禄之相是書也，即燼而大顯，暫逸而永存。太上

立言，閱千百載，未聞表章於昭代者。今簡在聖心，見之行事，布諸天下之耳目，何其偉歟！夫善必有慶，惡必有殃，小人之必召亂，猶陰疑於陽之必戰，不可逭已。是書所主，不過致嚴於善惡、君子小人之間，與大《易》同指。傳則隨事以稽驗，贊則援理以推廣，又將以善誘習俗，使皆爲遷善遠罪之歸。其有徼福而爲善，懼禍而不爲惡，利行勉行，皆足以助賞罰之所不及，亦神道設教之意云。紹定癸巳孟夏吉日，通奉大夫、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臣鄭清之拜手恭書。《太上感應篇至言詳解》卷首，宋刻本。

黄大受露香拾稿跋

淳祐元年五月

杜審言、黄亞夫之詩，皆因其後顯，文章有源委哉！南豐黄君伯厚仕于鄂，以詩鳴，搜冥抉微，時茁新意，不肯爲籬下語。暇日，出一編詩，讀之，如行澗谷，秋空月曉，松竹策策有聲，余固異之。已乃知其先君子之作，源委深長矣，而再世屈于右階。會有知王適者，其勿督過一丁字。淳祐改元夏五吉日，洞霄散吏鄭清之書。《江湖小集》卷六四。又見《兩宋名賢小集》卷二六六，《安晚堂集輯補》。

少游留題龍井跋

坡仙至錢塘，特與辨才師爲世外交。師歸老龍井，坡爲作《二老亭》詩，一時名勝多與之遊，瑰詞藻翰，衣被泉石，至今枯槎斷壁間，奕奕飛動。獨少游記文得元章書，二妙相輝，宜耀不朽。而寺失其傳，好事者悶然不滿。紹定己丑，得真蹟於户書胡公槐，印以他米書不謬，每念鑱之寺中，以苴放軼。一日，語京尹趙公。公斂衽曰：「前賢之勝韻不續，實遺吾邦羞，寺於何有？」亟訪堅珉刻之，且捐錢百萬，畀住山宗炳建樓植鐘，新緇宇之敝，於是龍井之勝若前賢之嫩，如創見然。余每愛少游「支筇步月敲辨才門，夜半清語，殆非人間世」。今留題中寫澗谷經行，登危憩寂之境，衝烟破暝之態，溪潺林影斷續隱見，雖善畫不能及。題識猶爾，況記乎！雖然，微尹公好古博雅，則斯記未必遇，雖遇未必遽赫然在人目。余幸記之遇顯之速也，於是借石咫書其顛末。《咸淳臨安志》卷三七。又見《淳祐臨安志》卷九，《安晚堂集輯補》。

題御書真武讚　淳祐六年七月

真聖觀在城南六和塔之側，寶慶二年道士江師隆創。《真武讚》，今上皇帝御製御書，其詞曰：

「於赫真武，啓聖均陽。克相炎宋，寵綏四方。累朝欽奉，顯號徽章。其右我宗社，萬億無疆。」臣恭惟皇帝陛下嚴恭寅畏，惟典神天。如鼓應桴，有禱斯格。真武聖靈於國家福祐最顯，禁中尊奉，端自前朝。陛下加以徽稱，讚以天筆，海内莫不知所敬仰。臣於龍山真聖觀因睹鑑義江師隆所藏真武聖像，神采雄毅，意非吴道子不能作，遂俾刻石。洎摹本上進，蒙御書聖製讚於上方，於以傳示萬世，與國同休。淳祐六年七月吉日，少師、奉國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兼侍讀、越國公鄭清之恭書。

《臨安志輯逸》卷八，武林掌故叢編本。又見《咸淳臨安志》卷四二，《安晚堂集輯補》。

跋太宗行書蔡行敕

淳祐六年三月

此卷乃太宗皇帝御筆敕一道，蓋不允蔡行辭中書省事者。覩兹字畫飛動，若虎踞龍騰，風雲慶會，正以見聖天子生知不測，遠異常流。當時在廷之臣，得之爲至寶。中書公非問學忠勤有素，曷承寵錫若是哉！誠金玉錦繡，奚足比美！蔡氏子孫，當知其所重，永寶其藏。用是書之，以誌景仰云。

《珊瑚網·書録》卷三。

元照律師開元寺戒壇誓文跋　嘉禧三年九月

佛、人、我，一性也；戒、定、慧，一法也。因法入性，三無差別，萬法錯陳，戒爲樞户，是故佛祖由此門入。一切衆生能持戒心，履戒行，漸次成就，不失本心，不墮惡道，由此精進，定慧現前，三明六通，何遠之有！鈍根劣想，始勤終懈，中道而盡，與不戒同，此末法之世。所以大善知識以戒爲大寶珠，一切衆生以戒爲菩薩道，簡而易見，要而易守，不斷佛種，入佛知見者，其唯戒乎？今觀照律師作大誓願，建立戒壇，其言深切，其意勤懇，示後學、勸來世者至矣。四明號爲佛國，而照公之真蹟具存，可寶也已。湖心龍律師得之，以示余，因書此紙以歸之。嘉熙己亥季秋初吉，安晚居士鄭清之〔一〕。《芝苑遺編》卷中，續藏經第二編第十套第三册。

〔一〕晚：原作「脱」，徑改。

理宗御書昭勳崇德閣扁記

紹定元年十一月癸巳，制詔翰林學士臣鄭清之，以昭勳崇德閣成，宜書其事於石。臣恭惟皇帝陛

下誕膺峻命，憲章鴻烈，翼翼兢兢，思懋厥紹考。嗣位之元，顧二三大臣曰：「洪惟前寧人，貽則垂裕，規閎矩修，予曷敢不迪！有未輯者，其議來上，亟緒成之。」既而太常禮官舉嘉定表章勳臣之旨以聞。皇帝曰：「都，來汝相臣，汝爲世臣，協心同德，保乂我宗社，丕續光於文人。其輔朕，祗遹先志，式予前朝股肱之美，以昭不朽。維爾先正亦寵嘉之。」於是少師、右丞相臣彌遠奉俞咨，閱故府，凡以功宗作元祀，自韓忠獻王趙普，至郟文定公葛郯，合文武二十有三人。爰即頌臺建傑閣，省像登繪。洎寶慶二禩八月告成，賜名「昭勳崇德之閣」。親灑宸奎，揭以珍扁。八法端麗，雲漢昭回，煌煌乎纘述之鉅典，激勸之曠儀，弗可尚也。臣幸以鉛槧末學待罪北門，鋪宏休，對顯命，職也，敢拜手稽首而言曰：自古先民，遭時致主，匪功之難，德其功實難。唐虞揖遜，恭己致平，誰歟贊襄？臯、夔、稷、契，商周繼世，創業守文，誰歟佐佑？伊、傅、周、召，峨弁端毂，雍容治朝，而奮庸紀績，彪炳典誥，皆篤實之光發於事業。降及漢、唐，依乘風雲之士，殫智畢勇，以功著見，固不乏人。然書盟勒籍或隳，厥於勳德之難并若此。惟深純博大之器，而濟之雄剛應變之略，卓犖奇偉之姿，而居以忠實匪懈之志，靜以蓄德，而動則爲功，人材渾成，體周而用廣，追唐虞、儷商周，跨漢軼唐者，惟我朝爲然。竊觀五代之季，疆宇龐裂，人物窳陋。太祖皇帝更造人極，洒濯多士，烝髦籲俊，雷奮雲合，豐芑涵濡，燕及累世。聖作明述，垂三百年，造區夏，登太平，恢中興，代有顯庸，流芳無極。雖祖宗禮隆恩厚，夐異前代，而諸臣之所自致，有不徒以功名稱者。論相業則培立國之仁，語將略則本止戈之武，固人心於綴旒，維帝業於帶礪，宏度淵識，莫可涯涘。至若擁立元嗣，坐

鎮危疑，以措天下泰山之安，輔成潛德，決定大計，以續聖代無疆之緒，又皆忠貫日月，功塞宇宙，而謙抑韜晦，身名俱榮，非德之鉅者，勳必全歟？緊昔褒功之典，法形貌，書官爵氏名，考其顛末，事多遺恨，猶以憑籍寵靈，風示民宇。矧如今日，丕視功載，麗臣碩輔，忠烈純白，卓然爲世標表，尊崇昭顯，輪奐翼如，丹青炳如，與國之禮樂憲度相爲無窮。凡爾臣工，顧瞻遐想，欽乃攸則，思紹阿衡之美，式周公之訓，以長我王家，兹惟休哉！臣既叙其梗概，作而歎曰：大哉列聖之澤乎，而寧宗發之！懿哉寧宗之志乎，而陛下成之！誕敷隆指，兼舉勳德，以章既往而厲方來，視麒麟凌烟之繪，溟涬然弟之矣。《詩》不云乎：「維其有之，是以似之。於千萬年，永永無斁。」《咸淳臨安志》卷六。又見《安晚堂集輯補》。

全宋文卷七〇三七

鄭清之 二

雙井記

水于天壤間無所不通，然有聚焉，有會焉。舍江右湖，湖濱江岸，湖之泉皆有所麗而不克以自立。方雨盈于澮，瀑飛于山，濯烟嵐而走塵陌，汪洋衍肆，可潤而瀦，可瀆而注，可泜而環也。至于遥岑不雲，平畦斷遂，水之行乎地中者，江湖實驅而有之。或未旱而綆汲匱，雖靈山福地不免焉。净慈爲寺，甲于杭，負山面湖，出清泚而膠渌净，宜若不啻于泉也。而鯨鯨擊鼉，千衲頤哺，齋盂茗椀，漱風嚥月，搰搰乎晨夕之供。水之畔湖，而私于井者不給，則取餘于湖，山君恧焉。法薰之來，馭禪以律而梵築嚴，約衆以己而緇計裕，增舊濯新，無一或闕。定餘，周視其庭，慨然嘆曰：「美哉！山虖之有斯刹也，而猶病于汲。」以錫扣地而祝曰：「井于斯，泉于斯。」衆粲然笑，謂：「是信有泉耶？」薰弗爲畫，亟召工具畚鍤，剷佛殿之前隙，爲

雙井對峙，未尋而液，未丈而淄，及泉而瀆涌，既甓而泓渟，不與時虧溢，胥異之。噫！斯泉之所以異者，涵翠麓之寒清，竅靈源而獨出，非假道于江而借資于湖也。其潛也如遁，其見也如期，深以蓄其德，高以下其施，其猶特立之君子而能擇其人者歟〔一〕？是可尚已。薰復崇二亭以賁其上，而謁記于予。予辭曰：「孤山六一泉，實歐、蘇惠勤之勝迹，故以泉名于湖。茲泉也，固非偶然者，若重以記，無嫌自詭于先賢乎？」薰曰：「天一生水而地以六成之，蓋未始無配，吾將進雙井而友六一，則孤山之泉不孤矣。否則歐、蘇笑人寂寂，于記乎何遜？」余無以辭，因識其顛末，而繫之以銘云：水胎于乾，而育于坎，凌高沃深，不召而感。彼悍如恭，以血飲兵。屬韃一呼，枯凳儵盈。相是幻泉，爲法之乳。寂以心法，如子得哺。昔泉之悶，蟄于九淵。垢佛渴祖，爲薰出焉。清夏燠冬，蒸雲化雨。澤我大地，洗衆生苦。我笑謂薰，口吸西江，一滴不嚥，付此雙井。《咸淳臨安志》卷七八。又見《淳祐臨安志·輯佚》卷三，雍正《西湖志》卷五，《安晚堂集輯補》。

〔一〕特：原作「時」，據《安晚堂集輯補》改。

撥賜田産記

浮屠氏學以空爲門，放乎一世之表，以之羣居則肆，故莫難于律。律以畏爲宗，動爲萬法所縛，

以之謀食則拘，故又難于養。以律名者，視曰禪曰教，不能什之三，釋之從事于斯，嘻，亦勞矣。杭之俗，佛于錢氏結廬徧人境，獨靈芝爲古律刹，負城闕而挹湖山，宅幽賓勝，足以囊括雲水，頤指烟霞。游方之士一望輦轂之下，首以爲六月息之地，終冬始春，履溢户外無虚日。客有過而問曰：「是能蟬脱塵埃，餐沆瀣乎？熊經吐納，服汞鉛乎？將飛錫行空乎，抑面壁坐忘乎？若猶未也，則鏡寒倚蒼秀，幾何不爲殷靈之藪耶？」語未既，有老衲笑于旁曰：「客何識之隘耶？吾法有大神力，穫于未盡之田，殖于不貸之圃，坐致香積，如天雨花，方將屬厭，方將鼓腹。雖然，有由也。自吾宗師，云以耆年清德，爲今太傅樞使大丞相魯公所知，來董法席。學子麇至，庖烟屬雲問，傾困輸釜憂執事者。師謂吾有化菩薩爲天帝釋輔，方出現世間，能續佛慧，命誠爲汝謀其方。他日，見魯公誦之，不俟詞畢，請諸朝，畀户絶之田七百畝有奇，而粟磷磷矣。復出私錢二百萬易沃壤，爲畝二十有五，而茹菁菁矣。時紹定元祀也。于是踊躍之歲，腐紅積倉，隕霜之晨，寒緑蔽野。鐘魚一震，泉石皆匕箸聲。收鉢敷座，則相與嘆曰：『大哉，我公之賜也！』繼自今，食焉而不營，居焉而不絀，庶無負吾律乎？」久，匄記于余，有以其説告者，因筆之以贈，且爲之言曰：「公之霖雨四海、潤澤羣生也，如水行地，何適不通？至于鑿井得泉，直溟渤涓滴耳。公于此，奚心哉！然安居而暇日，登高而四顧，湖之水清且漣漪，不可以療飢；湖之山蒼然翠碧，不可以爲食。既飽而嬉，翳公之德。山有巔而水有涯，公之德兮無極。」僉曰：「然。請以是登諸石。」

〇，《安晚堂集輯補》。

《咸淳臨安志》卷七九。又見雍正《西湖志》卷一

白公竹閣記

紹定元年七月

竹閣，白公樂天之遺跡也。按《唐史》及《長慶集》：樂天以中書舍人出守杭，暇日，有《宿竹閣》詩，此竹閣之始見也。又按《東坡集》：白公竹閣在孤山廣化寺，與栢臺鄰，此竹閣之所在也。東坡至杭，嘗爲賦詩，有「古寺無人竹滿軒」之句。此閣至我朝而猶存也。六飛南渡，紹興間〔一〕，以孤山爲四聖觀，有旨令守臣遷竹閣與寺于北山。此竹閣遷徙之大略也。天府雄劇，曩以能政稱者，猶百適是懼，閣廢不具，漫弗訾省。今京尹户部尚書袁公韶填拊清暇，援其舊以請，廟朝悦從之，畀以成材，亟就規度，秖視倍蓰。此竹閣之既圮而復建也。先是上美公治行冠壓後前，隆以職秩而久其任。歲更三閏，吏肅民和，服習其威惠，勸趨其唯諾。凡所營繕，落成而後人知之。修仆植僵，徧于四境。西湖最章章焉。頃，既哀此邦之先賢，廬以居寓，討其軼闕，碣而贊之，祠而祝之，三賢之堂，水仙之宫，左右映發，清標獨韻，衣被輦下。神州奥區，山加秀而水增明矣。公猶欿然，搜攬幽邃，網羅放失，而竹閣之建與寺俱新。鏡清流，屏翠巘，晨光夕霏，千態萬貌。撫物興懷，樂天如可作也。公方以碩才用世，助熙庶績，則表賢厲俗，首善始于京師，是不可以無紀。公不鄙，謂清之，俾繹樂天所以繫邦人之思者壽之于石。清之既輯顛末于前，復爲之言曰：《召南》之棠、峴首之碑、白之渠、預之橋，惠也，人思之宜也。若子陵釣石、鄴侯書堂，庾于樓，陶于菊，寓也，人思之何

也？賢者所至，其游居憩笑之所，人必錮而留之，有甚于肖形覆武者。不然，章華虎祈之麗偉，阿房驪宮之雄勝，闔闢陰陽，吞吐日月，既埃滅而無餘。樂天之閣，墁以白雲，黼以緑浄，祓以清風，與烟飄漁屋相爲隱見，直南柯一息耳，乃數百年而復顯。樂天文章氣節，固昭然莫掩者。杭之多秀民也，詎能人誦其詩，户觀其傳，而一談樂天，奕奕若前日事？斷碑瘴墨，流落野亭荒寺間，過者徘徊顧瞻，雖蜑夫胡賈，亦摩挲太息而去。樂天淹是邦，獨治潮浚井，見于紀載，非有大功捍大患，而人愛之如此，吾是以知竹閣之賢于靈光也。方其自放于寬閑之境，幅巾短簟，逍遥事外，吟肩茶吻，塵視圭爵，幾于齊物。我泯智愚，豈自知人間世有樂天者，況閣乎？噫！古今之變多矣。陵谷之屢遷、人物之數化，廢興代謝，相禪于無窮，而賢者之名終不磨滅，是必有以致之。後之登斯閣也，挹香山之高風，思京尹之雅德，當相須不朽云。紹定改元戊子上秋初吉，鄭清之記〔二〕。《咸淳臨安志》卷七九。又見《淳祐臨安志·輯佚》卷五，《安晚堂集輯補》。

〔一〕興：原作「聖」，據《淳祐臨安志·輯佚》改。

〔二〕「紹定」以下原脱，據右引補。

石壁雲洲記

嘉定九年閏七月

韓潮州生平詆佛，海上從大顛語，藩拔級夷，曠然忘儒墨畦徑。蘇端明文章風局，軒豁宇宙，至錢塘逢辯才師，意所領會，如印印泥。二公龍騫鳳翥，未易迫近，乃獨於邂逅之暫，棄其所挾，待釋子以莫逆交，則知五經之外，六合之表，別自有人也。余夏杪來自成均，寓龍丘萬君舉之室。一日逋暑，相與尋並山佛廬，遂至所謂慈照寺者。有龐眉老衲肅客入，西至石壁下丈室中。修簷蔽日，曲池橫前，風蒲水漪，意態蕭爽。小定，毛髮灑淅，如窮秋露曉坐水邊籬落間，執熱快濯，未暇別語。予與君舉據胡床熟寢，既而黑雲壓浮屠上，雨四面至，師笑曰：「寒暑一變，可起矣。」予竦然異之，試叩其意，橫貫直騖，援引旁午，纚纚可聽。少焉雨霽，月影移數弓，暮鐘東西起，對語未倦，俗累暑氛，洒然俱失。予始知有世外味，爲之留再宿而歸。師臨分戲余曰：「來暑去凉，何以報我？」余周視其身，如焦穀石女，無一可以答師之意者，請以子墨客卿助作佛事，因取退之「家彼吳洲雲」之句，扁其室曰雲洲，而紀其顛末。韓、蘇方神游八極，安知不間至人間乎？苟見予文以爲非，是則大顛、辯才可并按也，亦以發千載之一笑云。時嘉定丙子閏七月也。《咸淳臨安志》卷八五。又見道光《新城縣志》卷二一，民國《新登縣志》卷八，《安晚堂集輯補》。

大石橋磧閘記

清之投閑憂國，惟切年豐之願，況鄉邦乎！日者未秋而潦，每見賢邦伯開水利於先，疏水患於後，皇皇汲汲，如救頭然，人始疑其迂而終服其智。獨拙者之見，以謂人力足以奪天造，然不期響應之速如此。昨出郊，見穫稻之田，龜坼無塗足之累，晚稻之田，魚游無涸轍之虞，村舂晦饁，手額歎咏，爲之寢飯俱適。茲蒙寵示《鄞志》，紀載風簷，快讀喜見鬚眉，矧磧閘之名，雖生長是邦者，有不能悉。今名稱處所及蓄泄啓閉，一覽可周，既收目前之效，復垂後日之規，辭簡事備，利害並列，可謂深切著明矣。近世官治所尚，凡有施置，必爲豐碑羨語，采圖華編，以誑耀耳目。今以事實繫之郡譜，使來者有攷焉，非心誠求之不及此，尤用欽服云云。《寶慶四明志》卷一二。

黄公祠記

慶元之屬縣曰定海者，東濱滄溟，世苦潮患。治北走二舍，則莊北村之新土塘也，稍北則武功村之和尚塘也。界中有流淖淤蕩，深莫測其底，南北相距百餘丈，延袤數里，横亘阡陌之間。前哲若制帥程君覃、令唐君叔韓，俱嘗聚土列石甃之。比將成，水從下湧，汎溢無際，功虧攸措。時或静夜，

有聲如鼓，翌日必大決。海潮外應，揚濤洶入，桑田殫爲斥鹵。歲或十餘決，邇年尤數。衆共神之，望洋蹙額，束手浩歎而已。值太府卿、知府事兼沿海制置使章君大淳蒞職，大濬湖渠，百廢具舉，乃共以狀控之。時公領轉運判官，素以廉幹聞，章君遂屬以厥事。公慨然任之，即日單騎詣其所，露處野宿，躬荷牐督役運土石。衆亦猛奮，兩涯蟻集，垂成而復決者屢焉，每決必先期有聲，水湧如沸。役再越宿弗就，乃廣募良策。有術士衣麻衣，自稱從武夷來，排衆直前謁公，曰：「是地也無物而聲，無風而濤，變態不常，淺深莫紀，龍岡象所蟄也，投以生人，彼畏陽而縮，功可立奏。」公色忿然，瞋目視曰：「修此以爲民也，殺人以求成功，何心哉！必爾，捐吾身耳。」厥明，齋沐具少牢以奠，再拜爲民請命。少頃，其下復有聲，衆駭懼擾亂。旁有峻崖，公策馬臨之，告於衆曰：「吾死於此，若輩奮力。」語未畢，崖崩如雷，公併馬溺焉。衆號擗，聲震原野，已而波濤恬然。乃如公命投土，不復淖決。三日封土，與兩塘連接。比旦，具祭告成，忽塘數十步外，水起如注，衆方懼復決，俄湧公屍出，據鞍攬轡，顏色如生。民爭出資，具衣冠殮焉，時淳祐戊申夏四月八日也。公舍人欲歸其柩，聞臨安兵據未果。民攀輿泣曰：「我公祛百世之害，當享百世之報，願乞衣冠葬而祠之。」且請於章君，以聞於朝。敕進秩宣撫判官，表其墓，聽民立廟祀之。民捐産競赴，三旬廟成，章君扁其門曰「敕賜治水判官黄公永利之祠」，因命鄉老歲時敬祀如儀。公諱恕，字文揆，別號東浦，襄人也。應嘉定制舉，歷官簿、丞、令長，所至以仁斷稱。歲淳祐丙午來領右職，委身王事。余少時旅循北海，欲涉患於淤淖，弗克，時懷憫念。迄今閱中書，得公績簡，忭羨久之，既而章君又爲狀來請，遂

爲之記云。光緒《鎮海縣志》卷一四，光緒五年刊本。又見雍正《浙江通志》卷二二〇。

寶慶顯忠寺記

恭惟皇上以不世出之姿，憮億萬斯年之運。體元居正，洪濟大業，系紹乎藝祖；勵精聽斷，兢業時幾，治法乎孝宗。如大明當天，照臨九有。方其函曜暘谷，則羲仲寅賓之功，有不可得而泯者。粤惟我寧考享國日長，深念厥紹，乃命相臣史衛忠獻王選建周宗，以後沂邸，式固磐石，用弼我丕丕基。趙公希言以宗英掾西府，身任其事，以引以翼，厥勛茂焉。若時初潛，仁孝之德日聞，陰有以繫天下之望。寧皇憑几之際，親挈神器，授之聖哲。薄海内外，罔不欣戴，帝業之固，泰山而四維之。於是時，公不及見，此玉音所以語近弼，而重惜之也。既乃修我來功，追念舊德，特贈公宣奉大夫待制龍圖閣。猶以爲未稱也，再贈資政殿大學士，視儀政府，敕太常□□廷議，易名宗憲。表章烏奕，有曰：「忠存宗社，功繼前修。」蓋紹興初，孝皇鞠於禁中，公之高祖太師惠襄靖王實閫，其專有大功於帝室，前後如出一揆。於戲盛哉！公之子與歡即吉以廷評召，賜朝便殿，聖顔爲之感動，幸哉！有子足慰母心，天詔撫勞至矣。自丞郎試郡安吉，將峻用，而以宜春郡夫人憂去。上念之，奪情旨屢下，辭愈力。既祥即命召，以才業益簡上知。轍還法從，班亞樞近，三尹神皋，倚用莫與比。連四疏祈省瀧阡，詔自端明進資政，侍經帷，領史局，勉其留。疏五上，以殿學士奉京祠而歸，躬致褫典墓

下。時公已贈太傅，賁於林丘，人皆豔詫之，亦孰知佳城天畀，吉兆孔夙，有非人力所能與者。始，公之謀葬其親，陟崔嵬度隰原，足跰膚瘦，遐觀幽討，卜不食。厥既得卜，實惟明堂罅，距城一舍而近，乃鄞某氏甫竄，疑弗用，全以歸之，若有待鬼谷之祠效靈，齊賢之夢是踐。既葬而封，咸曰美哉斯丘也。公寢華顯，念親深切，以白雲名山卓庵焉。嘗於儀曹匄錢唐廢院，額曰「寶慶」，將寺其庵，而公齎志往矣。龍飛改元寶慶，與寺名若合符節，噫，亦異哉！資政君篤於恭先，裂善畝贍薦嚴費，且揭善慶正規，振冢旁之貧無告者，喪不克舉者，所以思孝廣慈也。歸自京邑，將有以遂先志，不足於貲，乃悉出平時賚予，鳩工度材，上又賜緡錢萬以相役。寺成，不侈不陋，規制絜以密。朔望展墓，徘徊顧瞻不忍去者，敬敕備矣。寺膺天育瑞霞之衝，游方者所憩，會以執政恩，請□□□朝，得瑞巖山之開善崇慶骫大比丘，兼析其徒以來，分粟千斛供伊蒲，鯨魚鼓鐘，鏗鎗鏜鞳於浮嵐軟翠之際，浮屠迭至，□□如歸。今寺額曰「寶慶顯忠」，上親御翰墨書「寶慶道場」四大字以賜。公雖不及身見雲龍風虎之盛，而九重眷懷益深，恩徽奎畫，照垂天壤。公游箕尾間，亦必喜動色。資政君一日請爲之記，余謝不敏，則緒請益勤。思昔太傅公相與過從，資政君又聯事政省，其可以辭？乃最其凡而語之曰：國之將興，必有世德之臣，厚施而不食其報，然後其子孫能與太平守文之主共天下之福。富哉！蘇文忠公銘三槐堂之辭乎！忠憲以太支之秀纘襄靖之功，寅賓出日，壽我宋無疆惟休，宜享有豐報。而位不滿其德，宰木既拱，榮事賁濡，視槐蔭滿地者，固遠過之。休應既驗於前，流澤必衍於後。寶慶顯忠，當與我國家相爲無極，不占有孚矣。

積善之家有慶，以孝事君則忠。資政君所以祇若先訓者在是，世世子孫尚謹旃哉！同治《鄞縣志》卷六八，光緒三年刻本。

陸宣公像贊

賢才降嶽，問學源深。道濟台衡，文光翰林。忠翊國步，善牖君心。廟謨奏議，救旱商霖。立朝正論，治世德音。於昭廟貌，祀典永欽。光緒《嘉興府志》卷八三，光緒四年刊本。

妙峰善公塔銘

西方心法難思惟，真浄妙明無一絲。廣長舌語包須彌，誰知認指爲月非？九年面壁老古錐，傳付不在鉢與衣。非佛非法非事爲，透地透天生光輝。餘塵明極兩若遺，悟者無有迷者誰？我識妙峰再見之，語真貌古無他奇。野鶴同往雲與歸，昭琴雖鼓何成虧？雪肥梅瘦扃泉扉，無邊春意一枯枝。作死生觀真遊嬉，在旁知狀惟穹碑。《佛法金湯編》卷一五，續藏經第二編乙第二十一套第五册。

勸修淨土文

人皆謂修淨土不如禪教律，余獨謂禪教律法門莫如修淨土。夫真淨明妙，虛徹靈通，凡在智愚，皆具此性。根塵幻境，相與淪胥，生死輪迴，窮劫不斷。故釋氏以禪教律假設方便，使之從門而入，俱得超悟。惟無量壽佛獨出一門，曰：「修行淨土，如單方治病，簡要直截。一念之專，即到彼岸。不問緇白，皆可奉行。」但知爲化愚俗淺近之説，其實則成佛道捷徑之途。今之學者，不過禪教律，究竟圓頓莫如禪，非利根上器神領意解者，則未免墮頑空之失。研究三乘莫如教，非得魚忘筌，因指見月者，未免鑽故紙之病。護善遮惡莫如律，非身心清淨，表裡一如，則未免自纏縛之苦。總以觀之，論其所入則禪教律，要其所歸則戒、定、慧，不由禪教律而得戒、定、慧者，其唯淨土之一門乎！方念佛時，口誦心惟，諸惡莫作，豈非戒？繫念淨境，幻塵俱滅，豈非定？念實無念，心華湛然，豈非慧？人能屏除萬慮，一意西方，則不施棒喝而悟圓頓機，不閱《大藏經》而得正法眼，不持四威儀中而得大自在，不垢不淨，無纏無脱。當是時也，孰爲戒、定、慧？孰爲禪教律？我心佛心，一無差別，此修淨土之極致也。八功德水，金蓮華臺，又何必疑哉！淨土樞要之作勤矣。《龍舒增廣淨土文》卷一一，續藏經第二編第十二套第四册。（以上王曉波校點）

全宋文卷七〇三八

方信孺

方信孺（一一七七——一二二二），字孚若，號好庵，又號詩境甫，莆田（今福建莆田）人，崧卿子。有隽材，以蔭補番禺縣尉。韓侂胄開邊釁，假信孺朝奉郎使金，自春至秋三往返，以口舌折强敵。尋知韶州，累遷淮東轉運判官兼提刑。嘉定十五年卒，年四十六。著有《好庵游戲》、《詩境集》等。見《後村大全集》卷一六六《寶謨寺丞詩境方公行狀》，《宋史》卷三九五本傳。

謝某啓

伏以參華泥軾，方叨紫誥之新；通籍金閨，又復青氈之舊。雖曰上恩寬大，亦繇公論昭明。拜命有慚，拊躬知愧。竊念某譾材亡取，薄命數奇，誦古人之書而有志於功名，憤當世之事而或形於流涕。寸心耿耿，敢辭徇國忘身？衆口嘵嘵，遂致跋胡疐尾。惟君父軫哀矜之念，而朝廷施抆拭之仁，起於澤畔之游，畀以治中之寄。毛髮未酬於帝力，斗升稍悦於親顔。方虞罪戾弗容，豈料恩光狎至。

自還故株，一洗微文。造化何心，見秋殺春生之妙；賞罰迭用，悟昨非今是之因。亶有繇來，莫知所報。茲蓋伏遇司諫經綸奧學，鄉黨達尊，自登諫苑之崇，屢進言箴之益。主盟國論，肯淆亂於是非；愛惜人才，俾各安其功過。遂令孱瑣，亦被叨逾。其敢不自奮明時，益堅壯節？朝三暮四，從知失馬非真；人十己千，敢效獲禽詭遇。過此以往，未知所裁。《莆陽文輯》卷二，光緒二十五年涂氏家刻本。

刻陸游題詩境跋

嘉定四年九月

開禧丁卯正月書，時信孺丞蕭山，而放翁退居鏡湖〔一〕，年八十三矣。後五年嘉定辛未，信孺假守曲江，謹橅刻于《武溪深》碑陰。九月旦，莆田方信孺識。道光《廣東通志》卷二一二。又見光緒《曲江縣志》卷一六。

〔一〕「湖」：原闕，據光緒《曲江縣志》補。

三刻陸游書詩境跋

嘉定七年正月

此字始刻于韶之武溪，載刻于道之宿尊；三刻于桂之龍隱巖。嘉定七年正月望，方信孺孚若。

《粵西金石略》卷一一。又見光緒《臨桂縣志》卷九。

修朝宗渠記

嘉定□年□月，提舉河渠公務方信孺修復古渠，築渠閘二、石堰一。靈溪之水大至，略城而西，達於陽江。董事者昭州立山縣尉丁似、雄邊軍統轄孫恢。迄工六旬，糜費萬錢。因采范石湖詩，以朝宗名，且志於石。嘉平月□日。《粵西文載》卷一九。又見《桂勝》卷四，光緒《臨桂縣志》卷一九。

九疑環觀閣記〔一〕

楚粵之交，以山水名今者莫九疑、瀟湘若。春陵之封，瀟湘、九疑麗焉。郡恒借山水爲重，豈特隋、唐以來名人賢守多辱居之，重華之南巡、太史公之南游，皆常至其地，以是知三代秦漢而上即此山水不碌碌矣。顧郡之内外寂無所表章，可謂遺恨。余以嘉定壬申春，曲江拜命，來守茲土。冬十月經連山，問津而西，九疑僧送我於境上，令指示諸峰，從肩輿熟觀，頗得其梗概。既至，入太守之居。其城因疑山之陵，其隍則瀟水也，左有飛樓，以萊公扁，風景殊特，冠於南服。然夐隔一隅，公事鞅掌，不容日涉。偶見其儲材可以立層閣，相攸正堂之東偏，規見仿佛，於是字其扁曰「九疑環

觀」，閣外曰「詩境」，凡度其宜。山靈川后，咸以狀自效，已是奇事。又考之記注云，太史公以九疑先聖所葬，有古册文，故闕之。古册文不可得而見矣，將以倡絶學而繼前修，則圖史所不可闕。偶前守委四方之書數十種於帑吏，亟令櫃藏於門之兩壁，稍益其所未備，甲乙鱗次，置筆史司其出入，助暇日之繙繹。置詩境異石無數，案然相負，若邪薜蘿經緯其上。中有孤柏儼立，不知何年所植，正如蛟龍騰驤，奮游於波濤洶涌間，徑赴雲漢。公退雁鶩挾文書且去，午庭闃無人跡，蓋將跨其危則日浴洞庭，雲飛蒼梧，皆隱隱在目睫，憑闌遞嘯，若御天風而上征。居其中則芸編相表，牙籤玉軸臚列其左右，隱几開卷，若與古人相誰何。至於倚樹而吟，枕石而卧，酌杯池以酬花鳥，此又處其下之樂也。漫郎可作，或者與之周旋其閒，亦當擊節歎賞。噫，游息之安、觀覽之勝，略盡於此，田野之愁歎、甿俗之利疲，升高則可以望，處奥則可以思，邦之人有登吾閣而入吾室，請商略是。光緒《寧遠縣志》卷二下，光緒二年刻本。又見洪武《永州府志》卷六，康熙《九疑山志》卷三，光緒《道州志》卷一一。

〔一〕他書或題作《九疑環觀記》、《太史閣記》。

寶晉米公畫像記

嘉定八年八月

寶晉米公世居太原，後徙襄陽，自公始定居潤州。以宣仁后恩補秘書省校書郎、洽光尉，□□入

淮南幕。改宣德郎、知雍丘縣，□監中嶽廟，授漣水軍□發運司勾當公事，□□撥發。入爲奉常博士，知常州，不赴，管勾洞霄宮，知無爲軍。復召爲書畫院博士，擢禮部員外郎，知淮陽軍。痒生於首，謝事不許，卒於官。□□□年□□月葬丹徒長山下。信儒頃過洽光，訪公遺跡，得《北山養疾篇》及□□石刻。□□來桂林，復得《僧紹言詩序》及伏波巖與潘景純同游石刻。□□公嘗尉臨桂，秩滿，寓居西山資慶寺，頗與紹言游，故有此作，其他蹤跡則缺如也。至於序中云書於桂林□堂，今亦失所在，豈舊尉官桂林，而是時文章翰墨已足以高跨千古，然蔡天啓誌公墓，書洽光不及臨桂，豈所謂名□者臨桂□□中耶？抑先臨桂後洽光，天啓所書略及之耶？公之孫□□公遺文，如《北山養疾篇》、《紹言詩序》等作皆逸焉，豈公時□□次，偶未見此□□耶？公□碑皆書熙寧七年，今去此且一百二十餘載，□其聲名，與天壤相終始，□於□□先□游桂林者或未必知其詳。信孺將漕於□，公之曾孫□秀實爲静江府□□支使，藏公自作小像，有小米題字，□其游山時□□□□此□刻之伏波巖公題名之左，且高宗御製碑□像贊冠焉，并□公卒□□於下方□□□舊游使來者尚可以想像其凌雲御風之高致云。嘉定八年八月旦，朝奉郎、廣南西路轉運判官莆田方信孺記。《粤西文載》卷三六。又見《桂勝》卷一，《金石續編》卷一九，《粤西金石略》卷一一，光緒《臨桂縣志》卷六。

臨桂寶華山題名　嘉定六年五月

嘉定癸酉長至前四日，方孚若邀管定夫、陳膚仲來觀。膚仲書「榕臺」二字贈主人使鑱之。《粵西金石略》卷一一。又見《桂勝》卷三，《粵西叢載》卷二。

臨桂清秀巖題名　嘉定七年六月

嘉定甲戌六月六日，始游清秀巖，吕叔恭得此巖亦甲戌歲，刻石猶可考。莆田方信孺孚若。《粵西金石略》卷一一。又見《桂勝》卷四，光緒《臨桂縣志》卷五。

臨桂琴潭巖題名　嘉定七年七月

方孚若再至桂林，歷窮勝踐，最後始得清秀、玉乳、荔支、琴潭四巖，而琴潭水石又諸巖之冠冕。且川原平衍，群峰環挹，愛之幾不能去，安得此爲菟裘地耶！嘉定甲戌七月二十日。同來李子凝、張玉父、林時可，子左廷、左車侍。《粵西金石略》卷一一。又見《桂勝》卷四，光緒《臨桂縣志》卷五。

臨桂棲霞洞題名

莆田方信孺□□嘉會七星山，嘉定□□陽月來。《粤西金石略》卷一一。又見《桂勝》卷二。

虞泉銘　并序

韶之西北有山聯綿如屏障，是爲皇岡，虞祠奠其麓。刑獄使者廖公德明既作新之，□有泉出祠東崖，其流所以資灌溉、給飲濯者甚遠，甘□□與他泉異。余仲夏有事祠下，退而相羊林澗間，因謂泉於是乎出，幸托虞祠相爲始終，而名獨不得與舜峰韶石班。雖泉之不遭，亦好事者責也，遂名曰虞泉。又記黄太史詩有□□泉作者，註云河北酒名也。既以名泉，又因泉以名郡齋之酒，它日與客酌泉飲酒，念當有被金石，使後之人知名□始□□。銘曰：

蒼梧之墟，雖舜迹只。雙闕岩嵲，鎮南國只。山川草□，□今昔只。韶□大全，猶彷佛只。彼皇岡下，新宫翼翼只。流泉靡發，貫東壁只。晝夜混混，不涸不溢只。耕者居者，曾潤□只。皇后遺祥，爲帝出只。肇錫嘉名，孰賓□只。謂舜何峰，謂韶何石只。豈泉之清，不稱德只。會稽有井，石□泐只。豈韶□泉，匪是匹只。自我作古，詒罔極只。酌泉而□，□□格只。釀泉而醴，人□懌只。

銘以謁之，宜琴瑟只。道光《廣東通志》卷二一二。

碧桂山林銘

桂府稍西五里，吞蒙溪，吐陽江，是爲西湖。魚峰、隱山相拱揖，大凡游觀之勝俱斂避下風。右魚峰一□有古精藍最勝處，豐林靈泉，層□鬲沸，水石之奇奇怪怪，如虎豹之仰伏，鳳鸞之翔集，不可以名紀枚計。又有如臺榭者，斬然頫精藍而中立。紫帽山人幽尋樂之，□意終老，亟俊俸贏，偕丹霞子小築其上，有堂有奥，爰居爰處。且面勢端豁，與千山觀相襟帶，目力所加，山川城郭毫髮不能遁。前所謂最勝處，今皆居掌握中。孚若稽圖牒，此州在唐貞觀間文石薦瑞，曰「聖主大吉，子孫五千歲」。太宗詔李靖，有「碧桂之林，蒼梧之野，觀此瑞文，如符所兆」之語，即以「碧桂山林」名之。山人倦於游，蓋將遯世，願奉母慈，持妻子，遂與隱者淪朝夕於此山中，庶幾再遇瑞石以獻之明天子，顧不休哉！於乎，陵遷谷化，今昔一轍，爲湖爲田，等歸□千載悠悠，可以圖山林於茲敝舍。乃爲銘曰：

碧桂之東，有斗其峰，有金其塘，氣佳哉鬱葱。碧桂之西，峰房蟻峳，爾蠻爾夷，化劍刀鉏犁。碧桂之南，大海天涵，維崖維儋，一王仁是單。碧桂之北，萬仞壁立，不騫不泐，聖人壽與匹。其中盤盤，我居之安。有泉水可汲，有烟霞可餐。援素琴而彈，流水高山，知音孔艱，吾與子俱還。光緒

《臨桂縣志》卷一八。又見《粵西文載》卷六〇。

爲張自明作碧瑶壇銘　并序

紫帽山人既作《碧桂山林銘》，丹霞子□□共絶頂，以爲碧瑶壇，抉奇搜秘於斯，紫帽山人爲之銘曰：

碧桂之阿，□□嵯峨。有方者壇，仍此坡陁。如踞虎豹，如駕黿鼉。或坐而弈，或倚而哦。布席而飲，植杖而歌。上天星辰，大地山河。伊俯仰間，可就可摩。安期羨門，騎氣相過。笑傲今古，等一剎那。忽來不速，款我松蘿。彼何人斯，山靈所呵。光緒《臨桂縣志》卷一八。又見《桂勝》卷三，《粵西文載》卷六〇。（以上黄錦君校點）

趙善璙

趙善璙，字德純，宗室，鎮王房六世孫。少苦學，登嘉定元年進士第，爲德清縣簿。後爲大理評事，累遷尚書刑部郎。端平中知江州，官至中奉大夫。著有《自警編》九卷（存）。見《新安文獻志》卷九三《趙善璙傳》。

乞明信約法奏　嘉定十年九月十八日

伏睹命官因臣僚論列監司按發，不曾經有推勘體究之人，並免約法，此乾道二年十月九日指揮也。至紹熙四年七月八日指揮，則又謂按章内雖曾追勘干連人，止從言本官贓汙罪犯，無的確犯由贓數證佐驗白之人，并用免約法指揮。且臣僚之論列，監司郡守之按發，豈得已哉，往往審訂事迹，考察情狀，而後刺來上。然慮其間有未盡實者，所以立此三條，是亦寧失不經之意也。士大夫不能仰體此意，至有不自愛重，冒禁觸辜，乃借是而覬免一至銓曹，百計求脱，經營關節，緘封事目，交結胥徒，扳援非例。過犯狼籍而欲免約法者有之，情本涉私而欲約以公罪者有之，甚而約罪經涉歲久，而欲改約者又有之。不恤其法之不可行，惟欲徇情以屈吾法。乞自今臣僚監司州郡按發官吏，每遇省部符關刑寺之時，其合該前項指揮并免約法，其當約法之人，大理寺先約罪附籍申省部照會，省部亦附籍符寺照應，俟犯人到，選省部關會，照籍告示，庶幾法令明信，人知不可幸免，皆爲君子長者之歸。《宋會要輯稿》刑法一之六〇（第七册第六四九一頁）。

自警編序

嘉定十七年正月

嘗讀《詩》之《抑》，衛武公所以自警者，凡十二章，紬繹辭旨，反覆切至，猗歟休哉！予辛巳去國，屏跡龜溪，省愆餘暇，集我朝諸公言行。越三年而成編，名以《自警》，蓋警飭予之所不能，而庶幾古人萬一云耳。書甫成，市書徐生售《典刑録》、嘉言善行，臚分品列，間類予所編。因廣教育、攝養、好生、使命數門，置之座右，期無負初意云。嘉定甲申正月望，漢國趙善璙序。《皕宋樓藏書志》卷五八。又見《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一九。

自警編跋

端平元年三月

噫，是編也，藥石予疢多矣。却掃八年，安之義命，宦馳六載，粗不愧見吏民，皆是編助之也。客有好事者從予抄録，予曰：「單見謏聞，藉是强而進耳，何敢以示人？」客曰：「蘧伯玉恥獨爲君子，豈用心之未廣耶？」予嘉其説，遂鋟木于九江郡齋。端平改元三月旦，善璙再書。《皕宋樓藏書志》卷五八。又見《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一九。

濂溪書堂謚告石文

端平元年十一月

嘉定庚辰，有詔賜濂溪先生周公謚曰元，從蜀使者魏侯了翁之請也。越明年秋，以命書及貳傅元奏請旨，授先生之後。又十二年，善瘵來守九江，尋訪其家，始克燎黄於祠下。夫蜀在千萬里外，先生僉書合陽時，其行事不甚較著。而嘉祐百五六十年之後，一旦表出褒異，上繼古聖，下開來哲，昭然如日月之明，亦足以見百世之師，聞者莫不興起，而上之闡揚風厲者，何其盛也！矧廬山之陰，濂溪書堂在焉。蓋先生自春陵來授業於斯，已而長吏增闢其宇，置堂長弟子員，宜其浸灌培植，聲生氣長，視他邦尤盛。而寖寖廢墜，過者太息，獨非吾徒之恥哉？善瘵不敏，幸以諸生濫長斯土，於是更治其書堂，繕修其祠墓，肄習有廬，祭薦有田。乃十一月癸亥，爰舉燎黄之典，用牲於隧，率州賓屬拜焉。既會事，又謀所以經紀其子孫，以承祭祀。端平甲午日南至，守臣趙善瘵立石希賢堂。雍正《江西通志》卷一四四。又見《永樂大典》卷九九二，康熙《西江志》卷二〇一。（以上曾棗莊校點）

林　駉

林駉，字德頌，福州寧德（今福建寧德）人。刻苦好學，博覽群書，尤習當代典故。嘉定中以易學魁

鄉薦，嘗任教職。著有《古今源流至論》前集、後集、續集三十卷（存），《歷代皇鑑箋要》五卷（存）。見《宋元學案補遺》別附卷二。

謝舉主啓

三萬烝徒，駢首受敵；五十學《易》，何心爭雄！所幸識虞庠之吞三，其敢厭杜牧之第五！靖言所致，厥有由從。竊惟《十翼》之書，實居六藝之首。自天一地二以往，雖巧歷不能鉤其玄；在蓍七卦八之中，雖老師莫能稽其奥。以蘇文忠之宏材碩學，自謂于數未之曉；以邵康節之高見遠識，或言于理非所長。而況占卜之流，安免荄滋之説？有如某者，豈知道哉！左圖右書而見笑于負苓，前虚後無而自疑于覆瓿。雉尾突起而未辨，虎皮既展而復收。沿遡璧流，屢投璧而按劍；睥睨天府，知登天而無階。被伏鵠之教者强半中霄，得不龜之方者亦皆裂地。曾謂蹭蹬之跡，尚有飛鳴之期！兹蓋伏遇某官崑山瑰奇，浙水英偉。經濟事業見于切近之對，剛大氣概形于樸忠之詩，出而用之，特其餘爾。權門之焰焰，人之所趨，我獨掩鼻而過；狂瀾之滔滔，人之所畏，我獨出力而東。爲天下拔捕椿，爲朝廷立柱石。顧乃斂四海之霖雨，且將蘇七閩之旱乾。轉寒谷而陽和，賜涸轍之霖沐。所以臭腐，亦爲神奇。敢不益用洗磨，少酬知遇，以待天子之尊顯，且備梓人之使令。預丙子計偕，踵阿大中郎之舊業；聽甲辰條約，挹太平宰相之高風。乾隆《寧德縣志》卷九，乾隆四十六年刻本。

新編標題歷代皇鑑經濟名言箋要序　嘉定九年四月

語人以漢唐，聽之者觸屏；語人以三國，聽之者憤案；語人以六朝五代，有扼腕不已者。姑舍是，語之以國朝盛事，則聳焉躍焉訢訢焉，斂襟肅容之不暇。嘻，帝王之豐功盛德，其感寤人意如此哉！余濯纓龍溪，日與其徒談前代事，有摳而趨者曰：「史漢而下，飫聞之矣，盍觀諸國朝？」余曰：「談何容易！諳歷典故，吾不如趙康靖，區別事類，吾不如富韓公，談何容易！」既又思之曰：「聖謨洋洋，嘉言孔彰，在人耳目藹如也。講誦吾職，吾不可以已。」於是會粹所藏，日得一二事，積之以月，巨帙成焉。有好事者揭而名之，曰《皇鑑》。嘻！揚鴻休，播芳烈，汪汪乎丕天之大律，鋪張揚厲，有志焉而未能也，姑誦所聞，以俟君子。嘉定丙子孟夏，閩川林駉德頌序。《新編標題歷代皇鑑箋要》卷首，清抄本。又見《皕宋樓藏書志》卷六〇。

禹入聖域而不優論

聖之盛者，難乎其繼也。夫苟得斯道之傳者，皆聖人也，而或繼之難，何哉？蓋寥寥數百載之間，而獲睹一聖人之興，則世率以爲希闊之遇，而未暇於求全。今而二三聖人相因而起，作於前日，

既盡善盡美而無復餘憾，則爲之後者，猶莫難乎其繼之也。況復世變之自簡而入煩，天下之自無事而日以多事，後聖人之心已不能以遊乎前聖人之天，則其可以無優劣之辨乎！此則禹之得爲未優者也。蓋世無唐虞，禹得以專聖人之稱，惟堯、舜爲聖之盛，則禹之聖亦難乎其爲言矣。是知禹之所以爲未優，而非誠有所未優於聖者。賈捐之之言曰，禹入聖域而不優，請以是論之。昔之爲道統之論者，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又曰三聖相授守一道，則禹之於堯、舜若是班矣，今而於禹而有未優之論，何耶？以禹而猶未優於聖，則堯、舜亦未可謂之聖耳。吁，亦孰知夫禹之所以爲未優者，正以堯、舜爲之先歟！古之作書者，堯曰稽古，舜曰稽古，禹亦曰稽古，是則堯、舜、禹之所以同也。然堯以典名，舜以典名，禹獨以謨稱，是又堯、舜、禹之所以異也。世之論者類以爲風氣始開，此帝降而王之別，然豈知天下之事已備而猶有未備者，則或可以措其力；盡美而又盡善者，則無所容其功。堯、舜之時，法度則章矣，禮樂則著矣，論其功則巍乎無能名矣，言其德則甚盛蔑以加矣。藉使堯、舜之後而復以堯、舜繼之，已難於復盛，而況於禹乎？昔孔子稱堯曰大哉，而稱舜曰君哉，知君哉之舜已不能并大哉之堯，則禹之爲聖，其得未優之名固宜也。況世變之浸以不古，人情之漸以不美，堯、舜之民皆以堯、舜之心爲心，而禹之民各自以爲心，泣辜之歎，禹亦自知其不唐虞若也。故其胼手胝足，其視垂衣拱手而天下治者爲孰優？誓師振旅，其視不戰而屈人兵者爲孰優？擊壤之老不知其帝力，康衢之童不識而順則，其視六府三事人得以歌其功者爲孰優？吁，堯、舜之聖其天也，若禹則其猶人矣乎！無堯、舜則禹爲蔑加之聖可也。惟夫堯作於前，舜述於後，至矣盡矣而不可以復加矣，

則爲禹者亦難乎其繼之也。崛起於尋常之中，一事少墜先人訓，則其事有異於它人。太甲亦賢君也，以其繼成湯則不能以逃不明之譏；成王亦聖子也，以文、武爲之先，則亦見謂中才焉。使禹曠堯、舜數百年而後生，則有慚之湯，未盡善之武，皆不失爲聖人，孰謂禹而不優於聖邪！大抵世無孔子，則顏子不當在弟子之列，時有周公，則召公僅可謂之大賢，絶無而僅有，則有者始足稱，層見而疊出，是所以來未優之論也。不然，則孟、荀之才其視大禹又何如哉？後之論者猶曰優入聖域，曾謂大禹而不孟、荀若也！蓋時當戰國，則雖孟、荀可爲優入聖域，世處唐虞，則以大禹入聖域而不優。善觀聖人者，亦當先觀其時可也。《論學繩尺》卷五。

陵澄譏康成之註論

論曰：談經者之無成説久矣，君子不必論其人可也。聖人作經，以詔來世，非真爲言語設也，所以啓迪人心，扶持世教者在是。況夫天地之大經，生民之大義，實於此有述焉，而世儒昧之。正使世儒復生，亦無益於聖經也。不原聖經之明晦，而論傳註之真僞，是雖考訂之精，援據之審，君子猶以爲未也。註《孝經》者有鄭氏，人以爲康成也，而陸澄譏之，以爲非康成。然使其真康成，亦未必盡知聖人之經者矣，何獨於《孝經》爲然？陸澄譏康成之註，唐人主有志於《孝經》者，故其説云耳。昔傳《易》者有子夏，人曰非子夏也，丁寬託之也。君子曰，如其果子夏也，亦未必盡知《易》也，

何者？子夏雖工於文學，嘗於褒貶不能措一辭矣，而又焉知《易》？傳《春秋》者有左氏，人曰非丘明也，左氏之裔爲之也。君子曰，如其果丘明也，亦未必盡知《春秋》也，何者？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者纔一二耳，因其好惡之同，推其好惡之異，且猶不可，況未能皆相似也？甚矣，傳註之學何其相尚也！寧道孔聖誤，諱言服、鄭非，彼何愛鄭如此哉？聖人之經，以世儒而明，亦以世儒而晦。謂傳註盡無得於聖經固不可，謂聖經皆不離乎傳註尤不可也。彼其篇斷而章分，句解而字析，以文害辭，以辭害意，是皆指而枝焉，身而贅焉，有之不加益，無之不加損，其於聖經深旨奧義彼烏知之？若康成者，誠世儒之冠冕也，然康成說經多憑臆見，竄易舊文。其說《詩》也，泛引傳註，非風雅之本旨也；其說《禮》也，多泥名數，非得中和之要理也。甚至於《詩》以生甫爲甫侯，於《禮》以生甫爲仲山甫，先後乖刺，如出二人，其無定見也若此。誠使其真從事於《孝經》，亦豈有得於聖人之所謂孝哉！且《孝經》家之有鄭氏以爲康成者，苟昶祖之而實之者王儉也；以爲非康成，劉知幾輩力排之，而倡之者陸澄其首也。蓋嘗因開元天子之言，參開元群臣之議，而遡陸澄之旨矣。康成之自序，述其所注惟及諸經，而不及《孝經》，又況康成之釋經，言鄭氏者皆以名著也，今《孝經》之註存其姓而没其名，是尚得爲康成乎？吁，是則然矣，抑不曰聖人之道，康成其有造之乎否也？如其真有造乎此，真有得乎此，則介乎康成可也，否則雖孔壇猶在，鄭鄉復作，其亦何益哉？亦嘗原聖人之所以語曾子者乎？靡瞻匪父，事父孝故事天明，蓋鳶飛戾天，如在其上也。靡依匪母，事母孝故事地察，蓋魚躍于淵，如在其左右也。是

理也，自天子達於庶人共由之，少有缺焉，無所逃於天地間。其在聖門，如養志之曾子得之。孟子曰：「事親若曾子者可也。」以曾子之事親而僅以爲可，嗚呼，孝之爲道其大矣哉，區區康成又焉知之！且鄭氏所註，吾不得其詳，亦嘗聞其略矣。曰「分別五土，視其高下，高田宜黍稷，下田宜稻麥，蓋舉世之所稱道然也」。抑《易》之所謂地之宜，《禮》之所謂土之宜者，猶不止是，況聖人所言天道地利者，正欲人自檢律，無愧於天地間耳。陸澄之意，謂所註之非康成，則其言止是。而君子之見，謂所註之果康成，故其言亦止是。學者但論傳註之不足以發揮聖經，不必因其説求其人可也。嗚呼，何獨於鄭氏《孝經》爲然哉，安國之本亦然。安國之《孝經》，古文《孝經》也，而所傳之本失之久矣。自王劭得之而劉炫實明之，然非必其真也。故嘗謂《閨門》一章，存之可也，去之可也；《庶人》《敢問》二章，分之可也，合之亦可也。唐之人或右鄭而攻孔，或存孔而廢鄭，要皆一偏之見爾。咸陽一焰，經籍道息，其存其闕若此者多矣。聖人之旨意苟明，雖以今之書觀之可也。傳註之無益於聖經，以安國聖人之後猶未之免，而況康成乎哉！然則如之何曰問安如文，繼志如武？永言孝思，昭哉嗣服，君天下之事也，一人有慶，兆民賴之。爲諸侯者皆魯公，若定公者斯改悔矣；爲大夫者皆莊子，如武伯者斯在下矣。爲士者非曾則閔，又不但爲子夏之服勞、子游之能養矣。當寒而温，當暑而清，必使舉天下之爲父子者定焉而後可也。帝王之所行者若是，夫子之所言者若是，人患不知求之耳。若夫改元至德，亦不忘孝，而萋菲者至，讒隙生焉，則雖詔天下家藏《孝經》，猶無益也，而況康成之註也哉！謹論。《論學繩尺》卷八。（以上刁忠民校點）

全宋文卷七〇三九

黄君亮

黄君亮，興化軍莆田（今福建莆田）人。嘉定四年登進士第。嘉定中任廣州參軍，後以薦爲隨州通判。見雍正《福建通志》卷三五，《曹谿通志》卷三。

廣州馬氏捨田記　嘉定九年

自西方兩足尊之教漫衍宇内，十方檀信恭敬作禮，傾府藏布施，以求福田利益，其教法然也。曹溪寶林六祖道場，西天屈眴之衣在焉，雲遊過客陸續于寺，飾厨傳將迎無虚日。每歲聖節，許依郡例，啓建滿散，并僧期月功德奏疏，附州以聞。其法門大，則其徒衆繁；其徒衆繁，則其用度倍蓰於他利。歲率食鹽五千觔，他費稱是。嶺南地曠人稀，田廢弗治，年不順成，則用不足，施利不入，無以贍大衆。廣州馬氏階、孫氏妙德，與佛有緣，發弘誓願。嘉定辛未，以塔柱弗葺，召匠計修之，縻錢三十萬。明年，捨銀鑄太子像及羅盤，總計銀壹百二十兩。又明年，用錢三百萬，買没官田充常

住，歲藉其田之所入，回易鈔鹽，以供寺之歲用。又于五羊造廨院一區，山門選僧掌之，爲祖師及其徒往來憩宿之地。輸財獻佛，今世寡比，而其歡喜皈依之念未艾也。昔曾南豐記分寧雲峰院，言其土俗，富兼田千畝，廩實藏錢至累歲不發視，捐一錢可以易死，寧死無所捐。其貪鄙嗇施如此。則踰嶺而南，有若馬、孫氏之傾財樂施，可嘉尚也已，盍記諸以勸來者。《曹谿通志》卷三，清刻本。（劉琳校點）

樊泰之

樊泰之，嘉定九年爲通直郎、知仙游縣。見道光《福建通志》卷九四。

重修王回祠記

嘉定中

先正御史王公字景深，而嘉祐中有與公同姓名者字深父，亦閩人。深父舉進士，主衛真縣簿，未一歲，棄去。治平二年，朝廷以南頓縣事起之，而深父已没矣。後八年，御史公始舉進士，以端方亮直聞天下，爲元祐諸公所知，而紹聖、元符用事者深嫉之。會鄒道鄉以言事譴，公坐黨人，遂削官歸里。徽宗即位，復召公入臺。故名在元祐黨籍者，御史公也。恭惟國家自祖宗涵養士氣，至於嘉祐之末、元祐之初，號爲君子道長，朝廷極盛之時，而吾閩人物益顯於世，矧有如二君子相先後、同姓名

出於其間，嗚呼盛哉！泰之昔嘗敬誦《陳後山文集》，因見御史公輓詩，頗以未及訪公出處之詳爲愧。及來試邑於此，則公之丘墓在焉，始獲拜公之祠於鷄山精舍。暇日從其家得司諫吴公所述誌文，且訪其家世遺事，乃知公平生交友皆一時剛正之士，如鄒道鄉、陳了翁、田承君，爲尤厚善者。泰陵謀立劉口后，道鄉以諫稿屬公潤色，其間剴切之詞皆公發也。迨公捐館舍，内相王明叟、舍人曾子開偕諸公力請於上，官其一子。既而崇寧鈎黨之禍作，則復奪其官，雖紹興舉褒贈之典，録黨人之後，而家貧力弱，吏扼不行，士論至今冤之。泰之於是肅然起敬而言曰：士窮乃見節義，不容然後見君子。所居議論孰不以名義自任，及一旦迫之以威，誘之以利，鮮不隳所守者。當紹聖黨與氣焰薰灼之時，公之鄉人方與政，使撓節從之，則富貴立致，公乃挺然如此，蓋可立懦夫於百世之下，其關世教，豈不大哉！祠宇蕪陋，不足揭虔妥靈，前人哀輓揭於楹柱間者往往漫滅。舊有萍齋先生所書祠堂記，歲月寖久，又失其傳。是用即其故祠重加葺治，仍取公墓誌與鄒道鄉墨跡、名公詩文，刻爲二碑，實諸祠側，具叙其顛末，而刊之碑陰，雖未足發揚潛德之萬一，姑使後來有考焉。《閩中金石志》卷八。又見乾隆《仙游縣志》卷一三，道光《福建通志》卷二一，民國《福建通志·金石志》石一〇。（楊世文校點）

綦更生

綦更生，北海（今山東昌樂）人，崇禮侄孫。嘉定中爲六部架閣官。

六部架閣廳壁記

嘉定九年三月

皇朝景德中，置金耀門書庫，貯三司文案，隸尚書省，架閣有庫，蓋未嘗先省而始及部也。崇寧大臣初二天官，建議置吏部架閣官，其後六曹皆設，繼乃省去，訖宣和再置再省。紹興三年，六部悉有架閣庫。十有五年，置官四人，禮、兵一人，刑、工一人，吏、户各一人，曹始備官，特詳於部而無復及於省矣。省有留牘藏在諸房，雖兩歲一遣架閣，然屋室頹漏，上雨旁風，擲棄地間，誰與顧省！鼠噬蛛絲，蒸鬱糜潰，不可收拾。吏有絶無才藝，他司棄而不收者，始竄名是間，虚沾名俸，而其身未始一到。間有檢討，漫然不知所存。不得已而下取之部，回還曲折，稽緩後時，卒不可得。朝廷深察其弊，乃議建官，即省闥之中維創以爲庫。初立廳事，後植閣三間，旁爲兩翼，蓋因修省之餘材，窗疏壁寢，既卑且漏，不足以備充棟之藏。架閣官綦更生首叨是選，力請於朝，得緡錢二千有畸，增其閣十三，共爲十有六間，列三省、密院爲四庫，衍廳之宇，挾而成五。門内之右爲爨室直房，以便細事。外門之左本庫地也，今省府貸以爲計簿房，右復借爲溷圊，皆未敢請復。庫之門蓋直東出西則吴山，右墻嚮南，爲户部度支，左墻枕北，當民居之道。異時書多地狹，尚可相其便者而圖展焉。三省密院之書既已各列一庫，庫列諸房，自吏未置官以前者爲一書，置官以後其方來者爲一書，歲月可稽，門例無雜。凡有前朝御筆者，則朱箱金瑣，炷香而藏于閣之中，所以見尊君之義也。扃鐍

森嚴，出納有籍，規式詳備，吏不得欺，是真有益於官，不可謂緩而不切者也。嘗觀《唐六典》，書載亭長、掌固兩屬于尚書省。亭長主守省門，通傳禁約，掌固與亭長皆同番上，悉爲省屬。今嘉定甲戌，朝廷既謂部有司門，省則並置，明年乙亥以部有掌故，省亦建官，是唐朝之亭長、掌固，與景德之省有書庫者，今皆舉而復之矣。傳曰：「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是不容無紀，用取架閣官姓名，由今洎後刻於下方。嘉定九年三月吉日記。《古今事文類聚》遺集卷五。（楊世文校點）

□寅亮

□寅亮，失其姓，嘉定十年爲迪功郎、韶州翁源縣尉兼主簿。見《永樂大典》卷六六六。

重修凌連二陂記　嘉定十年

天下之事，成於有所思，廢於所不經意。方生民未識於耕種，而洪水有昏墊之憂。聖賢當斯時，欲使民無阻飢，下有奠居之樂，亦已難矣。自禹、稷思天下之飢溺由己，而烝民乃粒，九河既道，故其功用萬世永賴。大哉思乎！周公思兼三王、孟子之思濟斯民，皆是思也。後世君子設心措慮，與古人異，平居誦説，無非澤民之事，一旦臨政，自相背馳，飾厨傳，説過客，謹期會，奉上官，釣致名

譽，而其思乃出是。至於興利除害，曰：「吾所慮財賦之不足於用，舍是遑恤其他。」樂苟且以免罪戾，務因循以度歲月，而謂一念之在民，無有也。南雄郡治迫嶺下，視二廣未深入，地據上流，田有肥瘠，民力農作，歲小熟，則粒米足食，境所恃以爲安。所患者陂堰之不修，水利之不廣耳。近城十五里曰凌陂，去城二十餘里曰連陂，千百頃畝，皆藉此灌溉之利。然所以得名者，後人思其創始之功，而以其姓紀之。苟爲政者思所以利乎民，舍是無先焉者。惜乎歲月寖久，荒湮不治，民之力既不能以獨舉，而問民疾苦者又視爲具文。於是千金之隄，潰於蟻穴矣。嘉定八年冬，三山黃公庶以左符開府，首訪民間疾病，或有以二陂久廢言者，公慨然念之。次年春，邵農近郊，屏導從，率僚屬，步至凌陂，相觀地宜，首議興築。擇僚屬之公其心、銳於事者，得保昌主簿趙君汝宛，俾董其役。公勸課有程，賞罰有信，時一親往蒞之，遷之於舊基之上，長三十丈，規模深廣固，皆公指授方略。鑿民田三百一十九丈有畸，爲梁以導水，給官田之近者以償之。十年五月，凌陂告成，公復語趙君曰：「予首念民愁歎，無汝爾之異，連陂亦吾民利，其可恝然忘情乎！況興作之費已成者可復也，因民之餘力，使二役並舉，爲一方永久之利。」趙君之令不急不迫，而後連陂成，工費視凌陂差簡，而爲利則均。適公力上祠請，邦人去思，真有攀轅臥轍之意。一旦至于趙公之庭，請記其事，以傳不朽。趙君曰：「予首末從於斯者，將何以信於後！」遜而未遑也。是年秋九月，寅亮以常平使者檄來覈其實，遂與趙君周旋於二陂間，邦人擁于馬首而言曰：「二陂之利，皆所目睹，公利民之意，其可沒諸！而況奉外臺命，周行其地，非如他傳聞比，紀以豐碑，以慰民心，其何辭！」余歎曰：「上下之

不相孚久矣。今日秩滿，明日如路人，皆是也。公有志於民，而與民興利，自爲小官宰百里，嘗致其思矣。獨於此邦見於利澤者，尤章章然。公既思所以爲民，而民亦去思之爲無窮。近世以來，此風不多見，余敢紬繹其辭，以致民之思。」乃綴之以詩曰：水行地中，物蒙其利。至於稼穡，藉以豐美。廣郡之首，莫如古雄。良田萬頃，年嘗屢豐。究其所因，是資灌溉。陂堰之澤，切實爲大。曰連曰凌，以姓得名。歲久不治，利焉孰興。史君黃公，視民猶子。下車致思，飢溺由己。乃命僚屬，是經是營。挹彼注茲，據舊取新。激水在山，飛泉沃野。滔滔其流，晝夜不舍。昔也高仰，不耨不鋤。今焉潤澤，爲膏爲腴。昔也荒穢，茅茨所附。今焉浹洽，宜黍宜稌。千里之內，頌聲致和。含哺以樂，皷腹以歌。自今有歲，崇墉比櫛。公心在民，何以報德。我欲新陂，易名曰黃。詔之邦人，百世不忘。迪功郎、韶州翁源縣尉兼主簿寅亮撰〔一〕。《永樂大典》卷六六六。（尹波校點）

〔一〕「寅亮」上當脱姓氏。

趙希遠

趙希遠，字安父，宗室。開禧二年爲奉議郎、添差通判平江軍。嘉定初知徽州，九年任司農少卿。見《宋會要輯稿》食貨四四之一七，《宋史》卷二一七《宗室世系表》三，弘治《徽州府志》卷四，民國《江蘇通志稿·金石》一四《軍府牒府學》。

乞隨苗水脚錢并依舊法奏　嘉定九年五月

綱運一項，如納苗人户元有隨苗水脚錢，州委丞掌管，蓋所以充起綱之用。内以錢七分給船户攬載外，以三分管押赴卸處，以備填欠。若無侵盜，即復支還。今州不屬通判，縣不屬丞，而公然互用，迫勒船户攬載，七分錢既不全支，船户路費多是盜過米斛，三分錢又不解到，勒其陪備，無所取償。乞申飭州縣，今後隨苗水脚照累降指揮，專令通判、縣丞掌管，不得互用。其七分、三分錢，並用舊法，不得稽違。庶無欠折濡滯、監繫破蕩之患。《宋會要輯稿》食貨四四之一七（第六册第五五九一頁）。（尹波校點）

鄭子思

鄭子思，饒州浮梁（今江西景德鎮東北）人。登慶元二年進士第，歷官知縣。見雍正《江西通志》卷五〇。

梁鄱陽王蕭恢題記後跋

嘉定九年花朝前七日，同郡鄭子思爲拂塵於六百九十八年之後，同游王成巽、趙錦夫，侍行德顯、夫麟。《四川歷代碑刻》第八三頁。（王曉波校點）

黎時舉

黎時舉，化州（今廣東化州）人。嘉定間特奏名進士。見《宋會要輯稿》選舉一六之三一。

乞化州別置貢院免附高州奏　嘉定九年

竊惟設科必由本貫，蓋法古命鄉之意。自舍法初罷，創置科場，多將諸州比附就試，如欽附橫州，廉附雷州，潯附藤州，鬱林附密州，賓附邕州。後來士人陳乞，各得拆試，獨本州猶附高州。本州取高州，阻隔大江并小溪無數，一值秋雨暴漲，若滄海然。況石城一縣，取州凡六七日，前舉雨下旬，蹔虞甚衆。向來終場不下五百餘人，其年石城雨濘，阻水感疾，終場止二百四十餘人，坐受殿舉

一半，爲害至重。乞備申禮部，許別置貢院，免附高州。《宋會要輯稿》選舉一六之三一（第五册第四五二七頁）。（吴洪澤校點）

姚　灼

姚灼，字然仲，改名克後，福州長溪（今福建霞浦）人。紹熙四年武舉進士及第。嘉定間累官從義郎、權發遣宜州軍州事、沿邊溪峒都巡檢使、廣南西路兵馬都監。見《淳熙三山志》卷三一及所撰《龍溪書院養士田記》。

龍溪書院養士田記　嘉定九年十二月

龍溪書院既成，提學方公慮其不能久也，捐錢鹽命都曹攝州事張自明買田以給其養，買園以廣其居。田園既買，方公又慮其不能久也，於是法曹范公迪禀命作坫基簿三，其一留臺，其一留州，其一留書院。留書院者，使錢糧官及堂長掌計同司之。有侵移賣弄者，凡堂之士，皆得白於州、白於堂以斁之。又慮其簿之歲久而蠹且壞也，又使買石刻之，植堂之西廡，與祠記圖碑對峙，以詔於後。又命灼董其成而志之。灼既奉命成草，則又思天下之事創始固難，保終尤不易。求詳于法，不若求詳於

心。法傳之紙，有時而漫；傳之石，有時而剥。漫而更新，剥而改畫，不恃乎人之心也而可乎？然人心無常，公不勝私，蠹弊百出，則惡其籍之害己也，而沉諸淵畀諸火皆可矣。灼廣教事於侯邦，以輔成貽謀之盛意，一大美事也，而遑恤哉！近世嶽麓、石鼓、白鹿之復，南嶽、東湖、紫芝之創，皆人實爲之，而人實繼之，是以教養不絶，作成有方，人才彬彬輩出矣。州既以此復於方公，又志於石，願與同志者共保之。嘉定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庚午，從議郎、權發遣宜州軍州事兼管内勸農事、沿邊溪峒都巡檢使、廣南西路兵馬都監姚灼謹志。《粤西文載》卷二九。（吴洪澤校點）

釋師稱

師稱，俗姓應，汝南（今河南汝河以南）人。嘉定九年爲靈鷲山僧。見所撰《靈鷲山石塔款識》。

靈鷲山石塔款識　嘉定九年四月

當院徒弟比丘師稱施長財建塔一座，祈福追怛先考汝南應六承事、先妣口君吴氏，同生浄界，求脱輪迴，四恩普報，三有齊資，一切冤親咸成佛道。時太歲丙子嘉定九年四月十五日謹題。石匠葉成。《括蒼金石志》卷七。（郭齊校點）

何大任

何大任，濠州（治今安徽鳳陽東）人。嘉定中爲和安大夫，特差判太醫局。見所撰《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序》、《王氏脉經後序》。

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序

余先君有《小兒衛生總微論方》二十卷，家藏甚久，今六十餘載矣，不知作者謂誰。博加搜訪，未嘗聞此書之流播也。自嬰孩初育以至成童，所謂保衛其生，總括精微，視古今方書極爲詳盡。仁哉，著書者之心也！宗族親舊間幼稚有疾，余每口傳指授，效如影響。又取其可以通用於大人者，增湯劑而用之，尤爲神異。豈此書不言之妙有待於余而發耶？烏可掩爲一家之寶而不與人共之。於是集二三同志，訂正其謄寫之舛〔一〕，鋟於行在太醫局，以廣其傳。得此者敬而用之，當知余言不繆。或未免畫蛇添足之譏，不暇顧矣。吁！齊魯大臣史失其名，恨不得詳其人也。嘉定丙午立春日〔二〕，和安大夫、特差判太醫局何大任序。《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卷首，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又見《中國醫籍考》卷七四，《宋以前醫籍考》第三九七頁，《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一六。

〔一〕謄：原作「騰」，據文意改。

〔二〕丙午：按嘉定無丙午年，當有誤。

王氏脉經後序

嘉定十年五月

醫之學以七經爲本，猶儒家之六藝也。然七經中，其論脉理精微，莫詳於王氏《脉經》。綱舉目分，言近旨遠，是以自西晉至於今日，與黄帝、盧、扁之書並傳，學者咸宗師之。南渡以來，此經罕得善本，凡所刊行類多訛舛，大任每切病之。有家藏紹聖小字監本，歷歲既深，陳故漫滅，字畫不能無謬。然昔賢參攷，必不失真。久欲校正傳之，未暇。兹再承乏醫學，偶一時教官，如毛君升、李君邦彦、王君邦佐、高君宗卿，皆洽聞者。知大任有志於斯，乃同博驗群書，孜孜凡累月，正其誤千有餘字，遂鳩工創刊于本局，與衆共之。其中舊有闕文，意涉疑似者，亦不敢妄加補注，尚賴後之賢者。嘉定丁丑仲夏望日濠梁何大任後序。《宋以前醫籍考》第一三二頁。又見《中國醫籍考》卷一七。（以上郭齊校點）

王深源

王深源，寧宗時人，嘗師事吕祖儉。

卧游録叙

嘉定九年二月

太史東萊先生晚歲卧家，深居一室，若與世相忘，而其周覽山川、收拾人物之意未能已也。因有感於宗少文卧游之語，每遇昔人記載人境之勝，輒命門人隨手筆之，而目之曰《卧游録》，非直以爲怡神玩志之具而已。嘗遺益國周公書曰：「近書新衙，時初援亳州明道宫〔一〕。譙沛真源，恍然在目。若更十年不死，則嵩之崇福、兖之大極、華之雲臺，皆可卧游也。」觀此則先生故國之念未嘗一日去心，卧游之意，抑又深遠矣。此書未及成編而已迫夢奠。後二十餘年，先生之從子喬年既取「卧游」二字扁先生燕寢之堂，復以是編屬東陽郭君淇書之，且屬深源識其顛末。深源曩侍大愚先生，見先生之愛玩是書也，因請刻之祠中，以惠同志。觀者儻自得之，庶幾遺意之尚可追乎。嘉定九年二月望日學子王深源謹書。《卧游録》卷首，明刊山林經濟籍本。又見《古今游名山記》，《晁宋樓藏書志》卷五七。

〔一〕援：疑當作「授」。

三港渡通仙橋記

宣慈有津曰三港，霜降水落則可厲可揭，夏遇雨則驚湍横流，險與三峽等。祝希聖者，義君子也。築室於津之陽，擇謹厚者居之。籍良田三十畝，歲收其入，水縮則架木爲梁，溢則具舟楫濟險灘渡。對岸有廟，召一道人居之，給田十六畝，使冬夏施茶湯。嗣孫祝眉壽能繼祖志，修葺渡船。乾隆《宣平縣志》卷四，乾隆十八年刻本。（以上李文澤校點）

全宋文卷七〇四〇

謝　原

謝原，嘉定中爲平江府學教授。見《吴中水利通志》卷一六。

平江府重濬運河記　嘉定十年

平江郡闉有城四十七里，夾以兩河，環帶中外，源港脉，在在流通。歷時變遷，主聚蕃塞，植蘆託處，遥遥河流，失其故道。雨潦時至，逆滀不行，上者湫濕，下者沮洳，漱嚙之害，幾及公庾。歲丁丑，侍郎趙公出藩於此，曾未踰時，州民以開濬河爲請，公於是亟爲民條列其事於部使者，乃約經費，量公力，捐公帑之餘，聽富室之助，役以募召，用從官給，無科犯之擾，而有偕作之樂。基事於秋，閲月而功以畢矣。前後以工計幾二萬，而糜財凡三千餘緡。自錦帆涇經始衡從四丈出，跨橋五十有五，爲河一千一百九十丈有奇，淺深廣狹，以丈爲率，而隨其地勢稍有損益，窒者既通，淤者既行，源達派流，脉絡相貫，瞷則導清流而繚於中，潦則釃游波而洩於外，以利通濟，以備農田，其

功不既遠哉！《吴中水利全書》卷二四。又見《吴中水利通志》卷一六，光緒《蘇州府志》卷九，民國《吴縣志》卷四三。（黄錦君校點）

方世功

方世功，興化軍莆田（今福建莆田）人。嘉定中爲瓊州通判，九年，受部使者命權知昌化軍。見《正德瓊臺志》卷五，雍正《廣東通志》卷二六。

澹庵泉記　嘉定九年

嘉定丙子夏，世功以瓊郡丞受部使者命攝守儋耳，行臨高道中，海風揚沙，畏日爍金，兀坐籃輿，如薰如炙，思得清泉以濯之，而濱海地鹵蔑如也。停午次博頓，得水，甘寒清洌，冰澌流齒，顧問里旅何以得斯泉。有戴雄飛者曰是官井水也。先是，胡公澹庵以危言忤權貴，南遷珠崖，時夏愆陽水涸，先生步村陰，止茂林，穴甌出泉溜于地〔一〕，觱發瀆溜，由是汲者聯綆接轆，率盈缶以旋也。夫當屯膏未施，土焦石烈，望雲霓濟渴之時，得涓涓之溜於指顧之頃，餘澤至今不渴，是豈無所司相之哉！驚異咨嗟，盤旋久之。既而雄飛具言其父寔曾受《春秋》大義於先生，頗諳旨趣，自是預計

偕，收特科，歷仕僉幕，終老于博頓。迨啓手足，屬有治命：「吾生窮島，得綴名於吏部之籍，皆澹庵指教之功。今觀井泉，其故跡也，汝其擇善書者作『澹庵泉』三字，伐石峙於井之湄，以垂我後人，庶無忘胡公之德。」壬戌之秋，得方宗萬書之，獨未有文以紀其事。雄飛思昔群陰在朝，忠賢擯逐，天下鉗口，以言爲諱。有提刑方公抗論于朝，願削己爵以贖先生罪，抑非先少卿其人乎？幸公軫先世爲記之。世功自揣不肖，顧何足以與斯文。惟昔賢之迹有不容泯，故沿叙雄飛之説，俾歸而勒之石。嗚呼，患不極則德不深，身不危則道不直。是泉也，以旱而後利濟之名顯，而先生顛沛炎陬，固所以昭其忠誠於不朽歟！昔蘇文忠公記韓吏部廟，其言曰：「公之精誠如水行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譬如鑿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世功於是井也亦云。是歲七月記。《正德瓊臺志》卷五，天一閣藏明代地方志選刊本。又見光緒《臨高縣志·藝文》一九。（黄錦君校點）

〔一〕甌：原注「一作漚」。

應謙之

應謙之，字亨甫，婺州永康（今浙江永康）人。朱熹門人。紹熙元年登進士第。嘉定間知襄陽府，移知均州。十一年，金兵圍隨州、棗陽軍，游兵至漢上，謙之棄城走，坐降罷兩官。官終江西提刑。見劉克莊《玉牒初草》，雍正《浙江通志》卷一二六，《儒林宗派》卷一〇，光緒《襄陽府志》卷一八。

滄浪亭題名　嘉定十年三月

嘉定丁丑後清明三日，郡太守東陽應謙之亭甫、貳車九江蕭必簡季然，因房陵廣文東陽張畏與可以檄過郡，越江小飲于滄浪亭，晚□馳登回鑾寺。武當宰三□□冠鄭伯四□郎□□文□□□王琛子方、張廣文子□□□□馬録參嘉禾李翱□□理□東陽鄭伯永□□續至。光緒《襄陽府志》卷一八，光緒十一年刻本。（黄錦君校點）

應與權

應與權，常州（今江蘇常州）人，嘉定中爲淳安令，後知台州。見《台州金石録》卷一一。

乾道規約碑題記

與權筮仕星渚間，造白鹿書院，得前郡守朱文公先生規誨拓本，服膺二十年矣。兹來守台，首謁學宫，文公寔有祠。惟公淑人心而扶世教者，於是邦尤所致意，學者當朝夕寅奉。兹用揭于明道堂楣

間，使過者致高仰之慕。以東萊太史呂成公學規互相發明，因□□之，且壽諸石，以便舒卷。學者儻□□□□以達洙泗，且自此問津焉。中闕月毗陵應與權謹記。《台州金石録》卷一一。（黄錦君校點）

趙時近

趙時近，宗室，潁川郡王房八世孫，玮夫子。曾登進士第。見《宋史》卷二三六《宗室世系表》二二及所撰《謝及第啓》。

謝及第啓

陪子大夫而對策，猥叨題雁之榮；從古小宰以調官，仍玷棲鸞之職。雖侈聖朝之睦叙，亶繇侯泮之作成。甫歸拜於慈闈，亟進干於涓謁。冒陳柔削，祗控謝懷。惟我王家，眷予宗姓。自試文賜第於皇祐，暨創法赴舉於元豐。上有激昂，下無暴棄。故接武龍門者衆矣。或亞名鼇首者有之。況薰陶歐里之文風，且漸漬魯宫之教雨。宜有親賢之露穎，乃符明聖之臨軒。如某者詞慚子建之波瀾，學謝更生之淵海。一經覃思，粗若可興而可觀；百戰争名，何敢患得而患失？至三上於禮部，遂群造於廣庭。瞻衮衣日月之輝，欽承堯問；獻韋帶芻蕘之論，莫補舜聰。逮聆金闕之傳臚，例褫銀袍而賜緑。

肯誇得意，看一日長安之花；所嘆强顔，披三載考城之棘。才曷堪於作吏，禄幸可以及親。僥踰若斯，省循有自。兹蓋伏遇某官才名卓冠，師道彌尊。一紙合浮圖之尖，已騰鶚表；諸生經巧冶之鑄，咸奮鵬程。凡屬天支，尤加風勵。遂俾樗材之陋，亦沾桂籍之香。某敢不永堅乃心，無負所學。以湛靖有謀如劉子駿，此未足以致君；守卓犖大節若李文饒，庶不辱於知己。《永樂大典》卷一四一三一。（曾棗莊校點）

趙　抃

趙抃（？—一二〇六），孝宗孫，魏王愷子。淳熙中生於明州。性早慧，孝宗愛之，將内禪，封嘉國公。光宗立，進封許國公。寧宗慶元間封徐國公，領昭慶軍節度使，又進封吴興郡王。開禧二年卒，追封沂王，謚靖惠。見《宋史》卷二四六本傳及孝宗、光宗、寧宗《本紀》。

乞擇近屬爲後奏〔一〕　開禧二年五月一日

臣不善衛生，寖成綿痼之疾。念臣年愈三十，有子不育，堂有老母，何以自慰？而先臣香火之奉，亦遂孑然。伏望矜念，於近屬中擇昭穆相當者一人，與臣爲後，庶幾嗣續有傳，存没不朽。《宋

會要輯稿》帝系七之二七（第一册第一六〇頁）。（曾棗莊校點）

〔一〕此奏之前原稱「皇弟少傅、昭慶軍節度使、吴興郡王柄奏」，「柄」字誤，據《宋史》改。

趙希館

趙希館（一一七六——一二三三），原名希喆，字君錫，宗室，燕王房八世孫。登慶元二年進士第，調汀州司户，破峒寇李元礪，升州推官。調主管夔州路轉運司帳司，改知玉山縣，未行，改授大理寺丞，遷大宗正丞，權工部郎官。換授吉州刺史，提舉佑神觀。授成州團練使，進和州防禦使。理宗即位，進潭州觀察使，又進安德軍承宣使。紹定六年卒，年五十八，追封信安郡王。見魏了翁《趙公神道碑》，《宋史》卷四一三本傳。

言選官未得其道奏

今日多事之際，而未有辦事之人。朝紳，清選也，以緘默爲清重，以刻薄爲舉職，以無所可否爲識體。閫寄，重任也，以大言爲有志，以使過爲知恩。臣非敢厚誣天下以爲無人，患在選擇未得其道，器使未當其才也。《宋史》卷四一三《趙希館傳》。

初政急務奏

初政急務，莫先于明道，總治統，收人心。《宋史》卷四一三《趙希鎧傳》。

龍泉寺重建法堂記　嘉定十五年

撫之宜黄邑郭之北嶺名羅城，羣山秀潤，一逕深窈，有寺龍泉，帝誕之月，闔邑官吏肅班墀下，祝聖人壽。異時西北流寓混處其間，上雨旁風，籧篨粥不給，寖以隳廢。寺僧宗信既祝髮，挾錫江浙，遍參尊宿，久而復歸，繼主寺事。慨歎更造，力有未裕，閱歲滋深，戒行精虔，土俗信向。乃開禧丙寅，新演法之堂，棟宇嵬巃，高明爽塏，金碧照映，藻飾絢爛，於臣子歸美報上爲宜。嘉定己卯，敞其寺門，壬午盡徹東廡而新之。於是環寺内外，欹者正，蠹者易，敝者改，佛殿法輪，鐘鼓香燈，僧房樓閣靡不振整。山川神祇，頓發光彩。過者起敬，真附郭之甲刹也，何向焉庭序之荒蕪，而今則簷楹之華煥？何向焉芯蓊之鮮少，而今則緇徒之森列？良由宗信用志勤勞，銖積寸累，靡假化緣，盡傾衣缽，略無慳悋，斯能成就不朽功德，是可嘉也已。邑人新嶽陽户掾鄒君燮比來都城，因訪希鎧〔一〕，歷叙宗信之堅苦，而嘉兹寺之崇成，且出示先正提刑公所撰塑佛像記，屬希鎧記修營之歲月，顧曷敢

以詞語淺陋爲辭？若乃寺之始立與夫僧之得人，固已具載前記矣。竊念希館曩掾臨汀，適公剖符是邦，荷公知遇，挈之底僚，辟致郡幕，遂得熏炙公之學問操履爲詳，鑑裁至明，豈輕許可？則公之舉揚宗信，偕其徒弟之賢，端有證矣，故樂書之。嘉定十五年夏，皇弟、成州團練使、提舉佑神觀趙希館記。同治《宜黄縣志》卷四五。（以上曾棗莊校點）

〔一〕館：原作「館」，據《宋史》改。

張翼

張翼，寧宗時真州（今江蘇儀徵）人，嘗爲州學教授。

豐知郡祠堂記〔一〕 嘉定九年

嘉定八年夏五月，詔易新知蘄州豐公求守儀真。六月至郡，始見吏民。既召僚佐、進鄉之士，而謀之曰：「天久不雨，蝗又北來，歲時旱且饑，其思所以爲先具之備。」於是夙夜孳孳，講求荒政〔二〕，如救焚溺然。凡利民者靡不舉行，不便於民者鋤而去之，惟恐不亟。務穡勸分，捐逋已責，

通商惠工，平糴均食，本末具舉，規模悉定。散遺屬吏，分命士子，計户口，覈虚僞，無有遠邇，家至日給。號令嚴，賞罰明，吏莫能欺，民受實惠。越明年，二麥大熟，邦人相慶如平時。父老子弟相與言曰：「往歲旱蝗不知其幾郡，而吾鄉獨異於他鄉，自秋徂冬，如病之革，朝不謀夕，若不可以自保也。然當是時，民安於市，不知有流亡；農安於野，不知有餓莩。深山窮谷之中，不見有菜色；甕牖繩樞之下，不聞有愁歎。遠方流民襁負而來，視逆旅如歸，不知其爲寓。行旅之出於路者，皆曰：『是無異於豐年。』士大夫之往來者，亦曰：『吾入兹境，殆不覺其爲饑歲也。』所以致是者，非邦君之賜與！微邦君，吾曹安得至於今日乎？其不散而之四方者幾希矣。」既而曰：「邦君於我者如此，吾儕小人，其將何以報之？或人曰：古之人有德其邦君者，爲之歌頌而祝之。今吾鄉之民感吾邦君之惠，而祈頌之私不能自已，盍亦如蜀人畫尚書張公之像傳之於後，以示其不忘之意與？」有僧普茂，時住北山，樂善而勇於義，即圖公像，室而祠之，以遂衆之所欲。公聞而禁之，不可。乃仲秋月朔，合鄉之士民耆老而落成之，又屬翼記其事。遂書其實遺典祠者，以示吾鄉父老子弟，期世世俾勿忘。公名有俊，字宅之，四明人，清敏公之孫。隆慶《儀真縣志》卷一四，天一閣明代地方志選刊本。又見道光《儀真縣志》卷二〇。（祝尚書校點）

〔一〕原題下署作者名，注曰：「邑人，□州教授。」

〔二〕政：原作「致」，據文意改。

温大明

温大明，自號學道隱居。本貫南京（今河南商丘），高祖宦遊，徙居明州（今浙江寧波）。家世業醫，著作今存《温隱居海上仙方》二卷、《温氏隱居助道方服藥須知》一卷。

隱居助道方服藥須知序

嘉定九年八月

余家世南京，高祖因宦遊，寄跡四明。所謂醫書奥旨，初得醫師王承宣心傳之妙。更歷三世，至先君制幹，隨侍魏丞相入都城，遂以儒醫名於時。余讀父書，密受奥旨，自淳熙改元，始續先業。遍遊京邑，纔七八年，因己出入士大夫之門，而朝野以是草木知己。迨今四十餘歲，備見先輩後輩，初學未學，興廢不一，蓋由用藥治病，僥倖於目前，故福善禍淫，報應於身後，吁，可憫也！余日迫桑榆之景，心棄利名，隱居求志，恨無以惠人，取五世家傳名方，併生平行醫應效圓散，與夫古今聖賢諸方，歷學請問四方名士，海上良法，集爲一册，計詩七十七首，的有起死還生之效。活人以代耕，設或私藏，則所濟者狹矣，謹録施以傳。非惟世人有疾者，一展卷而識之，得此者，亦可以自助，豈曰小補之哉！時嘉定丙子中秋日，學道隱居温大明謹序。《中國醫籍考》卷四九。又見《宋以前醫籍考》第

一一二八頁。（尹波校點）

家大酉

家大酉（一一七六——？），字朝南，眉山（今四川眉山）人。嘉泰三年進士，筮仕昭化主簿。嘉定八年試邑成都。寶慶二年擢主軍器監簿，尋遷丞。明年，差知隆慶府，又改簡州。淳祐中侍講經筵，累官工部侍郎。後罷。卒謚文節。見魏了翁《安人史氏墓誌銘》《太令人程氏墓誌銘》（《鶴山集》卷八一、八七），《宋史翼》卷一七。

留題周濂溪讀書堂　寶慶三年八月

眉山家大酉補外西歸，敬拜元公周先生於濂溪之上，游泳久之。想像程純公吟風弄月時氣象，尚庶幾萬一焉！寶慶三禩仲秋上浣。《周濂溪集》卷九。

書三賢贊後〔一〕

崔公塞饋送之路，而匪頒諸將，撫恤戍卒，訓獎騎射，則無吝色也；薄賓客之費，而守有城壁，戰有器械，士有衣褐，則惟恐後也。是清之中有通焉。疆埸彼此，易生於矛盾，公則屈己以就事；兵財異同，常患於秦越，公則降心以體國。是直之中有和焉。未常絶外夷，然不輕於合從，以開邊隙；未常拒内附，然不苟於納叛，以遺後憂。是剛決之中有審固焉。文書環於四壁，公退無燕私；涉筆至於夜分，左右無厮僕。是深居之中又窮天下之勞苦，而人不知也。抑吾嘗南游，聞諸縉紳，相與語淮楚事，皆曰：「使崔揚州之言見用，豈有今日之患乎！」及歸見關表，父老又曰：「虜連年盜我邊〔二〕，而不能入西和，有崔公城可恃故也。」公去淮、蜀幾年，而人思之，此可强而致哉？公始以禮書出蜀，力辭；帥潭，又辭。後五年，又以隆興起公，嚮用之意益切，堅壁如初。天下士益信之，曰：「是足以追清獻之高風而相頡頏也。」夫孰無在躬之清明，苟不爲利欲所晦蝕，則固有所謂志氣如神者在，此崔公所以大信服於人也，此三賢之所以並稱也。

忠定之魁傑如高山深林，龍虎變化，風雨晦冥，雷霆不測。清獻之凝遠如鳳凰麒麟，雍容閑雅，狐狸豺狼望而退縮。崔公之雅重，如入宗廟，見古罍洗，易直之心油然而生。《宋丞相崔清獻公全録》卷

九。（以上尹波校點）

〔一〕「三賢」指張詠、趙抃、崔與之，蜀人立三賢祠祀之。

〔二〕「虜」字原空。按《崔清獻公全録》清抄本凡遇「虜」字皆改作「敵」或空字，此處據文意亦必是「虜」字，今補。

游　郴

游郴，字季僊，寧宗時人，與劉學箕交好，自稱爲其學生。見《方是閒居士小稿跋》。

方是閒居士小稿跋

疇昔之日，郴與先生把酒論文，揮金結客，慨然有志天下之事功，是所謂交遊者也。今之日，先生浩然之氣充塞宇宙，學問文章，出處議論，與古人齊驅並駕，而郴學日益荒，文日益退，所養之氣且又休於時，而不能屈伸，蓋今吾非故吾矣。吁，可嘆哉！謂之交遊，可乎不可也？是當以師事之。先生英雄人也，號種春子，而隱於耕，莘野渭濱，其同者歟？豈真隱哉，少需時耳。暇日發爲詩文，游戲翰墨，亦豈徒云乎哉！識者當自知之。此集二百餘篇，凡三萬言，郴親授先生之前而手編之。朝

而誦，暮而誦，歸而語諸同志曰：我得師矣。行者遇焉，先生以爲然乎？幸終教之。季秋中澣，學生游郴書。《方是閒居士小稿》卷末。（尹波校點）

蔣　卓

蔣卓，號原在庵主人，嘉定間在世。

還珠洞題名　嘉定十年八月

嘉定丁丑中秋良夜，萬里如雲，纖塵不染，獨酌月光亭下。原在庵主人蔣卓。《桂林石刻》上。（尹波校點）

林　恢

林恢，嘉定中爲撫州州學教授。

象山先生謚文安告謚文

先生振絶學於千載之後，躬行著論，碩大光明，播於四方，所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屬者諸生請謚，郡聞於朝，訂議太常，謚以「文安」，聖天子俞之。嗚呼，不俟百世，斯文已有見矣！《象山先生年譜》卷下，雍正刻本。又見《象山先生集》卷三六。（刁忠民校點）

鄭子恭

鄭子恭，嘉定中以迪功郎爲江陰軍軍學教授。

無錫縣重修縣學記

通天下郡縣有學，縣之學無顓官，令實主之。自縣以債名爲令者，日與簿書期會相迫遂，斤斤救過，何暇論繩墨外。故學之修廢，視令能否。錫山見謂壯哉縣，學之區宇稱是。耆舊所傳，往時租入數夥，歲計沛然。中間吏去其籍，並緣爲姦，乾没十五六，縣家究極，竟莫得要領，繇是所入不足以

支所出，其來久矣。趙公崇要之爲令尹也，以明敏之資，行簡靜之政，整大綱，略小節，而劇務自理。始至首問學事，有吏持簿以租入不繼爲言者，叱去之。厥明，入鄉校，招諸生誨之曰：「富而後教，聖人論凡民耳，士不與焉。須富而教，則爲令者言政而後及化，爲士者言利而後及義，不幾於交相爲瘉乎？藉使用度未從容，節目未備具，亶令不至闕需廢事足矣。吾非念不到此，顧吾以教化爲職，當先務之爲急，而徐思□以經理之，可乎？」於是合一邑之士羣試之，拔其尤者分職，餘充弟子員，月書季攷，激厲有方。明年，講鄉飲酒禮，又明年申行之。主賓介僎，濟濟在席。少長山席，獻酬有節。觀者如堵墻，目擊心諭，禮孫興焉。會三歲大比，公應鎖廳試，以詩學爲舉者，而邑人之薦于鄉于學，于胄監，于漕闈，數路得人，倍蓰往年。遂蒐曠典，會鄉之耆英歌《鹿鳴》，燕多士，身勸爲之駕。凡上春官者五六十人，文教興行，儒風增盛。公乃節浮費，縈贏財，顧視學宮有不可於意者，撤而新之。曩重門未建，氣象淺迫，於是乎外爲門三；列戟未設，觀瞻弗肅，於是乎中設戟三十四；祭報未備，禮容弗嚴，於是乎舉子男之報。墻垣階戶，棟梁榱桷，敗者易之，傾者正之。先是，學租額財四百石，歲入實不登，公撥閒田之在官者附益之，視元額增其半外，又豫備鄉飲、鹿鳴等費，條目凡最，它有紀録。諸生德公之深，則繪公像于學，朝夕寅奉之。吁！事久論定，毁譽乃真。初，公以富教之序語諸生，豈無謂先生欺余而笑于列者，及觀厥成，無言不酬。蓋公默窺聖人言外之意，規模先定于胸中，達者信之，衆人固不識也。政成遄歸，不鄙謂予，俾記顛末，辭不獲命。竊自念予既冠入鄉校，以課試見推爲右職，迨歸自上庠，邑令尹鄭公之悌鋭情教養，嘗俾予與聞學政矣。

束於事力不逮，美意未獲盡施，繇今視昔，予心愜焉，是以樂爲之書。公字履簡，鄱陽人，今官爲宣教郎，丞相忠定公之第七子，凡兩薦於胄闈云。嘉定十年十二月望日，迪功郎、新江陰軍軍學教授鄭子恭記。迪功郎、新臨江軍司理參軍凌蔥書。《江蘇金石志》卷一五。（王曉波校點）

徐　鳳

徐鳳（一一七七——一二三四），字子儀，建寧府浦城（今福建浦城）人。慶元二年進士，歷官宗正丞、秘書少監、直學士院。累官顯謨閣待制，出知贛州，致仕。嘉定十七年卒，年四十八。有《内制》及文集。見真德秀《秘書少監直學士院徐公墓誌銘》（《真文忠公集》卷四六）。

請吴庵住扣冰

瀟灑松關，地接孔夫之境；峥嶸蓮岫，勢連陳氏之墳。偶乏主持，以爲焚誦。某人居士幔亭仙裔，渤海雲孫。早現居士身，或示維摩相。筠亭坐下，洞徹根源；蒙骨峰前，已經爐鞴。徧看金圈栗棘，透過鐵壁銀山。好個本分道人，堪作菩提種子。誰是暗中之室，無燈應不發輝；若論向上之機，有言方始顯道。請脱湖山活計，歸作扣冰生涯。粥魚齋鼓一新，佛殿鐘樓改色。嚴奉香火，大闡家

風。勿訝今日彈頭，只是舊時面目。黃花翠竹，正宜緊峭芒鞋；明月清風，雅稱倒拈竹杖。幸垂允請，莫作他辭。《新編事文類聚翰墨大全》癸集卷二。（吳洪澤校點）

全宋文卷七〇四一

釋師範一

師範（一一七八——一二四九），字無準，俗姓雍，梓潼（今四川梓潼）人。年九歲，依陰平山道欽出家。紹熙五年始具戒游成都，謁於老僧堯和尚，有省。出游廣浙，謁佛照於育王，人稱烏頭子。侍破庵居靈隱，大悟。同月石溪游天台、雁蕩，歷住清凉、焦山、阿育王，移住徑山。召入大内説法稱旨，賜金襴衣，加號佛鑑禪師。淳祐八年，築室明月池上，榜曰「退耕」。次年三月，書遺表及偈而卒，年七十二。其弟子編有《無準師範禪師語録》五卷、《無準和尚奏對語録》一卷，今存。見劉克莊《後村大全集》卷一六二《徑山佛鑑禪師塔銘》，《補續高僧傳》卷一一，《新續高僧傳四集》卷一五。

致兀庵和尚書

靈巖堂頭長老：別去許久，中間受信，後莫知動止。歲暮忽於蘇城舟中收書并信，且知出世出自諸山公舉，甚慰老懷。既曰住持，却與閑衲子不同，便有住持之職從上來，大有軌則，當一一依而行

之。緊要者惟以本分事，廣攝來學，亦宜隨己力量施設，當去過與不及之患，久久自然感驗也。貴老久立叢林，備見今時之弊，可默省察，莫令失脚，墮其輩流，爲識者笑。吾老矣，一住五峰，今十七年矣。開奏後漸理求閑計，只有早晚矣。法衣乙頂付去，遇上堂可一披。幻質無現成者，付在別日。旅中草略奉答，不甚子細。餘宜爲宗乘自愛，不一。師範和南手白靈巖堂頭長老。《兀庵普寧禪師語録》卷首，續藏經第二編第二十八套第一册。

普寧侍者告別贈語

端平二年八月

寧侍者自育王至雙徑，首尾相從，已經數載，見其孜孜爲道，真本色衲子。秋風吹衣，忽來告別，且袖紙求語而謁蔣山。吾不欲特地固却之，而所請益堅，因謂之曰：昔太師祖據鍾阜，大慧居五峰，一時龍象，往來二開士之門，憧憧致武於道，又不知誤了多少人家男女。吾故不敢仰視前輩，而痴絶兄實當世宗匠，此行若空去，後必實回，若使實去，必須空回，斷無疑矣。或恐問著此，問如何若何，却不得妄通消息。何故？彼此老大。端平乙未中秋，徑山無準叟書于凌霄閣。《兀庵普寧禪師語録》卷末。

枯禪序

今時師僧往往禪多病在乾不盡處。非特貫乎形色，作乎四肢，至於八萬四千毛孔，皆咂咂地，動輒流出，莫之能遏。求箇脱枝葉、絶氣息底，有若星中揀月。成上人深諳此旨，故以枯禪自名，亦虚空釘橛耳。且欲無準饒舌。予平時不曾與人葛藤，況枯禪分上，豈容葛藤耶？成遽而咄曰：「已是葛藤不少！」徑忍笑，書以遺之。《無準師範禪師語録》卷五，續藏經第二編第二十六套第五册。

書無明禪師語録後

一齋居士示及無明和尚語一編，炷香拜觀，三嘆無已。徑山師範書。《無明慧性禪師語録》卷末，續藏經第二編第二十六套第四册。

跋大丞相游公所書心經

此經吾佛以覆大千之舌所説，句句皆心語也；大丞相以運造化之手所書，字字皆心法也。燈既能

受持，則知古佛今佛無二心爾。《無準師範禪師語録》卷五。

跋圓覺經集注

喚作圓，虧缺了也。道箇覺，迷昧了也。黃面瞿曇、十二大士密説顯演，已是注解。其餘經師論師，於注解中又添解注。且正文畢竟在什麽處？恁麽問，好與三十拄杖。覺如居士儻能下手，徑山甘受不辭。《無準師範禪師語録》卷五。又見《圓覺經夾頌集解講義》卷末。

費居士請諸山書金剛經得最後一分仍命跋

若謂如來有所説，則爲謗佛；若謂如來無所説，則爲謗經。這裏著得一隻眼，瞿曇善現，無地容身。其或不然，非但諸山，乳峰亦遭連累。《無準師範禪師語録》卷五。

跋能凝範三人讚十二散聖

這一隊賊非常，敗跡有贓者五，無贓者七，已經三司明斷。於中一人受屈，屈者重加一等。唵部

臨，唵齒臨，急急。其餘並在不赦。嘉定十年臘月二十五日結。《無準師範禪師語録》卷五。

跋船子和尚頌後

船子上無片瓦，下無卓錐，安有剩語流布蓁林？是皆傳之者悞，而賡歌讚之者亦悞矣。今又兼行於世，豈不轉悞後人耶？徑山從而注脚也，是蕭何制律。《無準師範禪師語録》卷五。

跋圜悟法語

警誨學徒筆授之語，盛於圜悟祖師。其縱横之作，如大藥肆，窗窗洞開，奇材異品，牛溲馬渤，插架盈櫥，貴賤粗細莫不有也。拈起一物，皆能殺人，亦能活人。中間悞服食者，往往致病，然非藥之咎也。敏既能寶之，宜諦審之。《無準師範禪師語録》卷五。

跋大慧法語

大慧禪師得法自在，譬如川流泉源，其勢就下，浩然無涯，或激而怒，或決而汎，或恬而静，或

暴而吼，變態萬狀，初無作意。及至于海，則混一味而無川源泉流之異。脩羅蚊虻隨器而飲，皆得充滿。若酌一蠡目，謂盡其大海之量，非愚即憨。《無準師範禪師語録》卷五。

跋雲窠語録

雲窠入滅未久，有不肖子摘其平生敗迹之款，成一巨軸，將欲流布諸方，以肆無窮之謗，且携質於子，曲求知證。因爲原其語，彷彿横巾右祖之作。然又節節矱訛，不通翻譯。於中有一句子稍似唐言，若人辨得，直饒刎頸，未足謝諸。儻涉遲回清涼，贏得鼻孔出氣。《無準師範禪師語録》卷五。

跋念鐵嘴語録

此老平生無所重，惟畜一喙，勘驗諸方。故其所至，一時大老無敢嬰其鋒。由是鐵嘴之名大播江湖。後住吴門金芝小刹，有古宿風韻。學者過其門，或以别傳機要及異教之語扣之。隨扣而成頌，如谷答響。其徒摭其緒餘，欲流通於世，且要雪竇後之覽者，亦宜善看方便。《無準師範禪師語録》卷五。因謂從上佛祖切害處，痛遭一嘴，不可禁當。

跋嘯巖語録

嘯巖一嘯，豈止聞四十里，直得三千刹土悉皆震驚，猛獸竄伏，飛禽墜落，非雷霆之所擬。今既滅矣，餘音尚存，殷殷弦弦，殆不可掩。眼裏聞聲者，當自甄別。《無準師範禪師語録》卷五。

跋少林語録

少林有一句不在六會語中，若人辨得，便請焚却此録。其或不然，始自篇首至於卷末，滿紙盈册，總是黑豆子，不妨從頭咬看。忽然蹉口咬著，也不定。《無準師範禪師語録》卷五。

跋石巖語録

瑞巖緣姪以石巖兄語一編見示，且乞余序語。余與石巖兄三昧，余豈知之耶？後人欲知其三昧，不可無此録，然不得於此録中討。若人知得，潮陽有鱷魚。《無準師範禪師語録》卷五。

跋石田語録

吾父翁活業爲石田兄破蕩無遺，今觀前項所供，皆是詣實至切害處，不覺咬斷拇指。徑山弟師範拜首〔一〕。《無準師範禪師語録》卷五。又見《石田法薰禪師語録》卷末。

〔一〕此句原缺，據又見補。

跋大歇語録

拈上死柴頭，且向無煙火。老松源擅楊岐斯旨，得其要者，吾大歇兄耳。今觀其録，雖一螢不耀，而冷焰逼人，尤甚於燎原之酷。覽者宜退身七步。《無準師範禪師語録》卷五。

跋大慧出隊歸止知事頭首出迎手帖

此是大慧退閑時帖，既言省緣，又言省靜，觀其恁麼寫出大故，不省也。余持鉢江鄉，純上人持以覓語，奔走中爲書，當與大慧併桉。《無準師範禪師語録》卷五。

跋破庵法語

破庵老人書此法語日，恰在侍傍，是時不覺惡心嘔吐而去。經今數十年，豈謂復有寶之者？我所不解。《無準師範禪師語録》卷五。

跋癡絶書石田語

石田供來，句句不實。癡絶寫出，字字曬訛。然上項事於劣弟即無干預，恐後難以分説，書此爲憑。《無準師範禪師語録》卷五。

跋無庵語　孟少保

無庵語質而不文，閱者如喫木札羹。然舌頭具眼底，自有真味。《無準師範禪師語録》卷五。

書楊省元學道論

此書乃五里單牌，十里雙堠也。登徒欲詣之人，不得不一觀。楊公慮其半途而暮者，故求剩語於後，以速其行。雖勉强而作，但恐翻成鈍躓也。《無準師範禪師語録》卷五。

跋闡提頌軸

性上人以闡提爲稱，其大旨已見於栢庭友于之作。袖軸亦欲求語，因謂之曰：「老夫有一句子，出之不辭。但不知上人信耶？不信耶？與其信，胡爲闡提？若不信，則書之何益？」闡提聞之，乃仰天掉臂，長歌而去云：「飯一鉢兮香普薰，卧連床兮堂七楹。一句子也年已陳，信不信兮自有人。」於是引筆呼之，笑而爲書。《無準師範禪師語録》卷五。

跋弼知客山水軸　破庵石田癡絶跋在前

弼知客以山水小軸示余，軸雖小，而有無盡之意。無盡之意不可形容，不可形容處，已爲吾父兄形容矣，徑山尚何言哉。《無準師範禪師語録》卷五。

跋用庵軸後

用不及處，熾然用之。熾然用時，卒無可用。如人夜間背手摸枕子，用庵還甘麽？徑山書于即庵後三季。《無準師範禪師語録》卷五。

跋出化先馳頌軸

淳祐五年秋，余將率師出征于山之南，拜玉爲先鋒，四方子弟各出奇策，以助其行。觀其意，視其勢，決有必勝必取之效。後日奏凱回戈，吾當片枒太虚爲賞，有所不吝。《無準師範禪師語録》卷五。

題牧牛圖

誰家牯，誰家犢？谿東谿西，水甘草足。宜乎後夜當春耕，懷袖應難秘斯軸。《無準師範禪師語録》卷五。

題僧畫草蟲

似則似矣，是則未是。若是刽利衲僧，不作這般蟲豸。《無準師範禪師語録》卷五。

釋迦出山相讚

入山去，何所圖？出山來，胡爲乎？早知今日事，悔不慎當初。《無準師範禪師語録》卷五。

觀音大士讚

提起數珠呈伎倆，無端弄出孩童相。何似月明霜滿天，孤猿啼斷千峰上。

隨流入流，無所分別。處處圓通，頭頭漏泄。雲淨八紘天宇寬，萬頃波心蓮一葉。

寂滅現前，如月在天。分身利物，影含百川。是所謂不然而然。虛而通，靜而應。萬國春容，千江月影。如今何處求普門？一聲鶴唳寒松頂。

大哉觀自在，善觀諸音聲。而於諸音聲，不作音聲見。是見亦寂滅，亦無寂滅者。由是離衆苦，處處得解脱。分身十方刹，救度於一切。然於救度中，而無救度想。如春在百花，不分長短枝。又如月在水，不分大小器。尋聲隨所念，平等獲利益。是三十二應，十四無畏法，無量方便門，一一皆成就。一一成就處，當體皆如幻。我觀如幻相，願作如幻讚。若有見聞者，當作如是觀。《無準師範禪師語録》卷五。

漁婦觀音讚

腥穢通身不自知，更來漁市討便宜。就中活底無多子，提向風前賣與誰？

籃内魚，衣中珠。見買見賣，少實多虚。《無準師範禪師語録》卷五。

文殊大士爲龍女説法　泰首座請讚

文殊所法，所説何法？女子成佛，所成何佛？無法可説，無佛可成。卧龍奮迅，獅子嚬呻。《無準師範禪師語録》卷五。

三教合面相讚

一三三一，三一一三。解不能散，聚不成團。今古合成閉口面，只因門户有多般。《無準師範禪師語録》卷五。

十六羅漢讚

身如枯柴，心如斷崖。萬般神變，一種平懷。請佛齋。《無準師範禪師語録》卷五。

須菩提讚

頭白齒豁，空腹高心。被憍尸迦，當面上當。獨沉吟。《無準師範禪師語録》卷五。

布袋讚

露胸坦腹，皺眉搭嘴。做箇模樣，是何儀軌？我儂識得你。

面面相看，究竟不知論底事。阿耨達池，龍王來日謂渠惺，未必惺。請渠睡，未必睡。吽吽奉化子，對維摩詰，甘自屈沉。説甚解空稱第一，只堪倚杖

肉重千斤，智無半星。回頭轉腦，昧却天真。一處尤堪笑，街頭等箇人。我當時若見，只緩緩地向佗道謝三娘秤銀。

誰管你地，誰管你天？放下布袋，打一覺眠。若論當來補處，驢年更待驢年。

巡行掠布，既飽且醉。無用心處，打箇噴嚏。更言是真彌勒，想見別有假底。《無準師範禪師語録》卷五。

維摩居士讚

詐病從來不可醫，文殊特爲下針錐。事祇一丈六長三尺，問著依前似鼓槌。

示疾毗耶，平地風波。醫不得處，病在口多。《無準師範禪師語録》卷五。

全宋文卷七〇四二

釋師範 二

達磨祖師讚

大破六宗，單傳一心。遊梁歷魏，罕遇知音。少室九年空面壁，誰同霜夜月沉沉？

滿面盡是胡鬚，當門却無版齒。縱不畫影圖形，東土有人識你。

觸忤梁王，悒悒渡江。九年冷坐，重重話墮。一花五葉自芬披，不在春風著意吹。《無準師範禪師語録》卷五。

祖師圖讚

五。

等是清平世界人，多因閑事長無明。使佗箇箇能安分，圖上何緣有姓名？《無準師範禪師語録》卷

豐干讚

五。

淨土不居居穢土，良馬不騎騎猛虎。回頭轉腦謾招呼，誰肯與伊爲伴侶？《無準師範禪師語録》卷

寒山持經拾得手接讚

手持經卷，付與同倫。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自有一經，不肯受持。却從佗覓，可煞愚癡。《無準師範禪師語録》卷五。

蜆子讚

出手露脚，撈蝦摝蜆，這窮鬼子，可貴可賤。紙錢堆裏謾藏身，莫言冷地無人見。

五。

鯰尾谿頭打野盤，撈蝦摝蜆當朝餐。想應不是釣鰲手，得箇蝦兒便喜歡。

《無準師範禪師語録》卷

五。

金華聖者讚

飽啖豬頭肉，長齋不喫素。莫言滋味別，要且少鹽醋。吽吽大有著你處。

《無準師範禪師語録》卷

端獅子讚

要弄便弄，要置便置。眼睛倒轉，眉毛踢起。雖然好箇金毛，爭奈爪牙未備。

《無準師範禪師語録》

卷五。

普化讚

恣意放顛放獃，走徧前街後街。就中一處叵耐，大悲院裏有齋。《無準師範禪師語録》卷五。

泉大道讚

這瞎禿，無檢束。浴龍湫，繫蛇腹。瓢裏酒〔一〕，鉢裏肉。到頭底事若爲論，郴州城中六月六。《無準師範禪師語録》卷五。

〔一〕瓢：原作「飄」，據文意改。

郁山主讚

收得蚌蛤珠，誇張無價數。我儂不怪佗，佗是村山主。《無準師範禪師語録》卷五。

言法華讚

褰裳而趨，或然而住。咄咄書空，喃喃獨語。盡語渠儂轉《法華》，知得身心在何處？《無準師範禪師語録》卷五。

鳥窠讚

佛法有些子，言中設網羅。布毛吹起處，依舊不離窠。《無準師範禪師語録》卷五。

臨濟讚

善戰不動旗鎗，善縛不加繩約。其毒猶恒山之蛇，被傷者決定無藥。

竊不見蹤，敗不見臧。是真白拈，其誰與當？

晴空轟霹靂，官路栽荆棘。没興遭逢著，前凶後不吉。《無準師範禪師語録》卷五。

忠道者讚

聽教一味瞌睡，參禪不入爐冶。盜橘過於揮劍者，騎虎穩如乘馬。伎倆元來箇樣生，幾乎喚作忠道者。《無準師範禪師語録》卷五。

靈照女讚

有髻垂肩，無鞾磾脚。一掬精神，十分銷鑠。最苦拈來潑罩籬，風前索價無人著。《無準師範禪師語録》卷五。

常不輕童子讚

作佛名何佛，不輕成自輕。誰知眼睛裏，箇箇有瞳人。《無準師範禪師語録》卷五。

豐干寒拾虎四睡讚

善者未必善，惡者未必惡。彼此不忘懷，如何得著？

惡者難爲善，善者難爲惡。老虎既忘機，如何睡不著？《無準師範禪師語録》卷五。

題巖寒拾讚

五峰路上，雙磵寺前。藏頭露面，撫背拍肩。舉筆欲題題不得，斷崖千仞鎖寒煙。《無準師範禪師語録》卷五。

圜悟讚　妙喜侍立

坐底是誰？立底是誰？兩枚漆桶，一種無知。都因這漢兩爺兒。非惟咈詬啒啐，恣意鳳林吒之。壞盡東山窮活計，

大慧讚

僧中之龍，法中之王。讚不及處，衡陽梅陽。《無準師範禪師語録》卷五。

破庵 爲即庵讚

噫吁嚱，何人歟！無德可敬，無言可書。非横滅族，是真瞎驢。有口不能罵得，捲而分付雲居。

生平蕭散，渾無羈絆。奮惡拳頭，打會禪漢。我嘗一見，口似匾檐。凡侍之者，莫知其幾，往往瞠乎其後，終莫得其畔岸。是故不可毁，不可讚。至於不可奈何，但如今必要知其所竊之羊，謾去西邊屋角頭，蜂桶裏尋看。《無準師範禪師語録》卷五。

無相 祥長老請讚

重如山，静如水。輕輕觸著，雙眉剔起。這般漏綻許誰知，分付天章破家子。《無準師範禪師語録》

卷五。

孟保相讚

澄之不清，混之不雜。融融澹澹，辛辛辣辣。徑山橫讚豎讚，終是讚之不著。但以手加額，道箇南無大慈大悲救苦救難殺人不眨眼底觀世音菩薩。《無準師範禪師語録》卷五。

鄒編修請讚

骨稜層，髮鬣鬖。且不安分，更説指南。置須彌盧於一針鋒，貯四大海於無底籃。不知世有誰，知己樸庵。《無準師範禪師語録》卷五。

彰聖輝長老請讚

一之上，三之下。有來由，無縫罅。是甚牛溲馬渤，剛自遼天索價。累及兒孫成話欛。《無準師範禪師語録》卷五。

興化益長老請讚

益無所益，爲無所爲。迴超玄化，杳絶機宜。桃紅李白自芬披，問著東風總不知。《無準師範禪師語録》卷五。

定慧圻長老請讚

詐啞佯聾，指西作東。肆無所畏，説大脱空。彎弓曾發蓬蒿箭，射中南山白額蟲。《無準師範禪師語録》卷五。

延慶日長老請讚

不愛人讚，不怕人謗。令是一條筋，見者難近傍。要識渠儂端的，日在東山之上。《無準師範禪師語録》卷五。

倫侍者請讚　見住瑞巖

見假像真，弄真像假。裂破面門，非驢非馬。世上有誰親見來？天台方巖倫侍者。《無準師範禪師語録》卷五。

東林日長老請讚

無德可崇，無善可從。近之不吉，遠之必凶。傲慢釋迦文，説甚臨濟宗？誰知目視凌霄外，意在廬山五老峰。《無準師範禪師語録》卷五。

覺際融長老請讚

無箇模樣，畫箇模樣。既有模樣，是甚模樣？節節危梁十二層，垂垂白髮三千丈。《無準師範禪師

曹山架長老請讚

頭圓象天，足方象地。耳朵聞聲，鼻孔出氣。馬駒踏殺天下人，瞎驢不受靈山記。《無準師範禪師語録》卷五。

洪長老請讚

西有岷峨，南有雪峰。靈龜未爆，爻象重重。拈却玄沙白佷，自然千里同風。《無準師範禪師語録》卷五。

永壽礎長老請讚

怒罵當慈悲，脱空成善巧。三錢買李子，偏向赤邊咬。如今此話許誰知？永壽破家真種草。《無準師範禪師語録》卷五。

因大師請讚

不是神，不是鬼。突出人前，是何面嘴？妙因等閑覷破，扣齒擎拳頂禮。唵蘇嚧蘇嚧，嗍唎嗍唎。《無準師範禪師語録》卷五。

日本琳上人請讚

頭拄天，脚踏地。大宋國裏鼻孔，日本國裏出氣。覺琳持此歸故鄉，大似波斯入鬧市。《無準師範禪師語録》卷五。

禪人請讚

似牛無角，似驢欠尾。突箇形容，誠難比擬。無所思，無所爲，卧月眠雲誰得知？

眼裏没瞳人，鼻頭無孔竅。單賣赤髮綜，鬼見拍手笑。世有愚癡箇樣僧，難爲名字上《傳燈》。

人道脱似，我道不似。口少四方，眉欠八字。

鬚髮蓬鬆，眼孔定動。解拈死貨。手頭活弄。觸著梧桐老樹椿，等閑驚起丹山鳳。

這瞎賊，無羈勒。指槐罵柳，將南作北。橫也凑他不得，竪也凑佗不得。誰知籮裏生薑，元是井中侯黑。

僻性拗木枕，天生没意智。自己獨冤家，佛祖閉奴婢。嘗聞一飽忘百饑，今日山僧身便是。

大不可忽，細不可欺。丘嶽之崇，起於毫釐。拈一塵，融十虚以無遺。善惡之積，發乎隱微。洞徹根源，迥絶機宜。可以《無準師範禪師語録》卷五。

小師德輔請讚

喜一上，怒一上，少機關，足伎倆。硬把虚空量，剛道有一丈。似這般會箄底本師，如何喚作無

準和尚？《無準師範禪師語録》卷五。

德義請讚

義出豐年，儉生不孝。自古自今，豈容師教。

語録》卷五。

德濬請讚

義兮義兮知不知，官税了兮何用鈔。《無準師範禪師

踞胡床，握麈尾。默默自問，誰家之子？寧可

師語録》卷五。（以上郭齊校點）

併喫五斗醋，不敢説著東山下左邊底。《無準師範禪

全宋文卷七〇四三

黄　桂

黄桂，字雲卿，一字粹仲，福州侯官（今福建福州）人。嘉定元年以探花登進士第。六年，爲漳州推官。十年，除校書郎，遷秘書郎。十二年，出知南康軍。官終太常少卿。見《淳熙三山志》卷三一，《南宋館閣續録》卷八。

榜眼謝福帥陳丞相啓

黌堂肄業，素非龍首之高名；丹陛疏恩，偶亞鰲頭之妙選。寵踰其分，愧溢于懷。切觀國家策士之文，是乃先王奏言之意。布韋就列，黼扆臨軒。上非藉此以爲美談，下豈泛然而應故事。凡當世利害，近列講究之所未及；或庶政闕失，小臣畏避而不肯陳。欲究天下難違之情，當激書生敢言之氣。顧虚文之安用，惟實學之是求。儻非議論高遠，足以越常流；則必學問閎深，足以駭衆望。若兹選擢，始副詳延。如某之愚，於此何有？久被朝廷教育之澤，無補明時；剽聞師友道德之談，粗知大

略。雖用心之不苟，然涉世以甚疏。行藏求合於前脩，毁譽一付於流俗。在平時本無俛仰之態〔一〕，奏大對敢懷希合之心。誦言于庭，姑述所見。其大旨欲尊帝王而賤功利，其要機欲重臺諫而正紀綱。論大宗之治，則明指其醇疵；語西漢之君，則無取於文武。蓋謂備全德者無適而有弊，正大體者何爲而不成。凡紛然强兵富國之謀，非古者正本澄源之要。嘗聞大綱舉而衆目自正，未有維楫失而中流可航。仁義與言，自許合孟軻之敬；天人大概，終難免仲舒之迂。策平平以亡奇，言落落而難合。何叨塵於一覽，猶次處於甲科。緊愚言容可擇焉，在素望初不及此。静惟僥冒，厥有夤緣。兹蓋伏遇某官學爲帝者之師，才攄王佐之略。經綸有道，去就何心。東西欲其歸留，暫屈衮衣之在外；輕重繫於用舍，未容緑野之久遊。眷兹符之雄藩〔二〕，屬隸枌榆之近壤。天下雖在隆於巖望，莆中實私托於鄰光。淵生明珠，豈有崖枯之理；河潤九里，寧無波及之餘。肆彼庸虚，猥蒙甄録。某敢不益圖稱效，勉究遠猷。脩學問爲從政之階，守命義爲持身之戒。斐然小子，敢論衣鉢之傳；仰止高山，徒有丘陵之望。《永樂大典》卷一四一三一。

〔一〕俛：原作「俛」，據文意改，「俛仰」不辭。

〔二〕「眷兹符之雄藩」，與下句「屬隸枌榆之近壤」失對，「符」字上或下當脱一字。

探花謝余察院啓

策名楓陛，偶霑新進士之榮；綴蹟桃蹊，曾是舊門生之數。得若驚而增愧，感且幸以知歸。敬染柔箋，少伸卑悃。伏念某奮身庠舍，庀職戎行。每慨思弓冶之傳，未忍棄布韋之習。自聯右列，兩玷賓興。偶於預選於南宮〔一〕，復覲光於北闕。以再衰三竭之氣，敢覬奇功；惟千慮一得之愚，獲殫忠蘊。瞽論輒塵於一覽，臚傳叨占於甲科。顧文武二途，而冒寵踰涯；矧兄弟一門，而同時錫第。共瞻宸衮，親承日月之明；重整恩袍，叠被乾坤之渥。退循僥幸，亶有夤緣。茲蓋恭遇某官直節摩空，高名蓋世。摘姦指佞，以掃積弊之蠹；明目張膽，以厲敢言之風。凡多士皆爲之激昂，矧微蹤夙荷於成就。遂令狂斐，亦厠選掄。某敢不確謹操持，益圖報稱。三聲廷唱，偶隨等級以居前；百拜恩深，重念陶鎔之伊始。《永樂大典》卷一四一三一。

〔一〕「偶」下「於」字疑衍。

謝人賀賜第啓

比對明廷，猥塵特舉。兩章控避，莫回天地之恩；一紙來臨，復拜友朋之賜。未知稱塞，積有慚

惶。伏念某才本迂疏，識猶淺暗。頃遊場屋，首犯貴權。訟劉賁之下第，空辱公言；與李賀而争名，幾成奇禍。敢期末路，復齒清流。晨趨甲帳之嚴，暮拜丙科之寵。此蓋伏遇某官學窮游夏，文媲卿雲。槐花黄而並遊，每記帝城之舊；荔子丹而共醉，未忘閩嶺之歡。特假溢言，偶膺異選。千名記佛，雖叨學者之光榮；一日看花，寧復少年之意氣。《永樂大典》卷一四一三一。

嘉定清漳志序

嘉定六年七月

方輿圖志古也。漳州自唐始得爲郡。宋興，天下一統，郡國悉以圖書來上，累朝熙洽，禮樂事備。中興以來，生齒日繁，漳之事物，益非昔比。圖書所載尚矣，顧今增之，不已多乎？曰，是不然。孔子述職方，以除《九丘》。夫丘言聚也，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孔子去之何也？《周官》大司徒掌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廣輪之數，凡山林川澤原隰名物皆辨焉，亦足矣。又有職方氏之圖，若人民也，財用也，九穀六畜也，利害悉記；曰山鎮，曰藪澤，曰川，曰浸，曰區産，曰民生男女之數，細大不遺。職方氏之圖詳於廣輪之數，而《九丘》之書，其視職方之圖益又相遠。然則職方述矣，《九丘》自亡用也，孔子非除之也。嗟夫！天下者，郡國之積也。郡國所志，志一郡也；天下所志，志諸郡也。天下志諸郡以爲志，則諸郡所志者宜詳不宜略也。祥符四年，尚書

職方准勅遍牒諸道州府軍監，各令修圖書如法，則略寧過乎詳。淳熙丁酉，顔定肅公師魯作《漳州重建州廳記》，尚嘆惜四百年間，漫無所考，抑漳之圖經昔猶略乎哉。今距淳熙初元四十年矣，户數人物視古繁阜，城池學校、驛館輿渠、道塗阡陌，變遷廢置總總也。前後出守是邦者類皆名公卿，或因舊而更新之，或昔未有而創爲之，或前未畢而續成之，或已廢絶而振起之，其關風教、補治道不少也，前政皆未及耳。失今不記，恐後之視今，猶今視昔也。嘉定六年夏，黄堂寺丞趙公以其事委秋官方杰，本之唐宋之經，參之淳熙之志，旁摭公牘，遠采碑刻，或文籍所載，或故老稱傳，及耳目所睹，記皆摭其實，詮次之。三閲月書成，屬桂爲之序，桂不得辭也。中元日，郡從事三山黄桂敬序。光緒《漳州府志》卷首，光緒三年刻本。又見萬曆《漳州府志》卷首。

卧龍祠題名

嘉定十四年九月

嘉定辛巳秋，太守黄桂增啓卧龍祠堂。重陽落成，率僚鄭涇、李大器、郭津、趙汝欣、陳維明、茹彧、趙布介、金應孫、趙與嶽展拜祠下。朱□奉檄至，亦與焉。同治《南康府志》卷二二，同治十一年刻本。（以上劉琳校點）

黃學行

黃學行，字上甫，泉州惠安（今福建惠安）人。以上舍登嘉定元年進士第。三年，教授全州。歷通判建寧府，知循州。年六十一卒。著有《史説》、《坦齋類稿》。見嘉靖《惠安縣志》卷一二、一三。

全州登科題名碑　嘉定四年

登科之有題名，所以表先達、勵後進也。清湘自置郡以來且三百稔，而登科之士無以記之，亦可謂缺典矣。余始延見諸生，首詢其故，則類以絶無僅有爲對。吁，亦既有之，則不可謂之無也；不可謂無，則又焉得以無記也？苟無以記，則往者無以稽，來者無以著，不爲居今者之羞，抑亦考古者之憂。因語之曰：「自此有登名者，余當爲特書之。」諸生舉前説爲請，余曰：「此固余之願也，而又有遂其願，書之宜也。」然而前此未有記，而記實宜於今，則參訂又不可不審也。考之圖志，唐公固言而下，劉公奕而上，八人而已。而詢之故老，則有所謂許公待問、翟公俛、王公照者，是又志之失其傳也。夫以昔之所傳，參今之所聞，其失也如此；以今之所已聞，推今之所未聞，又安知其止於此邪？姑以今之所已聞者爲之書，餘則闕，以俟知

者。繼此者，當大書屢書不一書可也。《粵西文載》卷四二。又見康熙《桂林府志·學校》。（劉琳校點）

李　俞

李俞，又名明復，字伯勇，合州（治今重慶合川）人。嘉定時太學生。著有《春秋集義》五十卷（存）。見魏了翁《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三《李伯勇春秋集義序》，《宋史》卷二〇二，《四庫全書總目》卷二七。

進春秋集義表

臣聞聖人達而賞罰行，聖人窮而褒貶作。褒貶者，萬世賞罰也。昔孔子作《春秋》，人見其所褒貶者既往之人也，不知聖人固爲來者設也。論者乃謂天下有道，聖人推而行之，天下無道，聖人述而藏之，豈知《春秋》蓋亦推而行之乎？漢董仲舒記孔子之言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知孔子者亦謂《春秋》即行事矣，夫豈必待居位用權而後爲行事乎哉！雖然，有孔子之聖則可，無孔子之聖則僭矣。達而賞罰行，聖人處常也；窮而褒貶作，聖人處變也。《春秋》樂道堯舜，蓋堯舜處其常，而孔子處其變。試觀春秋初年，何往而非變。惠公、隱、桓之傳國，父子之變

也；祭伯非命而私交，君臣之變也；仲子妾母而上僭，夫婦之變也。君臣、父子、夫婦，人之三綱，盡變於一年之間。《春秋》因其變書之，將以復其常也。或曰：「是知《春秋》雖欲不作，可乎哉？《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後世思其説而不得，至本朝周敦頤明之，曰：「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先之曰孔子爲後世王者而修也。嗚呼！知孔子者惟軻，知軻惟敦頤乎。敦頤《春秋》之學，程顥、程頤得其傳，頤嘗作傳，而顥則間及之。若張載則與顥、頤講明而得之，若劉絢、謝湜則見而發明之，若范祖禹諸人則見而知之，若胡安國則聞而知之。其派分，其源同，説雖不無稍異，而尊王賤霸，内中國外夷狄，即事明綱常，以著人君之用，則一而已。臣幼習《春秋》，靡惑他歧，嘗取敦頤以下十有七家，或著書以明《春秋》，或講他經而及《春秋》，或其説之有合於《春秋》，皆廣搜博訪。始乃定其後先，審其精粗，凡總論《春秋》大旨者歸之《綱領》，若專指一事而言則各附本章。夫《春秋》即天理也，天理在人，不容已也。近取諸身，《春秋》在焉，驗諸履踐，何莫非天理之流行？雖然，此一身之《春秋》也，而忒畝微臣之心，將冀是經自聖主昭明之，則措諸事業，何莫非天理之著見，此天下之《春秋》也。臣願聖主昭明孔子之《春秋》，以復堯舜之常，昭明孔子之褒貶，以行堯舜之賞罰。斯與三聖異世而同符矣。則是書也，臣安敢爲一家之私藏哉，安敢爲一家之私藏哉！大學生臣李俞謹上。《春秋集義》卷首，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又見《百宋樓藏書志》卷二，《宋代蜀文輯存》卷九二。（李文澤校點）

周弼

周弼，字伯弼，陽穀（今山東陽穀）人。文璞子。嘉定進士，仕爲江夏令。工詩，尤善墨竹。著有《端平詩隽》、《三體唐詩》（輯），今存。見《圖繪寶鑑補遺》，《繪事備考》卷七，《全宋詞》第四册第二七八一頁。

静安教寺記

華亭縣東北百里，松江繞焉。有寺在滬瀆，曰重圓。大中祥符元年，因避聖祖諱改今額，爲静安。嘉定九年，僧仲依以舊基迫近江岸，濤水衝匯，遷基于蘆浦之湧泉，即沸井浜也。中流數尺，特深如井，晝夜騰沸。或指爲海眼，因寺遷而異其名焉。寺之靈驗最顯著者，西晉建興元年，有兩石像浮于江浦，吴縣人朱膺迎置於寺，視其背則有銘，蓋七佛中之二，曰維衛，曰迦葉。後六年，漁者又獲兩石鉢于沙際，大如臼，羶辛，稍觸之則變怪輒見，因以爲石像供具。佛閣則因異僧智儼而立。儼有異行駭俗，則鰕子爲僧號，常斂蒲草爲萬餘繩，挂諸廊廡，且曰：「吾將作大緣事。」繼即示寂。人競樂施以財，繩皆滿足，閣果成就。是皆傳於閭里，著於雜書，彰彰者也。自佛法渡江而南，浙西

信嚮特甚，精藍淨舍，所在布滿。究其從始，其最遠者，極天監、大同而止。孫吳赤烏十年，康僧會始至建業，建寺以居，謂之建初，此寺實相踵而成。當是時，諸寺蓋悉未有也。豈無通都大邑鄽井衢陌闡揚道化，乃獨遠取海濱廣斥江皐閑寂之野，豈非居處爲修持之要，市邊三里，頭陀抖擻，終不若深山遠谷，途路險絶，上衣上食，易窮真諦？異像異僧，亦有所憑而至也。後世棟宇穹窿，金碧晃耀，往來憧憧於闐闠之地，規模則盛矣，然究竟祖師立教本心，倒裳求領，日接緣務，與深禪静觀者所得孰爲多邪？敗廬弊刹，或焚或毁，何可勝數？此則經教相傳，基業寖廣，歷千載餘猶能遷□植久遠計，非擇地得所、願力深重之所致歟！石像既遷于吳門開元寺，而錢氏瑜珈道場盧舍那寶像與雍熙、宣和兩碣屹然尚存，雙檜偃蹇，如虬如鳳，則魯望襲美之所題詠也。風恬月澹，鐘聲梵響，悠揚於滄波浩渺之外，與天無際，安知無石像再浮而致，發光彩於蘆葦之間哉？華亭，吾外氏所宅，吾少所長聞而異焉，故述而爲記。康熙《松江府志》卷二六，康熙二年刻本。（沈治宏校點）

饒虎臣

饒虎臣，字宗召，寧國（今安徽寧國）人。嘉定七年進士，歷任將作監主簿、知徽州、著作郎、左司郎中、司農卿、浙東提刑、太府卿。寶祐六年，兼同修國史、實録院同修撰，暫通攝吏部尚書。拜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開慶元年，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景定元年，拜參知政事，爲殿中侍御

史何夢然論罷。四年，復元官，提舉太平興國宮。卒。《宋史》卷四二〇有傳。

回南康游太守 一

某伏以夏至紀月，巽二迎薰，恭惟某官畫戟更新，條教簡靖，環境歡舞，台候動止萬福。某輒馳尺書，爲兩州之民折衷歸留之請。《翰苑新書》別集卷六。

回南康游太守 二

某惟五馬所次，百神洋洋，易地皆然，無往不利。饗綵謬敬可略。《翰苑新書》別集卷六。

回南康游太守 三

某恭審自天易鎮，諏日臨民，兩賢交馳，千里胥慶。仰惟某官早出惠利，夙絲講聞。其應物也如止水之無心，其布政也如陽春之有脚。擬看三峰之秀，却從五老之游。其在康廬，號江東神仙之郡，則近道矣，蓋河南高第之家。足光前修，聳觀後效。《翰苑新書》別集卷六。

回南康游太守　四

某烏帽黄塵，辰入酉出，聞有書函自浮嵐暖翠中來者，亟拜亟讀，謙光爛垂，六儷聯珠，何爲至我？細繹不稱，捲錦以歸。《翰苑新書》別集卷六。

回南康游太守　五

某力已竭，伎已窮，但欲從君問青雲白石之趣。既非强助，唯唯奚裨，行復引籲天之疏。《翰苑新書》別集卷六。

回南康游太守　六

某伏想金芙蓉觀中煙霧怱鬱，亭亭玉立，香遠益清，不成亦福。《翰苑新書》別集卷六。

回南康游太守 七

某恐有委于修門，豈無白鶴飛來之便？《翰苑新書》別集卷六。

武夷山題名

寶祐二年閏六月二十三日，宛陵饒虎臣歸自閩漕，攜友來遊。是日也，溪風吹雨，山雲漏晴，朝往暮回，總有奇趣。從余者，豫章虞希伯，廣信鄭會，建安蔡公亮、李演，道士江冲一，僧至惠。子鉢自淮右沿檄來侍。《閩中金石志》卷一〇。又見《閩中金石略》卷八。（以上王曉波校點）

王 輔

王輔，嘉定間爲瀧水縣令。著有《峽山神異記》一卷。見《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四四。

峽山神異記序

予備員西征，始聞峽山非常可駭之事。始猶未敢以爲然，及觀前賢所記，由東坡以來連篇累牘，悉出於名公巨卿之口，以其人之可信，則事必可信矣。訪《峽山集》舊版散失，於是裒集傳之。《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四四小説家類存目二。（李文澤校點）

王夢龍

王夢龍，字慶翔，紹興府新昌（今浙江新昌）人。登慶元二年進士第，歷知龍游、金華二縣，咸有惠政。遷大理寺丞，極言和好不可恃，攻守不可弛。擢監察御史、除直秘閣、知温州，移知婺州。召除司農卿、權户部侍郎。以疾辭歸。晚憩龜潭，人稱龜潭先生。見乾隆《浙江通志》卷一六〇，《越中金石記》卷五。

言三邊移運軍儲事奏

嘉定十一年九月

三邊移運之苦，謂如某州點夫，某州運米，又指某州出卸。涉歷三州，所運不過八斗，計其資糧

扉履、點摘誅求之費，常十倍於八斗之直。中産之家僱替一夫，爲錢四五十千。下户一夫受役，一家離散。乞責諸路漕臣增價就近和糴，以省陸運。

朝廷近科降官錢，委淮西漕司僱夫移運，而官吏奉行不度，所給不敷，樂就者鮮，未免驅迫。乞嚴飭典餫之官，凡所募僱，必須寬計其程，給卸以時。《玉牒初草》卷一。

僧文聳刻白樂天沃洲山記跋

嘉熙四年

石城以池涵佛窟之奇，而劉勰爲之製碑；沃洲以列巘平津之勝，而樂天爲之作記。二刹爲南明冠，不專在泉石，而在二公之詞章矣。會昌中用道士説毁浮圖，劉侍中碑乃從而没。後數百年，有□書衲子墨其文於寺壁。至嘉祐己亥，長老宗幼文始鋟之翠琰，邑尉吴處厚特紀詩碑陰，美好事也。建炎間，以草竊發據寺院，白太傅記亦遭其毁。後數十年，有能文行者書其詞於佛殿。至嘉熙庚子，住持聳别峰乃勒之堅珉，里人王夢龍遂與之題跋，重好古也。夫文之顯晦係於時，時之淹速係於人。宗解笑□□□□爲爾寂寂，隨人作計，余豈免□公一抵掌也。《越中金石記》卷五。（以上李文澤校點）

石宗祁

石宗祁，號沃洲茨隱，理宗時紹興府新昌（今浙江新昌）人。

重刻沃州山記跋

天下佳山水，沃洲獨稱於東南，晉宋名勝，一時萃集，因人而高，故甚盛也。既而日月消歇，林泉榛蕪，來者深有羊太傅登峴山之歎。嗟乎！人生天地間，真若草木之飄風，隨時興滅，本不足較。然欲垂聲猷於千載者，獨可托於文字，顧香山之記其可泯乎？寺有主僧文聳，能領此意，傾橐中金，規工泐石，載新其傳，可謂知所尚矣。聳師且能□志起弊，大有功於茲山，是特其小者爾。沃洲茨隱石宗祁用嘉其能，敬爲之跋。《越中金石記》卷五。（李文澤校點）

王呈瑞

王呈瑞，字莘夫，江陰（今江蘇江陰）人。嘉定中登進士第，爲州學教授。官終太湖宰。有文名，著

有《易膚》。見乾隆《江南通志》卷一二〇，《宋詩紀事補遺》卷六四。

山陽縣新學記

嘉定乙亥，太守應公下車，首訪庠校。病地勢不屬，且齋廡益蹙，將合而新之。拓廟堶以北爲之庠以容衆，使諸生昕夕瞻廟像〔一〕，起敬起肅。凡儆於民者，一切復之。刈蒿棘，堙坎沼，繚垣墻，而後從事，掄材必壯，築址必固，陶瓦必埴，鳩工必良。歲七月經始，十月休工。堂簷翬飛，舍直軀峙，視舊爲雄深；重廊洞開，森桂繩直，視舊爲延邃。齋增舊六爲八，以其二隸小學之教齋。康州節孝既有祠，又羅舊聞知，陳忠肅之遷謫、張右史之歸葬，而忠孝文節竝建四像，崇先哲以風是邦也。堂曰時化，齋曰存心、正業、觀善、進道、博文、約禮，小學之齋曰小成、有造，揭新名以勸後學也。成之日，命郡文學登堂説書，率官僚環聽，延燕學官弟子員。又爲廣田疇，作器服，市書籍，以經久其政。於是涣者合，匝者新，缺者備，遠近來觀，謂中州文物盡在是矣。公從諸老講問，學有源流，所至一以儒爲治。因叙其事之顛末，以告學者。同治《山陽縣志》卷八，同治十二年刻本。（李文澤校點）

〔一〕瞻：原作「贍」，據文意改。

全宋文卷七〇四四

趙伯豪

趙伯豪，開封（今河南開封）人。宗室。見《宋史》卷二二〇《宗室世系表》六。

簡州學聖像石刻跋　嘉定十一年

孔傳云：「家廟所藏，衣燕居服，顏子從行，謂之小影，於像最真。」孔子四十六代孫宗壽云「家藏唐吳道子畫先君夫子像，按几而坐，從以十弟子」者，亦謂之小影。小影但摹傳之，慮久而訛，今竝刻之堅珉，庶久而不失其真也。伯豪曩得此像于普慈博士任公輔處。公輔楚人也，謂世傳此本舊矣，初得之兗州孔廟中，乃吳道子手蹟最真。今瞻其儀容，猶可想温而厲、威而不猛之意。伯豪因兒曹師黜仕於陽安，遂鋟之縣齋，與學者共瞻之。若夫仰之彌高，鑽之彌堅，則又不可形容也。時宋嘉定戊寅孟秋，浚儀趙伯豪謹跋。嘉慶《四川通志》卷七八。又見民國《簡陽縣志》卷二〇。（尹波校點）

牟　益

牟益（一一七八——？），字德新，一作德彰、德彩，蜀人。咸淳時爲待詔，畫入能品。晚年喜篆書，深究古文，嘗取石鼓鐘鼎文爲辨證一篇，以糾釋文之訛。見《皇宋書録》卷下，《圖繪寶鑑》卷四及所撰《搗衣圖卷跋》。

搗衣圖卷跋

嘉熙四年十月

右謝惠連《搗衣詩》五言十二韻，曲盡閨闈婉嫕動息瞻伸之態，意韻萬千，妙在言外，咏嘆不已。因取周昉美人，稍加位置，畫爲横卷。思短筆拙，雖不足以形容謝詩妙處，若曰模章寫句，亦自謂得其彷佛。顧年踰耳順之三，疲弊精神，尚爾兒戲，良可憫笑。志之所好，自忘其勞，不知視苦身疾作務積而不能用，與夫夜以繼日，思慮善否者，其爲樂果何如，得失果惡乎在？寓目者毋徒議筆墨之工拙，試與共商確之。嘉熙庚子良月既望，蜀客牟益德新書。《式古堂書畫彙考》卷四五。又見《江村銷夏録》卷一，《宋代蜀文輯存》卷七八。

再跋搗衣圖卷

戊戌春，寓番易安國僧舍，嘗作此圖，積日月而後成。雖不自以爲奇，念爲之勤，非知音不妄出。後二年，携至豫章，遂歸連帥文昌吴公。是歲秋，館於東湖董良史圃中，復爲此紙，視前增人十，樹四，砧杵之上又加屋焉。始題數語於後，聊披閲以自娱。良史既見，有欲得之色而不言。僕曰：「子欲之乎？」曰：「是所願而不敢請。」僕曰：「子以我爲難乎？嬉戲鄙事，取之於己而不竭者，於朋友又何難？」遂舉以遺之。良史好古博雅，藏書萬卷，古玩名帖羅列几格，乃欲以此圖錯置其間。猶肆筵設席，水陸畢陳，而山肴野蔌尚所不棄。竊喜小道獨有所偶，於是載書。《式古堂書畫彙考》卷四五。又見《江村銷夏録》卷一，《宋代蜀文輯存》卷七八。（以上郭齊校點）

徐　潤

徐潤，婺州武義（今浙江武義）人。嘉定元年進士。嘉熙間爲武岡丞，累官湖南轉運使。見雍正《浙江通志》卷一二七。

別創常平倉記　嘉熙四年六月

黔巉山廣田稀，小歉即賑貸，先備尤急。常平舊有敖，始淳熙庚子太守鄭公。今甲子一周，地卑土濕，固創始所弗暇視漏。忽顛循至極壞，則累後人。故寶慶至嘉熙，庾臺三遣官檢覈，腐敗耗折一萬三千斛有奇，督責嚴峻，官吏惶駭，往往咎敖。潤一日步自營度，從旁得高燥地，請于州，別創立敖，間架中規度，宋桷庀楔頗堅，去地二尺方施板，狀如閣，懲革濕腐，以兩年義米實二敖。屬庾臺備奉御筆，諸常平米非侵欺盜用，委係陳腐，聽保明申省，與斟酌蠲放。遂條具顛末，申臺奏于朝。正月旦，恭奉聖旨，特蠲八千二百斛。湛恩汪濊，官吏上下歡呼傾戴。先是干繫人填納錢楮四千餘貫，黃堂趙公首羅一千五百斛貯四敖，又將以次盡羅以貯，而語潤曰：「子之志勤矣，且不自伐，而託於我。雖然，土木其能恃以爲遠乎？惟壽昌故知千載猶在，相與祖而行，則久無弊。」聞者韙之。公諱希琉，乙未進士。嘉熙四年六月，郡丞東陽徐潤記。《永樂大典》卷七五〇七。（吳洪澤校點）

于有成

于有成，字君錫，臨安府鹽官（今浙江海寧西南）人。嘉定元年登進士第。歷官秘書丞、將作少監、

秘書少監，兼國史院編修官及實録院檢討官。紹定五年除直顯謨閣、知寧國府。見《南宋館閣續録》卷七、九，雍正《浙江通志》卷一二七。

横浦集序　紹定二年八月

横浦先生舊自號無垢居士，無垢之號聞天下。又目曰横浦先生。先生墳墓在鹽官縣浄居院之側。往年邑宰陳公恕被史越王之命，奉祝辭祭先生，謂先生守永嘉日王爲州博士，先生一見，道同氣合，舉辭謂王識超幾先意傳經外。及王當國，先生已亡故，遺文以致祭，迄今詞板尚榜於庭楣也。七十年松楸，先生在天爲星辰，在人間爲聖賢，皆不可知。惟是先生學問文章、操履氣節，自紹興至于乾道，爲學士大夫之所尊仰者，一人而已。蓋斯道晦蝕之久，先生發揮而開明之，如盲者之得見三光，如聾者之得聞古瑟之音，不爲無功于後學。厥後青出于藍，道學盛行，先生之至幸，豈與後學較短量長哉！我聖天子御極，宰臣首奏先生爲渡江大儒，贈太師崇國公，賜謚文忠。成命一頒，天顔歡悦，三公百辟莫不心生歡喜，夫豈有求而得之？宰臣之意，亦欲平後學之去取，尊先生之爲先哲，不以已久而忘之，不以已往而忽之，起其魂魄於九原，又將以激天下之爲善，其有功於世教也深。先生著述，天下罔有闕違，獨簡帖字畫得者稀少。先生筆下如三峽倒流，遇順傾寫，凡見之真草，横斜曲直，有張草聖之筆。用之琬琰，燦然可觀，如龍蛇之奮

蟄，如珠之走盤，亦足以增人意氣。書心畫也，豈執筆學古人手法而後能爲之？邑宰趙君汝腤下車未久，一日率同寮拜於墓下，重建墓亭，粉飾越王之詞版，又過淨居院，創先生祠堂奉香火。寺僧源上人有藏先生簡帖十餘紙，悉刻之不遺。先生長子伯厚早世，次子幼厚久居于廣，八十餘，老貧不能歸。幼子孫厚亦已亡。今爲先生守松楸止有孫勛、重孫克仁而已。饑窮困乏，乃值邑宰撫存而禮遇之，士大夫識香臭知所貴重如趙君，天下能幾人哉？簡牘成編，可當寶玩，見其字如見其人。然則君之有德於橫浦，何其盛哉！有成先生之彌甥也，祖妣乃先生之同胞妹，諸父受先生教育之恩，殘膏賸馥，沾丐有成多矣。備數周行，聞趙令君學道愛人，所貴尚又如此，不覺興起，引筆而詳爲之言。紹定二年八月日，朝散郎、守將作監少監、兼權國子司業、兼景獻府教授于有成書。《橫浦集》卷首，明刻本。又見《赤城別集》卷二，《晉宋樓藏書志》卷八三。

書海頭謠後

嘉定十四年三月

吏治必有政，化術必有教，二者並用，則無相悖之患。余嘗歎世之儒者欲行其所學，一旦臨乎民上，力不能以執善而教，常背才不能以御事，而政常隳。苟有一焉，則又有偏而不起之處，此其故何哉？嘉興鄭侯，人言其政，則吏治可稱；人言其教，則化術有方。惜官賦而謹用度，守條格而肅姦欺，民訟以理，邦計以足，是謂吏治者類此。崇修學校以樂俊遊，廣建試闈以來貢士。不徇時趨一切

之令，而咸安民居；不黨貪孤百姓之望，而代輸民稅。是謂化術者類此。余方嘉其所學之不悖，是宜《海頭謠》之所由作也。作謠者誰？其詞恕而深，美而著，所祈於二千石者，皆如侯之良焉，而其旨愈遠。陳詩者得是以獻于上，其知道乎。嘉定十四年三月二十五日，錢唐于有成題。《至元嘉禾志》卷一七。

張文忠公祠堂記

有大人物必有大聲名，士大夫學問有根源，則人物聲名無間斷。無垢先生張公九成以紹興二年廷魁天下，官至禮部侍郎。高宗欲大用之，適與時宰議論不對，謫居南安十有四年，久貶嶺下。放還，守永嘉，未幾奉祠歸里，終于鹽官。大都在官之日無四年之祿，既古之後，人物愈見其大，聲名愈有光艷，其故何哉？有成聞諸父言，先生學以孝行爲本，六經諸子百家貫穿於胸中。其爲文與議論皆本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顏孟所傳之心法，又以濂溪、二程之遺言參驗於己。大抵負氣剛大，不爲貧賤富貴患難所屈，故其見於辭受交接進退出處之際，凜然霜雪，不可凌犯，見於講解著述者如青天白日。開明人主心胸，啓發天下學者，使人誦讀快樂，如鳶飛魚躍。廷對萬言，慷慨陳策，天子爲之感泣。龜山先生貽書有曰：「自更科以來未之有。」其見重如此。紹定二歲，縣宰趙君汝腷來，首率諸僚建祠于淨居寺之堂上，撥田一百畝，半以奉香火，半以待縣官祭享。書來，俾有成記其成，輒再拜而書

所聞見以受之。萬曆《杭州府志》卷四八。又見道光《海昌備志》卷一一。（以上李文澤校點）

李　遇

李遇（一一七八——一二四八），字用之，號洞齋，福州長樂（今福建長樂）人，冲子。與劉克莊同受業于真德秀之門。嘉定七年進士及第。端平初爲績溪令，遷監察御史。改秘書少監，主管雲臺觀。起知潮州，擢廣東轉運判官，移湖南提刑，隨以臺疏罷官歸。淳祐八年卒，年七十一，著有《詩解》及雜論著若干卷。見劉克莊《秘書少監李公墓誌銘》（《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六五），《淳熙三山志》卷三一。

祭汪晫文

維嘉熙元年歲次丁酉五月辛亥朔越十日庚申，承議郎、知徽州績溪縣、主管勸農營田公事兼弓手寨兵軍正李遇，謹率僚佐，以瓣香巵酒，致祭於近故處士汪公七十丈之靈曰：嗟嗟此邦，風流幾墜，巋然一老，天不慭遺。惟公之賢，辱居吾地，善養此身，靜觀斯世。清不絶物，和不失己，道貌在目，德言在耳。云胡不見，眉山失翠，揮涕寫辭，如此乳水。尚饗！《康範詩集》附録，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宋汪處士誄

維嘉熙元年丁酉歲四月丁未，宋故處士新安環谷汪君卒。嗚呼哀哉！世之公卿大夫，品秩非不高，名位非不崇，其見稱於鄉曲者鮮矣。求其彌綸八政，修和九叙，有功國家，亦不多見。若夫德成家庭，教尊州閭，雖高蹈丘園，而所以範彝倫勵風俗者，乃隱然有補於治。夫子曰「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所謂貴不以爵也，其處士汪君之謂乎！遇得邑之初，即聞君爲先生長者。既至邑，得君之賢過於所聞。遇執幣行弟子禮不可，猶心師之，邑事少間，花晨月夕，未嘗不詩酒相倡酬，每見君起敬肅然。見其民少有干有司者，不以得杖公庭爲耻，而以不見禮於君爲終身羞辱，甚似王彦方，名教風化，賴君陰助。今已矣，嗚呼哀哉！君名晫，字處微，世爲績溪人。曾大父文學君登欒城蘇文定公門，又娶於古靈陳氏。皇考府君與考亭朱文公同外家。君事母孝，兄弟友義，財穀不相較。家雖窶而收死恤孤，賑荒拯弱，視其力可爲則爲之。時節祭其先，烹滌必親，饋奠必敬，丘墓所在，戒無侵犯。喜奬進後學，仕其邦者有事輒造問焉，剖析無隱。暮年益肆力六籍，有得於養氣之論，胸中浩然也。其居蕭然環堵，如入蜀君平之廬。其人貌莊而氣和，志寬而言約，如見圖南、堯夫；操履純固，制行高潔，則如仲車，議論人物如郭林宗；蔚而文，爲詩如君復。信乎有道之士也！西山真先生嘗欲薦君逸民，封藁示遇，會春闈

竣事即下世，不果上，爲君惜之。君曰：「天知我厚矣。」嗚呼哀哉！遇之所得於目睹者如此，君生平學術行誼如此。遇既作文祭君，退與僚佐率三老合邑之人士凡一百三十五人，會於學宮，遇曰：「令甲有高蹈丘園，德誼著於鄉里，雖官品不及聽奏賜謚。遇子男之國，不獲以聞。蓋自王仲淹門人誄其行而謚之，名以謚顯，今不得於朝，而可無誄乎？盍相與私謚之？」衆歡曰：「然。」以君之學術行誼，有似乎黔婁、太丘也，請移其謚，謚之曰康範先生。嗚呼哀哉，乃爲之誄曰：

英英烈祖，維唐越公，民思其仁，天旌其忠。績溪一葉，實亢爾宗，歷於五閏，其人如龍。昌於景祐，盛於熙豐，儒素之緒，穆如清風。南渡以來，書聲益雄，曰此國公，福澤靡窮。嗚呼哀哉！偉矣先生，身在乾、淳，少有其志，負荷乾坤。兩手經濟，邦人儀刑，源流外家，古靈、考亭。見之於用，俗當返醇，天命民彝，是敕是循。長遭開禧，廟謨用兵，甘屈不試，歸休山林。婆娑丘園，有聞無聲，懷寶獨善，終全吾真。暮年平實，精切六經，浩然之氣，養之愈清。德成教尊，化薰比鄰，草廬名高，紹定斯文。嗚呼哀哉！孝友之行，著於州閭，廉介之節，聞於寰區。涕唾利禄，寧食無魚；敝屣富貴，寧出無車。即家爲政，沛然有餘，卷而藏之，莫如設施。閭閭雍雍，黄冠布衣，自作長歌，自賦小詩。刺史存問，從臣削書，視之如無，歸於太虚。故在鄉里，貴不以官。環堵蕭然，朝廷比尊。飯糗茹草，肉食同甘，衫衣皷琴，《韶》《濩》相歡。僮孺之樸，佩玉珊珊，家人忘貧，對客無慚。惟餘高名，暎燭兩間，先生之風，誰其可攀？嗚呼哀哉！績溪之峽，山高水長，木潤玉在，淵媚

珠藏。嗚呼其萎，我心隱傷。街啼巷泣，門爐置香，士哭於學，農哀於田，惠利莫忘。棺僅周身，垢衾濯裳。祭惟薦誠，一肉壺漿。有藁五車，有詩千章，學傳後人，萬古彌光。嗚呼哀哉！人誰不没，樂哉斯丘。此谷如環，芬芳九幽。名以謚顯，綴於旒旒。誄無愧辭，非余實優。窮居樂善，康如黔婁；篤倫勵俗，範如太丘。恭惟先生，毋作神羞，千載重泉，二子與游。嗚呼哀哉！績溪縣令長樂李遇撰。《康範詩集》附録。（以上李文澤校點）

韓元禮

韓元禮，慶元四年任鄞縣令。嘉定六年爲浙東提舉，八年除直秘閣、知慶元軍府、兼沿海制置司公事，十二年擢大理少卿。見《寶慶會稽續志》卷二，《寶慶四明志》卷一、二一。

上沿海州縣措置海盜事狀

嘉定十一年三月十六日

温、台、明、越四郡，海道遼闊，盜賊出没不常，州縣各顧其私，不相統一，出彼入此，無由捕獲，于是專立沿海制置一司以統之，假以刺舉之權，故能使沿海州縣勠力一心，不敢私自縱容，盜賊無所隱庇。近歲玩習爲常，盜發某州某縣地分，本司就委推勘，率是淹延，不與結絶；或盜賊供通，

合行取會，本司行移，邈然無報。乞行下沿海州縣，同心一體，以奉王事，不得仍前違慢。自後遇本司行下推勘盜賊，其有淹延不早結絶，及行移不即報應者，容具奏施行。《宋會要輯稿》兵一三之四七（第七册第六九九一頁）。（楊世文校點）

葉棠

葉棠，字次魏，自號萬竹，仙遊（今福建仙遊）人，顒孫。以祖任入官，累遷知邵武軍。陛辭奏事，以法孝宗仁孝勤儉爲請。俄由太府丞出知台州。紹定初權浙東提刑，築堤以防水患，台民圖像祀之。後知寧國府，予祠。召爲將作監，卒。見《赤城集》卷一〇《浙東提舉葉侯生祠記》，《寶慶會稽續志》卷二，《莆陽文獻傳》卷二四，《南宋制撫年表》卷下，道光《福建通志》卷一四九。

台州壽台樓記

台在天爲泰階，主風雨時；又魁下而色齊，主君臣和。而《晉志》司命主壽，獨屬上台，何歟？夫天生物必壽，物生不壽，匪天亡之，人實戕之。紹定二年秋九月丁卯，大水壞台州城，殺人民踰二萬。先一年，予守台，八月當大比，吾邑士闐城中，會日夜暴雨，溪潦漲怒，海潮角之，濤波衝撞，

濺沫女堞，城岌岌有聲。予身帥吏卒，築闉窒竇，迄以免禍。居無何，朝家不以棠不佞，即郡畀常平使者節去，數月而水竟作，城竟破。嗚呼痛哉！大抵有物斯有數，短長什百，智者莫齊焉。一旦無少長貴賤，皆以水諉之數，可乎！予時在越，得變告，疾馳來，發倉捐緡，竊用便宜。既而有旨，俾兼佩故印。凡厥控籲，君相惻焉，天人交孚，晨奏夕報，賑公錢三十六萬貫，米斛十萬，而民始蘇。復盼緡錢二十萬，米萬斛，而城乃新。初，水之破城也，入自括蒼門，予塞之，作樓七間據城上，倣黃樓以壓冰夷，邦人聚觀，見謂雄麗。或言：「城南有樓，丞相趙忠定公所繇建，摘興公賦語名爲『神秀山川』，宜之，今西樓宜何名？」予謂：「此州上應台宿。三台之泉，鼎足闚闐；天台大山，窟宅仙佛。即上台主壽，用『壽台』名吾樓，庶幾壽吾民，宜乎？」他日會僚佐落樓之成，客有誦活人爲勞者，予謹謝之曰：「棠不佞，今日之事幸而集，皆吾君吾相之賜，棠特同諸君具文書，毋庸貪天功。」重謝之曰：「棠奔走四方久，於台獨若有宿緣，去復還者五年，然僅能止水患於先，莫能弭大菑於後，可愧也已。猶幸使指蒞所部，獲與飢溺相周旋，不爾，詎無章簡元公來，棠也何敢覬前哲萬分！雖然，尚有以諗諸君。凡民宅生於刺史縣令，民生艱哉，同其癢痾，時其渴飢，天下莫不壽，奚獨台民壽，不然，椎其膚，蠹其脂，殘椓其元氣，民夭矣，非吾命樓之意也，抑豈上台之心哉！」客曰：「敬聞命。」寫以爲《壽台樓記》。城成，法當書，有今代鉅筆在。《赤城集》卷一八。（楊世文校點）

曹　説

曹説，寧宗時人。

資福寺銅鐘銘　嘉定十一年

翠山寶積移忠資福禪寺，以戊寅夏五朔旦修治洪鐘，菩薩戒弟子曹説爲之銘。銘曰：

陽五經，一陰緯。集衆志，成偉器。寶惟金，積乃備。水土和，火房沸。鯨鏗以木五行會，端而臃，虚而不匱。在五天，曰健椎，一擊聖賢萃，一擊鬼獄罷對，三擊萬物育、天地位。示有節於域中，廓無明於界外。成就不思議無量佛事，豈直清韻度山翠？

耆舊行初、志密、如寄、行嵩、志諶、志寧、志平、正肅，頭首行恢、志謙、可中、應昌，知事行堅、懷古、志宏、志簡，住持懷堪，監作智性，富陽縣匠手何良能，男富成、志成，判縣羅季莊，比丘文靖、可止，沿海制置司兼知慶元府趙孟倬，朝散大夫張倧，恭人史氏百九八娘，將仕郎張初倩，安人鄭氏再三十娘，安人張氏重十一娘，安人周氏净堅。《兩浙金石志》卷一一。（曾棗莊校點）

趙汝馭

趙汝馭，號雪廬，居樂清（今浙江樂清），太宗八世孫。嘉定元年進士，淳祐中知惠州。見《宋史》卷二三二《宗室世系表》一八，《宋元學案補遺》卷五三、七四。

羅浮山行記

淳祐四年十月

博羅郡太守歲下元有事於朱明洞天，將天子命，福吾民也。余於癸卯事已，明日與客步自冲虛，東行數里，泉聲潢然出蘂翳中，其上則洞口也。由洞口而南，有巖雙壁，宛若門然。從門以入，欵然見寒梅冷落於藤梢棘刺間，崎嶇窈窕，皆有古意，往顧者不甚見賞。問其地，則趙師雄醉醒花下、月落參横、翠羽啾嘈處也。時道士方披荆棘，導客車度蒙密，穿葱蒨，必疏剔乃可過。舉確則舍車就杖，扱衽以上。路轉山腰，輿者已痛，道士亦倦，皆將興盡。獨余謂客曰：「不詣其極，不盡也。」益上登伏虎巖，至朝真石，視衆山於菱薿之罅，已培塿然矣。過分水凹，迤邐歷平曠，如塢如奥。忽然若憑虛上騰以凌空，雲氣變態互見，可驚可愕，不可名狀，猶是天地渾沌，如鷄子未判時。恨無廬可托，以伺日出。東葦續明，沿西而上，寄危磴於谿砑，細若綫縷。既即聚星之榻，猶寤蹋□□□凜

凜欲墜。黎明，捐緡粟，命道士從所取道闢焉，且以目行心畫者指而授之，曰：「某地宜門，某地宜亭，又某地宜庵焉。」博羅令贊其事，簿相其役。以明年成，再至，而鄰封士女，和會千百，名人鉅公，亦巾車蠟屐從五羊石來，嘯歌出紫蘿，夜分猶未銷歇。龐眉鮫齒，相與讚歎，自有此山，未有此景。既醮而甘雨洗壇，詰旦而祥禽照采，又相賀以爲豐年之兆、賢人之徵也。驗之圖誌，皆謂然。豈帝祇山靈，亦動心於此乎！少焉，快晴，提漿裹飧，從余山行，纍纍若魚貫。山之麓，有門曰屐雲，表飛雲之屐，始從足下也。向所謂洞口，有亭曰仙春，邇青遠白，佳趣現前。向所謂顧者不賞，有門曰梅花村，芳眼疏明，皆迎人笑。向所謂興盡欲返，有亭曰橫翠，依崖據勝，可眺可休。向所謂蔆藪之罅，有亭曰拂松，鏡石琴風，景象軒豁。向所謂無廬可託，有庵曰見日，卓然三千六百丈之上，審曲面勢，大約如指授。方余至橫翠，與莆田方東閣遇。至拂松，又與文溪遇。爲通宵來絶頂，噫然大塊，叫萬竅而舞六花，濛鬆一色，悽神寒骨，如行天中，已而閉户息視，會前趣而吟哦之，不知夜已子。亟披衣起，天際已明，其上則暗。久之，火輪由暗中射飛濤以出。向所謂渾沌，又若造物者始判清濁，而六合暉新也。林霏一開，負寒凌澌，變而明嵐煙翠，凡嶺南之山川，隱顯背嚮，咸無遁形。已而觀水樂池，登小石樓，望文溪、東閣於大石樓上，若與抱朴子、桃椎子相期於縹緲。過中閣茗飲，復歸冲虚。翌日訪諸庵，得桃源王寧，臨安人也，圓龕趺坐，不茹不葷，不跡户外二十三年矣。命之住見日庵，人宜之，渠亦忻然可。既詩二十八字當插帖，又規陽室以違陰風，買腴田以給常住。山行勝概，大都盡矣，於是抖詩囊，得若干首，命小胥録之。隨景輒吟，隨倡輒和，不暇計工拙也。

若夫是庵之創始，細大顛末，已請記於文溪，茲故不書。文溪，吏部侍郎李公昴英，爲丙戌掄魁；東閣，莆田方演孫；令清源趙希嬰；簿三陽林袞；客，菊山朱南垢；余則雪廬趙汝馭。時淳祐四年甲辰良月望後二日，書以啓之好遊者。《羅浮志》卷八，叢書集成初編本。又見嘉靖《惠州志》卷一六，《古今遊名山記》卷一三，《名山勝概記》卷四二，《羅浮山志全編》卷一一，《古今圖書集成》山川典卷一九〇，乾隆《博羅縣志》卷一三，光緒《惠州縣志》卷二三，道光《廣東通志》卷一〇四，《南宋文録録》卷一三。（祝尚書校點）

全宋文卷七〇四五

趙彦滿

趙彦滿，宗室，理宗時長期投閑廬山。見《宋史》卷二三六《宗室世系表》二十二。

雲豐記

天下全盛，則三殿皆□天子之邦；由其不全，廬、衡遂□□□□□□□□□今九下二十六年□居其三百六十九歲□□□三代以來，自爲一嶽，非不重也。然□□□□□□□□□山川□不□彼而注意於此□□□□□□□□□□□形勢□采訪之□□□□□□□□□□□之身，奉隆□於本朝太宗之丁丑，凡四百年，而爲□□李成、馬進之乎。中興以後，營建畢備，獨一雲豐□之經意。十方采訪，真逍遥之侶，來則寄宿於申□□□之下。紹定戊子，熊守中者得爲主首，踴躍興□□□□副宫位以當其闕。然兩間之屋，中横一梁，□□□□今知官周元用始更新，創之于殿角北廊之外。高邃重復，自爲一所。於是袖中之劍可掛，葛陂之杖可倚，紅爐之寒可辟，碧琳之衿可解矣。匡廬之勝，既爲江南名山，而太平

又爲國家祈福之館，靈跡著驗，遠近傾敬，其一公共之所，曠廢殆逾五紀，至更兩手，十年而後成。爲衆不如爲己，處公不如處私，大率類此。由小以達大，皆能先天下而後一身，則山川五嶽之離合，應不至於如今也。余留滯江濱者三十年，往來山川，每欲忘返。有時天風靜然，四氣晏清，千峰萬巖，擁衛宮宇，樓殿隱顯於崇巒穹林之表。地發美光，上屬昭回。覽之内適外融，不覺凌虚馭空之興，回視塵寰，誠惡濁也。況乎棲身勝境，靈襟冰净，侍壽庭之香火，真靈不違咫尺，非宿名骨象合於玄圃，得至是哉！苟有所遇，則長生久視，有形神俱妙、登遐太清之理。推以及物，則雲施可以稱民，秘祝景命，方天之休，則有益於國。至如吐吸黄□之術，斯爲下矣。然學老子者則絀儒，儒學亦絀老子，司馬遷已有此語。觀其著書之時，周衰已甚矣。蓋目睹尚文之弊，動茅屋土階之思，亦承衰救壞，與小康大同之嘆不異。世莫之悟，天下日益糜爛，又更戰國，歷秦暴。洎漢初，將相始用其説，果致太平。指約易操，事少功多，明效如此，豈非鏡本元則賤華誣，專户牖則難與論海嶽也。且澆漓、虚誕、浮侈，靡於不知收，何有紀極。有能用清净樸素之道醒其醉，出其溺，如霜澄江濫，脱葉培根，不亦可以有濟乎？去驕氣多欲之告，聖人切深，識智卓絶，未易論此爾。昔嘗聞之：天下多事，則蒿萊間多異人。意其逸情雲山，驕富貴，輕王公，如圯上老人、蓋公、魏玄成之流乎，皆遊方之外者。安知公輩有時不來此堂中乎？吁，吾今安得而見之！

《廬山太平興國宫采訪真君事實》卷八，明刊本。

雲堂記

天下大宮觀，爲國優老待賢之地，二在江西，玉隆、太平是也。其營建皆出特旨，規制時有不同。至於山川之勝，傾動古今，則廬山爲盛。高人勝士，以不到爲恥，而太平居之。然宮庭再造，今復百年，公界私寮，罔有不備，惟雲堂獨無。其所以接待四方往來之意，識者深咎其不廣也。紹定戊子云云，乃舉闕遺，闢齋堂之側，以宿雲來之侶。位置規畫，既雅且便，雖博遊廣覽之士，亦稱喜之。予以所學不入時好，投閑蓋二十年。不以盛暑祈寒，多在山下，忘其留滯，獨樂於斯有年。大風澄靜，四氣晏清，千峰萬巖，擁衛宮宇，樓殿隱顯於叢巒穹林之表。地發美光，上屬昭回。覽之外適內融，有憑虛馭空之興。回視塵虛，何啻三十萬里也。棲身勝境，靈襟冰净，況乎侍壽庭之燈火，真靈不違咫尺，有得於身，則長生久視，形神俱妙，登遐太清。推以及物，則雲施稱民，秘祝景命，方天之休。至於鳥引熊經，方伎吐納，不足道也矣。大抵老子之道大，澤物之仁亦大，其用力省而見功倍。後世謏聞淺知之士，見其土苴仁義禮樂，率然多輕議之。是仁民愛物之未深，反經合道之不逮者。猶龍之歎，是孔子之言，人特未易諭爾。時天下大溺也，苟能載以清净，體乎天德，盡損文致，一尚質樸，斯民庶幾其有生也。風可以清，弊可以不用也。然非有志念，可論此哉！蓋嘗聞之：天下多事，則蒿萊間多異人。意者逸情雲山〔一〕，驕富貴，輕王公，

如圯上老、蓋公之流乎。此皆遊方之外者，安知公輩不有時來此堂中乎，吾今安得而見之！《永樂大典》卷六六九八。（以上祝尚書校點）

〔一〕此文與前篇《雲豐記》，文句多同。疑即一篇而詳略互異，或傳録多訛，故使篇題亦不一致。今別無校本，姑併載之。

〔二〕山：原作「上」，據前篇改。

張世南

張世南，字光叔，寧宗、理宗間鄱陽（今江西鄱陽）人。著有《游宦紀聞》十卷，今存。

游宦紀聞序

僕自卯角，隨侍宦游，便登青天萬里之蜀。及壯走江湖，無寧歲。聞見雖稍廣，性天不靈，隨即廢忘。紹定改元，適有令原之戚，閉門謝客。因追思，捉筆紀録，不覺盈軸，以《游宦紀聞》題之，所以記事實而備遺忘也。嗣有所得，又當傅益之云。鄱陽張世南光叔。《游宦紀聞》卷首。（祝尚書校點）

尹起莘

尹起莘，字耕道，處州遂昌（今浙江遂昌）人，隱居不仕。學問該博，嘗據朱熹《資治通鑑綱目》五十九卷作《資治通鑑綱目發明》（有散見本及單行本，存）。見魏了翁《通鑑綱目發明序》（《鶴山先生大全集》卷五六），《南宋書》卷六三。

資治通鑑綱目發明序

先正朱文公先生修《通鑑綱目》，觀其自序有曰：「歲周於上而天道明，統正於下而人道定，大綱概舉而監戒昭，萬目畢張而幾微著。」則知先正致力是書者，其有補於世教，甚不淺也。又曰：「是則凡爲致知格物之學者，亦將慨然有感於斯。」又曰：「因述其指意條例於篇端，以俟後之君子。」則知先正注意是書，其有望於後人發揮而講明之者，亦甚不淺也。且夫先正書法有正例、有變例，正例則始終、興廢、災祥、沿革及號令、征伐、殺生、除拜之類，義固可見；若其變例，則善可爲法、惡可爲戒者，皆特筆書之。如張良在秦，而書曰「韓人」；陶潛在宋，而書曰「晉處士」；揚雄在漢，而書曰「莽大夫」；呂后在一統之時，而以分注紀其年；武氏改號光宅，而止書中宗嗣聖之類，是皆

變文見意者也。至於其間微詞奥義，又有不可得而偏舉。如陶侃以藩鎮入擊賊，而必書溫嶠以陶侃討峻；褚淵以舊臣爲司空，而必書於齊王道成稱帝之下；唐宇文士及，邪佞之臣也，而卒書其爵；五代馮道，失節之人也，而卒具其官。凡若此類，殆未易察。儻徒習其句讀，而不究其指歸，則先正書法之義隱矣。此固鄙生所以妄意發明，有不容自已者。況是書之作，其大經大法，如尊君父而討亂賊，崇正統而抑僭僞，褒名節而黜邪佞，貴中國而賤夷狄，莫不有繫於三綱五常之大，真所謂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極，爲先聖繼絶學，爲後世開太平者也。昔孟軻氏以孔子作《春秋》，與抑洪水、膺戎狄、放龍蛇、驅虎豹者異事而同功。切謂《綱目》之作，其有補於世教，殆亦有得於《春秋》之旨，皆所以遏人欲於横流，存天理於既泯，是烏可不講究而發揚之哉！今兹所述，止欲發明書法指意，使之顯著而已。其間亦有先儒已嘗議論者，則不復述；或雖已有議論而指意不同者，則自以己意附見；又有雖當發明而先後義例相類如一者，亦不重舉。求其大要，不過如是。雖未能貫通奥旨，然於其大義，亦或略見萬分之一。世之君子儻因瞽言而不徒以史學視之，亦足以無負於先正之志矣。管見之愚如此，幸毋誚其僭。後學遂昌柘溪布衣臣尹起莘謹序。

本。（祝尚書校點）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首下，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孫德輿

孫德輿，字行之，福州福清（今福建福清）人。嘉定元年中進士第二名。五年，以秘書省正字主管户部架閣文字。歷校書郎、著作佐郎，出知衡州，嘉定十三年爲江西提刑。見《宋會要輯稿》職官七五之三〇，選舉二一之一三、二二之二四，《淳熙三山志》卷三一，《南宋館閣續録》卷八、九。

榜眼謝余察院啓　嘉定元年

十年鬻舍，飽翻魚蠹之書；一旦禁垤，偶聽鼈頭之唱。名踰於實，愧積于懷。惟國家數路以取人，巖穴四起而應詔。賢能之舉於郡國，既拔其尤；行藝之攷於膠庠，亦稽其素。昕朝輻輳，天聽親臨。合彼此以並觀，雖毫釐而不謬。矧居前列，宜得脩能。伏念某樸樕小才，塵埃賤迹。回思客路，不知幾千；見斥詞闈，何啻一再。惟先世嘗躋於黄榜，而舊物未復於青氈。患不能精，益勵焚舟之舉；奠而後發，冀收中的之功。幸舍選之陞優，造内庭而待問。明明天子，方急直言；藹藹吉人，豈無奇策。敢意十條之對，猥蒙乙夜之觀。當今蟻穴難防，鴻飛方集。雖欲更張而鼓瑟，尚如未理之棼絲。斐然不知所裁，正虞狂簡；抑亦以之爲次，誤辱選掄。臚音三唱於楓宸，高第更聯於枌井。兹亦

盛矣，何以得斯。茲蓋恭遇某官直道不欺，大節屹立。正容烏府，不惟斥遠於姦邪；造膝龍墀，抑且助求於賢哲。矧辱在年家之子姪，實有資哲匠之陶鎔。遂使孱微，亦沾成就。某敢不誓堅素履，益慕前修。節義爲天下之閑，敢渝所守；温飽非平生之志，敬服斯言。《永樂大典》卷一四一三一。

儀真新築兩翼城記

嘉定十三年正月

南北分裂，九十餘年。皇帝天地之量，以爲上策莫如自治，爰飭有司足兵食，儲戎器，以戒不虞。又謂金城湯池，能因地以設險，吾圉自固，然後入守出攻，無往不可。惟昔高宗、孝宗輯寧我邦家，凡沿邊雉堞，襄、廬、揚、楚，既崇既峙，式遏寇虐，已效可燭。繼志述事，庀工度財，數年之間，圮者固之，而安豐、安慶等城，皆巋然一新矣。儀真介在江濱，往時寇入，蕩析離居。嘉定七年，廷臣奏言築兩翼城，從民志也。上亟命漕臣、守臣經其事。先時潘友文既峙新城五里三十步，饑饉之餘，力未暇任。其後李道傳屢以爲言，又謂城外漕計鹽筴，衙艫列肆，殷殷輸輸，孰與憑依。明年，朝廷議浚古城河大濠，既環土，城亦就。又明年，豐有俊於東北隅浚河一百九丈四尺，爲土城九十一丈八尺。東翼城昉乎此矣，而異議者沮格之。又明年，洪偲、方信孺相繼以翼城爲請。十一年，詔用朝散郎、將作監袁申儒守儀，至則體廟堂面命保障之意，列庶士之請以告於朝，且自陳便宜十二事。所以先事爲緩急慮者，懇到明白。區畫既定，賦役有經，鑿河畚土，操杵就築。西翼城始於冬十

月，以二十二旬有奇而竣事，爲土城一百四十有八丈。南浸於潮河，北浸於南濠。東翼城始於明年春正月，以二十一旬有奇，而爲土城一百九十有四丈，南浸於潮河，城自北而東，東浸於東濠。其未築者一百五十有七丈，而守倏去。牐河之南，沮洳之地，不任版築，即鑿大河八十丈以道江流，其旁爲城爲門。内城東濠、北濠之水，深不盈丈，則浚以倍之，袤五百一十有二丈。胥浦之西，茅山之後，銅山之巷，皆防道也，則築茅山塘，爲隄九十有五丈，瀦水設暗伏，以接北山塘之所不浸。是春二月，金兵肆掠淮甸，馳騎而來，將趨闓閶，縱火迫翼城，睥睨猶豫不敢前，民悉安堵。守去郡日，邦人遮道而告曰：「翼城未畢，去何亟耶？」守曰：「吾誠願與爾百姓共臻厥成。顧有不容自安者，將有賢太守至，必訖其餘。」吾載於碑，其時協濟以成翼城者，通判汪敏中、尤曄，董役者戎官周旺、武必克，閱工數者揚子令王懌，出納錢糧者判官趙冲飛，支鹽倉張文之，幹辦錢糧事務者郡人御前酒正王叔寬，前攝歷陽尉汪文中，前攝淮東節制司屬官吴永錫。若夫翼城本末，則有豐碑在郡志。邦人復求記以紀朝廷備邊保民之政，使後有所訂據采擇焉。嘉定庚辰月正元日壬辰記。嘉慶《重修揚州府志》卷一五。又見道光《儀徵縣志》卷一。（以上祝尚書校點）

孟　煦

孟煦，西蜀（今四川西部一帶）人，寧宗、理宗時道士，隱於峨嵋山之西峰。游謁江湖，足跡半天下。

嘉定間至閩中參訪彭耜，得白玉蟾之傳，著有《金華冲碧丹經秘旨》二卷，今存。

金華冲碧丹經秘旨傳　寶慶元年

余之家世西蜀，孟君三世孫也，寓居峨嵋之西峰。生平酷嗜行持，而遍參雲水，遊謁江湖，足跡半天下。偶於嘉定戊寅間遊於福之三山，參訪鶴林彭真士，所論行持叙話間，深有所喜。一日，彭君携出玉蟾白真人所授傳法書數階，閲之皆神靈秘典，於内忽挾帶出一書，急收之。余再拜請觀，彭云「子夙有仙緣」，令吾挾出展讀之，即號《金華冲碧丹經》，内外皆出塵事業，二事皆同。余下拜扣求玄旨，蒙彭君一諾而授，當以焚香誓告狀盟天帝尊師，而得其傳。後至己卯月，吾歸川，所閲前項所得《丹經》，雖得其傳，未嘗下手親作，乍信乍疑，平昔亦不曾舉拈此事，於是不敢下手，恐虚費功力。次嘉定庚辰年間，復遊至白鶴洞天。遊山至頂，遂極晚，見林巒幽古，蘿藤錯雜，鶴唳猿啼。於山嶺深處，似有草廬數間，扃户無人。煦遂扣其門，有一小山童一人而出，曰：「誰氏至此？」某答曰：「西蜀人氏孟煦，閒遊訪道參玄而來至此，略求少歇，未審可乎？」小童入而復出，曰：「師尊請入相見。」乃得進入拜見仙顔。先生容貌奇古，聲若嬰兒。某方展威儀，炷香下拜，告問尊師先生仙號。先生曰：「蘭爲姓，乃號元白老人者此也。先生少留一宿。」當夜得齋，但出山醪、野果、白芋、黄精而已。一餐頓覺五臟清凉，四肢和悦，非比尋常。某自知其夙緣在此，有遇奇真矣。但先生

請坐，所問某平日課何爲道？答曰：「弟子行持爲功，内鍊爲道。」先生笑曰：「行持與内鍊，皆非至道。」某遂下拜，告曰：「先生之付度弟子流派修持，未審師旨如何，可得聞乎？」先生曰：「内以玉鉛、玉汞，外以金液、金膏，一般調制，火得誠信不怠，决志修之，吾當授汝。」先生曰：「内以玉鉛、玉汞，外以金液、金膏，一般調制，火候兩途。」某且驚且異，再告先生曰：「某曩遊三山，有彭鶴林真官所傳白玉蟾仙師丹法，却符合此理。」先生云：「汝既得所傳否？」某曰：「見有斯文於此。」取出與先生看之，求教良久。先生視過，曰：「此書玉蟾子爲彭君内學不明，以平叔外丹之旨印可，倣言真鉛一二。是書於探鉛結胎，分明法象并火符缺欠，斯明彭君緣分淺，故以致不完者矣。」先生云：「聖人傳藥不傳火者，果如是乎？」復曰：「此書上古丹經，自軒轅氏投廣成子於崆峒山，傳授九鍊金碧大還丹法，扶天濟世，超脱塵寰之書，即《金碧古文龍虎上經》。正文外有《九還七返金液神丹隱旨》，皆廣成君所傳於世。自後神仙隱士鍊丹，皆從此道，白日冲舉者不可勝數，隱而不明者亦多矣。知名者，漢天師魏伯陽、唐葉靖，能繼長生；馬明生、杜光明等得此書，則形神俱妙。晉有吴、許二君、葛金果皆得斯旨，合家大小咸得長生。改形度世，惟淮南劉安王。神人指授，皆自太極中鉛汞煉成白雪靈丹，獨魏伯陽、吴之太守棄官入山，與張、李二子同心修鍊，大藥完成，不肯泄漏天機，隱去《丹經隱旨》，則作《參同契》，補完於《龍虎丹經》正文之末，託大《易》而言火候，而法象，而藥物，皆遺作，詞深古，難令曉會，至今無傳。」先生云：「吾得是道於奇仙古隱，知其本源，修鍊已畢。汝今有緣，而能至此，可以歃血盟誓告天，流傳秘要、隱書、法象、九轉神丹。」某依師訓教，百拜誓盟，而得其傳。

閱誦之間，大概皆與彭君相類，運水火法象全殊。是夕已晚。早間拜謝先生，迴山出嶺，頓覺心下未釋懸懸，便欲再回所隱，重求玄奥。但見白雲遮嶺，林木依稀，恍惚若夢，人迹俱無，草廬並隱。驚異惶然，如癡如醉。少頃日高，山下有一道人過嶺，詢問其故，其道人云：「昔此山有高隱仙人，在此修丹之地。」某遂聞知思之，號元白老人者，即玉蟾之化也。又見白雲覆嶺，正顯師化古仙蘭公之姓耶？得遇祖師，夙緣有幸。再與重傳玄奥，吾即派嗣玉蟾仙師。不敢自怠，本末繼於仙踵，即號蘭元白者二師，並其十一也。歸蜀，隱於峨嵋之西峰，告天築壇建室，復立名曰金華冲碧丹室，亦依彭君之靖名也。予得此書，齋戒沐浴，邀請至士三人，一志修鍊，周歲而成。時嘉定辛巳年也。予得合閭受福，老幼二十五人，皆男女親屬不等，悉霑天恩，俱服換質神丹，一載間，改形度世。蜀守臣吴晞叛亂，不能爲吾之害也。余思之，奇文秘旨，元白先生云遇奇人勿隱，見非人莫張。今將縑素編成來歷，書于寶匣，藏隱名山石壁之中，遇有緣得之，天所傳也。吾所知後獲斯文者，仙家之子也。或再鍊畢，隱於名山，後復藏是書，吾之願也。時寶慶改元乙酉純陽月圓之乙巳日，西蜀孟煦盟。《金華冲碧丹經秘旨》卷首，影印正統道藏本。（祝尚書校點）

趙汝郕

趙汝郕，宗室，居嘉興府華亭（今上海松江）。嘉定間爲常熟縣主簿。見《宋史》卷二二五《宗室世系

表》十一及所撰《題名記》。

常熟縣主簿題名記　嘉定十一年十一月

邑令、丞而次有簿，古職員令也。掌凡邑之簿籍勾稽之事，糾正縣内之治，外此無責，職若甚簡。然豈知户籍有升降，産税有去留，悉關筆削，一有不謹，則墮吏奸，民且受病。矧琴川繁劇，甲于中吴，去臺府纔三舍遠，財賦分督，牒訴委決，檄命驅馳，靡日不殷，職亦未爲簡也。汝郴冒承兹乏，汲汲救過，自惟無足以傳後，惡有所謂光于前者？試求前人之名氏，稽其行事，以質其窮通，而壁記闕然，漫不可尋，往者莫知究。訪之故老，僅得今尚書蕭公而下十有三人焉，前乎此者莫知也。將立石以記之。或乃謂人材短長，政事臧否，民言士論，亦可以考，惡用是爲哉？余應之曰：公議誠足信。然閱歲滋久，名且不著，實將安考？今之所訪已若此，余恐後之訪今，益不如今之訪昔也，奚以詔方來？僉曰然，乃鑱之石。嘉定戊寅十一月初三日〔一〕，雲間趙汝郴記。《吴都文粹》續集卷九。又見《寶祐重修琴川志》卷一一，康熙《常熟縣志》卷一〇。（祝尚書校點）

〔一〕三日：康熙《常熟縣志》作「一日」。

全宋文卷七〇四六

張自明

張自明，字誠子，號丹瑕，建昌軍南城（今江西南城）人。爲國子進士，久遊邊徼，喜交豪傑。登嘉定元年進士，爲宜州教授、攝州事，歷衢州教授、江陵户曹。嘗與戴復古結詩社。見《宋會要輯稿》職官六二之一四，《宋詩紀事補遺》卷六三。

北磵集序　嘉定十年十月

慶元初，予始入太學，於時僞學之禁嚴，臺官胡紘、司業高文虎表裏爲爪牙，搏噬無虚日。學校諸生語言小異，輒坐僞罪，不以聽。予浮沉其間，日以短氣。遇休沐，率一游南北山，得士於北磵，相羊林泉，吟弄風月，足以消遣世慮。然予學乎泗水，北磵學乎靈山，予固不以及彼，彼亦不予及也。居數年，北磵出天台爲導師，而予更憂患，歷兵間，自荆楚浮江漢以歸，至東海上，則南北山無復相誰何矣。予時以特薦補官，不受。擢第太常，寓輦轂下，北磵以赤書相勞苦，寄新詩啓予，出語

益峻偉。予既歸江西，與旰江刺史言，北磵於今爲偉士。刺史走書邀北磵，以唐僧紹隆所開山處之。北磵高卧不肯起。既而江東部使者以東林雲居力致之，亦復不肯起。今年，予歸自嶺表，北磵游華亭，知予入長安，駕小舟看予於清河坊客舍。握手道契闊，十有三年如一日也。讀其文，宗密未知其伯仲；誦其詩，合參寥、覺範爲一人，不能當也。雖然，北磵無學之宗也，文於何有？見之文者，似焉而已矣。北磵於人不苟合，合亦不苟睽，取舍去就之際，潔如也。其名居簡，其字敬叟，其生潼川，寓北磵之日久，故人不名字之，稱北磵云。嘉定丁丑十月望日，旰江張自明誠子叙。《北磵集》卷首，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游紫霄觀記

嘉定五年

南豐縣西南八十里有紫霄觀，相傳仙者壺公於此得道。壺公者，後漢費長房師事之者也。宋嘉定五年冬十月戊寅，旰江張自明始與季弟自本來遊。紫霄所謂三巖者，蓋下巖、中巖皆乾户，而上巖兑户也。下巖在山半，屋三分一在巖中。屋頭石壁峻立，有竇横袤尋丈許，中有仙床、丹匣及蜕骨，或者壺公之遺耶？未可知也。觀傍老松一株，大三抱，夭矯騰上，如蒼龍挐雲，恐漢時物矣。從旁得路，迤邐上數百武爲中巖。横袤不十尋，然益怪奇清邃，疑壺公得道處也。又從旁得路數百武爲上巖，則山之巔矣。山益高，勢益峻，不可得棲止。及山之巔，肆遠望焉，則軍峰插天，如玉笋出其

右，盱江瀉漢，如玉繩維其左。金嶂鷹石，朋從友列，如屏嶂遮其前。而其後則山驅羊而隨之，水束帶而歸之，無數也。大抵茲山如麒麟獅象豸身，昂頭橫踞霄漢，不可迫視。四圍羣山近環之，如禽伏獸拱，不可枚數。山皆蒼石青厓，如削如鑄，不可形狀。小溪貫注其中，如蛇纏練繞，首不知來，尾不知去。遡遊二三里許，兩岸皆峭壁，巖竇峙列，上頭青露天一綫，下皆微潭。百丈巖上，仙棺棋局，歷歷可辨數。然四壁峻絶，梯磴梁無所于施，人跡不可登到，大江以南一勝處也。觀始名妙仙，不知自何時，中稍陵夷。國初里有義門瞿氏子弟，於巖下作茅齋讀書。大中祥符七年夏五月，道士王士良始得郡符來居之。治平元年夏五月，更錫今名。余來徘徊三日，不能去，爲之三嘆曰：茲山鍾靈炳異，蓄偉耀奇，實爲大江以南一勝處，而不在乎通都，不立乎通衢，故自有宇宙，便有此山，鮮有知之者。知之者，壺公一人而已。然而壺公者，長往不來之人，其事芒芴怪誕，人未必因以爲重。後壺公千有餘年，而余乃知之。余復無毫毛聲光氣力，茲不足增重，於山無益損，而山亦何心乎！此固天之生物，高不全偏，劣優美惡，各有差等，人惟不知之，知而區以別焉，天之意也。士受中而好修，誠不靳人知，亦惟恐人知。苟知之，必重之，士無與焉，何莫不類夫山也哉！道士吴源清聞余言而嘆曰：「盍書之，以驗後之來遊者？」一遂書之。源清字善淵，精持戒律，讀書好吟詩。觀久弗葺，吴盡葺之。是歲長至後二日甲子，迪功郎、前江陵府司户參軍盱江張自明記。《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卷八八四。又見《古今遊名山記》卷一一下，《名山勝概記》卷二五，同治《南豐縣志》卷三七。

龍溪書院記

嘉定八年

崇寧甲申夏五月，元祐太史豫章先生黄公謫來宜，初僦居於黎氏。居之三時甚安，後有南樓之厄。余得其僦居墨帖書讀之，意宜之人必以雪堂視其處。及來訪之，莽然荒墟矣。黎氏不復能有，已轉之謝、之秦，謝得其一，秦得其二。乃屬宜士唐總龜、韋安雅、常文虎求之〔一〕，三家皆士人，聞言欣然，願獻其地。嘉定乙亥三月壬申，乃鳩工作祠其中，後建重堂，上敞高閣，旁翼二室，前立重門，又從垣之。宜山少府張可久實督其役。堂成，乃集公在宜之翰墨刻之，以置於堂，使宜之秀士游於斯，修於斯，景行於斯焉。祠前離支兩古樹，公所封植，名之曰萬紅。門前玻璃一方池，中有立石，形如半圭，其色正黑，名之曰墨池，宜人尚多能道之。始，公既羈於南樓，黎氏不忍以其居屬他姓，遂易之爲亭，請名於公，以環亭多美石，舊名寶華〔二〕，乃題之曰寶華亭。黎氏又設公之像於亭，而嚴事之。故舊像藏之黎氏，舊扁藏之秦氏，一百一十年矣。余物色得之，復作亭以存其舊。又以舊扁、舊像函之閣，刻之石，以傳無窮，於是總名之曰龍溪書院。將成，屬余記之，故先述其所以作祠之意，又作迎享送神辭六章，章四句，使宜之人歌以享焉，而併刻之。初度地，有細民宅其傍未去，公使黄衣夢之云：「此非汝得居，不去且有害。」黎明遂去之。及鳩工，又一民夢曰：「汝輩勿汙此，坑坎屋陰數尺地有器焉，以錫汝。」民如言坎之，得一古磬。余既即工，恭奉安祠事，衣冠藹如，登

降成禮。宜人來觀來瞻，起敬起畏，如公之臨其上也。乃歌以詞以享之，曰：

宜之水兮龍藏，宜之山兮龍驤。德人兮天游，炯秋月兮寒江。　來游兮自東，騎赤驎兮乘剛風。左邛杖兮右白羽，挾烏兔兮雙童。　萬紅紛兮盈庭，露半圭兮澄泓。寶華舊兮扁亭，煥高閣兮摘辰星。　蒸蕉兮荔嘗，桂酒奠兮蘭湯。來游兮上下，鏘鏘佩玉兮琳瑯。　刁斗兮沉沉，土膏動兮耕耨深。調錦瑟兮鳴琴，詠舞雩兮千古心。　去歸兮蓬萊，覲鈞天兮泰階。宜人兮永懷，相斯文兮千歲偕。《粵西文載》卷二九。又見萬曆《廣西通志》卷一四三，道光《慶遠府志》卷六。

〔一〕常：萬曆《廣西通志》、雍正《廣西通志》均作「韋」。

〔二〕寶華：原作「華寶」，據右引乙。

龍溪書院圖記

嘉定九年正月

宜州辭曹張自明既以俸贏十萬作龍溪之祠，偶攝州，又以州用贏錢二十萬作書院，爲宜人游修之地。又作齋館，作庾庖，作門墉，而莫之辦也。乃請於漕臺方公，得鼜抵錢二十四萬，於是作東廡爲堂長位一，爲齋室二〔一〕，作西廡爲講堂位一〔二〕，爲齋室如東。東又爲庖，西爲庾，中爲門，四圍

塘之，又重門於外。又以俸贏五萬作禮殿於堂之西，象周公、孔子、孟子於其内，繪文翁蜀學圖像於其壁，使士知所尊焉。方公又得鹺抵錢四十萬，俾買田以養士。既買民之地，不足，入請於倉臺劉公，得平買閒田以足之。於是歲取米三百斛，日養士三十人，絃誦聲洋洋，如在鄒、魯間矣。宜山少府張可久董其役，圖刻之石，以傳四方，曰：「罔俾石鼓、白鹿得以專美於江湖間也。」乃爲之書其本末如此。方公莆人，名信孺；劉公吴人，名湛之，當世仁人君子也。嘉定丙子人日敬題。《粤西文載》卷二九。又見嘉慶《廣西通志》卷一三五，道光《慶遠府志》卷一一。

〔一〕爲齋室二：原作「齋爲二室」，據《廣西通志》乙。

〔二〕西廡：原作「四廡」，據右引改。

題名　嘉定七年八月

嘉定甲戌歲立秋前二日，盱江張自明誠子來遊，奉次詩境詩翁「扉」字韻。黄冠卿次洪、方袍清一同來。嘉慶《臨桂縣志》卷五。

西山磨崖題名　嘉定七年八月

張誠子、方孚若，相攸西峰現，以爲碧桂山林，已遂訊湖究幽之願。同來丁子齊、許介之、劉敬翁、誠子弟敬子。嘉定甲戌八月廿四日。《桂林石刻》上。

仁濟廟加封敕牒碑〔一〕　淳祐七年六月

封號公據。行在尚書禮部據奉議郎、知安吉州安吉縣、主管勸農公事、弓手寨兵軍主張自明狀申：照得本縣敕賜仁濟廟，乃唐衛國公李靖香火。武德中，討平輔公祏，邑人德之，相與立祠于縣西之玉磬山，今六百餘載。蒙本朝節次加封，以至王爵，凡遇祈禱，雨暘隨即感應，本縣寄居士民，列狀陳乞王爵與妻及男，加封爵號。已曾保明申州，乞備申轉運使臺，得蒙申奏朝廷。准省部行下奉常擬封各神誥命，蒙朝廷降下本縣，赴本廟收執了當，所有本廟公據，未蒙省部頒下。今録白李王與妻及男誥詞在前，欲乞省部照敕命指揮，給公據，庶幾仰副國家崇重祀典之意，俯慰邑人報答神休之誠。申部，伏乞指揮施行。奉臺判呈本部，尋根檢到淳祐四年五月九日敕中書門下省，尚書省送到禮部狀，准御封付下。兩浙路轉運司獄奏，近據安吉州申，備據安吉縣申，據寄居士民等狀稱：伏見本

縣仁濟廟敕封「輔世靈祐忠烈廣惠王」，實唐李衛公靖之祠。按古碑，王以唐初討叛丹陽，而本縣隸丹陽南境，禽輔公祏，亂弭暴除，民德而祠之。今餘六百年。崇寧三年，賜廟額曰「仁濟」。更政和、隆興，或士馬奔躍，狂寇駭却；或白氣充庭，陰兵顯助，暴賊夜竄。中更金虜越軼，萬騎羅拜，廟貌巋然獨存。加之水旱應禱，邑人屢聞于朝，封「忠智景武公」，繼封「忠烈王」，又加「輔世」。慶元六年，以禱雨降裕，加「輔世靈佑忠烈王」。暨嘉定之元，江浙旱蝗，旁郡縣尤甚，邑人有禱，雨獨時若，蝗去弗害。二年，疫癘，民走廟懇禱，病者絶少。洪水漲溢，賴王之靈，獨不爲患，歲亦告稔。民復以聞，加封「輔世靈佑忠烈廣惠王」，妻封協惠夫人。王三子，長封紹烈侯，次紹威侯，季紹休侯。今年旱虐爲厲，自三月至五月不雨，種不入土。本縣萬山一水，枯涸特甚。聖上側身既至，徧敕州縣禱雨靈祠。邑宰宋通直偕僚佐祗命，請廟貌舍縣治，以殫懇祈。維王之靈深極昭異，方詣廟時，赫日正中，人皆噓汗煩喘。王車將駕，日光晻靄，陰雲穿漏浮湧，遡風往少，若物後先，雨陣霏霏，隨車而至，老稚歡呼。及王像奉安縣治，大雨竟夜，翼日霑足，似霽而陰。越二日，雨沛如注，溥溢四境，派流支港，靡不奔浪。波及鄰縣，頃刻之間，不雨而得水，咸即田功，無不駭敬神異。蓋安吉山盤地仰，稍乾則亢涸，稍浸則漂没。王所以既雨隨霽，逮下流水泄始復雨之者，恐川噎或以暴民也。妙於庇民如此，士民莫不以手加額，咸謂聖天子德通于天，神靈受職，執事者將命敬恭，有此異應。田里熙熙，非特有秋已□，亦免異日流離蕩析之苦。百里仰戴，無以仰報神休。伏睹建炎、淳熙已降指揮，如有靈異，合該進封。緣王已封八字，自崇寧賜額封至今爵，本路州縣究實非一官，頌

臺詳奏加封非一議，王之靈跡焯焯在民非一事，而今者祈雨感應，尤神且速，欲乞次弟保奏，於「輔世靈佑忠烈廣惠王」八字内，將「輔世廣惠」字改錫隆稱，夫人、三子加畀封號，仍乞證廣惠廟例，封王祖、父，及兄端、弟永康公客師，王子婦及王孫令問、彦芳等，以寵靈跡，以慰民望，使王之靈愈久愈新，與國家休命，相爲無窮，民亦荷無窮之至。謹録白廟額及前後封誥見在，乞施行。本州所據陳乞保明詣實，申乞施行。本司檢准慶元令，諸道釋神祠祈禱靈應，謂功跡顯著、惠利及人、載於祀典者，宜加官爵、封號、廟額者，州具事狀保明申轉運司。本司委鄰州官躬親詢究到，委別州不干礙官覆實訖，具事實保奏。本司牒嘉興府，差委從事郎、嘉興府崇德縣主簿周孺文前往安吉州安吉縣詢究到仁濟廟神前項靈跡因依，委的顯著，乞備申本州保明詣實，申本司乞施行。本司再牒委常州，差委儒林郎、常州司户參軍李焕前去覆實，委有上件靈跡，保明是實，申本司乞施行。本司所據嘉興府委從事郎、本府崇德縣主簿周孺文詢究，及常州委儒林郎、本州司户參軍李焕覆實到上項靈跡，本司保明詣實，謹録奏聞，伏候敕旨。本部尋連送太常寺勘當，具詣實保明文狀申部去後，據太常寺申，檢准建炎三年正月六日已降指揮節文，神祠遇有靈應，即先賜額，次封侯，次封公，次封王，每加二字至八字□。婦人之神，初封夫人，二字至八字止。淳熙十四年六月十九日，已降指揮節文，今後神祠祈禱應驗，令諸路轉運司依條保奏，取旨加封。今准省部連送，准御封降兩□西路轉運司保□□安吉州安吉縣仁濟廟神加封，本寺照得今來本路運司已依條差官詢究覆實了當，應得加封條法，今欲勘當，乞從建炎三年正月六日并淳熙十四年六月十九日已降指揮，各合擬封下項：一，安吉州仁濟廟輔

世靈佑忠烈廣惠王已封八字，□當□以再行加封。今於八字内改擬美號二字，今欲擬「輔世靈佑忠烈威顯王」。一，安吉州仁濟廟輔世靈佑忠烈廣惠王妻協惠夫人，合增加二字，作四字夫人。今欲擬「協惠助順夫人」。一，安吉州仁濟廟輔世靈佑忠烈廣惠王長子紹烈侯，合增加二字，作四字侯，今欲擬「紹烈廣靈侯」。一，安吉州仁濟廟輔世靈佑忠烈廣惠王次子紹威侯，合增加二字，作四字侯，今欲擬「紹威昭貺侯」。一，安吉州仁濟廟輔世靈佑忠烈廣惠王季子紹休侯，合增加二字，作四字侯，今欲擬「紹休襲福侯」。已上并合命詞給誥。伏乞省部備申朝廷，取旨加封施行申部。本部所據太常寺申到事理備録在前，上件所乞加封事理，伏乞朝廷指揮施行。伏候指揮。五月六日，奉聖旨依本部除已具申朝廷命詞給誥外，尋呈奉判照已降指揮給，須至指揮。右出給公據，付安吉州安吉縣仁濟廟仰收執，遵從已降敕命指揮，照應施行。淳祐七年五月日給。

勘同書令史史（押），令史戴（押），主事馮（押），尚書禮部員外郎兼盧（押），祠部郎中闕。侍郎劉（押），尚書趙，督府參贊。

淳祐七年六月吉日，奉議郎、知安吉州安吉縣、主管勸農公事、弓手寨兵軍主張自明立石，邑人待補國學進士方應唐、縣學直學范夢賢同立石。安定書堂學子方叔元篆蓋。浮玉王震同男泳刊。《吴興金石記》卷一二。（以上祝尚書校點）

〔一〕此碑立碑人知安吉縣張自明與前張自明未知是否爲同一人，姑次于此備考。

范　楷

范楷，字子式，鄞縣（今浙江寧波）人。嘉定元年進士，調安慶府懷寧尉，再授建康府轉般倉。歷秘書少監、起居郎、國史院編修官，官至工部尚書。見《宋會要輯稿》崇儒一之二四，《宋史》卷四七七，《南宋館閣續録》卷七、九，《延祐四明志》卷五。

言宗學事奏　嘉定十四年四月

臣備數宗庠，職在訓諭，兹遇陛下加惠同姓，增廣黌宇，經始不日，幸已落成，橋門顯敞，堂廡深邃，規模鼎新，群目增煥，甚盛舉也。然學館雖盛，而教養之事猶未盡備，臣不容不冒昧言之。臣聞五學之建，上親爲首；同姓之蕃，近屬尤親。國家始立宫學，所以訓諸王之近屬；繼創宗庠，所以徠四方之宗親。因其初意而增崇之，非固欲使新間舊、疏踰戚也。今睦親之宅廣爲學宫，教授之官轉爲博諭，曩之宫學，一變而爲宗庠矣。由試而入者，則預教養，而前日近屬之親嘗列爲第子員者，反不獲周旋於其中，一遇講説，僅得旅進退於館下，寄一食於公庖而已，雖有勤敏嗜學者思欲登名於籍有不可得，甚非國家親親之始意也。又況學校之廣，十倍於前，而養士尚仍其舊，區宇宏大，弦誦寂

寥，亦非所以崇教化、肅觀瞻也。曩者中興初建太學，每歲二補，其後歲一補，又其後始三歲一補，著爲定式。蓋創建方新，招徠貴廣，理所當然，今必拘三歲而一試，復限以已請舉之人，員額不寬，來者宜少。夫親者既不獲與，疏者又未盡來，雖儒館之新，恐直爲觀美耳。欲望聖慈俾前隸宮學諸生並特許附公私試，其公私試皆中選者即與正補宗學生。凡隸宗盟者仍於今歲特與放補一次，不以請舉爲限。因復諸王宮大小學教授一員，以廣訓迪。俾諸王近屬之子孫年十五以下者亦許試小學生。如是，則遠近宗屬皆相免以興於學，以厚人倫，以睦同姓，顧不韙歟！臣不勝拳拳。《宋會要輯稿》崇儒一之二四（第三册第二一七四頁）。

因李全反劾宰相疏

賊全猖狂恣睢，舉朝皆欲殺之，獨丞相隱忍不發。昔郭子儀爲中書令，考於史傳，閒居爲多。今丞相獨當國柄二十二年，所在窺伺，危機一發，變不可測。雍正《浙江通志》卷一五九。

四賢堂記

峽有四賢堂，尊賢也。歐陽公嘗宰夷陵，祠而祝之，固宜。二蘇、山谷時經行題詠，而郡人合祠

焉，於以見四公之賢重當時而名後世者，獨峽人知之深而尊之至也。堂舊創寢圮，蓬茁其間，肖像妥靈，莫適宜稱。今郡守高公報政之暇，度地于子城東偏，奠基啓宇，閎敞高潔，爾邪、楚塞、月峽諸臺樹，左右映帶，江山環拱，花竹明秀，過者凝停。涓休考成，移書以記屬余，且書扁榜。顧以晚陋，得附名幸矣，惟贅詞是懼。雖然，侯所以表郡人尊賢之意，則不可没也。兖公以道德文章統接韓、孟，雄千載而獨立，眇一世而無朋，二蘇龍騫鳳翥，迫而附之，非蕭勺而和，不塤篪而應。太史晚登蘇門，直以孤標逸韻，方駕先達，寒梅婥約，自足頡頏於姚魏間。若夫師友淵源，心會神受，異齊而同趣，蓋有出於文字之表，學士大夫不能盡解，而峽人識之，豈偶然者！不然，騷人墨客，自少陵、樂天以來，寄興于峽者不一也，而四賢云乎哉！想其夕陽素月之交輝，煙颿沙鳥之出没，山光水容，隱顯萬狀，岸幘離坐，笑傲如生，安知無神游之適耶！愚於斯堂之設，所以喜峽人知之深而尊之至也。繼自今官於峽者，顧望想像，緬懷典刑，當曰邑政觀風，誰所爲而賦也，孤楠雙橋，誰所愛而植也，三游青溪，誰所過而題也，古寺澗泉，誰所汲而記也。陽城居晉之鄙，熏其德者猶數千人，矧四賢之清風邪？概聞者興起於其所尊慕，而惟之以淑峽之士，以微峽之俗有餘矣，高侯其知所先務哉！侯名叔獻，淳熙間前司農少卿屢帥藩閫蒞之子也，視其所慕用建立，足知能世其家云。用敬書之，又從而歌曰：百世師表六一翁，弦歌惠政聲摩空。眉山伯仲人中龍，長江西社太史公。黄帽青鞋幾經從，合四先生遺清風。光焰衣被如長虹，西陵假寵何終窮。偉哉使君知所宗，高堂恍如對音容。爲我瓣香銘其衷，千載一念將無同。寶慶丁亥仲春望日記。朝請大夫、起居郎、兼國史院編脩官、實

録院檢討官、兼侍讀范楷撰並篆額，朝散大夫、試給事中、兼同脩國史、實録院同脩撰、兼樞密院編脩官、兼崇政殿説書鄭清之書。《永樂大典》卷七二三六。（以上楊世文校點）

趙與袞

趙與袞，宗室，秦王房九世孫，希雅子。見《宋史》卷二二二《宗室世系表》八。

刻漏圖銘　嘉定八年五月

禦溪復邑治，自紹興乙亥歲，于今六十年，而無刻漏以别昏旦，爲令者率以賦訟轇轕于懷，未暇及也。僕偶承檄攝事，輒按邵湯規式，命工製造，錫壺置之廳事之左，謹列其名物于上，使來者有所考焉。復爲銘曰：

水有常度，晝夜不忒。政有常經，吏民不惑。朝聽夕修，君子是則。念兹在兹，惟謹厥德。

嘉定八年五月望日。《嘉禾金石志》卷二五。又見萬曆《崇德縣志》卷九，《南宋文録録》卷八，嘉慶《石門縣志》卷二〇，光緒《嘉興縣志》卷六。（曾棗莊校點）

齊　璧

齊璧，蘇州（治今江蘇蘇州）人。與章樵爲同舍郎，又同登嘉定元年進士第。後通判泰州。見道光《泰州志》卷三一及所撰《海陵教授記》。

海陵教授記

國朝文治過前代，自慶曆開天章，遂詔天下皆立學，然官猶未備也，至於中興備矣。海陵在昔爲中州，學建於時已久，前英後傑踵武而來，不知今幾人矣。或者官三年歸，迄無一朝之蹟，師道不明，蓋百有餘年於兹。嘉禾徐君嘗纂而識之，惟附于藏書記之後，前乎諸儒又多遺者。武林章君樵繼之，乃訪耆老，諏舊聞，旁搜遠證，自任君質言而下得二十有三人，古今人物於是咸在，所屬朋友、聯師儒之教遠矣。惟君處太學，由舍選，有聲稱於時。出爲是官，能昭其道，不以地偏寡徒自放於便腹經笥之樂，故其志念嘗務植立而有爲，豈獨是舉爲可尚哉！君既多學而富於文，奚俟予言以詔後？謂予與君嘗爲同舍郎，既而得爲同年生，今又同仕於是邦，投分爲深，故特使予附名其間，以圖不朽。後之人儻知君用志之勤，飭工之難，其尚謹而護諸。道光《泰州志》卷三一，道光七年刻本。（黄錦君校點）

章劼

章劼，嘉定十一年官宣教郎、差充江南東路提舉茶鹽司幹辦公事。

書詔建三清大殿上梁文後　嘉定十一年三月

檢討資善秘丞龔公，學問文章，冠冕一世。右爲布衣時所作，鈎畫之妙，並出公手。淳熙丙申鏤板殿左，今逾四十年，脱落刓闕，寖失厥舊。公之子葆，別加模勒，移刻堅珉。不惟靈宫締建始末可考，而公詞翰因可傳於不朽，兹亦孝思之一端云。嘉定戊寅清明日，婿宣教郎、新差充江南東路提舉茶鹽司幹辦公事章劼謹識。男承直郎、新建寧府觀察判官葆立石。《道家金石略》第三六七頁。（黄錦君校點）

章樵

章樵，字升道，號桐麓，臨安府昌化（今浙江臨安縣西）人。登嘉定元年進士第。歷海州、高郵、山陽教官，上書時宰力陳李全必叛。全果亂，郡縣官多被禍，獨樵率諸生盛服坐堂上講誦，賊至，斂刃退。

擢知吴縣，通判常州。乞歸，授知處州。樵學宗伊洛，著有《章氏家訓》、《補春秋繁露》、《補注古文苑》（存）等。見《宋詩紀事》卷六〇，《宋史翼》卷二七。

古文苑序　紹定五年七月

《古文苑》者，唐人所編史傳所不載、《文選》所不録之文也。歌、詩、賦、頌、書、狀、箴、銘、碑、記、雜文，爲體二十有一，爲篇二百六十有四，附入者七。始於周宣石鼓文，終於齊永明之倡和。上下一千三百年間，世道之升降，風俗之醇漓，政治之得失，人才之高下，於此而概見之，可謂萃衆作之英華，擅文人之巨偉也。至别而觀之，如岐陽蒐狩，寔肇中興之美，勒石紀功，詞章渾厚，足以補《詩·雅》之遺佚。泗水碑銘，鋪揚興王之盛，叙功考德，表裏名實，足以續閎散之芳烈。揚子雲倣虞作箴，官箴王闕，所以輔正心術，警戒幾微，殆與聖賢盤盂几杖之銘争光千古，有國家者宜保之以爲龜鑑。所謂傑然《詩》、《書》之後，詎容徒以文章論哉！世代踰邈，遺文彫耗，若昔賢所欲興致太學以助講切之真蹟，今既不可復得，而浮磬之刻、蔚宗之注，與隋、唐藝文目録所載，諸家文集亦淪落十九，莫可尋訪。千載而下，學者得以想像紬繹古人述作之懿者，猶幸佛書龕中之一編復出於人間。而其中句讀聱牙，字畫奇古，未有音釋；加以傳録舛訛，讀者病之，有聽古樂恐卧之嘆。樵學製吴門，竊簿書期會之暇，續以燈火餘工，玩味參訂，或裒斷簡以足其文，或較别集以證其誤，

推原文意，研覈事實，爲之訓註。其有首尾殘缺、義理不屬者，姑存舊編，以俟廋攷。復取漢晉間文史册之所遺以補其數，凡若干篇，釐爲二十卷，將質諸博洽君子以求是正焉。紹定壬辰七月日，朝奉郎、知平江府吴縣事武林章樵升道序。《古文苑》卷首，四部叢刊本。（黄錦君校點）

謝　南

謝南，嘉定中爲平江府教授。

添助學田記

國家駐蹕錢唐，吴爲股肱郡，涵濡文教，人材日盛，校官養士，歲費益廣，宜以不足聞也。嘉定戊寅，判待制趙公彦橚出在官之餘田三百畝，歲可得米二百石有畸，以助經費，且作簡謂冷曹曰：「養成美材，爲明時須。」旨哉斯言，公之愛士乃所以愛國，其仁豈有既哉！是秋，提刑攝府事即今右史王先生棐也，參稽前比，弛其征入，由是學宫益沾全惠，而終始贊其決者，僉判趙君與篪爲有力焉。南不才分教，蒙此巨助，幸迫終更，何敢没其實？用叙大略，併與公帖存之，庶幾來者有考云。謝南記。《吴都文粹》續集卷三。又見道光《蘇州府志》卷二四。（黄錦君校點）

全宋文卷七〇四七

李鳴復一

李鳴復，字成叔，號復山，瀘州（治今四川瀘州）人。嘉定二年進士，歷官權發遣金州兼幹辦安撫司公事。召入朝，授司農寺丞，遷兵部郎中、軍器少監、大理少卿，拜侍御史兼侍講。端平三年，權刑部尚書、兼給事中，除簽書樞密院事。拜參知政事，出知紹興府。嘉熙初復爲參知政事兼知樞密院。淳祐四年出知福州，爲福建路安撫使。後提舉宮觀，卒于嘉興。《宋史》卷四一九有傳。

論勤學致和疏

臣聞有帝王之規模，當有帝王之事業，規模宏闊，而事業又與之相符，天下不足治矣。唐魏徵之言曰：「五帝三王不易民以教，行帝道而帝，行王道而王，顧所行何如耳。」世蓋未有行其道而不著其效者。堯舜其君而俗不唐虞，禹湯文武其君而治不三代，此必有其故也。恭惟陛下以天縱之資，篤日新之學，嗣位之始，首增講員，聽政之餘，垂精經典。書《中庸·至聖》之章，而日加省察，閱

《大學》章句之疑，而特垂顧問。大庭發策，昭明此書，瓊林賜詩，彰示此意。爲天下國家之經有九，既取之以爲出治之規；明明德於天下之序有八，亦視之以爲力行之要。此其規模，豈漢唐諸君所敢望，雖六五帝、四三王可也。然自登大寶，于今七年，天下翹首以望太平，傾心以觀至化，雍熙泰和之風不見，而歎息愁恨之聲轉聞，規模則古，事業不古，獨何歟？臣嘗讀《孟子》，見其言有曰：「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又曰：「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蓋有是心也，而能行是政，則付之掌運而有餘，有是道也，而不以其政，則求以平治而不足。今陛下之心，堯舜之心也，未知陛下之施於政者，果足以發是心乎否也？陛下之道，堯舜之道也，未知陛下之見於政者，果足以行是道乎否也？民政壞於守令之貪殘，軍政壞於將帥之掊尅，朝廷之政又壞於士大夫之苟安。三者之弊未去，而欲與古帝王齊驅而並駕，臣知其難矣。三代之得天下也，得其民也，得其民者，得其心也。民惟邦本，本固邦寧，而今之爲州縣者以撫字爲迂談，以催科爲急務，此猶曰用之公家也。囊橐之私勝，而民不聊生矣，苞苴之計行，而民無所赴愬矣。使天下不敢言而敢怒，昔人以是爲虐民之戒。今則不惟敢怒，又至於敢叛矣。夫置吏所以養民，而民之叛，端自吏始，國家何賴焉？前車既覆，後車當戒，近甸之地，咫尺君門，握符之寄，輟從朝列。召杜之詠罕見，而苛如虎者踵相接也；襦袴之歌鮮聞，而剥及膚者袂相聯也。民無常産，因無常心，即不幸帶牛佩犢，相扇而起，又何以爲策？民政如此，陛下亦常思之否乎？古者寓兵於農，初無養兵之費，後世以民養兵，遂有蠹民之患。然使其如霆如雷，足以折外侮，有嚴有翼，足以彊國勢，是猶曰于以固吾圉也。兵以精

爲貴，今則老弱相半矣；兵以氣爲勇，今則凍餒交作矣。與士卒同甘苦，昔人以是爲將兵之法，今則勢分隔絶，又剥之以自利矣。竭天下之力以養兵，而反竭兵之力以奉主帥，國家何益焉？不遇盤根，曷知利器？潢池赤子，盜弄戈矛，鼠竊狗偷，顧何足道？然江上分備禦之屯，而賊之凶焰未戢也，京都輟禁衛之旅，而賊之猖獗自如也。小寇尚爾，大敵何若？即不幸姦雄醜虜觀釁而動，復何以爲計？軍政如此，陛下亦嘗思之否乎？夫治亂之迹，雖見於天下，轉移之機，實係於朝廷。四郊多壘，此何等時，而列武周行，因循度日。謂惟静可以制動，是則然矣。静而流於偷墮，恐其動未易息也。謂惟常可以御變，是則然矣。常而失之弛玩，恐其變未易弭也。謂雍容和緩可以鎮安人心，是則然矣。然内無可恃之實，外有可憂之形，此猶駕弊舟於驚濤之中，寢積薪於然火之上，恐人心亦未易安也。陛下非不憂勤也，大臣非不焦勞也，百司庶尹亦未嘗無惴惴不寧之懷也，而積習既久，諛風浸成，務爲虚文，掩覆實狀。所陳者類非軍國之急務，所事者不過簿書之常程，日甚一日而怪證生，歲復一歲而元氣削。朝政如此，陛下又嘗思之否乎？陛下居今行古，其規模爲甚高，而以古準今，其事業猶弗逮，則亦有是心而無是政故爾。夫政者所以推吾之心而達之天下者也，苟無其政，心何自而達，苟非其人，政何自而舉？《立政》一書，周公所以訓戒成王者，諄切備至，上自禹湯，下自文武，陳其已往之實，用爲方來之規，推而至於詰爾戎兵，陟禹之迹，所以著其功業之盛，以覲文王之景光，以揚武王之大烈，所以彰其繼述之美。然要其所以致此，亦惟曰「勿以憸人，克用常人」而已。是知人才之賢否，國政成敗之所關，不可不謹也。昔仁宗皇帝享國最久，遇變最多，然衆賢聚於内而朝廷尊，

按察使分布於外而郡國治，帥得一仲淹而西賊喪膽，使得一富弼而北虜降心，將得一狄青而南凶授首。四十二年之治，號爲太平，皆自得人始。臣願陛下稽仁祖致治之法，味姬旦告君之辭，不徒究之於心，而必發之於政，不徒求之空言，而必見之行事。必吏稱職，民安業，而政之在民者無不理；必車馬修，器械備，而政之在軍者無不肅；必九德咸事，百工惟時，而政之在朝者無不舉。爲政在人，無使一小人或得容其姦；政在養民，無使一細民或不被其澤。政事修於內，變故息於外，理有必至，勢無甚難，特在陛下加之意爾。不然，學與政一道也，勤於學而不及於政；知與行一理也，致於知而不力於行。譬如五穀不腹而欲以療飢，良藥不口而欲以已病，臣未知其可也。臣生長萬里外，荐叨誤渥，獲玷郎曹，舊典有常，職當登對，有懷不吐，不惟負陛下，亦負所學。惓惓之忠，惟陛下察焉。

《歷代名臣奏議》卷五八。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八〇。

論運中和之極開皇極之門疏

臣聞九官相遜，所以爲虞廷之盛；多士濟濟，所以致周室之隆。蓋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未有乖爭凌犯之習交肆於內，而安靜和平之治能成於外者也。《中庸》言位天地，育萬物，必以致中和爲本。《洪範》論斂五福，錫庶民，必以建皇極爲要。《中庸》之與《洪範》，異書而同旨，中和之與皇極，異名而同意。古聖王治天下，所以措一世於泰和，躋斯民於仁壽，其道未有不本諸此。陛下

以天縱之資，膺天位之重，知出治之道在問學，故留意經筵。正心誠意之實，持之惟懼其不嚴，治國平天下之理，究之惟恐其不熟。有君如此，其忍負之？而十年之間，柄臣專國，鉗天下之口而奪之氣，正者引遁，直者銷沮，迎合苟容之輩擢置朝行，寡廉鮮耻之徒散在郡國，故中外附和，如出一口，而天下之俗弊於諛。堅冰頓消，太陽正照，天下拭目以觀維新之化，戡者思奮，屈者求伸，不得其平者久喑而欲鳴，不獲乎上者久憤而欲吐。故談辯風生，矯枉過正，而天下之俗又傷於激。諛固非盛世事也，激而不已，亦豈國家之福哉！光禹之持禄保位，無以起西漢之衰，南北部之互相譏揣，適以招東漢之禍，可爲萬世鑑也。國朝之治莫盛於慶曆，又莫盛於元祐。祠醉之舉綱，傲歌之摘瑕，賴老於謀國者力行救正。而紹述之論一起，羣凶得志，善類吞聲。其初起於邪正之交攻，而其末遂至於夷夏之不靖，豈不甚可畏哉！厥今權歸人主，政在中書，若有將治之機，而外寇尚强，内勢尚弱，未有平治之實。生我王國，置身周行，謂宜不競不絿，同心同德，各揚乃職，無曠厥官。而邇者都司之争，幾於奮臂，臺臣之辯，至於交章，含沙或寓於奏對之間，下石或託於游談之口，此何等氣象，而見於今日！不知是數者之紛紛，施之國家，所益者何事，所補者何策也？陛下聖性高明，隨宜區處，或用或舍，或去或留，雖浩乎天地之兼容，而亦截乎毫釐之有辨，百官知所戒懼矣。然臣竊以爲天下之患，每成於既著，聖人之慮，常謹於至微。與其別是非於交鬬之餘，不若絶偏黨於無形之始。蓋人性本於善，外物感之而後性始遷，人心一於正，利欲汩之而後心始雜。克念罔念，聖狂之所以分；爲善爲利，舜蹠之所由判。猶之水焉，澄其昏穢則清者自存；猶之鑑

焉，滌其氛埃則明者自若。臣願陛下密運中和之化，大開皇極之門，無有作好，無有作惡。在上者既一惟斯道之遵，則無有淫朋，無有比德。在下者亦皆惟有極之會，喜怒哀樂，發必中節，偏陂反側，咸歸于中。上下共由於大公至正之途，相與於和協輯睦之境。將見有所不爲，爲無不成，有所不動，動無不濟。其或不然，上作而下不應，君倡而臣不和，此方待以休休有容之量，而彼乃甘爲截截小人之歸。則國有常刑，理有公是。臣亦不敢畏避怨仇，以孤陛下責任之意。臣蒙恩簡拔，拊己兢皇，惟有愚忠，仰圖報稱。故於請對之始，審量事勢，揆度時宜，首以致中和建皇極之説爲陛下獻。惟陛下垂聽而力行之，天下幸甚。《歷代名臣奏議》卷五八。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八〇。

論舉實政行公理疏

臣聞善圖治者，當勉其所未至；善慮患者，當察其所未形。未至而能勉，則實政日舉而天下之治因以成；未形而能察，則公理常存而天下之患因以息。有天下國家者，不可不致其謹也。陛下自更化以來，杜羣枉之門，開衆正之路，《易》之所謂「内君子外小人」，《書》之所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陛下固已得之。此正天下將治之秋，四海生靈延頸企踵以望太平之日也。然臣竊有言焉。天下之事，惟其實而已，名者實之賓也，苟徒務其名，則不足以致治；天下之理，惟其公而已，私者公之對也，苟或溺於私，則適足以害治。臣觀今日朝廷之上，佩玉黼黻者皆名勝，拔茅征吉者皆善類。其

闕然猶可議者，實效之未著耳。且恢復大事也，斷而行之，名非不美也。空國以出，百費且興，喪師而返，一籌不畫，恢復之實安在？會計急務也，舉而行之，名非不正也。費用日廣，今且無節，征斂日繁，今猶無度，會計之實安在？稱提楮幣，名曰便民，而便民之實未見；蠲除苛取，名曰惠民，而惠民之實未聞。宰掾樞屬，更易不常，問其政，今猶昔也；百司庶府，除授不一，課其效，今猶昔也。天下事豈真盤錯而不可爲哉，特務其名，不覈其實爾。果能責之以實，則九德咸事，足以凝庶績，六卿分職，足以阜成兆民，雖隆古盛治，有不難及。不然，觀美有餘，實用不足，臣恐畫龍不足以致雨，流爲西晉之浮虛未可知也。臣故謂當勉其所未至者，此也。臣觀今日士大夫近清光者，皆懇惻以愛君，列庶位者，每忠誠而體國。其隱然猶可慮者，己私之未克耳。且王言所以寓訓戒也，力求刪去者有之，公乎私乎？臺疏所以示勸懲也，委曲覆護者有之，公乎私乎？甲以爲是，乙或以爲非，此以爲然，彼或以爲否。往者都司有爭，貽訕朝路，此風何可長也？往者臺臣有辯，至勞聖斷，此舉不宜再也。天下事豈真淆亂而不可決哉，特牽於私，不顧其公爾。果能處之以公，則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雖盛時氣象，有不難復。不然，好惡既異，朋比漸生，臣恐蟻穴或足以潰隄，激而爲東漢之黨錮，未可知也。臣故謂當察其所未形者，此也。夫使有小人焉，而或曠其職，擊而去之，未足憂也；皆君子也，而實政不舉，則深可憂。有小人焉，而或背乎理，排而斥之未足慮也；皆君子也，而私情不戢，則深可慮。然則，如之何其可？曰：是不難，定其意嚮者在陛下，握其樞機者在宰相耳。任之以是事，必責之以是實，夫誰敢慢？公言則播而行之，私請則拒而絶之，夫誰

敢肆？今朝多吉士，野無遺賢，瞻之在前，有漢室晉氏之可鑑，治亂安危之分，實係於此。願陛下與二三大臣擇斯二者而亟圖之，天下幸甚。《歷代名臣奏議》卷五八。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八〇。

論天下之勢不可失于輕弱疏

臣聞善用天下之勢者，不可使失之輕；善持天下之勢者，不可使流於弱。始焉輕而事變交激，終焉弱而紀綱廢弛，天下之治始有不滿人意者矣。天祐社稷，柄臣云亡。陛下以大有爲之資，當大有爲之會，向也權去公室，而今則挈之以歸於人主；向也政出私家，而今則斂之以會於中書。衆正之路闢而野無遺賢，群枉之門窒而朝多吉士，一時氣象，翕然丕變。由中及外，孰不謂一洗積年之薄習，追還祖宗之盛治，將無不可者。臣獨惜夫立志太銳，而謹重之道不足；求治太速，而培植之功不加。謂富强可以談笑辦，謂勳業可以徼幸致。政府方新，而兩界之楮俱易。此首事也。自易楮之令行，而帑藏悉空矣。庭議未集，而六月之師已興，此繼事也。自興師之命下，而公私皆困矣。財貨源流，國之命脉繫焉，兵家勝負，民之休戚關焉，顧皆率意爲之，得不謂之輕乎？日遷月徙，視官府如傳舍，則用人失之輕；求得欲從，養邊帥若驕子，則將失之輕。號令數易，而輕在朝廷，和戰迭用，而輕在中國。天下大器也，而輕用之若此，此臣所以先爲陛下惜也。夫舉事而捷如吾意，則爲之也易；臨事

而或有齟齬，則應之也難。以其難於應也，而一切解縱繩墨，聽其勢之自之，則天下事無復可爲矣。易楮初意本以佐用度也，府庫竭，名器濫，而楮賤物貴之弊自若。興師初意本以大恢拓也，士馬物故，器械散亡，而内阻外訌之憂益甚。一鼓作氣，至再而遂衰焉，得不謂之弱乎？士卒干紀，但有羈縻，則弱勢見於京都；主將償軍，曲加覆護，則弱政行于邊鄙。跋扈之習交扇，姑息之風遂成，國勢九鼎也，而削弱至此，此臣所以重爲陛下慮也。由前而論，固若可挽回唐虞三代之純懿，由後而觀，幾不免流爲唐季五代之陵遲。考古以驗今，即理以揆事，其何以爲策乎？昔者世至春秋，周之勢弱矣，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蓋謂東周不足爲，而欲反之於西周之盛也。觀其得用於魯，行僞而堅、言僞而辯者，首加誅戮，正之以公法，不聞待之以姑息也。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於是叔孫墮郈，季孫墮費，諭之以正理，不聞誘之以厚賞也。却萊兵，戮齊優，而侵疆以復，臨之以大義，不聞示之以屈辱也。蓋夫子之所講明者，由開闢以來，不可易之常理爾。是理也，與生俱生，無智愚賢不肖，人皆有之。一日捨是，雖天地不能以有立，而況人乎哉！天下之勢，由强而入於弱，此理之晦也；天下之勢，反弱而歸於强，此理之明也。夫子之緒餘，少見於用魯，而夫子之蘊藉盡寓於《春秋》。陛下誠能取其用魯者以用天下，推其寓之《春秋》者以律斯世，將見紀綱森嚴，法度峻整，君安其爲尊，臣安其爲卑，下不敢陵上，夷不敢亂華，而國勢泰山其安矣。當今要務，莫急於此。臣無任俯伏祈望之至。《歷代名臣奏議》卷六一。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八〇。

論百僚盡道揆有法守疏

臣聞爲天下者有道揆，有法守。道揆明於上，法守行於下，天下不足治矣。夫天下大器也，事物之衆，機務之煩，非一人之智所能周知，亦非一人之力所能獨任。先王知其然，故舉其事之要者，以屬其股肱大臣。凡天下大政令、大更革，必使之相可否而後行；大謀議、大賞罰，必與之訂是非而後定。應天下之大變，排天下之大難，進天下之大賢，黜天下之大姦，其他瑣瑣細務，皆不以累其心。是之謂道揆。舉其事之詳者，以付之羣有司、百執事，曉錢穀者使治財賦，識經略者使嚴武備，明禮者掌禮，明法者主法，吏治之能否，民生之休戚，雖天下萬變日陳乎前，皆有人焉，執條據例以酬酢之。是之謂法守。委其要於大臣，付其詳於群有司百執事，要則使之清心省事以思其職，詳則使之畢智竭能以效其忠。由堯舜三代以來，未之或改也。陛下厲精更始，亦既踰年，天下翹首以望太平，而若内若外不滿人意者，十猶八九。即其實而求之，或者中書之務不清，六曹之職不舉，不容無議也。且中書者，政本之所自出也。惟静而後可別動，惟簡而後可御繁。若乃弊精神於蹇淺之餘，疲智慮於瑣細之末，至於軍國要務，凡有繫於廟社之安危、生靈之利害者，事急則草草應酬，事已則悠悠玩愒，臣恐古之所謂論道經邦、貳公弘化，似不若此。六曹者，所以行君之令而軌範四方者也。設一職，當著其一職之效，任一事，當責其一事之實。若乃觀美有餘，實用不足，振起事功之意少，粉飾

治具之意多。案牘滿前，乃受成於吏手；職業俱廢，殆無補於公家。臣恐古之所謂分職率屬，倡九牧成兆民，似不若此。今天下事勢可言矣。往歲興師，本以繫中原之望，今一跌不振矣，往歲易楮，本以平物貨之價，今百貨愈貴矣。東有徐、邳之寇，則新疆適所以召禍；南有廣、惠之盜，則舊部亦敢於生變。欲和而兵未可撤，欲靜而勢不容止。邊庭驕蹇，有尾大不掉之勢；番漢雜處，有狙詐作敵之憂。國論易搖，人心多惑，如是焉而猶欲以蹈常襲故之規模，當紛至遝來之事變，能保其必濟乎？臣願陛下宣諭大臣，清中書之務，以遠者大者爲憂；重六曹之責，以怠焉忽焉爲戒。使上下相維，紀綱不紊，任道揆者各盡其道，任法守者各執其法，天下庶乎其可爲矣。或曰：「六曹不任職久矣，應有勘當，每含糊其辭，應有指定，多兩可其說，故必都司書擬而後其理明，必廟堂予奪而後其事決。」臣曰不然。今之侍從，尚往日之都司也。安有任都司則辦事，任侍從則廢事哉？今之都司，即今之六曹郎官也，安有在省則賢明，在部則愚暗哉？同是人也，易地則皆然，顧上之人所以責任者何如耳。今大臣虛心無我，邇者除目播揚，孰非廟堂之所進擬？陛下之所旌擢，委任責成，當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正不必有親疏輕重之別也。任以是職而不責之以其事，奚益哉？臣嘗讀柳宗元《梓人傳》，謂梓人之道類於相，其爲說曰：梓人「量棟宇之任，視木之能，舉揮其杖曰斧，彼執斧者趨而右，顧而指曰鋸，彼執鋸者趨而左。俄而斤者斲，刀者削，其不勝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慍。畫宮於堵盈尺，而曲盡其制。計其毫釐而建大厦，無進退焉。既成，書于上棟曰：某年某月某日某建，則其姓字也。」是足爲佐天子相天下法矣，臣每嘉歎，以爲雖古之伊、傅、周、召，其規模亦不外此。今政府

日困於多事，而六曹幾至於具員，用敢僭陳其説，以瀆宸聽。惟陛下與二三大臣實圖利之。《歷代名臣奏議》卷六一。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八〇。

請諭輔臣以周召爲法疏

臣嘗讀《書》，見周、召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説，周公至作書以告之，稱「小子旦」者二，稱「君奭」者四，無非寓其勤拳之意，達其懇切之情。謂有殷多歷年所，則由伊尹至甘盤，原其所以爲殷之輔者凡七；謂文王能集大命，則由虢叔至南宫括，推其所以爲周之佐者凡五。曰若游大川，暨汝奭其濟，所以望召公者，惟懼其不至；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所以勉召公者，惟恐其不盡。不説者在奭，開釋其疑而使之説者在旦。烏乎！此周之所由盛歟！且夫大厦之建，非一木之能支，大器之安，豈一力之能置，使當軸處中者先有迭相疑忌之私，則見之施設注措，必有齟齬而不遂者。周家忠厚之治，著於分陝，歌於二《南》，傳而至於歷世三十，歷年八百，實自二相成之。此可爲萬世法也。陛下總攬權綱，舉數十年久廢之典，並建二相。竊窺廟謨雄斷，意者見夫更化已久，而治效未著。欲使謀王體，斷國論者，各得展盡底裏，相與協濟耳，爲二臣者，其何以仰酬聖意？臣嘗妄謂鄭清之有宰相之度而才不足，喬行簡有宰相之才而力不逮，合二長以共成事功，其庶幾乎！然臣竊有憂焉。蓋自後世克己之學不明，而執要權者皆不免私情之徇。權合而爲一，則過於自用，而同列不得以行其

志；權分而爲二，則終於相忌，而小人因得以乘其危。浚、鼎並命，間隙忽開，蚌鷸相持，卒墮檜手。此分任之弊也。權檜獨相，虐焰薰灼，忠臣義士，飲氣吞聲。此專任之弊也。今天下可謂多事矣，合衆人之智以爲智，兼衆人之勇以爲勇，猶懼不給，顧可二三其德哉！臣願陛下下臣此疏，宣諭二大臣，以周、召爲法，以浚、鼎爲戒，毋使復有如檜者持刺虎之術以售其姦。不勝宗社之幸，生靈之幸。《歷代名臣奏議》卷六一。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八〇。

論修實德行實政用實才疏

臣比聞都城復有鬱攸之變，七年之間，災禍迭作。陛下焦心勞思，不遑寧處，宰執負咎引慝，不敢安居。羣有司、百執事，惴惴奔走之餘，精思熟慮，求所以進言於陛下者，不爲不多矣。臣濫分閫寄，密邇輔藩，當無事之時，既不能貢曲突徙薪之謀，於有事之日，又不容施焦頭爛額之術。事變叢脞，人心憂危，臣實懼焉。臣不避狂愚，謹以三言爲獻：一曰願陛下修實德以格天。不睹不聞之際，天心之鑑照也甚嚴；無聲無臭之間，人事之感通也甚易。必夙夜畏威，而後可以回天意，必屋漏不愧，而後可以永天命。毋徒曰避殿減膳，已足以示躬行之實，此殆具文也。二曰願陛下行實政以安民。兩淮京襄胡爲而墮於塗炭，四蜀關隴胡爲而斃於干戈？兵端之妄開，既有以致紛擾之禍，必兵端之暫息，然後可以收安靜之福。毋徒曰發府庫百餘萬錢，給倉廩十數萬斛，已足以賑一時之急，此殆

小惠也。三曰願陛下求實才以輔政。宰執侍從得人，則朝廷治，監司守令得人，則郡國治，將帥守禦得人，則邊境治。除授在朝廷，各有以當其選，則服役在天下，斯有以稱其職。毋徒曰奉璋峨峨，佩玉瀲瀲，已足以盡一世之人物，此殆觀美也。所修者實德，所行者實政，所用者實才，當今急務，莫切於此。信能行斯三者，則轉禍爲福，易危爲安，有不難矣。患難之來，乃人主建功立業之地，惟陛下加之意。《歷代名臣奏議》卷六一。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八〇。

論定大本建大權疏〔二〕

臣猥以愚庸，濫叨器使。向者便殿引對，兩陳奏疏之外，以違遠闕庭，懷不自已，嘗冒進狂言，願陛下定大本，執大權，求實才，行實政。到郡未幾，且復奏聞，然舉其綱猶未條其目，提其要猶未布其詳也。今陛下不以臣爲不肖，召自藩閫，俾預政機。揆度時宜，審觀事勢，方今急務，無切乎此，用敢申其説以獻。何謂大本？主器出震，明兩作離是也。古者帝王即位，必首建世子，以爲宗廟社稷無窮之計。世子者，王之貳，天下之本也。然與子易，與賢難，與賢非難，擇一賢者之爲難也。嘗即其難者而思之，必先於養而後可以擇，必謹於擇而後可以與。英宗年未齠齔，即鞠養于禁中，仁宗皇帝視如己子，育而教之以全其氣質，不待擇也。高宗皇帝詔知南外宗正事命廣選宗子以進，既而猫遇而蹴者不足以任重，拱立如故者遂足以付託，此謹於擇也。邇者

御筆肆頒，令宗司參酌彝典，建置內學，選育宗賢，天下翕然傳誦，謂陛下知以宗廟大計爲慮矣。今聞諸道路，宗賢雖選而未決，內學雖置而未備。夫與其育於外，曷若教之於內；與其咨於人，曷若斷之於已？優柔饜飫之際，性習之所由成，動容周旋之間，德量之所由見。陛下春秋鼎盛，當有皇嗣誕生，然與賢與子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陛下儻能承天意以從事，力行其所已行，必建內學，必育宗賢，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而徐爲之決擇，則人心有所屬，天命有所歸，而陛下之聖心亦泰然其有餘裕矣。此重事也，陛下已開其端，臣敬以是爲陛下賀。何謂大權？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是也。昔之英君誼辟，未有不自執其權而可以有爲於世者。然天下之大，事物之衆，豈一人之智力所能酬應哉！言之在人，行之在我，其利害之所關繫，特在乎斷與不斷耳。執狐疑之心者，來讒慝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孝元優游不斷，故政出多門，而漢之業以衰。光武赳赳雄斷，故權綱總攬，而漢之祚以復。有天下者可以鑑矣。陛下日親經幄，閱天下之義理已多，日御路朝，更天下之事變已熟，亦嘗究觀前古理亂之原乎？自古兆亂之端有四，而弭亂之本有一：強臣擅兵，朋黨交扇，外戚預政，中常侍用事，所以兆亂也。操縱予奪一出於我，慶賞刑威不移於人，所以弭亂也。重其任使戴吾之德，收其權使長吾之威，則強臣無擅兵之患矣。休休有容者任之而勿貳，截截善論者去之而勿疑，則朋黨無交扇之患矣。公議不以私情奪，公器不以私恩授，則外戚無預政之患矣。腹心以之託君子，法制以之繩小人，則中常侍無用事之患矣。陛下信能行此，使天下大權一歸於人主，天下大政盡出於中書，則紀綱修明，法度峻整，天下事尚安有不可爲之理哉？此要務也，陛下當謹其微，

臣敢以是爲陛下勸。若夫人才之賢否，政事之得失係焉。有是實才，斯有是實政，脉絡相通，不容以二觀也。陛下即位十有四年矣，天下有望治之心，而無平治之實，則所以爲陛下用者不能不負陛下也。寶、紹之始，柄臣專國，鉗天下之口而奪之氣，故相與附和而一時之才病於諛。端平以來，朝廷更化，鼓天下之氣而使之伸，故談辯風生，而一時之才又傷於激。諛固非盛世事也，激而不已，豈國家之福哉！臣曩在臺端，嘗慮及此，故於請對之初，首以致中和建皇極之説進。今雖數載，而此風猶未静也，非特不静，而草茅之士又風其焰而烈之。此何異南北部互相譏揣，三君八俊八及之共相標榜，其不成黨錮之禍者幾希。阿諛之久，既變而爲矯激，矯激之窮，又浸入於浮虚，曰吾言不售，吾志不行，但有去而已矣。嗟夫！同舟遇風，胡越相救，生此王國，去將安之？曾謂少無宦情，不預世事，果可免排墻之禍乎？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學自孔氏，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乎？舜命九官，同寅協恭，不聞其以矯激爲事。周分六職，敬爾有官，不見其以引遁爲高。泰和在唐虞成周，可爲萬世法也，陛下誠能詢四岳，闢四門如舜，言焉必責之以底可績，行焉必要之以成厥功，考其幽明，加以黜陟，則實才不患其不著。以八柄馭群臣如周，邦國都鄙，各謹攸司，月要日成，各共乃職，歲終而小廢置，三歲而大誅賞，則實政不憂其不舉。不然，虚名者用而不察其所辦者何事，空言者進而不計其所成者何績，以此致治，未見其能治也。臣在會稽，有議及時事者，忽謂臣曰：端平之不爲元祐，無怪也。元祐之君子，歛熙、豐之紛更而務爲安静，端平之君子厭嘉、紹之委靡，而務爲紛更。三京之役，取湟鄯之故智也，元祐爲之乎？稅畝之事，散青苗之餘習也，元祐爲之乎？舉事有如熙、豐，而

致平欲爲元祐，無怪乎端平之不元祐也。此往事也，陛下既知其所以失，則當求其得可也。臣敢併以是爲陛下告。大本定於内，則宗社之勢以固；大權執於上，則禍亂之原以消。以天下之實才，行天下之實政，則吏稱其職，民安其業，而若内若外之治，皆可次第而舉矣。傅説之告高宗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惟陛下不以其艱而力行之，宗社幸甚，天下幸甚。《歷代名臣奏議》卷六一。又見《續宋宰輔編年録》卷一三，《宋代蜀文輯存》卷八〇。

〔一〕《續宋宰輔編年録》載此奏上于嘉熙二年五月。

全宋文卷七〇四八

李鳴復 二

乞行先朝迎養典禮疏

臣嘗讀國史，見真宗皇帝以緑車旄節迎養濮王禦使，累拜節度使，封汝南郡王，兩典大宗正寺。人人莫不畏愛而心服，當時美之，後世頌之，皆禁中教養之力也。皇嗣未定而養之於内，皇嗣既生而送之於邸，先朝典禮具在可行。伏乞睿照。《歷代名臣奏議》卷七三。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八〇。

論求賢愛民治軍旅疏

臣竊惟今日事勢有可憂者三：金虜雖衰，猶積歲好不通之憾；韃寇驟起，每懷無厭及我之心。此

憂之隱於外者也。湖湘之擾數年而後息，江閩之寇羣起而未定，此憂之著於内者也。山東歸附之志，日久而日乖；國家豢養之貲，日增而日廣。此其爲憂又介乎内外之間者也。在外者隄防之，嚴吾藩籬，謹吾斥堠，來則禦，去則守，期於寧謐而已，無他議也。在内者經理之，示之以必討之威，開之以自新之路，叛則誅，服則舍，期於平定而已，無他疑也。惟介乎内外之間者，謂之順而狼子野心未易測也，謂之逆而鷙鳥戢翼未遽彰也。蠹耗我財力，而繆曰吾其助國也，竊據我城邑，而詭曰吾其扞邊也。又有可慮者，假韃以爲己援，于以要我也；道韃以迫吾境，于以恐我也。將絶之歟，是漢之削七國秖以激其變也，將置之歟，是唐之待藩鎮終於稔其禍也。高爵厚禄，有所弗惜，日給月廩，有所弗吝，重之以天子之臣，將命而出，竊計陛下與二三大臣圖之熟矣。雖然，此特一時權宜之策，非萬世長久之策也。臣識見淺陋，嘗早夜以思，竊伏妄謂與其徇人而有自弱之勢，不若立我而爲自强之道。自古天下之勢，無常弱，亦無常强，顧所以用之者何如耳。周宣王任賢使能，内修政事，外攘夷狄，而周以强。漢宣帝信賞必罰，吏稱其職，民安其業，而漢以强。唐憲宗剛明果斷，能用忠謀，不惑群議，而唐以强。陛下不以臣言爲愚，臣請陳今日之急務，以畢其説。蓋臣之所謂自强者，非有甚高難行之事也，不過欲陛下勤於求賢，切於愛民，嚴於治軍旅而已。大賢者國之精神也，精神足則有餘用。漢得一汲黯，而淮南之謀寢，唐得一李勉，而朝廷之勢尊。端人正士，其有益於人之國如此。今峨冠布武，莫非委質之臣，而臨事應變，每有乏才之歎，陛下亦嘗思之乎？既思之，當知所以求之。自昔有爲之主，未嘗借才於異代也，激之則雲合響應，沮之則巖隱穴藏。陛下儻能明示意向，朝

拔一人，必采之於公論之所共予；暮去一人，必稽之於公論之所共棄，將見真賢碩能之士，濟濟在列，而人才出矣。民者國之元氣也，元氣充則有餘力。三代得其民而享國以久，秦虐用其民而二世以亡，民心之向背，其關於國家之理亂如此。今郡縣肆誅求之慘，田里多愁恨之聲，陛下亦嘗聞之乎？既聞之，當知所以恤之。苟欲恤民，莫先擇吏，郡得一賢刺史，則千里受其福；縣得一賢令尹，則百里蒙其利。陛下儻能大明黜陟，取其贓污殘暴者竄之殛之，斷在必行；求其勤勞撫字者旌之擢之，務在必舉。將見政平訟理之風，布滿郡國，而民心安矣。兵者國之爪牙也，爪牙利則有餘勇。壯士夜半登城，足以誅淮蔡之叛；宿衛不能受甲，無以禦范陽之寇。兵氣之勇怯，其係於國家之安危如此。今紀律不修於平居無事之日，怨咨常動於倉卒有警之時，陛下亦嘗知之乎？既知之，當思所以治之。苟欲治軍，莫先擇將。主將不惜財，則士卒不惜死，主將能同甘苦，則士卒肯共患難。陛下儻能嚴行刑賞，取貪虐無厭者黜之，雖大將有所不恤，擇公忠有勇者陞之，雖小校有所不吝，將見風采號令之嚴，散在行伍，而軍威振矣。自强之道，不一端而足，而自强之實，惟三者爲先。賢才聚則精神可以折遐衝，民心固則元氣可以壽國脉，軍威振則爪牙可以禦外侮。彼寇賊姦宄，知吾朝廷規畫得宜，措置有序，將斂衽退聽之不暇，尚何敢爲難塞之請，以濟其無厭之欲哉？昔唐杜牧憤劉從諫何進滔驕蹇不法，乃作罪言，歷陳三策，其要曰「上策莫如自治」。牧之所謂自治，即臣所謂自强之説也。陛下聖學高明，洞貫今古，簡册所載，龜鑑具存。故臣願陛下勿徒求之於人，當求之於己，勿徒汲汲於外，當先汲汲於内。上自人主，下至百執事，上自朝廷，下至郡國邊鄙，併力施行。行之專意講究；

一日，則課其一日之效；施之一事，則責其一事之成。在我者既立，在内者既治，雖以之肅清海内，鞭笞四夷可也，而何一方之足慮乎！臣一介疏微，不識朝廷大體，繆當轉對，輒貢愚忠，惟陛下恕而察焉。天下幸甚。《歷代名臣奏議》卷九八。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八〇。

論用兵可憂者五事疏

臣近睹邸報，趙范、趙葵、全子才並除三京留守，中原故都，盡歸版籍。高宗皇帝三十六年經營而不可得，孝宗皇帝二十八年圖回而不能有者，陛下總攬權綱，不一載而坐復之。功光祖宗，業垂後嗣，此固薄海内外喜聞而樂道也。然二使之歸自陵寢也，得之身履，見之目擊，咸謂所過丘墟，寂無烟火，骨殖横道，蓬蒿蔽空，皆緣韃寇經行，舉無噍類，是以若此，其爲慘毒，蓋亘古所無有也。惟韃寇有亘古所無之慘毒，故國家有亘古所無之機會，以其絶無而僅有也，人固喜之，臣實憂焉。臣前所謂得之易守之難，又謂用兵一事，不獨係生靈之休戚，實有關宗社之安危，即臣之所憂大略也。夫中原之所至清野，邊閫皆知之，特朝廷未知之耳。襄帥之所主在和，既不以實告，而惟欲以和而策勳；淮帥所主在戰，亦不以實告，而惟欲以戰而奏績。和戰之議不同，其誑爲之辭以幸朝廷之聽從，則一而已。逮夫和之説不售，戰之説得行，盡起兩淮之夫，悉空兩淮之積，移防江之戰艦以漕運，撤防江之戍卒以出征，驅數萬之師，入無人之境，捷雖屢至，實未嘗戰也。兵不接戰，非所謂捷也。臣

恐或遇大敵，勝負之勢，未可知也。此可憂者一也。古之取天下者爭其所有餘，不爭其所不足。諸將皆走金帛財物之府，是財即吾財也；築甬道以取敖倉粟，是粟即吾粟也；農願耕於野，商旅願出於市，是民皆吾民也。必也，散東南之財。而後人可聚；發東南之粟，而後食可飽；移東南之民，而後田可闢貨可通。川竭谷虛，丘夷淵實，臣恐枝葉未敷，而本實先撥矣。此可憂者二也。韃與金交戰幾三十年，金未嘗不守河也，而其師不由河以濟，未嘗不守關也，而其騎不由關以入，未嘗不講和也，而其禍不以和而解。蓋其蛇吞豕毒之暴，習性堅忍，不滅金不止也。今釁隙既開，忿心必激，邇者偏師相遇，小小交戰，而我軍已不支矣。然其國酋將佐，猶深居草地，未嘗出也。其出愈遲，則其禍愈大，將恐不擊藩籬，而直犯吾之堂奥，不爭臂指，而直衝吾之腹心。先備弗豫，後悔無及，此可憂者三也。邇者朝紳建議，謂宜沿江重鎮，別除帥閫，內以弭蕭墻不測之患，外以消尾大不掉之勢，不但防韃而已。此萬世長慮也。而廟堂弗之聽，其心蓋曰吾有河可恃，有關可守，乘破竹之勢，振拉朽之威，北渡河可舉燕趙，西入關可定秦隴，車書萬里，文軌一家，又何必畫江以爲限？志非不大，論非不偉也，然進於前豈可不顧其後，利於得豈可不虞其失？今韃寇南來，王師小衄，亦可小警矣。而斂兵據險之外，沿江措置，且復悠悠。非獨沿江也，當風寒之衝者京襄也。子才握制閫之權，未嘗至洛；楊恢罷制閫之命，乃使守襄。聞諸道路，子才與葵爭欲得開封爲之，故違命不行，僅遣楊義以往。義之敗，子才之罪也。萬一韃人直趨峴首，徑擣江陵，制帥遠在一隅，將誰任其責乎？沿江事體最重，荆襄事勢最急，儻不博采千萬人之公論，而惟曲從二三子之私情，當重

者反輕，當急者反緩，其不敗乃事者鮮矣。此可憂者四也。自昔蠹財害民，暴征横斂，未有不自用兵始。漢武帝有征伐四夷之功，其末也至於算舟車榷鹽鐵。唐德宗有一平海内之志，其甚也至於税間架，除陌錢。冒其所不可而爲之，皆兵食爲之累也。今天下費用夥矣，而猶斂不及民，特恃有楮耳。蜀楮創於天聖，其後行之陝府，行之熙河。至湟鄯之取，多出以助兵費。其法大壞，遂以新界之一易舊界之四，又詔四十一界至四十三界，更不收兑。此崇觀間姦臣誤國，可爲萬世鑑也。今京楮之出，至二十七千萬有零矣，而印造未已。蜀楮之出，至十七千萬有零矣，而印造未已。蜀楮之出，至十支遣，又何以爲策？此可憂者五也。臣之爲陛下憂者五，而未嘗一陳其策，非無策也，是在將與相而已。夷夏有强弱，而使其强常在中國者，將也；内外有重輕，而使其重常在朝廷者，相也。使爲將者知所以應敵，又能以體國爲心，知所以足兵，又能以愛民爲務，有持重而無躁急，有謹畏而無驕盈，則前乎三者之所憂，庶乎其可釋矣。爲相者不以一時之近功爲喜，必以萬世之遠業爲慮，察民情之休戚，揆國計之盈虚，固其本，毋徒逐其末，理其内，毋騖其外，則後乎二者之所憂，亦庶乎其可釋矣。雖然，臣猶有言焉。益之告舜也，首發其嘆而曰「戒哉，儆戒無虞」，所以重其事也。而詳其所戒，則言罔者凡五：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是也。言勿者凡三：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是也。此皆戒詞也，而終之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何也？蓋天下歸往之謂王，使人君能於是八者戒謹而無怠忽之心，儆懼而無荒廢之志，則自西自東，自南自北，雖夷狄異類，莫敢不來王矣！古聖賢講明治道，本末有序，内外有别，而相與儆戒

之際，其嚴如此。臣之所憂者五，將相事也，益之所戒者八，人主事也。陛下德性高明，義理融貫，以所當憂者責之將相，以所當戒者行之聖躬，中興事業，不難致矣。臣非不知三京既歸，四海交慶，顧乃不能將順以贊陛下之美，猶且憂危以動陛下之聽。臣非過慮也。自昔圖大功定大業者，不有大福，將有大禍，必上自人主，下至百僚，曰將曰相，若内若外，謹之重之，使萬舉萬全而後可，不當以常事論也。惟陛下加察。《歷代名臣奏議》卷九九。又見《續宋宰輔編年録》卷一二，光緒《瀘州府志》卷九，《宋代蜀文輯存》卷八〇。

擬輪對劄子　一

臣聞善用天下者，當使用久安之勢，而不可徒有幸安之心。勢未可以久安，汲汲焉求其安，猶之可也。上下苟玩，而謂勿藥爲有喜，中外苟且，而以厝火爲無虞，變幸而息，則動色相賀，不幸而作，則搏手無策。爲國若此，將恐客疾日盛，元氣日衰，而天下之勢不可支持矣。國家承五季分裂之後，合天下之異而使之同，平澤潞，平維揚，西取巴蜀，南下湖廣，東有吴越，北征太原，而後天下始定于一，其開創如此其難也。列聖相承，遵守家法，以仁厚爲立治之本，以畏天愛民爲保治之道，以進賢退不肖爲輔治之要，其持守如此其謹也。自王安石變亂舊章，以失天下之心，而内勢漸弱。王黼、童貫妄開邊釁，以困天下之力，而外患遂生，遄致靖康之禍，尚忍言哉！六飛南渡，所以爲興復

者愈難於前，奕葉纂承，所以爲持守者益謹於昔。誠以中原板蕩，王業偏安，祖宗大一統之天下，僅存其半，其規模措置，不容不爾也。陛下嗣位今九年矣，試觀今日天下之勢，爲已安乎，爲未安乎？先皇帝更化以來，内撫外寧，天下有泰和之風；陛下踐祚以來，内阻外訌，天下皆急迫之態。峒寇猖獗未足問，平日安居省地，號爲良民，乃至攻劫郡邑，相扇爲亂，此何等祥也？逆酋僭叛未足怪，平日仰食縣官，名隸尺籍，乃至殺逐帥守，肆無忌憚，此何等證也？不共戴天之虜，密邇爲鄰，固不容不慮。新寇遠在沙漠，距吾國風馬牛之不相及，乃至撤我藩籬，破我門户，漸入我堂奥，此何等氣象也？謂宜如太祖雪夜訪趙普，問以南征北伐之事，宜如仁宗開天章閣，召范仲淹、富弼，給以筆札，陳當務之急，兢兢業業，猶懼弗堪，汲汲皇皇，猶恐弗逮。而陛下端拱無爲，一聽大臣之籌畫，大臣寬緩不迫，一聽事勢之自定。臣竊爲陛下凜凜也。今湖寇幸已息，閩寇幸已定，邊淮之寇幸已屏迹，近畿之寇幸已授首，然幸何可恃也？吾不能使之無變，變既作矣，幸而勝之，赤子相殘，不知其斃於鋒鏑者幾千萬也？是幸之中固有大不幸者在也。乃若外夷肆侮，幸而遇金之弱，則侵疆以得，邊燧以弭，不幸而遇韃之彊，則一軍下大安，而全蜀擾動，一軍過房陵，而荆襄震悚，幸何可恃也？吾素無以禦寇，寇既至矣，趨而避之，狼心無厭，不至於蠶食殆盡不止也。是不幸之中尤有大可憂者在也。今天下大勢岌岌矣，問之蜀幾亡而復存，問之淮幾失而復得，問之襄漢存亡得失未判也，果可以爲安乎？恃民以守，而民無常心，恃兵以戰，而兵無固志，恃人以運籌決勝，而畏怯者敗事，奮發者未保其成事也，果可以爲安乎？及今勇爲尚可移轉，失此弗慮，何以圖全？臣願陛下思祖宗創守之難，念

宗社付託之重，日與二三大臣求所以爲保全之計。屈天下之羣策，毋謂遜志者爲是，逆心者爲非；任天下之實才，毋謂貴要者必可用，疏賤者必可棄。民如何而使之可以安業，兵如何而使之可以禦侮，內勢如何其可振，外變如何其可定？以宴安爲鴆毒，而力用其戒；以憂患爲藥石，而急爲之圖。陛下勿專以謙虛一德爲盡君人之道，大臣勿專以緘默一生爲了臣子之節。上作而下必應，君倡而臣必和。夫如是，斯可以易亂爲治，轉危爲安。否則，如彼泉流，淪胥以敗，將莫知所届矣。臣至愚極陋，蒙陛下擢置周行，歲在庚寅，首當登對，時以四郊多壘，民未安居，臣不勝軫憂，歷陳時政之三弊。秋八月朔，復當轉對，時以逆全狂悖，朝廷未忍加誅。臣不勝憤激，再進自强之三策。日月逾邁，今又二年矣，天下事變，有甚於前，而陛下規模無異於昔。此臣所以重爲陛下凜凜也。雖然，去幸安之心，則斯可成久安之勢，此在陛下與二三大臣亟圖之而已。臣不識忌諱，冒貢愚忠，惟陛下裁赦。《歷代名臣奏議》卷九九。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八〇。

擬輪對劄子 二

臣蜀人也，三仕劍外，十數年安危成敗，身履而目擊之。今蜀困甚矣，用敢以塵聖聽。蓋蜀自開禧丁卯以來，屢經大變，始擾於僭僞，繼擾於殘虜，近又擾於新韃。自新韃入寇，日甚一日，而蜀之爲蜀，大非昔比矣。丁亥之始至也，重兵扼西和而西和不動，以大將留屯，有以爲之備也。游騎寇

同、慶，而同、慶不懾，以郡將堅守而又有援兵爲之助也。麻仲敗衄，程信退走，賊進窺七方，而七方不恐，以蜀帥在石門，距關纔五十里，而人心知所恃也。惟武階失守，賊至文陽境上，賴官軍土豪相與協力，驅之而退。四郡耳。四蜀無失估之擾，諸司無科調之急，列郡輸獻助而弗受，襄漢遣援兵而弗納，路帥欲招忠義而弗許，寇來則禦，寇去則備，蜀雖驚擾，其根本猶未撥也。往歲再由大散，徑至鳳集，蹂踐我疆土，要求我財貨，驅虜我人民。田遂轉戰而官軍不知，李寔固守而戎帥不救，未幾而勢窮力屈，鳳集陷矣。潘福以大將守關者也，不施一矢，而倉皇以潰。郭正孫以路帥守城者也，不畫一籌，而流落以死。潰卒反戈，韃寇乘間，而梁洋又陷矣。鳳集不守，天水必無以自存，漢中既陷，同、慶必難以自保。所可重惜者，沔陽有複嶺重關之勝，曩時兀术以百萬之師，阨於分番迭射而不得進，今過之如履平地。西和有因山爲城之固，前日韃人以方張之勢，困於長槍短箭而不得逞，今拔之如振槁葉。益昌有連雲危棧之險，往日巴提控以輕騎窺蜀，僅至大安，隻輪不返，今自利而閬，自閬而果，長驅深入，若踐無人之境。有險不備，而謂險不足守，有兵不戰，而謂兵不足用。四大將先退近郊，而竟不免於潰，諸大司先具舟楫，而卒不免於奔。窮六十郡之地，徧科失估，又督步運於成都，督舟運於沿流而終不免於乏食，寇賊有吮血割肌之慘，官吏有剥膚及髓之酷。吁，尚忍言哉！嘗觀祖宗視蜀如在殿角西頭，張詠治行優異，真宗遣使，諭曰：「得卿治蜀，朕無西顧憂。」趙抃自蜀召還，神宗謂曰：「聞卿匹馬入蜀，以一琴一龜自隨，爲政簡易，亦稱是耶。」二臣事業，光明俊偉如此，不特蜀賴以安，朝廷亦賴以尊，此無他，任得其人故也。邇

者丁卯之變，程松實當之，則自米倉遁；己卯之變，董居誼、聶子述實當之，則自劍門遁；辛卯之變，桂如淵實當之，賊未過險，則浮家之巨艦先下三峽，賊既過險，則倍道之輕車徑至合陽。泛論其迹，雖五十步百步，不容相笑。專誅其心，則如淵之走計已定於半載之前矣，於四蜀奚賴，於朝廷奚益？此無他，任非其人故也。今陛下肆頒宸綍，易置帥垣，固公論之所共慶。然受任於敗將之手，人實難之。必申嚴紀律，使四大將守禦之兵畏我而不畏賊，必招集流離，使十數州豪傑之士歸我而不歸賊。此外閫事，今之用蜀者當任其責。必朝奏暮下，而後帥司之號令足以使人服。此朝廷事，陛下與大臣當加之意。若夫預儲帥才以備異日之用，則臣願陛下以昔之得扑者爲法，以今之得如淵者爲戒，則全蜀幸甚，天下亦幸甚。《歷代名臣奏議》卷九九。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八〇。

輪對狀〔一〕

臣洪惟陛下以天縱之資，進日新之德，嗣膺大寶，于今十年。災異荐臻，事變迭作，撫左則右動，鏤前則後起，亦艱乎爲力矣。而上賴祖宗二百年之積累，寧皇三十年之憂勤，恭聖仁烈皇太后九年之保佑，克自抑畏，不敢遑寧，用能易危爲安，轉禍爲福。如鬱攸肆虐，彗星示象，天心若震怒矣，今雨暘時若，則在天已有助順之實。連歲大水，往歲又旱，民生若憔悴矣，今秋稼告成，則在人

復有熙然之理。內而寇盜，昔也猖獗，而今也妥安；外而戎夷，昔也憑陵，而今也帖息。此正否而泰、剥而復之時也。臣濫當輪對，再獲瞻望清光，顧何以爲陛下獻？雖然，竊有言焉。臣嘗讀《孟子》，見其有曰：「國家閑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又曰：「國家閑暇，及是時般樂怠傲，是自求禍也。」蓋「及」云者，當其可之謂也，過是則無及矣。同是閑暇也，及其時而明其政刑，則大國有必畏之勢；及其時而般樂怠傲，則在己有自求之禍。舉措一差，禍福隨異，可不畏哉！今邊境暫寧，妖氣暫弭，而隱然猶爲吾國家之大患者，韃也。邇者廟堂先事而慮，介使觸機而應，于以息兵端於未動，銷事變於方萌。由中及外，咸謂吾君吾相軫念及此，自今可保無慮矣，而臣猶以爲未也。臣嘗精思熟慮，察往知來，妄謂韃之情有不可測者二、有深可慮者一。昔契丹自改建國號以來，連歲騷動，至景德初元，舉國來寇，直抵澶淵。我真宗決策親征，射殺撻覽，而和議始決。是見吾中國之不可犯而後和也。金虜自得志中國之後，殘靈虐焰，勃乎其不可禦。我高宗匹馬渡江，艱難立國。逮分遣諸將，屢以捷聞，而和議始定。是知吾中國之不可輕而後和也。曩歲韃擾川蜀，突過均、襄，猶虎兕出柙，吾未嘗敢嬰其前也。決戰唐、鄧，圍困汴京，猶螳螂捕蟬，吾未嘗敢襲其後也。無故遣一介使，掉三寸舌於我，曷爲來哉，其不可測一也。景德初和契丹也，歲幣約三十萬。至慶曆中重兵壓境，復遣使求關南地，我仁宗命富弼報聘，雖以死力爭，僅塞其割地求婚之請，而歲幣則不容不增也。紹興之和金虜也，以徽廟梓宮未復，顯仁皇太后未歸，吾中國屈也甚矣。河南之地未割，兀术之師已來，自是屢戰屢和，至逆亮敗盟，臨江送死，虜氣大沮。雖名稱少易，而歲幣則不能

痛減也。今韃使之來，其爲説甚簡且易，未嘗過有邀索也，其爲詞甚卑且遜，未嘗妄自矜大也。雖云韃使，而實非真韃也。國書如彼，而專對如此其然，豈其然乎？其不可測二也。歲在丁亥，韃嘗遣兩金牌議和矣，一至西和州，一至秦家埧。制司以狀聞于朝，繼承密委，欲正其名曰通好。夫有爭而後有和，吾與韃未嘗爭也，不曰講和而曰通好，可謂名正言順矣。然講和也，通好也，皆吾中國婉爲之詞，而韃之意則不爾也。觀其金牌所載，自謂爲天所錫，狂僭殊甚，總其大略，蔽以一言，蓋欲臣妾我也，欲使吾國中盡行投拜也。嘗聞韃之併吞諸國也，不有其土地，不征其税賦，惟許其投拜而已。其不投拜者，舉無噍類也。既投拜矣，視之若其家然，倏往忽來，必聽其驅役，不容拒也。夫漢以和親結匈奴，所費者歲幣而已。今韃之情既不可測，萬一移其所以用之它國者用於我，我其何以待之？此深可慮者一也。臣之爲是説也，非謂韃之使不可遣也，韃之使當遣，而韃之和未可恃也。韃之和未可恃，則臣前所謂明其政刑者，不可緩也。且夫惟辟作威，惟辟作福，政刑當自上出也。陛下既終禮制，猶服通喪，恭詣几筵，必有定日，固無所謂般樂矣。一號令之出，國體所關，一政教之施，風化所係，亦嘗少關聖慮審其當否乎？陛下日御經筵，講論經史，退居閑燕，游戲翰墨，固無所謂怠傲矣。官刑所以儆有位，八柄所以馭群臣，亦嘗斷自聖意，見之施行。朝廷之上，四方之所視傚也，今精忠體國者無幾，而託公營私者肩相摩也，慷慨任事者無幾，而蹈常習故者踵相接也。節儉正直，有愧古詩之稱；嬉樂宴遊，至形月牘之奏。是政刑不明於朝廷也。監司郡守，郡縣之所恃以爲安也。今苞苴之貢不絶於中都，是

媚上之習未除也；估籍之令屢聞於田里，是剥下之風未革也。寡廉鮮耻者不足怪，以聲名自居以循良見稱者不能免也。遐方偏壘不足問，號爲通都輔郡者不能盡無也。是政刑不明於郡縣也。將帥軍旅，邊鄙之所恃以爲固也。今糧孔艱，師不宿飽。設若寇至，何以爲守？老弱相半，藝不素習，卒然遇敵，何以爲戰？將帥酣豢富貴，多養安於平居無事之時，士卒困苦饑窮，每疾視於倉卒有警之日。是政刑不明於邊鄙也。慶曆中，仁宗銳意求治，既又開天章閣召對賜坐，凡所條奏，悉見施行。卒之西北二邊，皆弭耳聽命，亦見吾中國有政，知吾中國有人故耳。陛下欲明政刑於朝廷，臣請以是爲法。紹興中，高宗篤意民事，嘗諭宰執曰：「監司郡守，若能奉職，宜加擢用。若不恤民奉法，郡守令監司按劾，則上下有紀綱，不至委靡。」大哉王言，真國家之福，生靈之幸也。陛下欲明政刑於郡縣，臣請以是爲法。淳熙中，孝宗刻意武備，講屯田以周其防托，明陣法以一其號令，守邊則欲重其選，擇將則欲澄其源。持身甚廉，如王友直，如吳挺，必加旌異；蠹壞軍政，如秦琪，必加斥絶。虜不敢南牧，實自是基之。陛下欲明政刑於邊鄙，臣請以是爲法。上而朝廷，次而郡縣，又次而邊鄙，乘此閑暇之際，亟爲經久之謀。幸外患之未萌，思内治之當舉，有憂勤而無般樂，有謹畏而無怠傲，有趨事赴功之實，而無玩歲愒日之憂。紀綱森嚴，法度峻整，行之以堅決，持之以悠久，雖以此平定中原，混一區宇可也。韃之和不和，豈足爲吾休戚哉？往者庚寅之秋，逆全跋扈，朝廷畏之以高爵，啗之以厚利，又欲遣列衛之臣御命而往。臣於是時，適當轉對，妄謂徇人而有自弱之勢，不若立我而爲自强之道，力陳三策，上瀆四聰。既而

賊計逆萌，王師順動，新塘之捷，自强之明驗也。今韃與金雖有異勢，而朝廷遣使則同此一機，臣爲陛下謀，亦同此一理。千慮之愚，或有一得，惟陛下察焉。臣不勝拳拳。《歷代名臣奏議》卷九九。又見《續宋宰輔編年録》卷一二，《宋代蜀文輯存》卷八〇。

〔一〕《續宋宰輔編年録》繫此奏于端平三年。

全宋文卷七〇四九

李鳴復　三

論天變可畏人事當修疏

臣昨嘗妄謂厥今要務，莫急於邊防，相距秋風，已無多日。今秋風至矣，驗之天象，太白經天，流星晝隕，又流星出牛宿，占皆爲兵，甚至流血千里，無非昭示其警戒之意。天變見於上，人事可不修於下乎？而求之今日，竊有大可憂者。淮西所主在和，其和也未足恃；京西、淮東所謀在戰，其戰也未可保；沿江正副所重在守，其守也未必固。蔡、息之師，忽爾斂去，徐、邳之寇，翻然退休。或謂倂盞實爲之，此和之小驗也，然狼子野心，變詐百出，先之以小信，安知無大不信者踵乎其後？就使邊將委順，而虜酋之命掩至，則順必變而爲逆。介使雖通，而乖爭之議或起，則同必轉而爲異。北向之師，此不以鄒伸之未回而止，則南牧之事，彼豈以王檝既回而息？臣故謂其和未足恃者，此也。自汴京退走，而我師之雄膽已喪，徐、邳再陷，而我師之畏心愈甚。御失其道，狙詐作敵，勢實使

之。郭賊以唐叛，出數郡之兵而不能克，王賊以宿叛，合一路之力而不能討。大敵未動，先期已困，小寇弗戢，後效奚觀？范方倚李伯淵爲腹心，不虞飽鷹之颺去。邊塵未起，而銳氣已餒，兵刃未接，而敗證已具。臣故謂其戰未可保者，此也。長江之險，固天所以限南北，然有其人，則因風縱燎，足以成赤壁之勝，無其人，則舉帆直指，得以墟建業之地。今沿江之重鎮有二：在武昌則張元簡，金陵則陳韡也。元簡志大而謀疏，談辯風生，若可屬大事者。然往歲王檝之來，道過其境，囊封論奏，無一字得實。他人不足問也，元簡身爲閫帥，居料敵制勝之地，三軍之勝負，兩國之强弱繫焉。使大敵在前，而耳目昏塞如此，豈不誤事？韡任重而力小，茅山之捷，誠若有起人意者，然承累政蠹弊之餘，司存之積、戰守之具，蕩然一空。曩者寇賊犯淮，方且控告廟堂，抽回戍卒，抽回戰艦，窘狀畢見，手足俱露。萬一藩籬或抉，門户何恃？臣故謂其守未必固者，此也。外之所以爲和，所以爲戰，所以爲守者如此，而一二大臣猶襲故蹈常，恬然不以爲意，譬如駕巨艦於洪濤之中，一檝不舉，而聽其勢之自如，亦土具甚矣。陛下憤四方之多虞，思萬幾之當理，並建二相，凡在政府者，皆以序遷，豈徒以示恩寵哉？待之也厚，則望之也深，任之也隆，則責之也重。而曠日不聞於實政，連旬徒事於虚文，此何等時，陛下所以擢任者何意，而因循苟且，虚度歲月，視曩昔又甚焉。設若邊庭有警，甲兵之問，日至廟堂，特見計無所出，案吏奉行文書，不過飛一紙密劄，令用心隄備，不得縱容一人一騎過界耳。臣繆司言責，竊觀當今事勢，外有可憂之形，内無可恃之實，儻弗以告，是之謂欺。伏望陛下念天變之可畏，思人事之當脩，詢問兩府大臣，何道而

可以致夷夏之相安，何策而可以底内外之無患？禮文揖遜，有無可以却胡騎？若猶未也，盍亦速圖其所甚急？安坐拱默，有無可以强國勢？若猶未也，盍亦力行其所不逮？陛下毋謂韃居草地，距中原凡幾何里，其歸也未必出，其出也未容久。若此虜一動，則人心搖矣。毋謂二相並命，足以股肱帝室，國是必由此而定，治效必由此而著。若此心不協，則萬事隳矣。臣之所言者，社稷之大計也，願陛下留神。

〔貼黄〕臣竊惟陛下往者親攬萬機，選任一相，天下拭目以觀惟新之化，此一機也。然有更化之名，無更化之實，故治日以少，亂日以多。邇者九重深恩，二相並建，天下傾耳以聽協成之政，此又一機也。必痛懲既往之失，恪謹方來之圖，而後亂日以消，治日以長。願陛下與二三大臣謹之重之。時哉不可失，此事不容再壞也。伏乞睿照。又，臣竊見今日將帥不和，而多有相圖相陷之意；士卒不軌，而且有相扇相習之風。内不自靖，何以禦敵？朝廷不明賞罰，何以御下？轉危爲安，易亂爲治，是在廟堂區處耳。然非同志合謀，未足以集事也。併乞睿照。《歷代名臣奏議》卷九九。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八一。

論天下事勢之可慮可幸及所當勉者疏

臣竊妄謂厥今天下有可慮者三，有可幸者二，有所當勉者一。金虜垂亡，棄去巢穴，百年不得已

之賂，一旦絶之，國論壯矣。然斷蛇不殊，困獸猶鬬，邊戍未撤，糧運孔艱，彼之殘喘日蘇，我之事力日困。萬一俯首强韃，求償於我，邇歲梁、洋之變，蘄、黄之擾，餘毒猶在，其可慮一也。韃酋崛起，異類相吞，朝家不共戴天之恨，若將假手焉，國憤伸矣。然兩虎共鬬，卞術莫施，一敵未亡，一敵已熾。淮上借舟，有難塞之請，關表突騎，有難遏之勢。萬一得志中土，與我爲鄰，視景德之契丹、建炎之女真，亦奚以異？其可慮二也。山東歸附，趨順舍逆，祖宗版籍之舊，談笑得之，國勢張矣。然狼心難保，鷹飽則颺，御得其道，狙詐作使，御失其道，狙詐作敵。萬一條籠不足以止其奮，銜勒不足以戢其暴，則跳梁之勢、乖異之謀，近在肘腋。其可慮三也。夫是三者雖未有顯然目前之變，而實有隱然意外之憂。制治未亂，保邦未危，朝廷其何恃以爲重耶？自昔國家理亂，每關乎天意之從違。我藝祖受天明命，奄有寰海，聖聖相繼，簡在帝心，雖厄運中遭，而大業遄復。陛下纂承丕緒，于今五年，洪水横流，暴風爲沴，變若異矣。引咎自省之實既著，反災爲祥之理自彰，南郊肇禋，景星炳煥，以此見天心仁愛陛下，警之戒之，又從而眷顧之。《易》之《大有》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此一可幸也。自昔國家安危，每系乎人心之向背，本朝以仁立國，以不嗜殺人爲一天下之規，德澤旁流，淪肌浹髓，故雖屢經大變，而民心不搖。南渡以來，百有餘歲，養兵之費用愈夥，取民之名色愈繁，勢幾極矣。陛下肆赦之旨纔下，蠲逋之令繼頒，傾耳德音，舉手加額，以此見人心愛戴陛下，可生可殺，而不可使爲亂。孟子曰：「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此二可幸也。由前三者而觀其可慮如彼，由後二者而觀其可幸如此，進言於陛下而曰如是，亦足以已矣，不幾於諛

陛下乎！夫天難諶，命靡常，則天心未足恃；民罔常懷，懷于有仁，則人心未可恃。此在陛下盡君道而已。夫所謂君道如之何其盡也？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一日二日萬幾，固不容以一端計。而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則斷可以一理求。心術念慮之微，而罔敢不正，則施之於事無不正矣。暗室屋漏之隱，而罔或不謹，則見之於外無不謹矣。陛下英姿天縱，盛德日新，其於斯道，固講明有素。然聖化之成，本乎常久，躬行之實，初無上法。由格物致知，充而至於治國平天下。《大學》之道，君道之本也，陛下固熟知之矣。然必朝思夕惟，而後爲盡君道，由正心正朝廷，極而至於遠近莫敢不一於正。董仲舒之説，君道之要也。陛下固優爲之矣，然必終始如一，而後爲盡君道。君道以務學爲先，陛下延進儒臣，日侍經幄，雖堯舜之稽古、高宗之師古，何以遠過？講説討論之餘，亦嘗體之於身，驗之於心矣乎？若猶未也，是務學之道未盡也。君道以聽言爲急，陛下廣開言路，日覽奏篇，雖漢高帝之從諫、唐太宗之導人使諫，未足與比。犯顔逆耳之後，亦嘗痛自隳括，見之施行矣乎？若猶未也，是聽言之道未盡也。業業致孝，必如舜而後盡事親之道，翼翼小心，必如文王而後盡事天之道。思天下之溺，必如禹而後盡憂民之道；立賢無方，必如湯而後盡用賢之道。泛而言之，吏稱職，民安業，而後理内之道盡；車馬修，器械備，而後理外之道盡。條章品目，雖紛然不齊，而端本澄源，實自陛下一身始。此所當勉者一也。陛下而能盡是道也，則天心眷於上，人心應於下，道德之威日彊，仁義之效日著，有所弗爲，爲無不成，而何三事之足憂？陛下而或不能盡是道也，則天心久而釋，人情久而怠，法度漸弛，紀綱漸廢，有所弗動，動輒齟齬，而非特三變之可慮。臣一介疏

賤，從下國來，未知朝廷事體，惟以耳目見聞之陋，肝膽披瀝之素，稽諸往古，揆之方今，僭爲陛下陳之。陛下儻加之意焉，持之以有始有卒，戒之以無怠無荒，日新而至於又新，不息而至於悠久，如是而家不齊、國不治、天下不平、四夷不賓，臣未之聞也。雖然，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天下至大也，萬幾至繁也，秉本執要，固在人主；輔贊彌縫，當在大臣。自古論治，未有不以君臣並言者。孔子曰：「爲君難，爲臣不易。」《書》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蓋天下事每患乎以易心臨之，苟以爲易，難將至矣，苟以爲難，易斯至矣。如知爲君之難也，則無輕民事，無安厥位，乾乾終日，盡其所以爲君之道，有一弗盡，則此心弗遑，而君德修矣。如知爲臣之不易也，則乃心王室，任重天下，戰戰臨淵，盡其所以爲臣之道，有一弗盡，則此念弗置，而臣職舉矣。虞廷之賡歌有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此言君明臣良，則舉天下事皆得其安者也。又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此言君失之叢脞，臣失之懈惰，則舉天下事未有不墮廢者也。臣不量愚陋，併誦此以爲獻，惟陛下與二三大臣實圖之。天下幸甚。《歷代名臣奏議》卷九九。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八一。

論蜀中守禦疏

臣竊惟蜀之有關外四州，猶朝廷之有四蜀也。蜀據上流，有四蜀而後朝廷重；四州介在關表，有

四州而後蜀重。臣蜀人也，三仕劍外，伏見四州有合措置者，敢因對揚之頃，爲陛下陳之。其一曰復家計寨之舊，其二曰增忠勇軍之額。家計寨復，則老幼有保衆之地而人心安；忠勇軍增，則州郡有守禦之備而人心固。蜀之形勢以三關爲險，隸于梁曰武休，隸于沔曰仙人，曰七方，而所謂階、成、岷、鳳者，越乎三關之外。今雖創天水爲軍，而實則前日成州之一縣也。四州之有家計寨，曩時吴玠實爲之，岷曰仇池，鳳曰秋防原，階曰楊家崖，成曰董家山，是四者皆有險可恃，有泉可飲，又爲之糧以食，爲之屋以居，無事則寓于州，有事則歸于寨。自紹興以來，遵守不易，七十餘載矣。曦變之後，此寨因廢，本路帥臣懼其無以守也，力請于朝，而城築之議遂起。故岷有城，鳳有城，河池亦有城，岷鳳之城是也。河池距殺金平二十里，咫尺天險，而亦城之。其城也，又隨築隨毁，則徒費耳。雖然，此往事無以議爲也。臣獨以爲州既有城，而山遂無寨，則城之所容者少，民之所聚者衆，是一城之外，皆無駐足之地耳。萬一有警，不死於兵戈，則斃於道路矣。有城以禦寇，又有寨以保民，則軍民兩利而人心自安，官司顧何惜而不爲哉？蜀之守禦，以四大將爲要。仙人之外，曰成，曰天水，沔戍司主之。七方之外，曰階，曰岷，利副司主之。其金戍司則又各爲一隅，密邇商虢，蔽捍梁洋者也。官軍之外，而有土兵，初以陝西弓箭手法籍民丁爲之，關外曰忠勇，梁洋曰義士，金州曰保勝，其與京西之保捷，大率相類。可以攻，可以戰，以之而守，尤效死弗去。蓋有屋廬田業以係其志，有妻子骨肉以堅其心，其勢不盡力不止也。臣往歲以犒軍至西和，見其人品强勁，技藝驍勇，問其所管，僅一千四百餘人。此大郡也，而其數止此，階、成、鳳可知

也。關外之産，賦輕而役重，民之願爲兵也，非以免賦，蓋以免役也。夫賦輕，則官之所蠲者少，役重，則民之所利者多。儻能因其俗而行之，爲之以漸，持之以久，則邊戍可減，生券可罷。古者寓兵於農之意，不過如此。戎司有官軍以捍敵，州郡有兵民以捍城，則聲勢益强，而人心自固，官司亦何憚而不爲哉？厥今强寇遠去，殘虜僅蘇，當外患帖息之時，正内治修明之日。原堡之增築，戍卒之還屯，民生之勞徠安定，任蜀之寄者亦次第施行矣。如臣所建二議，勢若緩而實急，雖無一時可見之功，而實有異日久安之勢。推而廣之，沿邊之地荒廢尚多，若募民墾耕，計口分授，蠲其租賦，藉以禦邊，專意力行，厥效自著。凡臣所論，大率爲守蜀計也，若夫用蜀以卷三秦，用蜀以圖中原，則有漢高帝、諸葛亮舊規在。惟陛下擇而行之。《歷代名臣奏議》卷九九。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八一。

論金城守禦疏

臣至愚極陋，頃叨誤渥，濫守金城，竊見金之爲郡，最係極邊，上津一帶，緊與商虢爲鄰，西城漢陰，距長安不數百里。郡之所仰以爲根本者，城也，而城不足恃。又所賴以爲藩籬者，關隘也，而關隘亦不足多恃。蓋金嘗有城矣，城之外又有隄焉以捍水，城方而小，隄順而長，各不相關涉也。邇歲帥臣有城築之請，朝廷下城築之令，一時任事者心乎欲速，不暇審思。由東而北，因隄以增築，而隄之上可以階而升，由西而南飭舊以爲新，而新城之創修，僅與隄接。故城之形如舟焉，如帶焉，首

尾不相應，而其中受敵最爲要害，故曰不足恃。金之關隘，守以官軍，雜以土豪，星分棋布，非不周密也。然戎司所管，僅八千餘兵耳，在寨者十之六，在邊者十之四，遞叠更戍，而土豪則於近邊之地役之。夫以千餘里之邊封，七十餘處之關隘，而僅守之以數千之兵，能保其無虞乎？故曰不足多恃。然則如之何？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此言地雖有險，而所以保其險者人也。軍民雜處，每有紛争之患。若軍民協一，則斯有可用之勢。嘉定己卯，虜人從間道入寇，踰鶻嶺，破上津，抵蜀口，土豪全紹飛戰之於前，統制張信擊之於後，虜未出境，而兩相忌嫉，内自交攻，紹飛不旋踵死，而官軍之歸寨者半沉于河，遂起大獄，此近事也。往歲之冬，韃兵至長安，又至商洛縣，殘虜之奔迸於境上者踵相接也。臣與權都統吴彦深軫前弊，同爲榜墨戒諭軍民，明夫守禦之方，曉以利害之實，使之併力防遏，互相救援，從則有賞，違則有罰，謀議既定，人心頗安。使後之主兵者皆如彦也，是固可與共國事也。萬有一不然，平居冰炭之不侔，則緩急胡越之相視，兵自爲兵，民自爲民，其害將有不可勝言者。臣嘗精思熟慮，竊見沔陽雖爲次邊，最號衝要，守以季摠，嘗假之以節制軍馬之名，繼以田克，悉又畀之以制司參議之職。朝廷規畫，意蓋有在。儻能推夫用之於沔者以施之於金，將見臂指一身，軍民一體，有和協輯睦之實，無乖争違異之虞。以守則固，以戰則勝。其於邊防利害，實非小補。《歷代名臣奏議》卷九九。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八一。

論執政無定見侍從多私情疏

臣不識忌諱，私竊妄謂今天下未有久安之勢，而士大夫皆有幸安之心。此風不革，危亡之禍至矣，韃之侵犯吾中國，已幾十年。丁亥之變，至階、文而反，三關尚無恙也，蜀以東未有警也。辛卯之變，西下大安，破利、閬，東踐金、房，過襄、漢，事勢已不能堪矣。然金猶未亡，韃特假道於我，志在金，不在我也，今三邊皆與我爲鄰，無金以牽掣其肘，無黃河、潼關以限隔其勢。先之以和，和未定而挑之以戰，一變也。繼之以戰，戰不利而接之以和，再變也。臣謂和不足恃，戰未可保，當以守備爲急。凡所論奏，必切切然及之。朝廷但見目前之無虞，而不知意外之可慮，是以虛度歲月，雖變故遝來，而猶不之悟也。今日事勢，非曩時比矣。四蜀國之喉襟也，虜若得志，蠶食殆盡，然後順流而東，則建瓴其勢矣。荆襄國之腰腹也，虜若掩至，以輕兵綴城壘，重兵瞰江面，則常蛇中斷矣，其於兩淮也亦然。此豈可以丁亥之抄掠、辛卯之經過，謂其倏來，無足多慮也哉！陛下一念通天，露香精禱，每論及邊事，必動容易色，聖心焦勞，可謂至矣。而宰執雖虛懷而無定見，侍從雖建議而多私情，以無定見之規模，聽多私情之論議，無怪乎外患日滋，內勢日弱，而未有以大慰天下之望也。且宰執以論道經邦爲職者也，謂宜把握天下大勢，使一令之出，一政之施，人心於焉感動，士氣於焉奮發。今朝以爲然，暮忽以爲不然，始以爲可，俄復以爲不可，群然聚議，莫知適從。

卒之賢否混殽，用舍倒置，經國若此，何以排大難，建大業哉！侍從以論思獻納爲事者也，正宜主持天下公論，使一議之建、一策之行，朝廷恃以尊安，天下聞而悦服。今乘機薦引，率多親戚故舊之私，隨事獻替，每有黨同伐異之意。高談正理，滿腹私情，卒之似足以亂真，邪足以奪正，謀國若此，何以安國家利社稷哉！不特此也，四郊多壘，甲兵之聞日至廟堂，此何時也，而盛騶從之集燕樂於天府者有之，輟湖山之游獻酬於公宇者有之。彼賊之狡謀，固已視吾中國衣冠爲几上肉，排墻之禍作矣，而如彼泉流，淪胥以敗，猶恬然不以動其心，曾謂中國有人乎？天若祚宋，使兀术褫魄於金平，逆亮游魂於采石，此固萬世宗社之洪福，四海生靈之公願。然天意莫測，人事當修，非宰執定其規模，侍從公其論議，羣有司百執事孜孜然以憂國爲志，臣未見其可也。今日之事急矣，臣不敢援引古今，藻繪章句，直書其所欲言者以進，且不避形迹，不顧利害，蓋欲轉移士大夫苟安之習，相與扶顛持危，使天下大器泰山其安而已。詞拙而情真，惟陛下省察。《歷代名臣奏議》卷九九。又見《續宋宰輔編年録》卷一二，《宋代蜀文輯存》卷八一。

論致人才制國用疏

臣近者獲觀右丞相喬行簡累陳奏劄，殊切事情，備韃者十有五，目前所見者八，關於紀綱者一，切於近憂者三。謂功賞須當速行，謂兵屯更當增創。措置米禁，于以實邊備；團結保伍，于以捍外

寇。明久任之制，則有言；重考察之法，則有言。以至合江淮爲一，或開宣幕，或命督視，此尤關繫之最大者，使一一見之施行，轉弱爲强，易危爲安，特一反掌之易耳。然臣撮其大要思之，復有所當講明者二焉：蓋舉事而無其財，則事未必成。進退人才，宰相職也。通制國用，亦宰相事也。爲相者能於是焉加意，則如前所論，皆可次第而舉，不但著之空言矣。不然，臣猶未保其往也。且修車馬，備器械，邊庭急務也，任非其人，則曰曩雖出征，未嘗失一人一騎也；曩雖驟退，未嘗亡一矢一鏃也。紿言以相欺，而朝廷亦莫能詰矣。實關隘，峙糗糧，邊境重事也，任非其人，則曰某處已饋運矣，不虞其不足矣。大言以相誑，而朝廷亦莫可誰何矣。昔之謀帥者，必儲才以爲緩急之代，今亡矣，成敗寄之一人耳。昔之禦邊者，必擇才以任牧守之寄，今亡矣，可否決之專閫耳。天下本無事也，自斯人猖狂妄作，經營分表，而國中始不靜矣。天下本無變也，自斯人互相疾視，激起事端，而境内始多故矣。五大在邊，動輒牽掣，而欲舉行連章累牘之所陳，能使之捷如吾意乎？臣故謂舉事而無其人，則事未必濟，正慮此也。國家財用，養兵之費居多。慮淮交之太賤也，給以京楮，楮印而不已，亦將爲淮交矣。慮湖會之太輕也，易以京楮，楮用而無節，亦將爲湖會矣。古人制國用，必量入以爲出。今生之者寡，食之者衆，未嘗制也。古者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今倉廩俱竭，府庫悉空，未嘗蓄也。歲歲營繕，有損而無益，如漕司科降數百萬，見之獄案，秖以飽官吏之溪壑，他可知矣。歲歲和糴，多出而少收，如虞一飛關出四百五十萬，身在囹圄，竟不許有司鞫勘，他可想矣。姦弊日滋，公私赤立，而欲悉行連章累牘之所奏，果

能使之百廢具舉乎？臣故謂辦事而無其財，則事未必成，又慮此也。易帥於臨敵之時，兵家所忌，然帥才不可不儲也。足國於多事之日，智者所難，然國用不可不制也。或曰：人才之難，從古所病，試加搜索，誰可屬大事者？嗟夫！何代不生才，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患不求耳。韓信跨下一孚夫耳，因蕭何而奮；諸葛亮隆中一野叟耳，遇先主而起。張、韓、劉、岳曷嘗借之異代，而自足以致中興之業，曾謂舉目無人，而遂聽其自爲驕肆乎？或曰國計之辦，尤今所難，曩嘗集議，孰爲策之良者？嗟夫！生財有大道，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常足矣。文帝崇節儉，得絳灌佐之，而海内富。武帝好征伐，有衛霍蠱之，而海内虚。炎、紹、乾、淳豈專仰之楮券，而自足以給一時之用，果謂搏手無策，而遂聽其自爲頹壞乎？故必搜羅人才，使之足以供器使，而後臂指運動，無施而不宜。通制國用，使之足以濟事功，而後血氣周流，無往而不遂。奏篇之所議者數十端，而臣獨以二事撮其機要，臣非過爲異論也。數十端者，有司之職，一二事者宰相之當務也。爲相而能務其所當務，則執要可以御衆，執簡可以御繁，而天下無不治矣。言之狂愚，惟陛下加察。《歷代名臣奏議》卷九九。又見《續宋宰輔編年録》卷一二，《宋代蜀文輯存》卷八一。

請將紹興府和買絹一半理佔疏

臣竊見會稽爲郡，賦重而民貧。以和買一色言之，其爲額當一路之半，雖淳熙特與之蠲減，紹熙

併與之均科，而民之困於供輸仍在也。此無它，其爲額太重故也。祖宗時貨輕而錢重，錢之在官者先期而給，絹之在民者易歲而輸。官既與民相資，民亦樂爲官市，是之謂和買。時異事變，名存實亡，價直弗償，鑿空科取，無復有所謂買矣。重以物價翔踴，視昔何啻數倍，官但督迫，民惟怨咨。嘉定庚辰，朝廷將累歲實催之數按爲定額，一半理估，行之十四載，民力稍寬。端平初元，復催正色，二年仍行理估，三年又催正色。今以侍郎趙與懽申請，將列郡和買一體施行，難乎其爲辭矣，然尚有可得而言者。朝廷之待會稽，不當與諸郡等也。永安陵寢弓劍藏焉，歲時之祭饗，程度有常，使命往來，項背相望，它郡有之乎？其不同一也。南陽帝鄉，近屬居焉，田連阡陌，有司不敢問，勢傾閭里，庶民不敢較，它郡有之乎？其不同二也。會稽有它郡所無之盛美，宜得它郡所無之蔭覆，今乃有它郡所無之搔擾，而又負它郡所無之供輸，爲民父母，獨不當爲之動心乎？臣自到官以來，士夫之論議、民庶之陳請，莫不皆以和買重困爲言。臣伏而思之，置而弗問則傷民，行而太寬則傷國。今不敢乞如淳熙之減額，得如嘉定之一半理估足矣。或曰：「放行一郡，則援例而起者，將何以拒之？」是不然。會稽之特加優卹，以其爲額太重也，以其有陵寢在也，以其爲毓聖之地也。無是三者而輒以例言，何例之可援乎？淳熙十六年，詔於紹興府和買絹內特減四萬四千二百八十四匹，不聞它郡援例也。鑑湖古未有租，今變爲湖田，輸于大農者六萬，此會稽額外之產也，朝廷獨知取而不知予乎？欲望陛下特出睿斷，將紹興府和買絹一項，仍照嘉定十三年體例，一半理估施行。使怨咨之氣消，歌頌之聲作。如是，則祖宗在天之靈，亦必歡忻悅懌矣。此實祈天永

命之一，非但爲一郡設也。

〔貼黄〕臣伏見紹興府和買爲額既重，故人之避重就輕，其弊有三：税户爲詭名，寺觀徼幸請免，鹽亭户廣行包占。詭名之弊，理當歸併，但此名一出，則利未見而害先焉。爲守令者只當於割受之際，争訟之頃，隨事討究，不爲歸併之名，而俾有歸併之實，此最爲得也。若寺觀之請免，自有正條。鹽亭户之包占，各有元額，倘蒙朝廷特賜行下，使之按條施行，依額考覈，則此重彼輕之患，庶乎其革矣。上有一半理估之令，下無偏重不均之勢，民其少瘳乎！伏乞睿照。《歷代名臣奏議》卷一〇九。又見《續文獻通考》卷三一，《宋代蜀文輯存》卷八一。